#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一一〇冊目次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二）（元）虞集撰 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〇〇一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二）

（元）虞集撰

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刻本（四庫進呈本）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十六

序

皇圖大訓序應　制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脩德爲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丞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創藝文監



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乃勑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莫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考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爲敬則以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爲之君者獲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徧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乎　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飲膳正要序應　制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暮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内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孛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　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朶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

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
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
者蓋如此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應　制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
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
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
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
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
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太醫院使臣耿
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
效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
擇其藥之適用者分二十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
勑中書右丞臣撒迪太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
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相與詩定
進　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劑藥開
局以施萬民之疾苦者十月二十二日臣金界奴至

學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
王之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禬禳
治砭焫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
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經世大典序錄應　制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
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誠之誠格于上下重登
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
慨念　祖宗之基業考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
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曆二年冬有　旨命奎
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萃
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
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
之太師丞相荅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

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璘帖木兒奎章大學士
臣忽都魯篤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
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
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
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
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
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
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
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巎巎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



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
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
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
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
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
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
作帝號第一
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
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

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天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
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
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
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繁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
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
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
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
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
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



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
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
虞謀其具稾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
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
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
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
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　國家萬萬年之
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　國初
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捜訪以待增脩重推

纂述之初猷實出 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廪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 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 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 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稾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絶遂散為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



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 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稾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録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参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稾城者舉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離亂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録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氏糜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擁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欵以為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
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
焉此譜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
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
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肇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
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
椅　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　制詔世次具譜諜
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
于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
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
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
歟予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集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時蓋一時
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
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　國朝推其所
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



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
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
可推而知矣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
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
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
則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
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
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
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
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
民間尚多不及僂數而集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
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貫為湖州人矣嗚呼
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集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
集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
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集兄弟同寓
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特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

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嗚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懷元倫𣈆以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李説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以來告集



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内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諜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驩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子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處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兹哉

## 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遥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跡陶因其族兄曾得其譜系而敘録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八子



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沒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傳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儀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於國朝傳系

可徵而譜諜遺逸矣最後得閬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考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來拜其家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寓余云而今亦不可考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為釋氏若師吉者燦然思其宗家縉紳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因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

## 盱江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為鄰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汗漫浩蕩之才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後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寄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所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胡生師遠詩集外無世



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擄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方外之說論之殆若宿有仙才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為學常因其資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行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進如此則詞人之乎哉

夏氏全史提要編序

全史提要編者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廣信夏公希賢之所作也公本儒家在故宋時以詞賦名於鄉宋亡律賦之學廢公居山間以學問自娛無意於人世也而子文濟文泳皆有文學知名禁林文濟歷官中外佐郡臨川以太常致仕文泳習黃老之言以玄教侍中四五十年而公高隱不起延祐戊午年卒於家是編成於元貞甲午其自序曰學者不可以不知古今也吾嘗編取諸史而閱之去其繁至而舉其要以成此



編千數百年之間治道之得失人物之臧否欲觀其詳於其朝某事者即此而知其所在則無汗漫之憂矣吾子孫不廢學故以示之非敢以為與衆共之也書成之五十三年太常自其家命其家國子生成善持示集於臨川山中使題之以辭集受觀而作曰昔邵子著皇極經世篇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而十二萬五千之數具焉天道之運行人事之遷變消息盈虛之幾微因革損益之大故可得而觀矣自帝堯甲辰之後始有事可書者蓋已前伏羲神農黃帝仲尼之所嘗言者其事可得而知其歲月不可得而紀也邵氏得伏羲之學而有事可紀自堯始者以其歲月可知也公之書自伏羲以來傍取諸書而備載其年數則亦詳矣邵氏書事止於宋熙寧而公之書訖於宋滅誠有良史之志耶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讀公之書則知刪定繫作之意有不勝其感者矣乃書其後而復之

送夏成善北學胄監序

昔



世祖皇帝立胄監以教貴臣禁近之才俊以其學成而進用之易也天下秀異之士亦從而興焉是以一時宰輔卿大夫沛然濟濟於朝矣其所以為天下國家之慮者至切也昔程伯子嘗言進賢能而教之太學取其賢才以備朝廷之用餘者散布州縣以其學問出於一原而無雜學之閒賢者行之中人以下可企而及然伯子之言時君不能用也

世祖皇帝天縱聰明成均之舉實出獨斷而

列聖守之

今上皇帝嘉惠斯文命一相以自輔又擇丞弼以佐之而皆自成均出世皇之意益彰著於今日矣四方萬國有一民不與被其澤者乎於斯時也吾友人致政奉常袁君子遠其子成善鼓篋於賢關使求取別乃告之曰國家之所以樂得英才者誠欲寄以生民之命也仕者不知學則視汙隆以為勤怠竊僥倖以便利欲志不在民將焉用之夫御馬者齒力不齊操縱失術雖心勞力疲而不稱善御者不知馬之故也所貴乎為學者則思盡其誠之道而已矣誠則不中不遠學則有以辨其是非察其過不及焉此出乎成均者非常人之可及也不然六館之設豈直為士子一資一級之地乎列視之庭子實從事焉去之雖久故舊豈無在者試以冒言訊之則必有以告子者賦詩以送之其辭曰

春服初成可浴沂辭親遠去涉 王畿大常正有交游舊退老空慚鬢髮稀何日袖中呈雋簡勿令窗下斷寒機杏花一色春千里駿馬天涯早賦歸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六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七

## 序

###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生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本旨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為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

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虧減豈非天乎
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
他求已愚是以深嘆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
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
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
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
子之圖亦不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
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
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
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
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
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
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
之跡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
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
也朱子發明象古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



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嘗與朱
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
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
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
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
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
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
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
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
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
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
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
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
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
斡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
而不及奏有　旨俾居成均勤苦數歲有人所不能
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集退老林下庶乎因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及而行之不無其効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



盡天地之情知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畫卦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聞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又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適歎曰獨善闡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集嘗爲學是書而求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曾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曾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璿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



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璿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璿因多見之已乎集老矣得倘佯江湖之上尚當從璿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裁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



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貟勸誦有阿膚夾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賦興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惑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

老於山林嘗見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柔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斡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 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録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



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奕滌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 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歿歷淸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 戴后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后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



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内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鄉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

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illegible]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illegible]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illegible]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illegible]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illegible]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敘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闕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晉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譏其浮華與經意違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以

藐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士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廣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實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浴其俗而道之善利塡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

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貪黷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 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完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卒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敢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迺行調發餽給塡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僕嘗披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

數也其志曰張喬斬幵揩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六義類要序

清江周剛善示余以文若干篇得故翰林學士吳文正故御史中丞馬文貞兩公之序又見剛善所著六藝類要而得今宣文閣監書博士王君師魯所為序反復三宿而有慨於予中者矣吳公謂剛善之文頗似大蘇氏初年然則剛善之文欲言所言而無不盡浩蕩汪洋而莫知其所止意氣軒昂光采奪目若是者宜乎為二公之所取也昔文學之盛時度越前代則有歐陽公王丞相曾舍人並起於數百里間皆江右之人也三百年來執筆而為文者宗乎此則是外乎此則非本乎此則正求異於此則乖此其大凡也



今之君子獨有取於三公而以為後無可稱者其良有以也夫當三公時清江劉侍讀博洽羣經考諸禮典並起於一時蓋文者無得於經無考於禮而足以成一代之文未之有也剛善生侍讀之鄉知著六藝之略蓋得侍讀之遺意乎此師魯氏之所以宜序也故予感夫四君子之賢吳馬王之所稱述則於剛善之文不能已於言矣歐公以其稟受沖粹之資生乎熙洽全盛之世悠然深遠之思見諸深長之辭至其為學亦無以滯於艱窒是以不可及也王丞相精白高潔前無古人學之所至雖莫測其源而絕俗遺世自信以聖王經世之任見諸文字者無一毫習俗頹靡之態而不知者欲以醯雞鼠婦之見而輕議之不勝其不相似矣是以難也昔者道喪千載遺經雖存世儒之學殆不足以知之濂洛之興往聖絕學大明於天下考其說未大行而曾公已能用意於六經晝誦暮惟深求其旨躬行於己發揮於文亦可謂特立而無愧於其師友者矣周公因唐虞夏殷之後著為典禮以治其國家仲尼雖不得其位著以為經以治

萬世其爲書也盡燬於秦漢之諸儒掇拾於煨燼之
餘記註於傳聞之末千百年來使儒者猶得殘編斷
簡考見制作是非之遺緒所繫不輕也而寡陋凡近
者忽之獨劉公博求而精考洞見異代如身歷之近
則大儒之所咨問遠則窮經者之所引援其功亦豈
少哉今之學者歷萬里之遠垂百年之間能致力於
此者幾何人斯然則世之言文者而欲上接昔人豈
易言哉今夫濂洛道學之傳其明白精微者既如此
江右四君子之爲文其宏肆倏偉者又如彼學者生
於斯世豈不幸哉此吾於剛善文集六藝要略之書
既加歎異又於吳焉王之序而竊其引而未發者爲
剛善言之剛善學優而仕佐大郡宰百里其進未已
也區區衰暮之境尚願觀於當世斯文之盛者哉

六書辨誤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丱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
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
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
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



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
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
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奧深衍博
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
夾漈鄭漁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
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
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
要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著
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　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己意
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
嘗又以爲古法背俗隸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傍
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
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詁訓
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州學官亦
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傍之本文而省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
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之
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吳公見而喜之親作

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故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惜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撿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刋未成書而吳公殁無名公大儒力賛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寫諸隷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學無差



誤爲俗隷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隷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眞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隷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楊玄所著也玄之先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集曰於乎集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



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始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禀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

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
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
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
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
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
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苦
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



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
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
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
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
遠近淺深頗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
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静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
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
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
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

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沒思其精神志意之
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
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
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
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後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
概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徵叔儁者對曰
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
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



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
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
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
父母之不是爲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是三君子之
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
其言之有功也必有槪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
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
也徵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曾國王文康公之
次子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
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
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
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繫甚重也董公奇其言
悉録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文康公護之
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為也
于後文康公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



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
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吳傳視之更興寡
陋之歎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
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
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絶句以
盛唐中唐晚唐別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
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
蓋其録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
之盛其合作者則録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
若是之嚴也昔之選唐詩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辨識
度越常情遠哉噫先王德盛而樂作迹熄而詩亡繫
於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
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繫
於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尚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
代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於虞書一遊一豫之
歎聞諸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絶矣若夫十五國



風大小雅周之盛衰備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
猗那之存大師傳焉駉駜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夫子
之手筆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則吾於伯
謙唐音之録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

新刊杜工部詩類序

三百篇而下惟荀卿之賦屈子之騷爲特起焉漢初
作者以楚辭爲宗而樂章猶頌之遺制也五言昉見
於十九首不知何人所作得風人之情性焉三曹傑
出實從交和六朝能賦之士雖所趣不同而體制音

節大槩因之其轉相倣襲此所以見識於杜子美也子美特起遂爲詩家之宗曠達之高感慨之極情性之至志節之大當時諸人蓋莫之倫焉或得其體以自名而不足據會通之要者矣至於浩洪綺靡鄙促猥瑣君子所不爲者子美蓋無有也後之君子知宗之者亦多有之統宗會元則亦莫有乎爾曹南吳主一深得悟詩法之要唐人之可尚者既取殷璠所選河嶽英靈以見當世之制作復取高仲武所錄中興間氣以罄其餘風者並刻諸梓李唐一代之詩學無



出於此已而心以爲未足取杜子美一家之言又刻之別諸體以具其法譬諸江河淮濟之行無非舟楫之載生殖之潤寶藏之興波濤之險魚龍之怪然而不至大海則不止也若主一者眞知詩之爲詩也哉世言子美多取於文選而子美之志乃欲自比稷契則唐堯之世所與共天位者舜禹其人也子孫之傳成湯文武周公其人也所謂三百篇者多稷契遺志之所存子美其有考於斯乎主一終日吟詠遇物致興其將以是名家歟

## 國朝風雅序

天欲觀於　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文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從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哉

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
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
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
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録蓋
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
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
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
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
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劉易師



文著　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
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
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
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
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
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
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
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

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遽止於斯也至
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
其在已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
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
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
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
公用薦者言除閩憲換薦者又言所薦非爲憲府求



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　上論事數十條皆當
世急務辭意剴切　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
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
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
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寢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
天子命近臣脩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
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
受知　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
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

為

世祖言者恩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因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温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棄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



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僚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余觀其樞府所賦廼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辭或傳李得於於中州人士之未雖能慈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



##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蒙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編錄者也既編次以告曰昔容城劉靜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

集110-024

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
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
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
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
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
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
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
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
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



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
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
名理自居而人莫之奪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
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蟣
蝨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
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
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
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虺屈未立已頹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

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
吾道之大豈萎靡不振因循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
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
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
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
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
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
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



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乎實
切容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
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
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
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
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 貞觀政要集論序

集侍講筵諸公以唐太宗政要爲切近事情講經以後輒以此次進集於是時每於心術之微情僞之辯治亂淳雜之故必致意焉天曆天子嘗命譯以國語俾近戚國人皆得學焉久未成書又以屬集蓋祖庸調府兵等法今人多不盡曉而李百藥贊道賦等又引用迂晦遽不可了了集爲口授出處令筆吏檢尋窮日乃得一賦所引幾成一編而譯者始克訖事以進今閣下有刻本也及見戈直所註恨不得早見之然未晚也昔范氏著唐鑑程子閱之曰不意淳夫相信如此直所論多得吳學士公講明意故爲不徒作云



## 新編古樂府序

昔者周有大司樂以六代之樂敎國子則黃帝之雲門卷咸舜之韶夏之夏商之濩周之武也書傳所記則又有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帝堯之章而不與者豈已不傳於當時耶夫子之作也聞韶見武於商之樂僅得商頌十二篇千載而下欲有以盡見夫古人之制作豈不遐哉邈乎夫樂之爲器八所以備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肄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歎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志興矣翕純皦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太師之言而其官有秦楚河海之適女樂之餽至聖人亦將如之何哉自衛而歸雅頌得所言樂者庶乎可知其正也夫子有聞於齊後亦無傳而齊景公君臣相說之樂有徵招角招則亦韶之餘裔也齊宣王見孟子而曰非能好先王之樂豈至是時韶猶有在者乎大武之舞記禮者存焉而其詞有綏過渠之詩則吾夫子之手定者也王通氏曰通於夫子有罔極之恩如詩之類乎夫三百篇之詩皆可弦歌郊社宗廟朝廷賓客燕饗用之備矣二南正本始於閨門豳風序先公之遺業皆係於國風者則猶列國之事云耳桑間濮上之變聞於葛屨蟋蟀之遺者則猶太師陳之以觀其治亂之跡者也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國風之謂矣是故六代之樂成均

之教廢而學者無聞康衢擊壤等篇雖泰山一毫芒猶可追見帝王之治化亦猶一言一辭之存耳王通氏生乎魏晉數百年之後有以見聖人之遺意將爲續詩而卒無傳於代者蓋無復有二南雅頌之可錄者矣嗚呼自黃鍾之宮爲律六十及正變之聲而七均成焉盛德大業之興可得而用之所謂咸英韶濩之不可復聞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掇拾其遺辭於簡冊將以考求其音律於千載之上則可謂有志於古者矣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眞萬年宮



而脩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效也買田故鄕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敎鄕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略爲之說此吾成均之事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本也夫觀其去取之例約其繁而略其冗不可謂之無見蓋是時離亂分裂歷年非久流麗淸遠哀思悲怨則有之存之以觀其變可也是亦變風而已矣韶濩章夏何有哉則亦王氏續詩之所不見於後世者乎

往年東平王拜住與奉常王博士嘗爲言制禮作樂將在此時及東平相至治之後退在荒野後召對京師時方大作宗廟欲以前說與大夫君子議之而事有不及者矣何幸乎學者有志乎此講明以求其至焉 國家承平安樂明良一時必有大制作將徵於諸生則左氏之書顯矣故爲題其端云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七

## 序

###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

飛龍之亭哉

文宗皇帝潛邸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



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　勑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徧刻于亭下所以發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閎不如見於歌詠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 焦文靖公彝齋存稾序

國家興隆之運蓋與斯文相爲表裏民生熙洽之朝日用而不知帝德臣功載在簡冊金匱石室之秘疏遠又無得而見焉然則治化休明之迹可得而聞者其在於大夫君子之文章也哉昔者中州喪亂學問道熄民無暇於禮義而文義之傳亦微矣

世祖皇帝在藩邸得異人以輔成大業而經濟之文



煥然於建元之際迨至元中天下既定軍旅既息法度已備一時教獻布在中外人文宣暢近古莫及也於是文學之士彬彬而起時則有若焦文靖公自郡文學入見　內廷

上見其服儉素潔齋曰觀其外可以知其中矣時董忠穆公文忠在禁近最親密方上符璽於尚方遂以公佐之　內廷之要任也日夕帷幄出入動履不失尺寸嘉謀善告深靜密勿外廷有不得而知者簡在

帝心未嘗一日去左右上有巡幸征討則必從焉雖

軍事機謀亦無間也而公未嘗泄一言於外是以終
世祖之世奉職而不遷大德十餘年間益以老臣見
親宗親　皇子受學焉禁衛之近皆稱曰焦先生云
吉金重幣所以恵養老臣者非衆臣所能及也蓋方
是時臣鄰協和民物蕃阜　朝廷慎重無所改作民
生不見外事闇然恬養於無爲是以公之爲文有優
游寛厚之風無憂愳憤怨之思篤實以見其德不以
矜揚爲華平易以盡其情不以險絶爲異激昂清風
陶治和氣藹然仁義之言所以成一時之盛者也蓋



公之爲學本諸天性得諸父兄則已聞且肆矣其從
敬齋李先生遊授之以六經子史之言道德性命之
說質之以所未喻問之以所未聞汎應隨答如百川
之至海則其所從得者可見矣其仕於　内朝實與
忠穆公偕而董公之歿公序其事皆同寅之言實其
深切著明世之以詞章擅名者莫之及也公平生爲
詩文甚多歿二十餘年而未及輯録從外孫司君允
德生九歳而公歿及長好學想慕其手采又從搢紳
先生聞其德行不勝外家之思始克求公文而傳之

則散亡幾盡見人有艾君德者從公遊最久前後所
録詩文若干篇悉以屬之乃并家集所遺則得文若
干略加銓次謂之蓁齋存稾蓁齋公自號也集大德
中客授董公之館嘗見公於集賢故允德請識其端
云公諱養直字無咎其先河南尉氏人大父敬祖父
端金進士避兵鄆城又從博之堂邑而公生焉三歲
能畫地象棋觀十歳日記千言經史皆手録晝夜不
倦善屬文母夫人憂其過勤夕不與燭嘗爇火隱處
以繼晷又嘗寫竹木得文與可王子端之法父之知



藝爲下歸求家學醇如也至元十三年　國家遣使
試儒生於列郡以經義詞賦兩科中選得爲免差儒
戸李先生客東平嚴侯所事之數十年時新立提刑
司取人甚嚴河東請公爲書吏爲養親辭弗樂也尋
去之二十二年舉茂才異等除將仕郎真定路儒學
教授二十三年以董公言得見
世祖皇帝即除承務郎典瑞少監二十四年　宗親
乃顔起兵向闕　上親駕征之常侍武帳以功受上
賞師還請歸養母不許明年　勅有司自其鄉以安

寧載母就養二十八年賜居第於京師二十九年陞
奉議大夫
成宗入繼大統陞奉政大夫皆佐典瑞如故大德元
年從幸柳林　命講前史於幄殿隨事諷諫　上親
飲以御爵而重賜之二年加中順大夫三年拜嘉議
大夫集賢學士典瑞如故　上清燕閒人聲稍諠使
視之近侍爲樂耳　召責之公亦隨跪聽命　上曰
卿謹愿耆舊見知　先帝時嘗有是命之起其見尊
禮如此七年　勑太子及諸皇子即禁中受公學輔



導得老臣體母夫人之喪留殯京師至是始得　旨
還葬明年還奉　詔祠南海九年加正議大夫陞大
監仍在集賢　上分集賢書畫寶硯賜諸學士公得
硯一書畫十有五種館閣優暇故有此賜也十一年
仍前職加中奉大夫太子左諭德至大元年拜集賢
大學士正奉大夫仍爲宮僚
武
仁二朝尊禮舊學朝有大議必以諮之明年年七十
乞休致　優詔不許請至再三乃許厚遺之禮而歸

之公還所賜地於官而歸所過官府父老吏士迎拜
擁路盡敬歸期月而薨某年月日也葬某處子德方
歷承直郎興國路總管府判官卒官無子以從子郁
爲後後某年門生東昌崔詠爲監察御史時請於
朝得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追
封齊郡公謚文靖元統元年堂邑縣教諭侯某言于
朝請祠公於臨清會通閘北公故鄉■書院列于
學官置師弟子員以講學焉　朝廷許立公祠所以
沒世不忘又有如此者允德方仕臺憲將以暇日從



公門人故翰學孫■文籍之所藏彙以成全集而行
於世云

曹文貞公漢泉漫稿序

我
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蠭起生
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
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　王師方是時士大夫
各擁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材所
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　朝

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昂昂者焉集東書游京師猶獲望見前輩之一二今所存者其惟言語文章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乎漢泉受業於埜齋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學官游東南揚歷臺省聲與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常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歎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忼慨而文



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舘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近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旣而其子南行臺管勾復亨復貽以見示俾識其言焉退不敢其何能賛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見也千載百年之後聞前代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詠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揚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閒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行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詠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



沿豫章泝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邾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俾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巨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苟取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

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
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嗚乎吾蜀文學
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儷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
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絶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
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
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
者亦沛然非他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屢軼殆盡
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已微矣微而後
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



所余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
子予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
於沿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與天幸不違斯意固將
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弦歌於其堂也乎
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五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
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
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
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别之曰古賦詩有樂歌
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
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
别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
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
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
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
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
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



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
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
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
一原故也故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
興隨所寓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
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
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好爲詩耳
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曾有耳目之疾有園囿
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

不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
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
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
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
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
言也南甫以爲有可采乎

劉桂隱存稿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
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



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
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
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
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
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
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
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
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
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

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
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
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
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
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
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
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
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
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



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
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
詞之丧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
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
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
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
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
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
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

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搢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闇風而做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滯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有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為可長太息者



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　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于集雲峰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為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循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義訓釋之辭以從當世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為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者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



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之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

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 陳文肅公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流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堙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累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



先救弊塞遺於將蠹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曰老而不復記老者旣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采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若輸屛閫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聚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野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洽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搢紳大人雅歌投



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儒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原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迹逸興所發無復畱豪是以素

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氏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録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傳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



肖畀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　至意省察疲氓於災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與

## 李梅亭續類稾序

梅亭續類稾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移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稾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內附　國朝公之孫晬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稾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晬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称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



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類閉戶録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稾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與元實與公偕軍事之書謠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拜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

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伯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炬赫者矣且公之文光彩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贅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所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為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謬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志言其學問行業可為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次同行軍奏牘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之如此

磵谷居愧槀序

磵谷居愧槀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磵谷居所謂愧槀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攜集拜公床下峩冠褎衣意度爾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磵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卯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槀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眞率調暢簡散深至廉遜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為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曾樵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眞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眞公志其墓石納竁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烈以蔭補官歷瓜茶海口兩監鎭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眞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夔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



侯之五世孫德安蒐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夔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敘以爲遠不及温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十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詣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猶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　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而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端愨有規矩新學晩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敦密詩賦爾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皆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從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

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閑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澹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其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

## 劉應文文稾序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委折瀠洄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



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尚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享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名則亦惜



乎委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予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予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運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閣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予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予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予安得不

憂吾江西之文弊者而告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詠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



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峰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夷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泠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應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詠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

黃純宗遺詩序

至元中大將淮南忠武王伯顏南征至臨安宋亡分兵定江右者淄萊李忠敏公恒實以其兵來旣定江郡卽與張忠武王弘範擊宋遺燼於海上李公旋兵鎭豫章諸郡已大定而新附之民瘡痍未息草野之



間時有震動而不足以煩用兵于時
天子又遣賈公居貞以參政行省事江西賈公大儒長者知緩急欲以禮義感化其人求諸故國之遺士民所信服者待以賓客之禮以諷動之於臨川得故宋宗正寺簿黃公以禮延致日與論文學政事士習之所尚人心之所安從容緩帶雅歌投壺若不以簡書爲事蓋終日焉歲月之間不言而定矣先是州縣吏多從便宜樹置不足以宣布德化重以征海之役而新民重病焉是時　朝廷始創各道提刑按察司

上選河東劉公宣伯宣來爲之使覃懷高公凝道凝
爲行省郎中柳城姚公燧以副憲事劉高二公皆許
文正公之高第弟子姚故相姚　公樞之子亦嘗
及許門
天子前後遣之深欲以仁義道德爲治也劉公首爲
書具禮幣以迎公於憲府講論語大學諸書三公者
皆遣子弟受學於是衣冠之士舒徐顒昂或以文章
或以問學或以議論或以譽望彬彬然皆至于會府
而悍卒俗夫乘時射利莫不革心而江右之風幾若



鄒魯則諸君子善禮賢者之功也當是時諸公欲列
薦公于　朝而用之公固辭楚國程文憲公奉
詔書起故國退伏未用之士布諸憲部亦有意於公
而公固拒之未幾遂卒年五十爾蓋宋人以進士科
取士非此途也不得歷顯要是以文武忠孝豪傑之
士皆自此出及其將亡賈相似道者患失而多忌挾
術以誤國其取以備中外之大任者大抵巽懦苟祿
輕儇敗事之流武臣驕玩文士貪靡而國事去矣江
東西之間雖有文丞相謝提刑枋得之流起於久困

之餘奮於垂亡之日其大節足以自靖於國何及哉
公始登科已爲李公庭芝汪公立信陸公秀夫諸公
所知皆不及見用而公區區猶欲少自見於危難之
間而事有大謬不然者悲夫公之少年文學譽聞已
盛尤善論事妙於箋翰一篇之出諸公爭誦之而幕
府移檄或出其手有足感動人者亂離之餘固無復
存矣其爲國初諸君子言者微而婉簡而深憂長慮
遠事未至而意已存又無得而聞焉公之諸孫介壽
得公遺詩數十篇於公長子慶孫之第四子以問諸



故老長者得先友門人稍可知者而附録焉將刻梓
以傳之迺以告諸集曰介壽之生也晚不逮事先大
父在諸父侍側見故舊往來猶得識其風采謦欬之
萬一而想見焉今五十餘年諸父行存者不一二而
交游之舊已盡矣不述祖之作何以示諸後人哉而
所得見者僅此耳哀哉末集序其說於篇末云公諱
炎字純宗其先蜀人徙居崇仁者數世矣有嘗從陸
先生學者子孫世爲儒家公之父諱某有隱德卓行
以端平丙申之歲生公公父晚歲有末疾無他侍者

供奉起居衣裳之澣浣第之潔皆與夫人親職事焉及卒無葬所憂行道中不知所爲感邑人之賢者推善地與之而子孫衆多自此始矣公年三十登進士第調靜江府臨桂簿江淮總領所辟淮道江淮制置司幹辦公事帶行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召除國子正改官除宗正寺簿沿江督府主管機宜文字隨大幕府留盱撫間宋亡避地閩嶠兵定還居崇仁山中奔走兵冦之間殊未安也間嘗譜宗家太史之詩有淵明更號凄其望諸葛之意更字曰漢翁志之所存於此可見焉我先尚書寳祐間解零陵郡組歸奏事道過崇仁始識公而深期之先君郡公少於公十歲有交游之好集之從親至斯邑也年十餘歲猶及拜公床下是以知之悉而言之詳如此



## 韓明善文集序

集始遊京師將觀於四方之作者而學焉蓋聞故宋之南渡中州文獻故家多寓於婺而東萊呂氏之學卓然與諸君子並立於當世其在永嘉陳同父薛常州奇俊雄偉横絶迥出肆力於遺經以致其説傍通於多學以成其能其足以用世也乎至于葉正則則又文章之盛麗者也其後異人疊出殆不可以一二數而宋遂亡矣予嘗從四明袁文清公問所接之師友則故宋尚書王公與戴君帥初其人也王公之博洽不可尚矣戴君之雅懿而不得一用於世嘗竊歎焉集之既老而寓於西江之上乃得會稽韓君明善之書而讀之觀其養德之久從容應物而爲之言油然君子之思蓋在乎是矣君之爲文優游不迫而陳義甚高汪洋不窮而立論甚要所言者不出於鄉里州閭之近推其所能施之朝廷有餘也所教者不出於父兄子弟之親推之於國人亦無所不足也然而遺文數編特出於其及門韋布之士方外之友所共輯録造物者之於斯文何如哉然江西陸先生之學呂氏之所表著而四明袁氏實尊信而傳諸其鄉歲月之遠授受之微流風遺韻之所存予有所未知之也浮圖氏有設教於四明幾千百年浩博而精密爲書之多世莫過焉其所謂别傳者又並行而對起爲吾徒者浸淫於其間亦不無矣惜乎予不得一至於

越從其君子以論學也觀於韓君之書其尙有察於斯二者乎君諱性明善其守也韓忠獻公之八世孫生雖不出其鄉而四方貴其文學行義視之爲師表云

## 楊隨齋詩集序

士君子學問以脩已而出爲世用審其所從愼其所履守節義厲風操因職分以出其思慮而見諸事功不立異以矯俗不徇物以苟容則福澤可以及人而有譽於天下矣然而道有汙隆時有險易位有得爲



不得爲言有見用不見用至若究禍福於幾微而不見其跡培德化於潛隱而未著其效是以其行事有不得而盡見者焉蓋必有託興於吟咏紀事於篇章則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時務得失遠近可得而觀焉是以詩之不可無也然而不本於學問以爲言則無補於治化之實不察乎感發之私意則有乖乎情性之正蓋亦無取焉況乎體制不列於今昔之合作音聲不辨於始終之中節世亦無傳焉而詩之道又亦鮮矣臨川大守雒陽楊公友直其知詩之爲

道者乎公蚤歷臺憲府時陞朝著直而通靜而正不以憂患易其介不以利達動其中議論常高於縉紳賢勞無間於荒遠隨其所遇而見於詩非如騷人文士以華麗相勝者也其來守是邦以其通練精明之識行其清和平恕之心簡書獄訟迎刃理解豐樂休息遂亦無事昔之爲守者有謝康樂王右軍高情雅韻相望於千載之上公於閒暇登山而高風至臨池而清流發於是仰而賦詩俯而揮毫顧瞻徘徊視今猶昔所謂今脩於庭戶期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



里之外者其在於斯時矣予與公相知四十年其後同朝頗久公爲郎中書予待罪翰苑扈從上都日有倡和之樂而未嘗見其詩集之全予老於臨川之野始得其選體古樂府五六七言古詩歌行律詩凡九類若干卷與其客茅叔美賦霜月清夜諷詠至於旬日喜其文之行遠而壽豈之未央也門人學者進曰何先生今日之樂至於斯乎乃以是語而書于卷末云

## 王茂實清溪山房詩集序

九江有隱者之居曰淸溪山房房之人曰王茂實氏生年不滿百者七齡以終其子良卿繼之琴書樽俎不遺於故處花果竹石益茂於當時山雲江雨之交長篇短章之衆爲其父子言者盈軸堆案有不能盡其美者矣他日因予鄕人之居九江者臨川幕賓王道凝徵予文焉其言曰是家於先生有先世之雅是以請也集拱而問焉曰何謂也則出其先南仲君之遺稾遺我先君忠肅公啓事有知己報德之言焉集讀而歎曰嗟乎古之能隱者必才足以用世而不必



見用則斂而藏之以遺其子孫者宜有若是者矣昔我先君之於阜陵也崎嶇戎馬以終其身凡所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無愧於古人者矣金煬旣殪於采石嗣有其位者亦以畏勞而厭兵脩好息民邊無可乘之釁南仲君之所謂自治者蓋閑暇及時之秋也方是時東南宴安之君子以無事爲幸大臣宿望名將義士畧已澌盡士氣銷沮人心頹弊振起而作新之有不能不自激憤於辭氣之間者豈得已哉而南仲之言激昂古今反覆蘊變若無回護之意則先君之得人受言豈不於此可見哉所謂知己所謂報恩豈區區婦人鄙夫私惠小智之云者哉予以是知南仲君之有以遺其子孫者矣嗚呼南仲之去今二百有餘年矣當其痛心疾首攘臂扼腕論當時之事若不能以一朝居者今吾與淸溪父子卒然千仞之在前浩乎九川之就下山殽野蔌臨江釃酒葛布藜杖倚風長歌以樂吾
聖元休明熙洽之盛於荒閑寂寞之濱豈復有當時之憂者乎嗚呼進不足以成當世之務退不足以知



古人之心者亦何以爲隱乎斯言也非南仲氏之子孫無以發予懷之悾悾者矣予舊藏南仲義豐集十卷托道凝轉付其子孫使刻而傳之亦足以見前代志士之遺也

## 道園天藻詩稾序

予幼爲貧求祿養以文史承乏館閣隨事酬應非有所著述也譬諸山川之出雨雲動植之生化過者隨盡來者日新何足執而玩之哉六十得謝庶追補其不足俄嬰故疾目失其明舊業遺忘每有諷詠託諸

朋友至子弟坐而聽之得一遺十前後不能周浹玩心虛明聊以卒歲大抵應物答問或時有之詠歌以還無復留貯友人臨川李本伯宗亦趙宗德伯高講習餘暇稍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近日襄城楊士弘伯謙雅好吟詠有得於魏晉至唐詞人體製音律之善取盛唐合作錄為唐音俾以鄙作偶或似之者得百十篇謂之居山稾此外枯槁寂寞辭不逮意無所取裁瓦礫堅确了無餘潤采荼薪樗不以苦惡棄之云耳則清江黃思謙志高之所掇拾也謂之道園天



藻小稾道園者昔從吳興趙文敏公於集賢趙公臨池之際顧謂僕曰人皆求子書子獨不求吾書何也對曰不敢請耳固亦欲之因曰養親東南無躬耕之土及來　京師僦隙宇以自容嘗讀黃庭經有曰寸田尺宅可治生是則我固有之其可為也又曰恬淡無欲道之園遂可居有哉趙公為書道園兩古篆自是有道園之名後常治斯田園以居安宅神明粹精生息流動無物我彼此之間不能喻之於言乎題其字曰天藻志高求諸聖賢之言以觀乎造化之迹有志於斯文者也錄鄙言而冠之斯名得不重衰朽之過乎血氣日衰志意虛漠其將何以為言何以為名乎聊書此以答志高不足為他人道也

李仲公文稾序

昔予在京師南方之士自番易安仁來者多出於李仲公氏之門氣宇高爽論議灑落大抵不沈溺於凡近者也集既歸田仲公遊乎華蓋之麓而得見焉信乎平易樂豈君子長者之流也又五年得其文詞數十篇於徽屬文胡士則則從先生於其鄉者也於是



又得與同志之士共讀焉觀其鍾氏墓堂記發秉彝之至情則於吾儒之學切已近思以求為人子之道莫盛於此篇矣散木之說發漆園齊物之機鈍根之辯得龐公空有之妙深得於吾儒者既如此旁通於二氏者又若彼則外物豈足以累其身心而清靜寂滅何必自絕於天理乎仲公之鄉人自
世祖以來事
列聖五六十年縉紳之所尚逢掖之所歸薦賢如流水曾不敢以世俗之進取溷先生者知先生視之如

浮雲也不有觀於其書則何以知其爲人哉至於改
過一篇於爲學之道爲最大仲公旣以此自警又以
是教人所以爲鄉先生者乎集雖耄矣亦凜然於其
言有不勝歲暮之悲者矣仲尼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生知之聖豈有過哉而猶引過以爲言過何
可不愼也顔淵不貳過子路喜聞過其所以過雖不
同以一槩論而致力於過則一也曾子終日之間有
不忠不信不習之省者所以防過之生者也戰戰兢
兢死而後免其勇又有甚於仲氏者乎子思子述道



學之傳有事乎戒謹恐懼之審則過之所由生或寡
矣苟有之亦無不察於幾微之動矣哉孟子曰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然則過也者誠哉聖賢之所愼者乎又嘗聞
之曰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身之過人猶得而見之心
之過非切已省察不足以知也身之過朋友猶得而
正之心之過非有睿知之師絶世之識不足以察其
微也有身過者猶可卽其身而改之有心過者非從
事於愼獨者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有不可勝語者

矣然身之過自心過出過見於身則百倍之力有不
能自還其可忽乎是故仲公所謂知過悔過改過者
吾以爲苟有知焉其悔其改如蹈水火豈有舒徐之
閒哉眞知改者則無復作進作退而有頻復之厲迷
復之凶者矣仲公氏年垂七十爲鄉里師表而爲學
之審知此鞭辟懲創必使人至於無過而後已其所
以望於鄉人子弟者豈不忠厚切至者哉信乎人之
有善必推本於父兄乎故因其書而伸以鄙意所以
廣其說而不敢有加於君子也識諸篇末而歸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八

# 雍虞先生道園類槀卷之十九

## 序

### 劉公伯温學齋吟槀序

大夫君子學問之純粹思慮之深遠才識之超邁經濟之精微未盡見於行事則托諸登覽吟咏之際者可以見其所存矣大小雅之作多國家朝廷燕享會同受釐述德勸勞陳戒之辭其人從而化之者則風之義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觀於世者不亦微哉然則詩之所繫者大矣張掖劉



公伯温以高志清行博通今古成能於
天子之學達才於耳目之寄其居鄉也本諸彝倫正其道義以化其鄉人鄉人從之至以為儀表蓋得聞其所未聞者也佐外宰相於吳越歎其經綸之無窮憫民生之憔悴而莫之救也其脩金史於著庭見前代禁令緊非先王之遺意流毒未已而莫之革也心聲之發豈適一人間一政之謂哉伯温之持憲江右集以斯文之舊見焉示以詩三十餘篇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為不可及者若其體制音韻無愧盛唐則又時人之所共知者矣學者及門多請傳誦自學校之近至山林之遠皆願見焉見子翁歸募刻其副以與同志共之故為書其後如此

###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梅庭主人者江右憲使李公重山甫所自命也梅在庭而已主之能賦者為之言不啻百什刻諸堅梓以傳於代而命虞集序之梅花實兼美之木也精英不間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比於商書見詠於召南見用於祭祀賓客之籩實永



陸之花可愛者甚夥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甚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則公之於梅也可見矣宮室之制前有門以至於堂其中則庭也庭之中廣可以布武而周旋有賓客享燕之事樂舞陳焉位署列焉出入升降揖讓拜起陳其幣帛以相交伸之儐相以相接於是乎行其客主人之禮焉嘉樹在庭公以主人禮之則於梅也有大賓之敬而不敢褻則異於常觀矣非凡木之所能得者也吾聞之享賓之禮則有工歌之盛焉

三百篇皆可倚之聲詩而雅頌者大抵公卿大夫之所作也吳季子適魯周禮之在魯者盡得見之沛然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矣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使工歌者三兩不拜而三拜蓋禮之盛而不敢當也今爲梅庭主人作詩者數十年來 國家賢人君子多文治之盛皆於此見之主人樂乎梅之在斯庭也使學者肄而習之時而陳之是爲主人之樂乎梅也梅之有知其所以致樂於主人者壽豈不忘豈有已乎是爲序



## 崞山詩集序

天運在
國朝元氣磅礴於龍朔人物有宏大雄渾之稟萬方莫及焉是以武功經營無敵於天下簡策所傳有不可勝讀者矣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人文宣暢延禮鉅儒進講帷幄
宗親大臣多受經義而經天緯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於是兼舉而大備焉今授政於 朝廷出使於邦域往往通古今知治亂推經術以行政事民受其澤焉於是則又有發其心聲以爲歌詠足以鳴一代之雄盛時至氣化有不能自已者非偏才小智可窺其萬一也廣東元帥公僧嘉訥元卿其先本
太祖元從東征西討無不在行威加中原以晉地之彊留以鎮之今三世矣元卿受朔易之嚴正兼形勝之奇偉才識超詣肄力文史歷御史憲府彈劾不避於貴近責備每切於文臣發異端不測之姦明
朝廷諫諍之重不以細故塞大受也公事之暇作爲歌詩無幽憂長歎之聲者矣夫屈宋之辭遠接風雅



蓋出於亡國陋邦建安諸人亦號奇壯而所居之朝非世正緒固不可與今之君子度長比大於當時矣元卿自河北歸奉太夫人居太原之崞州有天涯山者奇偉秀絕前代未有賦詠者世傳一二篇皆金人喪亂之餘我朝甫定之日亦多感慨之言不如元卿之浩蕩英邁也是以四方頌之及來廣東政成期月寇盜悉平日與賓佐賦詩爲樂安靖治平之美於斯可見矣從事於其府者董瀾記而錄之今前後所傳以成若干卷噫我 朝文化之行聲詩之播用之邦

國用之民庶㳑然將有取焉故爲序其端如此撫州路經歷黄天覺嘗受更生之造於公無以報也請刻諸梓遂以授之

司執中西遊漫藁序

古者君遣使臣駪駪原隰則必有所詢度而歸報者矣明目達聰無間遠邇居九重之上而周知萬里之外者用此道也語曰使乎使乎則存諸其人矣傳曰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山高水深陟降觀覽非有識有知之君子殆不足以知其所以然則安有能說能賦之事哉至正元年

天子命中執法大宗正將有所詰治諸侯王於付肅寧夏治書侍御史張公公弁在行得自辟掾史以爲輔而東平司君執中以文學明辨實佐之自發京師至於西還八閱月所過賦詩凡百餘篇命之曰西遊漫藁古昔興廢之感慨山川風物郡縣田野悉見於吟咏之間善觀者可以見其志矣人材之不齊或王事靡盬每懷靡及無暇覽觀以述其興感之由者多矣若夫執中西遊之作眞有古昔大夫君子之遺風也哉集大德初至京師客授稾城董公之館因得見

世祖皇帝禁近舊人聞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還奏畢以從容問所過豐凶險易民情習俗有無人材治迹或久之因事　召見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盡其言嘗以此觀人而得之由是凡以使行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　顧問故外事錯綜參伍無所隱伏此

聖神睿知周悉物理可以窺見之萬一者也觀執中之詩竊有感於昔之所聞輒附見於此云爾



天子耳目之寄其必知此矣

吳和叔詩序

喜怒哀樂之於情也感於物而見焉出而用世見諸行事居而應物發爲辭章其所從出一也應事如流水過則無可見詞章之所存可以興觀焉得失治忽之事可勸懲者矣吾於新安吳和叔之詩而得之焉和叔之爲詩其音節平和而不暴於氣其理致詳而不汩於時喜而樂也不至於放哀而怨也不至於傷從容於日用酬酢之間蕭散於塵𡏖游埃之外生乎

承平之時無前代子美之窮愁安乎所遇之常有近時放翁之優逸其眞能言者哉其友夏君大之爲予言五六年前吳中朱管氏豪横爲不法事覺自丞相御史方伯郡刺雜治之既伏誅籍其家得當時行賄之籍數鉅萬自一錢以上皆著主名今江西行省貟外郎王君止善方爲省檢校官而和叔其吏也實覆覈其獄獨列二公名疏其下錢若干不受籍所坐累者甚衆故雖泯其籍而二公卓然名高一時矣二公皆好爲詩王公既貴詩益顯和叔方掾江省有得其詩者可以觀其人焉



##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眡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州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遂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侶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賛
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



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大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袠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

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者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諸如也丞相長史隘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予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玆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



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歡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海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　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嘗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嘗

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邑亦必自斯翁矣僕某
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鄒邑高先生九十二歲壽詩序

天地之間人爲貴人生高年至於百歲人之瑞也蓋天之所賦者純地之所資者厚人之所養者備則其所以爲生者可以久焉是以於至貴之中而爲尤瑞者也滕之鄒邑有君子曰高先生某者令江憲架閣前鄉貢進士高克明氏之父也今年九十有二耳聰目明神清氣固步履飲食略無少衰蓋其少壯之時



誦詩讀書以爲樂不以事物累其心至於陰陽往來乘除因倍又妙解於家數之精微是以知變化之原有道義之養安其身於無爲之所故也至正乙酉正月之吉自一家一鄉至於一郡奉酒饌備聲樂深坐重几以安之子孫親戚自五六十至於八十九十者莫不拜之此豈一家之瑞哉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之同瑞也克明王事在遠寮屬賓友知其尊親之高年也相與爲樂以慶之不異於膝下乃爲歌詩以祝其耆艾之求而俾集爲之序焉於戲　國家深仁厚澤涵煦四海前年東帛之賜無間遠邇然而求如衛睿聖武公濟南伏生之流或曠郡縣不一二見也而鄒人之邑大聖大賢之所居焉則高先生所以高年者其得於沖和渾厚之積者遠矣豈他郡之所能及哉昔金之末年中州禍亂極矣而高先生家大父年幾百歲父八十餘至於先生高年已三世矣計先生之生則我
世祖皇帝中統建元之前七年也以絳縣之例推之其五百六十七十甲子乎生於太平長於太平老於太



平非人瑞而何哉請誦昔人之詩爲壽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饑旱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救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往斃並竭商賈弗至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謫宿憾守者遂大敝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又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羸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兩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旄昵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詔蒞欽靡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
日以聞
天子慨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
晉顏實立以誠愨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肹蠁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
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雷雨大
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
丞亦憐真禱於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
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
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宮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
蕪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撫庇
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瀰合明日又禱大
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
昌皆來告廷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曨濼
神之廟雅曨濼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



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
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勃興瓜蔓有實稍有廬
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墾埴
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蓏可食矣由是疾疫
頓愈而流移未逮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
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
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
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効應如此逆嚮
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石文禮都司紀孝詩序

士大夫揆禮度義以臨其身非以爲人也然示趨向
啓人心移風易俗則國家爲治之大機存焉嗚呼不
有君子立志之堅操行之正以盡事親之孝以移事
君之忠何以爲天下之儀表乎述其行事以推明其
性情發見之正使觀聽之下有以風動而不變者則
亦系於文史也哉今南行臺都司石君思讓字文禮
孝行之著是以不可不書也石氏之先居東平鄆城

自蒙城令尹有德惠於其民乃留居之其鄉曰惠安其里曰梁園而蒙始有后氏矣仲璋府君承賢令之遺德聲名未大著而已有薤露之歎君在襁褓未能勝喪則元貞之二年也母蕭夫人年方二十有八保遺孤以報所天冰霜之操久而彌固三遷之教不愧昔人而君之學進焉反哺之愛靡間於晨夕色養之敬弗逾於始終近自親戚閭里至于鄉人以爲孝慈之交感明察之並著而其理不可掩也乃大德丁未夫人之令節上聞於　朝廷桓表之書屹立於閭里



而君亦長而能仕矣郡縣與其材能安豐守臣以名薦部使者歷掾兩淮憲升辟夏官擢徽政掾史職清而事簡才優而望高欲以一日君賜之禄以報其親之劬勞未嘗一息而忘之也方從其長屬從上都而陟屺之戀遽自鄉至素介且寠長官僚佐以其無以爲喪也咸曰　國家以孝治天下將從官府白而賻之君方擗踊人或以告則曰此大不可也我蒙酷罰不自隕滅又欲以微賤干清嚴雖長官之盛意將使小吏越分僥倖自我始忍死之辭哀慟誠至惟受合

府衰侍爲賻者以行所過朝夕臨聲動行路自上京達蒙城將三千里親星出入至家而已葬徑趨墓所伏土毀絕禮如初喪甫負土以崇其墓廬於其側若將終身於是前崇厚壞基而室焉而不敢過也方廣八尺高幾倍之奉主於其室事之如生存蓋禮之變而盡其情者也方營築時鄉里親戚爭攜畚鍤助之君不許曰此吾所以伸情事無與於他人雖昆弟子孫亦不許日月逾邁至于祥禫而孺慕不衰音者先王之制禮酌人情之中以制夫賢者之過之者正



謂此也於是孝廉之名赫乎盛朝春官下旌表之書列府有薦擢之盛徽政之起復方新而中書右曹之召辟已至何其感人之深而動人之速也嗚呼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至哉吾聞東南江海之外閭宰相列三閭而不足巍巍一行臺列官與中臺等御史二十有四各臉一印僚吏數十以臨之耳目之寄其重如此部司者議論之喉衿黜陟之韜轄也大夫中丞起文禮而居是官固以賢能選而以孝治諷乎四方者蓋亦係焉集歸遯丘園逢穉深過於外事無所聞知

從同學佐憲江右者得以歌詠稱頌之賦而知石君
之風為舊筆書之而不辭者敘彝倫以興明教不得
以鄙陋辭也嗚呼凡為治者本諸躬行見諸日用賢
者有益於人國其有既乎

國子監後圃賞藜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
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
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越三月辛巳國子監
後圃藜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



有蔬殽羞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
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回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
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
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
洋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
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
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
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
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或曰三百篇皆可絃歌則桑間濮上之音將安所施
乎曰鄭衛固不善矣淫聲適志誠不可取然出乎六
律五聲七均則亦不可以成聲故曰皆可絃歌云耳
黃鍾九寸之管既無定論不過隨所置律而上下損
益以為聲均拵而律不可辨矣然以夾鍾為律本者
亦不知何當但知其愈高急則愈哀怨耳今民俗之
聲樂自　朝廷官府皆用之士大夫或依聲而為之
辭善聽者或惕然不知其歸也前朝文士或依舊曲



譜而新其文往往不協於律歌者委曲融化而後可
聽為樂府之工稍以鄙文實其譜於歌則協矣而下
俚不足觀也識者常兩病之臨川葉宋英天性妙悟
能自製譜而其文華乃在周美成姜堯章之次發乎
情而不至於蕩嘗其文而不至於靡有爾雅之風焉
予後在朝以文字為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俗工執
其藝而不知理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是以終莫之
合每朝會大合樂樂署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
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拜言其

故延祐
天子嘉賞焉及予備員亦稍爲檃括不至大劣爲工所哂耳不能如吳興時也當是時深懷宋英之爲人而引之禁林必有所裨助問諸郡人之在　京者則曰宋英之殁久矣惜哉予還山中從其子邦用得所自度曲譜及樂律遺書一二卷讀之歎惋不能去手天下治平　朝廷必將有制作之事而衰朽旣歸不復有所事於此姑書其後而歸之

笙鶴清音序



國家重熙累洽天地之間沖和淸淑鍾而爲人其靈秀者發爲詞章音聲不可掩也詩三百篇皆可絃歌漢魏以來列諸樂府詞氣見乎文音聲協乎律於世道蓋有所繫矣近體樂府蘇子瞻以其才氣爲之如神龍變化不可測也周邦彥文律俱備已在汴宋極盛將亂之時乎幼安自北而南詞多慷慨元裕之在金末　國初經歷變亂自以爲視蘇辛賀晏爲何如此三百年之大槩也濟君仲淵國人進士適雅留於江海其在憲府吟嘯高致常人不足以知之予得見其新樂府數十篇淸而善怨麗而不矜因其地之所遇感於事而有發才情之所長悉以記之數年前有薩君天錫仕于東南與仲淵雅相好詠歌之士蓋並稱焉今仲淵之作方爲時所雅重　朝廷制禮作樂在斯時矣考之金石上配雅頌以來鳳凰感神靈將有望於仲淵者笙鶴之喩其始作乎

國子監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敎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



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 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延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絕如



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室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慈也今臨邛故居蕪為茂莽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已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集對曰 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韙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先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忠求脩已延平張子眞士佺漢嘉薩仲章綬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



鄧元卿諫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繇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曉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子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

之有成也栄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卒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



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眞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警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乗與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廻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是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叓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篛

笠衣衰木杖布褐短繻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邪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



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愼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眞人之適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列之金石可考也眞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

言也有能因此而眞知歸求者則眞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眞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 雒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但扈從上都嘗以雒陽先塋之碑爲請亦旣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鋟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



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雒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歿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雒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憲司掌史南行臺掾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



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出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 羅氏族譜序

世有爲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

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則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爲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爲斷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身而福澤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



吾有所不能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孫孫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他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祖稅又爲三宥制刑三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爲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微蔑之約顧能記錄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有所感也夫

## 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



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

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陽曲義士薛氏詩序

至正二年　朝廷以民饑爲憂勸民出粟酬以義士之號時晉寧尤甚陽曲之良民有薛氏名輔者請獻其私財十七萬五千緡以與官糴粟得七千餘石以之分賑民得全活者甚衆晉寧守臣河東部使者上其事於　朝旌表如令是時此令播於四方從令而興者未有如是之沛然者也東南素號富庶然觀望



顧慮應之者亦不及數聞薛氏之舉莫不驚駭歎服者矣於傳有之晉國天下莫強焉　皇元德澤涵煦之久藏賦於民固有如是者移民移粟戰國之君區區計較利害於尺寸之間何足以擬　聖朝一號令之出而風動響應之速者乎雖然薛氏亦可謂智仁者矣饑饉薦臻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所謂雖有粟安得獨食之乎積而能散知幾之君子也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轉輸懋遷數百萬可立而至也薛氏亦古昔大家名見於史傳而輔也又見稱於今曰其所自來不亦久且遠乎其鄉人馮繼初爲憲史江右爲余言之將與東南之士歌詠焉以其事之可以諷勸也故爲之序

江閩奉使倡酬詩序

皇上在位之十又四年
祖宗之德已崇　朝廷之治已成輔相之賢已得水旱疾癘之害已銷征討刑辟之用已錯吏治於上民安於下野無遺賢　國有善頌熙熙然皞皞然垂衣裳於無爲稟中心於至正皇建其極敷福錫民此千載一時也哉而宵衣旰食視遠如邇民既飽而猶畏



其飢人已濟而猶畏其溺必欲無尺地不蒙其澤無一民不獲其安斷自　宸衷遣使詢問分道而出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焉江右在江湖之表閩越在嶺海之間皇皇持節之華二公寔來則前右丞北庭散公左丞平陽王公佐之者吾晉監與薄太原孟君天疇其人也二公　先朝舊人貞靖嚴重素聞於天下孟君學問志氣穆如清風極一時之選矣哉吾儕小人朝不及夕有不足以知其雅量之弘淵而布政之優游也嘗每懷靡及之際有諏謀度朝

之勞然而登高能賦有以風示於吏民者猶足以見
孟君贊畫於二公者矣乃若四知之章司憲者誦之
其所以振頹風厲薄俗者不在茲乎歸報
天子猶將被諸金石於無窮僕老矣尚能與田父野
老樵夫牧人永言歌之以為一日之樂也故序其篇
首而復諸司憲氏云

廬陵謝堅白詩集序

近世學詩者好言長吉言長吉者造語多不可觧又
言山谷言山谷者音節必故為不諧又言簡齋言簡



齋者意淺氣短又言誠齋言誠齋者率易而華又類
俳優好言道理者究似近之矣然之咏歎之性情則
直有韻之講義山僧悟道偈頌耳此殆與浸坏與之
餘風矣此區區管見嘗以為病者也中原之人又宗
遺山而祖東坡浩浩一律亦未有知遡其原者又未
暇與之言也今讀堅白詩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意其
必與僕同病者而不敢為它人道也謹書其後而歸之

王紹文集序

天下今昔言文物之邦者西有峨眉南有廬陵斯文

師友之相望風聲氣習之相感其不可及也久矣予
游廬陵見鄉貢進士伯韶氏則自吾蜀臨邛來至于
是邦再世矣更以楊氏王者也得其所為韓信師李
左車論送楊紹宗奉安之淮序讀之如全蜀百源來
乎三峽放乎大江以至于海浩乎沛然潰冒衝突不
可制禦而萬斛之舟行乎其間乘壯風陵危險周顧
中節一日千里自西徂東其無媿於兩地之風者乎
黃鵠再舉至乎天池予文將何以言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九

## 序

###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之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沖和之至自然有所發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飾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

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塡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廬阜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庭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與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者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鎭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

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 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

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 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處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

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
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
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
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 京師而期集者
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歳月先後多寡以爲
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
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
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
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録之
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
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
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
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睽兆情僞之幾微
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
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
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
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辭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相
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



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
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 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
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
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
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
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
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
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
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歳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
獻策航海道使以疾久之人亦得善道于今五十年
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
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
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趣發違風信舟出
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所
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奉諭

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不宜往祠有
勑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大監宋本其行嗚呼
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
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集嘗適
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
受粟多得傭直甚厚乎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
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
轉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
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
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
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
之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
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
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
田也宜使清强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
具召募耕者而疏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



秋以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
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
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
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
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
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
大小徼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
數十人俱無一兵一才之費二公之重其賢如此
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
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集爲之序

送憲部張樂明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 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儗乎
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
考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
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乎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
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
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
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

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説乎吾聞之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徼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繫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欒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為説而序之

送李仲淵赴雲南廉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遊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乎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為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也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内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然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與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羡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栖者與集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



詵征夫每懷靡及又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遣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善以

先朝進士第一人事
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輙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爲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急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固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忍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命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邉重藩往時 朝廷歲出金繒布帛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度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邉警遽至非亡則隨畏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眞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幕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邉將竟其法或謂邉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 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集爲之序



##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
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
於戰陳之交蓋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
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
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曼布皐秉之屬散
萬金於一醵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
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啣
檗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



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國籍旣閑習於緜蕝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治禮之士
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
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
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
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　朝廷毋忘其歸
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
之及時惜其役簪而暫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

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
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
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大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
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
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送王在中編脩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
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
子有事四嶽蓋考制度一風俗爲望秩其一也今歲



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
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集集曰皆是也史館諸君
子誠見
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
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
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救之此所以
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爲大宗伯爲
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衺之萌秉
上意所鄉矯誣禨禬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

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
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
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閒習聞之方歘歲發春
吏民必盻盻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
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
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幷雍之境
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
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諮詢而得之



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
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
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為他日
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智仁兼盡之
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
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
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
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
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
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
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
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
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
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
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
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



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閒矣 國朝之始定中原
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
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
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
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
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
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
世之用也無歉矣邇者
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或以迂踈兾儒取訾笑嗟

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是素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由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使給而已也



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適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諸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賛其行矣

##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

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



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

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美材雄畧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

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曰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

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責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聞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予行矣及予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



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

尹開封清簡平易仍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



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繫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欵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
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偉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

敎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朱仁卿赴安慶敎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補部令史後四人除郡敎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敎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敎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勑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敎授未必盡沈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敎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敎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敎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　國家敎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循已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悵悵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爲意宜其不足於敎授之行知學者其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

敬乃爲安慶敎授來求一言以爲別集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敎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脩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官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愼勿自薄爲也仁卿嘗



業俱進處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敎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常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簡生赴孔林廟學管勾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事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

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為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為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為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為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麤而得精沿遡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集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校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敎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予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以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

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脩辭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衣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



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

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夭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辯於僕僕皆得因其才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



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皆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伯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

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受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受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注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齓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申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餓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冶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洽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



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舉集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

之學論之平舟公為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為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而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為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别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説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



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易予也哉

送趙茂元歸浙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擢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

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别噫吾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　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絶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閣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所刊其家



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録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别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字术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贏糧治裝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

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覿瞻效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處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旨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



事親曰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惟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

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惟宇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詹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僧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恐所將貲竭衣裝盡歸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音問否其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歸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夫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誌以子孫能



奉巳爲恨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文渭與文擧次則李珍彥傅今孫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逆順蜀帥以世臣宿將廼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肖一布

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往
我
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遂不知復陷
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
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
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
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
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



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
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
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
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 朝廷知
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雖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
義必見用自繫 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
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送許世茂詩序

集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生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
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
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若無
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
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
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
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
以俟不自棄亦不自歉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
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
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睦然瞯之亦獨何心也



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
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予適當其微而何怪其
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集曰
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
當遂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
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
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
故集作送許世茂詩序

送熊太古序 有詩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敎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
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而
傅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
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其識以
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
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
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
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
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煩厭其緒言而不知講



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
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解學其意遠矣
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
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　朝之學
士大夫搢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
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
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
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
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

其辭曰風從閶闔與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薦之千金車藉以
五色纓衷重翻成失棄猶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
聊求歌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
歿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
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親往迎遷率以事阻歲
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



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
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旣
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
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
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
一戶俾食廢田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
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
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
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

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赀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才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 樂吾愚詩集序

予觀樂安士友所刻朱君望幼望之詩而嘆其邑士風之美矣幼望早有才氣能文章尤好爲詩科舉興其才足以致科第而不爲也客授豫章久游時後時



時吟詠以達其志然卒無所就沒而無子其親戚鄉里學者相與裒其詩刻而傳之監邑燮理溥化名進士也手爲之校定此皆有古義可書矣今春有黃冠朱生者從其師來謁時星子縣尹致仕黃君文中在坐黃君故宋樂安丞之仲子於予爲鄉兄而寓崇仁者爲予言朱氏之所居曰朱原故宋時其族文物最盛有登高科顯仕而貢於鄉者歲不絕入內附以來其族人皆守儒素以教授生徒爲業老幼大小亦不下數十人是以甚愛敬重之冬客有何孔暘持幼望詩集相示讀之見其於兄弟朋友離合之間發忘其忠厚或諷詠古今人物山川之故慷慨有意而不過爲憤怨蓋深得詩人之意而信朱氏之果有人也廼書其後而復之以美樂安士俗之盛益以勸幼望族人昆弟之大有進於學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

## 序

###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



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徙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婿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

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闕以庋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元才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熊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考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所以不可不講者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常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無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送黄敬則赴太平文學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潞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
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振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黄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弟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揆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

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爲君而僅一拜文臣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端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來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步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淸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益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淸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脩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十有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 朝而君殁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



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抉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淸才懿學再世積累溉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横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予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予行矣予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垂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

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送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録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諸有家藏舊本嘗刻而傳之一



年而書成宗族鄉黨愛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爲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夫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録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蚤辭親遊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之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屢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間庭



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註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衷刻弟子記於旌德皆募寄以屬饜予之嗜焉因以其二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

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
可滅　上甚善之命史官脩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言諸　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
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
以稱　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
曆至順之間屢　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
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
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
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
諸公頗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
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
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
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
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
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
不及見王公秘監公家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
得豫章布衣孫[redacted]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
考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
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
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
同　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
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
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
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
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
叔淵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
善哉子之游乎慎勿茍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
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跡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
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
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
之多詎可遺吾叔淵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詹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祖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



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遂仲求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他日有子之悔者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侍郎公實爲宋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



閣又賜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省以詔書祠之而廟傍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慨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覲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撤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

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涙擢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汩汩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吾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



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差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 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邪又歎曰數當然爾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將初言循顧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識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子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平張國賓子按藝南省所得羅友道子乔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關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罷莊公是公非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若然僥倖於一日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 送吳尚志序

今年　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



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平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太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老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
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爲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紬繹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
朝廷之關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雜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

草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為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耳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



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子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 送李棣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皆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棣又來而云將遊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棣之隘其閭里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棣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 送陳剛遊金陵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其之學即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尚已叔子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易傳晚出皆其手筆是故善學程氏者由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子豈有間然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為聖而

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
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
遺書也先取與爲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閒嘗以語
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
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
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
精麤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
至至於學者切已反求亦有所淬礪啓發漸磨鞭辟
之切者吾嘗凡下蒙叔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



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聞
伯柔將游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
時部使者有欲得藥而不敢信宋者獨信明道先生
之僕而使之爲呼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
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
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
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
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由此觀
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乎可知哉予登遊金陵知
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
游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送危晉序

學道者何事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事也漢儒得
遺書於灰燼之餘專門名家以傳之簡編之存蓋其
功也受而學之者篤行之君子則有其人哉然而道
德之原性命之要者無得於心造其極則表裏精麤
不能一是以瞥然有見於清虛卓然自勝於高明反
得以指之爲俗學也於是說者有道家儒家之分不



知舍道何以爲儒哉儒不知道則或曰彼哉彼哉者
固其宜也自伊洛先儒之出學者始得其宗以知夫
大原之所自出而致力於天理彝倫之正所謂下學
而上達體立而用行者也由是儒者始知其所謂道
而彼所謂道者亦茫然自知其高虛而無所據矣自
是不惟訓詁者有所考以知其指歸而豪放淫靡馳
騖陷溺而無所底極者亦凜然有所愧恥於人道之
重矣此道學之中興也然而近世學者不信於前言
往行才智之高者已有所放逸於異端同出於儒者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亦不無矣此昔之君子所以深憂於千古之上者也臨川之士有危晉伯明誦詩讀書以仰事俯育危坐終日湛然以思人或疑其思之過也予獨樂其沖然者將有以自得乎他日將遊於江海之上而求其同志焉予故為之誦其所聞如此噫吾道之傳也微矣是非之較然者易辨也似是而非者難辨矣言出於異端者易辨也言出於吾儒而多岐者難辨矣古之學者必有師師焉則信之矣孰曰師周程朱張其人也讀其書而有所知信其言而



有所行是即師之之道也無外此而他求矣言有所疑則思而辨焉行有不得則反而求焉持而久之神明將啓之不恃不謬者至矣悠悠江波人才實難伯明識以此言而講之同志乎

送譚無咎赴吉安蒙古學官序

集昔以文史末屬得奉禁林見　廷中奏對文字言語皆以國語達若夫　德音之下內出者皆畫以漢書而下之　詔誥出於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諸國語其來尚矣其後備員勸講　上之人欲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於其書欲知秦漢隋唐歷代治亂得失之蹟於其史講臣擇其切於心德治道者以為進然必命善　國家文史之侍從參錯紬繹必言盡其指率累日而後成章蓋世務易於言而難於極其情　聖學雖無不可陳而為言難極其要是以非易事也語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正也正言之所以通乎上下遠近而無不知也書有商盤周誥世以為難讀難曉或曰此當時之方言而後世有不能通者云耳昔在



世祖皇帝聰明睿知無微不通是以　朝廷儀注多取漢言而專置國語文字之官上自國都至於郡府皆設學官師以教之其意蓋有感於殷周之言有艱澀於久遠者乎是故雖一郡之學官非知經博古之士而徒曰語言文字而已哉予中表有譚無咎年五十始拜吉安右學之命若無咎者庶可與言此乎無咎家貧公上之供甚薄故多暇日率其羣季諸子讀聖賢之書修孝弟之行略不以家事為意年稍高還視其親戚鄉鄰馳騖名利崇顯貴富一不以動其心

辟處一室列古圖畫器物以爲友超然自足甚善其命
也歛然益加畏敬不敢忽不敢肆所謂君子哉若人
乎無咎其盡出所學以爲教則非常人之居是官者
矣推而上之用之邦家用之朝廷宜無所不足其爲
自此升乎親戚朋友之能賦者或有贈言而予序其
端如此

送李和甫序

廣東之境踰嶺而薄海去京師數千里商儈倍蓰於
士農貨利珠貝動心駭目黎獠雜處島夷交通富庶



甲於他邦而亦征暴之所由甚也故利害半之
朝廷不鄙遠人而嘉惠之置重使以臨守令開大府
以治征戍而又寄耳目於風紀之任焉風紀者吏民
得失之所寄政令治否之所由關也經歷之官長其
幕府從總治之使分車四出諮諏周及亦必會焉則
經歷者又憲府之總也任其職爲尤難焉李君和甫
之佐憲幕於江西也議論慷慨而不阿心術明恕而
不苟從咨救弊不失其正懲勸有道不令過中者屢
東之除位稍遷而望已隆地逾遠而事加重而區區

徇欲出微言以爲贈者何也善人難遇而東南之民
力竭故也善嘗略從和甫及之黑白之辨不明而人
心失易動於可欲而公事弃擲游肆而掊克繁皂隸
橫而上下之情隔文具相蒙苟且幸免民無所告等
死之念生而戕賊竊發識察防禦或非其道隱微之
弗慮亦可念哉於乎使和甫言從而識行海隅蒼生
其庶幾矣天下之事莫重於勢重勢之運莫嚴於機
譬諸萬斛之舟積載充塞行乎江海大若乘天之雲
而所以運之者繫乎一機之微耳是故因聞於和甫



之言而重爲和甫告不敢爲他人言也他日推而上
之以見用於　朝廷吾於和甫有望矣

送艾禎序

士之生乎斯世也惟居與遊耳居則有所養非口體
之謂也遊則有所行非利禄之爲也一居一行道義
存焉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千乘之富萬鍾之禄一
遇而得之君子善其能也居天下之廣居其爲居也
不亦泰乎行天下之正路其爲游也不亦通乎臨川
艾禎之李父遊京師也嘗以言焉予既爲之言於是

五年矣楨將往省之則又求予言焉居無所請而遊則有求予不知其志之所從出然聞有薦之於國學以從貴遊之後者嗟乎予嘗竊食於學舍矣蓋聞而見之其爲教也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非聖賢之言不傳也非聖賢之行不行也主之以忠信虛妄者不得有所發持之以悠久躁率者不能有所成講論之精足以達諸行事而不謬觀感之妙有以資其變化而不偏百年之間需是以出者甚多有之昔者朱子著近思録而歎窮鄉下邑無明師良友觀此可以



知進學焉況乎天下師友之所聚乎楨之父兄昆弟皆以美質樂善從師爲學詩文粲然有聲於鄉楨之行也必將有得焉則視鶩外而成風者有間矣

## 贈李本序

昔者臨川吴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百十人既老就養於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鄉人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期年而公殁集之歸至茲郡也已不復見公幸及間暇而有所質問焉則無及矣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小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爲近思録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明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爲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矣士習之陋俗學之雜無以適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



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其試思於予言乎蓋聞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章句集註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讀誦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考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於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者之未足也今茲又將遊行於四方以觀於都邑之大而取友

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
以嬉也哉然嘗聞之孔子云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
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
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
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
教而不敢忽殁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
也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
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
紛紛人自爲說國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此必有豪



傑生乎其間矣賢且智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
相陸先生皆千百人中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
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可謂多君子矣
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
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
之民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
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小有所移易
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

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
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
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此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
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與處者非特介
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
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大哉乃若陸公之學前代
諸儒蓋未之有也朱子之起與之相望以扶植斯道
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
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



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雖其
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
殊而精考力索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
明聖道以幸惠學者亦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
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於二公
之治之教不無間焉者吾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
欲知二公者之有考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
質愚之斯言哉

送樂安令尹張擇善美解序

撫州樂安去贛之寧都吉之永豐撫之崇仁皆踰百里未置縣時溪谷之間強暴私鬪莫能禁止酋其中置官府以治之今二百年矣顯達輩出其俗勇決而尚義精悍而能文守望相助足以禦侮進士之家書聲相聞是故以賢能治之多可觀者內附以來屢得賢令長三年前長曰燮理溥化以進士爲之寬而民不犯嚴而民不傷以邑之去郡遠也粟米之輸山險而莫之致請于 朝令民歲納其直人力以紓去未久保定張君梓善來爲令梓善故憲使道源公之孫



親見祖父之行事廉明有爲鄉之父兄多名家舉措正大因前長之美人之小康也行仁恕於從容之間百里之生養休息視傍近沛然有餘裕矣三載一日遂以代去學校之士草野之民不忍其別爲之文章歌謡不可勝計邑人胡良弟兄因子弟棐之詣其館也來求叙其端予待罪國史時得見其鄉郡功勳將相忠孝世家風紀之名節高士卓行之文學他郡莫及若張侯者有爲有守家庭之所聞耳目之所熟得於心者多矣俛焉嚴邑百未試一民之思之固將望其爲施之光大也豈獨爲其私哉

## 送胡士則序

集往年承乏西閣頗聞初立藝文監之意其官皆以經籍條衡者將以五經經濂洛諸賢之所發明論定會通以成書如唐正義之例已行於代則又以其大指發於天理民彝者譯爲國人言語文字將使聖賢之學無遠不通甚盛事也又置藝林等庫任摹印之責別給內帑不以煩經費命春官擇通義有文學善書札者三十人以爲授編參校繕寫之佐胡君士則



襃然爲之首俄 詔修經世大典藝文官屬與閣學士分局著述而初說不及行書成予既歸田士則亦除學官於外違以憂去凡五六年始一再見予既耄無所知而士則復受命教徽人則憂患之餘須髮有蒼蒼者矣向所欲定經說故不幸不及有所成然事大責重非可以妄庸凡陋而當其任者矣徽朱子之鄉也其東南之鄒魯乎於士則之往敎也切有感焉昔者道明於濂洛孟子所謂抑洪水作春秋之一治也宋之南渡斯文之遺或息於中州矣程子道南之

歎其亦有為深感其機也與南渡君臣狼狽奔走徒得中立彥明於垂老瀕死之餘繫人心於萬一天之所存尚可誣也然彥明竟歿於草野不傳之緒灼然不墜於東南者則皆中立之賜也程子命之矣文公承父師之訓身任千載之責憂患顛沛其氣愈昌道命所存神明壽考集大成為一家之言者蓋天之所命也夫噫斯文在茲則天運在茲矣宋氏之亡北方學者鉅儒大臣實尊信而表章其言以相
天子創業垂統開萬世之基則民之秉彝所以會歸



於皇極者也傳曰君子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可以私意小智闚之哉新安之山隆然而高其為水也窈然而深仰而望之蔚然而為雲滃然而為雨者纍纍纚纚如或見之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徽之君子必有與子同一慨者矣然則士則之教於是邦也豈以其言資口耳事進取之謂哉

送冷敬先序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名家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　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　國朝興王之初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



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才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譔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暫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送國子生野里瞻省親序

集之始為博士也言於同寮曰惟學務脩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善也雖然衆人之才質識慮不齊也傳不云乎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寧無可以示之表而為之勸者乎

聖天子嘉惠學校使得歲貢士以次授官而有司以為叙升之法益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厲之如何殖相與言諸祭酒司業之堂是時相國泰公方以

上命專領學事聞其言而是之曰趣以名來上將言之



天子考於行藝詢諸弟子得野里瞻生於三百人中端整有恒雅好經術嘗試以事謹敬不夸宜可使之從政者時太易木生與生皆西域人為衆推異升積上之文移紬於吏議宛轉不得達會相國得告歸翰林其事不行今年生省親於息州求贈言於集集嘗察之矣當舉生時退然不敢當及舉不如初志生無不足之意然則亦可謂善者矣憶初舉生固將為衆勸也非謂生足於此也生之脩之可進也生知之師友共知之願生勉旃今之舉未遂安知天不將大生之成而用之也集又何言哉姑叙此以為別

右丞北庭散散公宣撫江閩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抑豈人力之所致哉今有拔世臣之分視時變之極惇名義之派絶蹈幾事於危微身有不暇謀家有不暇顧然而不見報不伐不見知不悶其惟吾北庭散散公乎昔

世祖皇帝纘

太祖太宗之業受天明命作君萬方統緒之傳本支分定成廟嗣守社稷尊安

武皇仁皇公天下以授受人無間言



英罹大故有棄其虛宗親諸侯王大臣以為非

祖宗之制未有以正之也宮車不返柄臣執命天奪其魄用潰于成皇天勸相我　國家舊臣之在廷者求

武皇之嗣而奉之顧瞻南方

帝胄有在共建大義天人感通時公方為學士居史館幽方靜處如無所為而義激肝膽忠信勃用運與之日萬衆左袒來敵來攻莫之或勝公畫之出謀發慮深且遠矣及名近位定告功推讓而貪夫舋生乘險僥倖之失已叅錯於户庭而公以功高見忌遠斥外

矣暫長御史出鎮蜀郡家禍荐臻身幾不免西極六
詔東薄遼海稍還集賢旋又遠去跋履顛沛寵錫芾
進幾二十年匪躬之故世莫得聞箪瓢屢空要其義
命初心雖誠無所暴白其憂患豈有涯哉
今上皇帝祗遹
祖考視民如傷黎庶雍熙天地合德百臣率職大小
相承無間遐邇奉法遵命豈復有上勞 聖慮者哉
居安思危視遠如邇十道奉使之出則賓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之事也江湖之表至于海嶠悠悠瀕旌宣



布 德意尚有人也而公以老臣在行 朝廷之用
人當矣要荒之仰望得矣公之有志於斯民也無所
擇矣而集之不能不與耿耿之人言者蓋古之天子
五載一巡守東西南北無不至焉今 國家之封疆
度越古昔車轍馬跡千乘萬騎勢不得而周焉郡會
郡邑各有攸司奉使者實代
天子時巡清問紛紛郡夫而猶以聲色簡牘毛舉細
故下行有司之事亦不知其要也哉德盛者其量弘
天地功廣者其衍如四時南服雖遠於中州而文物

禮義之邦也無為之化安得不自公成之乎集也昔
於至大之歲以書 詔再 召時執筆以從公後艱
屯險難公不予棄也死生契闊邈不相聞猶得支離
扶攜聽 明詔於江渚而瞻望下風於殘息之餘輒
書以為序夫君子以故舊處安神明以輔道德相
國家無疆之休安以天下樂以天下何可量哉

左丞平陽王公宣撫江閩序

國家之初任才使能惟其所宜以成天下之務者多
矣制度脩明見用之親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見



聞於家庭習熟於典故而又宿衛禁近密勿周慎出
納辭令有非疏遠微賤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是
故
天子深居九重洞見萬里者明目達聰必得如是之
臣所以光華遠大者乎惟
皇建國扡社稷民人於郡守縣令聯之以連帥總之
以方伯而聯絡彌縫之已密列之以憲府臨之以御
史而經緯伺察之已嚴然不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
於風隨雷動之時則亦何以使人人知天覆日臨

帝力之我加者哉此斷自　宸衷分道遣使制無常
官惟其所命化成於均齊方一之道也至正乙酉之
冬奉使廵行天下其來江右閩粤者左丞平陽王公
可毅也公之叔父平章文憲公至元大德之閒已爲
名臣碩德重望縉紳指範尊榮壽考終身大平
中朝所謂康莊老人者也而公之詩禮有聞聰明特
達過於常人天曆元從之臣崎嶇羈絏出入帷幄嘉
謀遠猷進退有度　治朝之麟鳳亦必以公爲首稱
矣



聖天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當宁而立有重不釋於
皇心者而以屬於公焉豈非十數年間出貳藩屏入
護百工體　國庥民簡在有素而然乎詩曰肅肅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有否仲山甫明之此公之所自
任而人亦以此望於公也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又將爲公賦焉昔文憲公以相臣尹京集始筮仕以
郡文學事公公待以賓客而弗苙之也及忝在成均
公子之來學者亦彬彬也天曆中承乏文史從左丞
公從官之後至厚善也去　國以來將餘一紀分委

溝壑無復當時之意四牡騑騑周詢于野而乃有遺
簪敝履之閒焉慨然與懷囑筆以爲序公名僧家奴
今
詔書賚公名曰士弘

梅庭李公著明録序

古之爲史大有冊小有簡櫝紀事者可以求其故纂
言者可以達其文二者不可偏廢也然事之行見於
當世言之傳後世可得而推用焉是以君子尚之
朝廷律令具在有司或者奉行有所未至舉錯有所



未使議論有所未盡皆在所不得不言是以不諱之
朝政無遺闕事無過謬者則有在於斯也凡芻蕘猶
得言之況命吏乎命吏猶得言之況耳目之重者乎
或先事而防其微後事而去其弊或因事而有增損
言非一途大要使於行爾此大夫君子之用心也覃
懷李公資稟端重存心忠愨守儒者之道修及人之
政自爲憲史已能卓卓言事在中書尤多建明兩拜
御史又爲內外臺都事僉憲湖南副憲山南浙西淮
西一拜江右使前後四十年歷一十[redacted]任聽訟治獄

明罰勑法薦士若干人平反冤獄若干人罷贓吏若干人皆有成績而又原法意之所在悉志慮之所通不以一時之已行爲自足而以發明於將來者爲己任從容反覆不盡其所欲言不止也其門人賓客爲輯成編以類相從粲有條理有志當世之務者取而讀焉可以見其忠厚惻怛之誠有以知其遠大悠久之計也發其才識於憂國愛民者豈小補哉集閒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表之曰著明錄云



耿介庵言彙序

國初豪傑起田野之間進而乘其興運以敵愾退則保其墳墓妻子以庶幾於生全班班可紀也然其子孫遂以勳勞食世祿者有之始盛而終微者亦有之効宣忠力之久而未甚著於世者天固將培而積之以待其久而後發者乎深州之耿固嘗以其衆從 宗王察哈解定河北爲懷遠大將軍左副元帥矣然而兵不血刃而郡邑以寧則其生生之人所以廣
上之恩德者固不在於搴一旗斬一將以爲能者矣則所以久而未發之故歟昔予博士成均耿氏之子介方與 國之貴游皆受業焉後三十餘年見知宜春道其所與游者則盡富貴矣而生有憮然自愧之意乃告之曰此非所以爲愧也成均非利祿之階也將以求聖賢之學成己而成物也苟以利府史不足以至公卿乎及來臨川予寓邑也文書之暇時得見焉手其詩一編以見曰非曰能之庶有以知介之不敢廢學也今之爲進士者今日得之則明日棄之者多矣天之困生而生能不廢焉果能爾人不知之而天知之矣其詩多和而不倡足以見其不敢自用之意和焉至於什伍而不輟焉又足以見其歸而求之之有餘也不亦善乎今 朝尚文治
聖學日新彬彬然搢紳委佩者相望也生之見用豈晚哉不然碩果之不食者固將爲後之地也

書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使還監令爰令嗣來嬐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觖悵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　旨則監學所繫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盤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



幸甚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於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含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邪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又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曰然有眞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否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所文交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惟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譔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禮以集嘗執筆國史礙諸史還使有所敘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叨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趣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間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

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以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年譜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



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贅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擧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疑

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大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耆德問業幸甚

##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源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閤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



言也然引喩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閤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汚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番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于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旂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跡

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眷之有司
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其説不亦
難乎姑述護闍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
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
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
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淸江之上豈不幸甚嘗著治
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

又

集伏承手書臨風誦之至於再三不勝感激蓋自古



以來學士大夫之有抱負者不必皆見用於世此君
子之所惜而有抱負者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以能
闇然而日章乃若僕者蚤歲漫游偶爲　朝廷見知
實無足用於當時使之抱關斯抱關矣使之執戟斯
執戟矣使之從事於文史卜祝斯從事於文史卜祝
之間矣召之役則往役之義也一日已之則猶故吾
也雖　朝廷假之以名固不敢不敬而敢自以爲從
大夫之後而有一毫忽於天下之士哉賜教曰公卿
大夫公卿大夫徒使集歔然而深懼矣夫昔者韓歐

之門數君子者其文章皆足以自見於當時初不以
官之有無位之崇卑也二公適與之遭逢於一時云
耳老泉欲得一官於韓太尉其言甚卑六一公以荀
卿氏待之其言亦深遠矣是以知道者卿相不足以
動其心退藏亦無所悶於已隨所遇而安之未嘗不
超然也善觀君子者即其隱顯皆有以見其所立此
所以爲斯文之所繫乎集所根者退休山林始得見
公之書不及明目張膽誦佳句於諸公之上雖然公
之文無奇崛艱險之僻固波瀾之浩蕩無頹靡膚淺



之陋固山岳之雄峙者以爲生一鄉而不溺於一鄉
之習生一時而不合乎一時之流俗豈非所謂偉
然間氣而何待於人哉故善奕者不貴乎幸勝善射
者不假乎詭遇中道而行惟其是而已醯雞起滅於
尋常之間豈足與之較高下久近乎相望無數百里
彼此安健一會非難然寒暄無常人家子弟不欲老
者輕出亦人情也以書往來亦足少傾倒矣粹東欲
去某至某徑去之可也從行所復書託朋友揮染病
也非敢慢也惟冀善保耆艾爲吾道之重令似在侍

併致區區不宣

## 答張友霖書

張君友霖使其徒張自賓寄予書一通幾千數百言
與其所爲古文一編以爲所著甚多不能盡寫姑以
此相示蓋以爲相聞知之久而無一日之雅故以書
爲言耳予歸山十餘年四方君子不以其老病而辱
教焉者不敢不竭鄙陋以應之觀張君之爲文知能
之所至蓋未易多見其敢不布所欲言以負張君哉
書中凡有相稱謂者皆過情之譽非所敢承也友霖



之言曰生居山澤力不任耕稼以爲養而所居幽僻
無交游之勝翻閱其家舊書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
支派晝誦暮惟而卒無得又不嫺世俗是以親從其
志俾學於龍虎山云予聞其言而悲之甚然豈其然
乎經也者聖賢之精微在焉學問之傳受在焉百氏
之支派支不必同本派不必同源區以別矣用力如
此而卒無所得者未之有也果如友霖所云昔之君
子嘗以爲憂矣以爲窮鄉晩進無明師良友以爲之
後先雖有志而無其方也乃與同志求先哲之遺言
次第以爲書使如射者之有的升者之有階也孟子
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邵子曰始學於里
人則盡里人之情胡爲乎茫茫然又顧而他之乎司
馬氏始分道家者流以老子爲宗老子尚矣而其流
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所謂道家者道藏所儲者其書
也友霖所謂生氣之結成五文之敷落祀帝賓神錬
性養形山經地志之屬晝夜觀覽而又以卒無成焉
夫今道門之龍虎山猶儒家之洙泗也師匠萃焉講
明熟焉而又云無成者殆欺我也歟予少年聞有道



藏欲一見之時已禁絕獨得殘缺數十卷則張君房
所述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祈祝
之説修仙之學及夫服食草木存念吐納錬氣固形
燒錬金石以爲變化降神傳語等莫不在焉讀之終
卷卒無一言與老氏合者竊嘗疑之而未嘗與人言
也友霖其得之不予語乎友霖求之於儒經者既如
此求之於道藏者又如彼於是肆筆於詩章古文焉
其言曰課之於虛無和之於寂寞混混其不竭也則
其所以得之者予蓋不足以知之歟老氏之言曰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無乃有得於斯矣乎夫所謂能言者本情性則蓮乎神明達事幾則順乎時化又安有窮乎故鄕之君子有年旣長而知其辭之未達也閉戶謝絶交往以求所未至久而沛然莫之能禦文名遂擅天下觀友霖之出入何疑乎昔之人哉今夫地勢之博厚可以配天矣然而爲山岳爲陵阜爲培塿爲原隰爲墳衍爲塊壤雲氣之出每象其物神靈磅礴以時發之如其小大遠近之類莫能爲之加焉亦莫能爲之損焉爲汎濫爲陂池爲畎澮爲窪盈爲川



流爲河海乘載之力浸潤之功亦如其小大遠近之類莫能爲之加焉亦莫能爲之損焉噫人之爲文則亦若是也矣天之大也聖人之不可知而難言也道之無窮也心之無限量也知之至者一言出而天下信之其未然者耿耿之明昭昭之多亦惟其所見而已矣凡欲強其所未至則亦不能分毫有所加矣不出乎此散言也散言則惟其所之而莫知止矣噫難爲言哉若友霖之言曲爲自抑而智慮之所至意氣之所加亦安有所隱於其詞章之間哉友霖高居而深處及門受學者常數十人其從之求文者戶外屨滿得束脩以養而無所累其心年方四十餘辯博已久而日力方盛以其所云無得不成之謙而必至乎有得有成之益其中甚信其中甚貞子又何得而知之哉嗚呼萬里之行起於川澤天下之廣本乎里閈猶工御者繩墨之有定馳驅之有範循而造之何可量哉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天生地出之源源焉可已乎輒書其篇末而因以復之云



## 答熊萬初論文啓

伏承專訪兼致儷辭獲觀撰集之言用識進修之志槩取諸善借聽於聾瞽切謂古者學文貴乎端本涵養未至出處多生於血氣之私辯問弗精五論或違乎禮律之當必兩者之無欠乃沛然而有餘每嘆當未親師友不知規矩準繩之至乃在桑麻穀粟之間甚者蔽夫意見之或偏因以肆其才力之所至若問揚翠靡斷鄭衛之淫哇世外空青亂剽佛老之糟粕是吾憂也無力振之思得其人共理茲事共惟

某人年與學俱富才與氣並高蟬聯衆卌之成章璀璨珠璣之溢目幽險不作從容可覩平波漫流勢必至於達海深根厚植時自可以昂霄而尤搖譙特賜下問某困始知學老已見侵思寡過而未能於及人乎何有由濂洛而遡洙泗敢範我之馳驅規姚姒而遠莊騷尚啓予於切琢庶幾至益不負桂才謹奉啓陳謝



## 記

### 奎章閣記應 制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廼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廼置學士員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



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雖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智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

不實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御史臺記應 制

天曆元年十二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内殿 皇帝若曰朕學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綱紀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 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其普哉 世祖皇帝即位之明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參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内臺俾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 詔書制誥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制文繫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棄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



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總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内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 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其人令焉而非其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與況乎 朝廷百執事縣郡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 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

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牘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



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名察罕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 飛龍亭記應　制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嶽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　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



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　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求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　行邸去冶亭為近　上時遊焉一日傳　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　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　上笑曰道人何避

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山逕幽雅取
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
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
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
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　上曰當雪
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
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
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
行之便可作柴門巖扃鐍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

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
上　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
之住持趙嗣祺朝　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
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
得之者纔二三人爾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
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
章　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
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
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　命臣集書宮



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鈔若干新其
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　御榻其中
重複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
秀名之曰鍾英會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
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
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私於惟
今天子仁孝純至勳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
焉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

鶴山書院記應　制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
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
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
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儌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



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與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廼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 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



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

惟曰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圖彝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曰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



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圖彝日以彌甚甘心自畫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
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

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槩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龍章寶閣記應　制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閑閑者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于饒州



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及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　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
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
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

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賛詞彌文日盛
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
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
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戯盛哉然而宗
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
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
恩稱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
抃舞蹈奉　詔歌頌詠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
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
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聲名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
之表何獨得此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
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
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
其先師神德眞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守一之說贊乎列聖
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
相爲長父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國先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
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
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
而不自得足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
循慎篤敬以奉其教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
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與感嚴奉之意當
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俟乎　上帝貴神之所
治呵禁衛護毋敢或褻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
萬斯年乎

玉象閣記應　制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
日大學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
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擬爲太上老
君説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
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象而
皇上寵賜閒閒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

而置諸其閒矣有　勑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為天又曰為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為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為乎上古聖神以為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



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煇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明者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齊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眞君以來羽翼　天朝左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寵玉像之所奠　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



## 瑞州路新昌州重脩宣聖廟學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吉水縣尹張質夫以

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筭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元貞初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



象設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堂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 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其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衡縱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墄唐甓廉級高固一與

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宜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



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集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尊焉所繫不已重乎且吳特先儒

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
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
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 制曰詢孝弟於所
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
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擧措於論事之要求
之之術亦旣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
寧有之哉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
褎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



遺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集權夫學者無
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
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
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集固不敢以一言槩之
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憲府遷治縣有聲
令以奉訓大夫知新昌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
燚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裴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朞年政成官府輯
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大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
爲護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
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
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
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 內朝清明外無變今英得
於此時盡諸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
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
之黯黮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
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



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杇墁塗塈之堅鑿
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後桓楹之飾南面之
粲備食之容衣裳冠履儀衛黼繪之有別凡爲米若
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
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
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
紀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
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
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

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
是亦府君惓惓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
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
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美矣游息於斯者亦
有所思乎 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
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
項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
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
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容



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
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
之務而卒以擴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
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
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
子或有取於斯言也因書以爲記

奉元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

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元重是以分鎮於陝者
平章廉公其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其僉省嚴公其
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門其東西
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
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略
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
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曠失會
歲荐飢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贍思



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
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爲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
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
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
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
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闊李伯述何執禮
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臺各率其
屬出俸以爲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
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

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
凡為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功易事無官府之擾是
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
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
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多御史蔡明
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
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
之學官六年御史廉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
修風紀之效為大使學生姜頊以其事來徵予文




以為記噫前有徐君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
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為雍之父
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
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材之意乎集聞之茲士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
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閒因其秉彝好德
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
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進至
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

輔成化育之功耕耨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
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
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
之下乎漢唐之遺跡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
耶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
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
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
法度此周公之微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
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




為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
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
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
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
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
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
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
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綸孟子以來

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
于今類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韋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
斯矣去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
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廢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
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
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
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賛諸易詠諸詩載之



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
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　孔
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
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
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
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
講焉

## 臨江路重建宣聖廟學記

臨江宣聖廟學作於故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
爲之記實我
世祖皇帝觀兵江南歸纘大業建元中統之年也又
十有五年皇有江南臨江來歸城郭按堵絃歌俎豆
儼然如故沐浴　聖化斯文昭明又七十年于茲矣
有司率循故常無所改作觀舊記所載蓋草創僅立
於兵戈搶攘之餘未有以稱斯郡之新盛者也大德
丁酉故河東李莊肅公倜以集賢直學士來守是邦
尚文而好士興學而愛民百廢修舉赫然作新命直
學陳明之種松北山辨正疆理未及有爲而去後至



元庚辰前進士月忽難來爲郡經歷以學爲政行立
政修未期年　召擢工部主事又不果至正辛巳正
議大夫教化的自贛移守是邦精神折衝知無不爲
下車謁廟歎其庳陋更張有作乃八月有祀於先聖
先師禮成明日盡徹其舊取材於上流擇工於傍郡
度地爲垣見侵於西鄰老子之宮者重墻以包併也
切於屋壁訊之故老驗諸木樹以得李公經營之舊
召其人而致對不敢自隱於是按郡誌出僞券更正
其畔表而識之日親程督未兩月而禮殿成會以父

教去又夫及竟今經歷承事郎王還來以學校爲已任學廩不足則命路學正楊士弘爲貨殖以足之而督其役室堂門廡至于垣墻羽翼崇高有序有則偉然盛世名郡之表儀矣還字克善本國子諸生中書署爲民部史稍進浙省掾而爲此來也　國家學制用先賢遺言舉其俊秀教之大學學成而散之四方欲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克善興學其本於此乎於是知事畬耕道服騰林炳介士弘來求文以記之其爲言也敬讓而推美惟恐其長之善泯而不聞所以見克善之信於友矣稽之郡志其士尚禮教而畏清議其民安居而樂業然則斯郡也教易成而民易使也乎吾聞之人之爲學本諸父兄則易從是以古人有鄉先生之祀焉侍讀劉公明乎春秋之旨儀禮之遺博學治聞時多君子莫或先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劉公以之尚書謝公修艮止之學蓋以爲郭氏之得於邵子程子者云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謝公以之集敢因二公之學而述所聞焉德者何也天之所以命乎人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蔽於氣習之固而不能有所通失於見聞之偏而不能有所及不考於先哲之言則不能以極其知不效於先覺之爲則不能以踐其至審察於幾微明辨於疑似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至乎廣大此識言行以畜其德者其庶幾乎位者何也隨其所處而職分之當爲者也以言乎事君臣有其職矣以言乎事親子有其職矣以言乎事長幼有其職矣家人有內外疏戚之節交際有上下遠近之合則亦各有其事矣安其所止所以盡其分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人倫之至而已矣凡民之所以爲凡民不察乎日用彝倫之間而不知其職者也是以君子凜然識思其憂以求盡其分焉夫焉有出位之妄乎二公遠矣予不得而質焉尚試與同志者講之併以爲記

## 韶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廣東帥府統郡八踰嶺而南值廣上流者韶居一焉山高而水深泉甘而土沃風氣清淑無間於中州是以島夷貨賄之交魚鹽織貝之利官府之總會軍旅

之往來貢賦之進納姦吏之刻午寇攘之出沒不及
於顯海之邦而詔無五方雜處之人數百年間張文
獻公九齡之於唐余襄公靖之於宋實生其境是以
爲之士者有所景仰以自樹立而不敢暴棄而凡民
父兄昆弟之相告亦曰吾生於君子之鄉不敢爲不
善以累吾先哲也是以習俗以愿愨見稱號爲名勝
則他郡之所莫及矣故凡長民之吏來蒞是邦者教
令可以有行焉
皇元至正辛巳之歲五月太原程侯朔受命通守進



謁宣聖之廟而觀乎學校則元貞元年所作而清河
元文敏公從事江省時之所記也垂五十年葺不以
時日就圮弊時監郡守臣久闕侯作而歎曰養君子
以治野人未有不自學道始欲吾民之易使亦莫不
由於斯矣稽諸侯邦有外事焉獻因獻議舍此奚適
吾敢不任其責而待他人乎下車之初南風時至諸
番賈舶瓌溪海門江省於法擇廉明吏閱其貨平價
直將護市易特以檄侯蓋選擇而使焉已事迴報歲
巳云暮明年盜起廣西宿兵在郊廣東當轉粟若干

萬以餉之帥將又以檄府軍興之勞不敢辭也至六
月乃還始得理郡事而致力於學舍焉擇郡士之有
名者具書幣以禮延請使教諸生絃誦之聲進止之
容有序有常昔所未有境內興感禮殿有像設之嚴
彰施采色至於配侑之位冠服煥然護以屏障加以
帷幄及夫講堂書閣濂洛先賢之祀名公之祠廊廡
齋舍楹桷磨礱土石塗墍或更或作各極完美大其
外門以稱其宮起手於至正壬午某月畢工於明年
癸未之正月而濂溪周子之專祠在帽峯之下者又



新之如學宮之制告成使其吏陳文求子文以記之
夫廟所以崇祀學所以施教也祀事之崇有司謹焉
而侯之所以使人來告者豈不欲論其所以爲學者
使郡人士有所視則乎予聞之昔在故宋廣東司臬
適治於韶周子來爲是官七閱月窮山深谷無不周
淳熙中郡建周子之祠於學宮而晦庵先生記之以
爲聖賢之學不傳俗習之陋治教不立則異端之說
充塞斯文周子得千載不傳之緒以發明太極五行

於圖書上接洙泗下開伊洛有志於仁義中正之學者知後覺之天民皆爲堯舜之歸實在於此遺言俱在正冠垂紳來游來歌者宜莫不誦而聞焉是誠天下後世之所共學然而斯言實爲韶人發則生乎韶者百世相承可以無考於斯乎夫斯民也使幼得其長老得其養則於君子之教之從之也輕養生送死之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嶺海之表去天萬里

聖明在上耳目所及無遠伊邇大夫君子奉宣仁化使夫痞克之禍息強暴之心革凋瘵之疾舒善良之氣達則有以周子朱子之教與者豈不事半而功倍乎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三

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修宣聖廟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二年始制慈利縣我

國朝元貞丙申之歲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

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儀歷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圮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己任蒞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

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　朝廷
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
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
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
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
出入甃以甓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
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
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屛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
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
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庋于雲章
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
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
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
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
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
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
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
不有廟學其神則　先聖南面而坐顔曾思孟西面



生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
專經之　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
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
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
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
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
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道旣明且盛者如
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
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
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鄕一曲或各爲
一說更相祖尚輕翾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
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
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
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無浮薄之俗磽沃
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
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閫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齊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寛容觀其修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子　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民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 臨江路新喩州重修宣聖廟學記

臨江路新喩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喩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喩自宜春來隷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𡎴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之記及内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眞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　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己



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渝瀘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溉灌嚴祖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不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壽昊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參政正肅公之裔孫從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

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
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
之教也尚德今之學也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
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
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竊不自二公之意而
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
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修
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
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



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
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
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
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
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
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具存
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
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

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
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
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
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
侍讀劉公之博洽肅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
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脩學之意凡子
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
哉李侯世將家以門䕃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
敏才畧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關事輒屈



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治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
谷交結豪家横私鹽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
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録事爲早官
强以諉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
親以數蜑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
户諸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
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
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
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入猶能道之所謂有見

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爲名邑邑之先聖廟則故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梓袁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圮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梓袁晉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暢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梓袁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斁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敎之之責焉敎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乖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

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為以盡心於其所當為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

##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溥化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為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

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圮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



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鄉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游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與文褒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大帖木兒也今簿鄱郡木罕與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泫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脩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鄉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為執政貴官若第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考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脩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

發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足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阨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 朝廷取材之一途爾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



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一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衒鬻趨競之文而求脩已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可苟進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善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恐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亢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材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役時之費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縷縷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侯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慶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



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即謁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實公至縣以其規模敞陋弗稱命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黃璧洛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

之廹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為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廷世至以 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霤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



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曷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 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 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蕞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

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黄
灝彭鳳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
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
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　皇元之治者又七
十餘年矣令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
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濟江宋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
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
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
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内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



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
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
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
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
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
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没于民間者而彭氏
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
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
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羡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

鈔六千餘貫買櫧杉之木于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
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
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
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illegible]高壯翼
可以經久爲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桓植築
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illegible]
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illegible]
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
潭皆不及朞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



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世祖皇帝特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
其言遂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
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
之説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虚
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
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
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
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顔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

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册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玆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貿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



師友之教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岐矣邑之君子勉之哉

## 興國路大冶縣儒學記

大冶在江湖之表山川包絡形氣涵蓄寶藏興焉邑之所由以得名也土田之常賦國用之利力役供億視他邑爲尤繁夥於是者宜乎學校之事有所未遑也今令長沙周君鏜以名進士來治之庶克有所盡心乎至正元年十有二月使人適臨川之野而相告曰鏜之在斯邑三年矣幸無獲戾於上下乃克重修禮殿神廚經閣作都宮之門明倫之堂建祠堂左以祠鄉先生萬公正諄既告成於夫子矣請爲文以記之集進其使者而問之曰脩學之資何所從出對曰浙省之粟航海以實　京師歲數百萬石比以水旱不給命上流郡縣他省之所隷者大小分其粟補之地遠民困吏亦不堪蓋通弊也去年大冶之運周君率其民粟以行周慮而慎防縱泛横無羨費至則善諭受納者而身先之完民以歸計吏會其用餘中統二百餘定召民而還之咸曰吾出無鞭扑掊克之苦



歸無假貸折閱之償先事而遄歸視累歲之費十不及一二則吾令之賜也固辭不肯受上下相讓久之令察其民之誠也則告之曰若是則以爲學校之用可乎皆曰諾乃以之度材庀工民不約而歡趨之是以其成之敏也然則是可書也已噫人心之天理泯亡於風氣習俗久而極矣長民者不篤於躬行則民不信不示之好惡則民無所從民不信而強役之則治不立不知所從而導非其道則教不行是役也周君其有信乎其人庶其教之可施矣乎古者學校先

師之祭取諸其鄉邑而已蓋其父兄之所親炙而子弟之所習聞動焉而威儀可以則語焉而聲氣可以感善鄉之有君子者以為先無君子則焉取斯哉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蓋言其取之近也邑之人所共知而共尊者其為正淳之學乎正淳朱子之門人也勇撤於舊學之從以求講明踐履之實決去其仕進之末以求至乎聖賢造詣之歸師友答問遺書具在鄉里傳之觀乎一時同門蓋得之甚正而行之甚篤者也大冶之人因其素所尊敬而知所從焉則其宗傳可得而遡之矣烏乎古者庠序之教教之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復其仁義禮知之性禮樂其物也易詩書春秋其書也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受其道而傳焉學者可以無差矣然千數百年而周子兩程子張子出而其說始復明一再傳而得朱子聖經賢傳微言大義莫不究極折衷論定無復餘蘊國家信而用之布在天下而窮鄉遠邑無明師良友願學者或不得其說焉斯邑之有正淳也雖去之二百餘年而遺風餘論不泯如此表章其人以諷勸而作新之則周君之有功於茲邑也大矣蓋周君既仕而不已於學不為迂儒以廢事恥效世俗之吏習以苟祿不違於今日之法令而從容惻怛以究其能行之三年而不變使吾儒之為政者皆若周君豈不盛哉乃若取桃花山之地百八十頃參港畈株林塘中濱盛家港程家窩田園等之見侵於豪強者以歸諸學非私於學校也政當然也至於其政之可紀者則有同年進士夏君日孜之記云其同寅協恭者監邑撒只兀歹簿張祖龍也

建昌路新城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建昌路之新城縣去郡百二十里本南城之東境故宋紹興戊午始分為縣故名之曰新城與閩越接壤其山磅礴而清潤其水通暢而淵沈故其人物之生多美質良才方未為縣時故直講李公覯泰伯故直講王公補之無咎故尚書左丞鄧公潤甫溫伯故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次儒已生於其鄉有盛名于天下一方之重已隱然可見矣置縣之四年始建學祠孔子於廟乾道壬辰更作之淳祐丙午張公淵微孟

博起自其邑登進士第一人以直節著終宋之世鄉貢士累百數南宮首薦者三人登進士第者六十餘人邑枉萬山之間為文學之懿於東南在甲乙之目矣宋晚進士胡夢魁既登第始作學之禮殿內附後世祖皇帝進南士備風憲夢魁與焉其子僑巳正巳成巳常來繼葺之使不廢也學仍乾道之舊宮墻門廡不備師弟子外講堂道經從祀諸賢象前外殿階由壁東以出入執事者弗安也然學計歲入米纔二百石僅給祭祀既廩是以歷二百年無改造者邑處士朱先生民表以為學宮官府也無所敢與聞即其里居脩鄉先生奉祀呂南公於中堂設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朱子張宣公呂成公許文正公之位歲時帥其子弟學者舍菜而講其學焉自是才學輩出亦多膴仕元統癸酉朱彬登進士第乙亥朱禮舉鄉貢至正壬午朱倬賜進士出身禮民表之子彬倬其族從子也有作興鄉校之意未及有所為而大都苗益來宰是邑盡心力於民事月俸之外無所取於民間邑政稍理乃治學校出私財以先之前後為中統鈔



若干三百貫胡氏子孫大修禮殿前邑教王三益脩講堂其弟三錫脩兩廡及諸生之舍丁天錫兄弟作南門五間彭德謙作官廳於門東廣三丈有八尺深四丈六尺有奇於是邑大夫來謁朔望春秋脩祀事及其師弟子負始有齋肅更盛服之所以序出而執事焉名之曰至肅之堂為書閣於講堂之左其崇二丈有八尺縱三丈有九尺橫三丈則倬之門人所共作以表倬者也禮自盧陵學得故宋相文公天祥所書進士第一及大魁字摹以歸而刻其上其下為文昌之祠以祀主斯文之神云立石其下邑之舉進士者以次題名焉今尹所使以率諸人士者訓導李復亨督工役者邑人饒仲雲也教諭屬工則苗君自以為功不以煩佐吏經始於至正三年十月二十有七日告成於明年之五月十日六月倬來求文以記之謹記其事如右噫環千百里而觀之受　天子之命以涖官行事奉巳而志不在民者多矣苗君持法毋本於教視版籍不實畝當受役之不當也將親與其民約而定之迫於密制不得行乃會數歲之籍上下

而閱之計田租分日多寡以受役而租有出戶者徵
親詣尹自陳立召得田者役之事不至吏舍待其民
如父母之於子弟無不得其情徵訟之至公府者亦
類是歲飢大府檄諸縣議常平苗君言倉宜散置山
谷民所聚處出內爲便又言邑常平之儲五千留縣
之粟三千請急以救民吏類持其議苗君曰此猶不
得行何用縣令爲取其所受勑納郡而去民詣府留
之邑人又遮其家使不得行於是郡推官前進士汪
英爲書述同官之意違邏吏至邑留之責津吏不得



出客則答曰幸見從急出米濟飢敢不少留乃不候
報盡發常平及留縣之米而與富民約曰常平官價
少粟石貴他日以官價取償必傷富家今以所糶鈔
先散諸家及冬畧得營息以相補貧富皆欣然嗚呼
斯民也仰事俯育之不給奚暇治禮義哉今之所以
養其民者既如此因　朝廷取士之法以定其爲學
之教因其父兄之修諸鄉里者以勗其子弟之孝弟
行義因三年之政而推及於久遠則新城之士可以
爲鄒魯豈非昔之鄉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哉

撫州路宜黃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宜黃縣學始作於宋皇祐元年己丑其令李詳爲之
記者南豐曾文定公也凡二百有二十八年宋亡歸
國朝則至元丁丑之歲也縣不改而學隨之屢毀屢
作者三十又七年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鑑命邑
長愛忽都魯作之則故翰林學士崇仁吳文正公之
所記也今三十有二年有司不以時治積圯弗支至
正甲申六月縣令某圖新之學官告之令爲出財以
役民之能者度材傭工莫不盡力凡前記所載廟學



禮殿講堂門廡祠宇齋舍像設器皿戶庭塗墍庖庾
之屬皆因其舊而更新之撓者易以壯細者更以巨
弊者修之毀者完之增崇者仰高之樓改作者外門
之固八月望告成計其費爲中統鈔者八千緡傭直
稱事無所虧闕工役至期無所皐緩斂而有功信而
不暴用日少而成功速未有若此者也時則有若監
邑伯哥普與其成能推信居仁克濟其平易是以成
學之事不出於數十日之間而功倍於前人也既成
命其吏李浩書其揔督之會介其邑之學者譚嶽來

求記之集既爲書其事讀南豐臨川之文而歎吾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爲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古昔莫盛焉周道之衰有司廢墮　仲尼思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作盡在是矣若夫義禮之遺篇儒先之所纂録有司行事之儀注缺逸而僅存則有待於推究而折中以得其體要是以爲難也斯文之將興經學之粹寤有如南豐曾公求諸聖賢之遺言以考定周官之法度學校之制見於此篇而吳公之意必欲學者因曾公之言而求諸程氏之學以達於孟子者蓋必有得於此而後不差也乃若博學而無要堅辟而自任世固有之苟無得於聖賢之心以其意識之所及掇拾簡編之餘而用之其不害於事者幾希矣故非後記不足盡曾公之意也斯學之士得於先正者如此豈非幸歟雖然二公之言爲天下後世設也非直爲一邑之學而言也特因宜黃之學而見之爾嗚呼學校盛時論道經邦於　朝廷起而行事於百職寄之以民人社稷通之於鄉黨州閭則皆前日國之貴游民之俊秀讀書治禮習樂於斯者也是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可以恒久矣　夫子在魯弦歌倣見於武城則亦寥寥矣乎後世之爲有司者簿書期會之急豈暇治此哉修庠舍以居其人善飲食以安其業聚經史以應其求自今日而言則亦可謂脩其職矣其可謂以求備於古昔也哉然而制作或不得有爲於時而學之爲道著在簡冊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是則可爲也是故曾公盛言之以待後來吳公深言之責諸學者始終先後卒歸於必可行莫備於宜黃兩學記矣夫以一家而論之子弟有望於父兄矣通一邑而論之細民有待於君子矣推二公之言成學者之業自宜黃始豈不盛乎今歲江西鄉舉二十有二人而宜黃得其三信乎良士之多而可以進於古之學者無疑矣昔者有事於先師必有合也宜黃之視南豐臨川近在邦域之中矣尸而祝之則而傚之二公夫豈遠乎哉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

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



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豈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泥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

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　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



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固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 撫州路崇仁縣重建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

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
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
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
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為之
衣裳以宜其燠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饑渴猶懼乎六
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
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
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
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
地之德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
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
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
聚之衆其癢痾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
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
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
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
坐配享從祀畧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　春秋季月

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著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
不恭然而任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
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
治體者孰能識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　制書創
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討
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
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
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
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



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
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
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
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
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
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
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學醫之官者
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
讙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效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

月爲廟三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㙜之高若干尺凡幾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梁桷而彩飾闌楯以石塼隍以甃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之爲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衺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



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厲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 國都至于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數其圮陋弗度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飮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與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捄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

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
縣于玆餘二百年而及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十
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
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菑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
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
為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
他淫祠之為乎蓋以廣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



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
敎學於觀感為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
醫喻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
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
變五行爭奪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
狠之觸與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
其中也戕鬬壓溺蟲亂腊毒搏噬蠚螫毋使有以嬰
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　聖
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

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
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
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大常禮儀院以奉　天地　祖宗之祭外則
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
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
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
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



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
彝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
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
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
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大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是邑
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
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
天子我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

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爲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令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



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救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哀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

## 集慶路卞將軍新廟記

君子之爲治也先事而致思舉一以識百是以皋陶



伊尹舉而不仁者遠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以比於洪水之平知幾其神乎此識者之所以撫事而三歎也東晉之興僅以自立詩曰無競維人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卞將軍與王茂弘諸人共佐成帝將軍慷慨之論茂弘尤將愧之蘇峻之召將軍蓋力論之而庾元規不察也峻入而事迫以都督出戰力疾赴敵以死二子從之雖將軍父子忠孝垂諸千載而無愧贈官表墓既見於身後而溫之跋扈玄之僭逆相望而起使將軍在豈復有敢侮而動者乎後之

國乎東南者顧瞻山川思其風烈廟祀固不可廢者
矣宋之慶曆可謂全盛金陵遡在江南而守臣刻石
表墓以率其人者其志亦微矣迨至元祐末忠厚老
成之君子其餘無幾而一切功名之説蔚然未已守
臣曾肇大興將軍之祠作文以記之其意蓋有所在以
爲西晉以來清談勝而節義廢學士大夫不以苟免
爲恥慨然於將軍之所不可及者執謂無數十年而
宋室遂亡其致禍之由豈直清談之流乎宋之南渡
視晉不甚相遠異儒苟且阿附患失之小人濆亂國



是有志之士不遠去則死爾卒不得畀如其志若魏
國忠獻張公其人也胡忠簡公銓以口語事之卒蹈
大禍宜其於將軍之祠彷彿慷慨而不能自已是以
胡公爲張公記將軍廟事將以發千古之悲開來世
之烈後十餘年文武之臣有以禦侮而定難以存其
社稷者蓋諸君子相與風動之也嗚呼往來不足言
矣洪惟我
世祖皇帝觀兵大江隨定南服方伯連帥列置都會
惟金陵東南之總也是以挈其領而爲治焉置行御

史臺寄耳目之寓以臨察之潛機深慮
聖謨宏遠矣哉是以江海之表大小率職民物乂安
則皆有以畏服其心志而然也噫天下治平之日久
矣列士分邦豈復有前代一隅之慮乎然安不忘其
危治不忘其亂此識時之俊傑常存心於不見是圖
之時也是以今臺臣激濁揚清其生存於今者固無
不盡而荒丘遺廟近接聞見有可以表章若卞將軍
之祠者亦無所遺忘長顧却慮致悠久之思於隱微
之間此豈非



世祖皇帝至于
列聖之所以望於耳目之臣者哉使封部受事之吏
四方遊觀之人有所觀感而傳誦無遠不届忠孝之
念油然而生於　國豈小補哉傳曰出其言善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然則非獨爲金陵之郡脩其
廢墜以行其常事而已新廟之作實始於至正二年
臺臣用監察御史言命集慶守臣白子行省出金穀
材木而更作之廟室三間奉將軍之象以其子盱眕
侑食其寢則奉裴夫人之主居之周以行廊前崇重

层纍以藩垣表之三門以成廟之制凡廟皆新材唯
寢則撙節舊廟之尚可用者而就之也計其費爲中
統鈔萬有五千緡廟在將軍墓側寔古治城今道家
永壽宮在焉宮之主者陳寶琳守祠事相凡役以究
其成使其徒來求述其事爲作迎享送神之詩歲晚
行祀典奉　明詔有所昭享則用之于時臺官一御
史之爵名下至郡縣之執事者列而載之以示永久
其辭曰
鍾山出雲旗纛裴徊大江揚靈赫如風雷顧懷舊邦



新廟翼翼其儀之二子在側勸孝表忠自我臯司祇萬千年
君子之思天子仁孝見帝于郊錫享遺恩載美毛炰
肅肅駿奔臨以執法孰茲來宗訓勵承之曲草風露
治城之下歛爾貔虎孝我鍾鼓先民之遺爾子爾孫
夫人在房祀以義存匪忠無臣匪孝無子相爾室家
神具燕喜精明在天聞者作興司憲有爲諂淫是懲
蒼蒼者天臨照者日桓桓將軍作我民則神來我依
神去我思有貌如生何日忘之
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

古者君子尚論斯文必推本於天焉神明著察信哉
主宰者哉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
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
以搢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
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貴顯具
在而　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君
實主之位望尊重光耀烜赫祀享之秩有加於前代
有其舉之莫之敢後也東廣之爲郡服嶺以南一大
都會臨治海島近悅遠來貢賦貨殖充斥瑰異比於



中州而文物稱焉凡山川鬼神之祠可以宣陰陽適
神人和上下絶去淫厲者載在祀典有司莫不具脩
治平之久日臻月益多且盛矣至正四年春蜀人承
德郎何君震自中臺數遷佐憲南服畫諸明決公論
伸焉會歲大比州郡將興賢能而上之君曰遐遠之
人將以其業來試有司遠去會府千數百里庶有以
庇佑其人而啓發其心者哉梓潼之神文士之通祀
也其可以有所興乎詢諸故老得文昌舊祠之基於
郡城東北幾七十年矣闃榛棘甾圍勢有山隆然於

長偶清泉左右出而合流於前蓋勝地也君乃率鄉
人之佐史者吳益史超宗規作新廟同列俞安等懽
趨之各出俸金以爲之資不約而合蜀人有留滯其
郡者曰楊清伯楊達卿郡人陳思昭屬以凡役盡圖
於官度其基度材備工傭役以授事焉作殿於中凡三
間像神以居之其扁曰文昌之殿殿北有重屋五間
曰嘉慶樓者奉神之父母諭及其子孫而祀之者也
樓之偏屋屬於東西廡南行以接於大門各十五間
門之屋七間其扁曰右文成化之祠奉 詔書也跨



水爲橋以達於外門表之曰七曲行祠有官廳以待
齋醮有錫類之所錫類者有事於神之父母則偏賜
福於茲焉而庖湢之舍又在其東偏云各極其廣大
而像設之嚴衣冠之盛鼎俎牲殺歲時享祀率如蜀
祠之禮焉工不勞民則不外取經始於是年某月某
日凡郡之士出私財買田以相其成者則故李忠簡
公之孫泰及某某也何君以予蜀人僑江上而老其
史常名恭實從予游使具其始末遣朱德誠領列來
速文以記之予聞人材之生初不繫於地之遠近也

而文運之升降實繫於天且斯文之興豈止進士設
科而已而進士取人亦豈足以盡天下之才哉文學
之士須此途以進庶幾其無苟也合廣憲所統郡而
論之唐張文憲公九齡以進士起曲江爲時大臣昌
黎公刺潮州命進士趙德爲學者師而潮士篤於文
行宋余襄公靖亦曲江人舉進士亦爲時大臣其季
年崔清獻公與之以進士起增城以功業德望著至
即家拜相不爲起其人品何如哉 國家進士科于
今三十年矣嶺海之俊秀間出而未暢豈非有待乎



以興舉爲職業者乎憲府諸君子神而明之以贊夫
治化有如此者多士之起於海濱當自此始予何不
爲之書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三

記

## 新脩東湖書院記

君子之有志於治道者其必自正人心厚風俗始矣以爲易乎氣欲之感染習之汙非一室之近一日之積矣以爲難乎雖有甚惡之人怵惕惻隱之發於孺子入井之頃莫之使而莫之遏也善善而惡惡其情則同舉直錯枉則服舉枉錯直則不服不待強而然也是存乎其人而已矣蓋必有得於學問之正則力



足以行一出於至誠之本則民無不信又以其得爲而爲之　國家閑暇其時也庠序學校其地也則又有急先之務存乎其間端道學之傳暢國是之定厲風節以起頽敗尚廉恥以愧苟賤尊耆老以教孝弟登俊良以風凡庶融化於幾微持守以悠久小大淺深期月而可見矣至正四年十二月監憲張掖劉公沙剌班承

天子之命而使於豫章也始下車詣郡學而親教之又廣其事於東湖書院東湖者東漢徐孺子之故宅在焉故宋咸平間郡人李公寅貴爲尚書退歸湖上作涵虛之閣與天下四方之學者從而講焉時之名臣若王文公晏元獻公諸賢賦詩送之其文具在南渡之後兵革粗息伊洛之學既明既行儼然衣冠以游於四方者因其地以爲學舍輟水利田租以贍給其凡用積累者又數十載至其季年始賜額曰東湖書院列于學官至于今不廢也昔者東漢之末衰弊已極獨賴名節之士徒以伏節死義以匡救其紀綱陳仲舉以一州之境延一孺子而尊禮之高風大器



隱然震於天下百世之後仰而望之師表不沒非聲聞之謂也當咸平中新盛庶治羣賢在廷尚書於此時翩然江湖之上父兄子弟師友一家詩禮文物郁然鄉國作新多士以待國家一日之用者何其從容而深厚也宋季諸賢將欲風動諸人而教之豈無他所哉慨觀當時靡靡騁思一木於大廈將傾之秋懷故國於高閣涵虛之表憂患安樂邈不可齊因斯民之見聞激衰懦而立志則有在於斯者舊記所存則有袁公燮滕公強恕湯公巾董公銖之文也諸公

鏞受學異師皆欲悲衰世以起人才之陋其志則同也金石之刻森列庭户來游之士亦有三復其言而泚顙汗背而不能自已者乎然則今憲使之所以致意於東湖之教者豈常情之所得知者哉劉公之言曰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以承祖宗之業旣一海内乃修文治以許文正公居首善教胄子以學行德義卽致輔相至于今成德達才授政命事頗尚有異於常人延祐中興賢能于郡國以釐文法之弊則猶



世皇之意也我

祖宗豈徒顧懷于茲哉不如是不足以圖治成化於

天下萬世也今典章已定貢賦已充治兵有成律斷獄有通制守而行之有司可以具事矣然嘗聞之法有法意治有治本此

天子之所以寄耳目而任信使者也無以爲之本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法自爲法則民心不能以誠服學校 天子之學校也我何敢不與共天職者同盡其心哉撤弊陋而更爽塏所以通其心術之淸明爲酒食以召僚友所以廣志意於衆庶也執經而問隨問以對不以其繁而厭之也禮有其宜宜有其義不以其嚴而拒之也嗚呼劉公之措諸行事如此然後知旨之生於憂患者之爲空言可哀也蓋聞公與其經歷司君允德知事張君汝遴皆嘗學於成均蚤有譽望今憲閫憲使李公守仁積學練事燮爲儒臣副使脫脫公以世家歷中外達於詩禮而僉憲郝公源張公珪皆自御史而來一時同德協義於斯爲盛他部未之有及也修繕之役撤齋廬而新之中爲堂三間



東西皆有齋西屬于廟垣凡室五間以居學者東齋五間其南開户牖以延高明中室之東又有虛室焉則爲師友燕几之所在也庖庫在其東南前爲都門屬以墻垣西行以達于廟門頗極宏麗董之者憲史阿里沙王居能郡別駕孟舉副提學劉謙山長梁觀先也起手於三月戊申竣事於八月丁酉乃仲丁釋菜于 夫子及諸賢之寓祠者禮成燕于新堂大合樂凡憲司之僚佐至于書吏皆在行省左丞忽都不丁參政迭只兒坐右席其郎中普達實立崔從矩都

事暗都刺劉貞及其掾史叙焉寓公致仕之有文學
者秘書卿覃懷薛超吾前臨川太守洛陽楊公益前
進士偰直堅與焉郡府守貳畬吾兒海牙孟舉提學
范匯及副提學教授山長學正錄訓導各有席乃延
郡士之耆熊先生復專席以說經而道德陳琰相次
爲之賓矣執事者升降俯仰既肅以和章甫逢掖環
宮而觀者感歎歡悅以爲循容行禮不圖至於斯也
暨出父老立里門童冠拱道側車蓋散還其舍擁而
迎送道路至不得行而頌聲興焉亦可以見其興學
之初效矣明日郡文學淳安夏君溥至臨川爲集言
之因書之以爲記

宗濂書院記

今江西憲使張掖劉公沙剌班河內李公守仁與其
同官幕府皆有學問欲以文教興治化之本下車之
初即致意於郡之學校次第而至于宗濂書院焉昔
周子官南安時二程子從太中在焉而師之道學中
興實自此始行李所在祠而祝之而江右之人尤私
有尊親之意焉淳熙已亥郡教授黃君灝始作周子



之祠于學以二程子配朱子實爲之記圖書之傳千
五百年聖賢之緒盡在是矣其後又病郡縣進士之
弊別爲書院列于學官以待脩爲己之學者淳祐癸
卯江文忠公萬里以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事作精
舍於望雲門外祠周子張子程子朱子而謂之宗濂
親爲之記召學者而教之朝廷賜之額是時軍旅削
弱西北淮蜀之士流亡而無歸凡大府皆因書院之
名厚其貲產之入以收養之而豪傑有用之士亦胥
此焉出而所謂精舍者章甫逢掖之徒不厭於虀鹽
而從事於在己者也文忠爲諫官其君又爲親書名
以賜蓋其君臣憂患其世變之極者久矣
國朝大兵下江南文忠公時以退相老於江東兵至
赴水死宋亡精舍燬豫章之內附也李武愍公恒以
淄萊之軍守之既定遂引兵與諸大將合取崖山而
還鎮豫章生息其傷殘恩意備至其子世安能世之
世祖皇帝之顧念遠人也鹿泉賈公來宣慰爲省官
高公凝爲省郎中宣布德意興文學禮故老賢士以
施教於人河東劉公宣來爲按察使副之者柳城姚

公墩也一時名卿賢大夫藹然鄒魯其人矣貫公雲
臣劉高姚皆覃懷之學者於是郡人萬公一鶚前進
士熊公朋來等皆爲諸公出郡之聞風而興者始相
與出錢市民間廢宅一區中爲禮殿象　夫子燕居
西室祠周子東室祠文忠公行省憲司轉聞于
朝更爲書院其講堂名光霽堂署山長以主之以道
學之宗學者趨焉遂與諸學鼎峙時文忠公之曾孫
楠適至諸公見之加飾公象而退萬公自隱居一命
起家爲按察副使熊公終以教授爲鄉先生諸公之



子弟學於其門者多至卿相云至正五年春劉公李
公之至書院也以爲書院爲周子設而祠無正位易
木主爲塑象奉諸光霽堂上而以兩程子侑虛周子
之舊祠象許文正公而居之文忠公之祠如故蓋以
公之爲學有關於世教非直爲始建精舍而已噫
世祖皇帝之命諸君子作新其民者可見於此今二
公與副憲寧夏脫脫公僉憲益都郝公源幕府經歷
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汝逖翕然相聚於斯
堂也父老耆宿慨然興歎皆以爲不異於至元之盛

焉督其役者憲史阿里沙也時提舉學事者范匯劉
嚎郡文學夏溥來求記山長則前鄉貢進士曾貫也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
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
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
省上其事　朝廷題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
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姿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



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
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
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卽
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
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
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
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
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
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

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
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
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
旣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
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
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
知遇於 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
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
墨之用模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



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
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
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
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 靈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
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
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
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
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
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
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
於學實未有得竊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閑簿書莽
以取謗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
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
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看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
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



嚴明而能恕遂有聞於時稍遷監簽尭庫乃能從容
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
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
令之所得爲逵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
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
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
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
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
戚之情失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

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援以伐木之詩曰
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
爭田爲深恥縣學獎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爲之
吾不以他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
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脩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
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敎養
之舍或畧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傍營爲之
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剖其子弟而不本
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



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
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
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
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
乎其人者得無是乎其遺文數篇民間猶與學者誦
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
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
侯之志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
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

子門垣庖湢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
其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徒
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
韙之閫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
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適爲之言曰昔
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
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
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
益大顯明爲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



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
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盡終身焉及其爲縣學
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
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
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
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
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

得不爲之喜乎斯豈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
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
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陝
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其官其爲政若平反冤
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
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
軻死百世無眞儒治弗出蓋其儒雖治弗善也昔伯



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
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
謂之安且成則固無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
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
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
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
於匡闢而學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悖
於利害兼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

趙公鼎奮自荊廨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
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篤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
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以貶死非天
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
無恙也我
國家混一始得以書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賈翁公之
六世孫也得請於
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賈
翁賈翁謂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



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已二百年矣賈翁來求
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
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
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
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
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
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
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
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

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縣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負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授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



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湢有所前為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為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

為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婺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沒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於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



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燾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集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為奧或以老莊為尚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矣

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從誘而陷溺者乎偏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集曰善哉其爲言也集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敎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

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旣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終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　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諗諸同志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 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敎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吏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像而從像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像而祠之部使者深儒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具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移學官以聞于　朝名之曰天門書院

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俞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閟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掊擊排抉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域閡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其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囿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愼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顚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剌者其東臨水際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祀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願作新

宮有廟有天子之殿有天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
祭田自是遼亡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曾不知以
何年廢哉　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
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
公思晦用[illegible]贊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
師奉祀[illegible]可限[illegible]中書[illegible]禮部議　奎章大
學士康里公巎巎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
元二年丙子中書[illegible]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
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瓊為山長六月至[illegible]
中[illegible]以假貸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近
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
人至除荊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
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
廉訪司分司[illegible]湯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翟趙郭
璉茲山留瓊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為己任命同
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
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
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
山陶甓於野備儆致遠率車牛服身役建軺載塗飲
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
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
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
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
繪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
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
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
作茲山太和絪縕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
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illegible]於無窮若
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雲往作來復前瞻後
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
之成豈偶然哉瓊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
某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
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 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儗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湢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



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傑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曰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

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山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託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肄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冗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



眺遠而放浪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宿儒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攘趨時尚者爲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

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庠學而出則張氏樂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沖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剌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剌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郤公壬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討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郡官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



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誨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蔽之所在而

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
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
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
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
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
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
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
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
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
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
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揚氏之所傳至
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
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守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
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
極矣諸君子之遺蹟皆在此鄉也會其適以成其業
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
歷御史史舘須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在君嘗海冦
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道



經制行泊如諸生焉 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
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剌治郡十年
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
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老陸文英羅慶協心以
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

瑞昌縣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
子士仁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
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
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
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
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蠡之皆
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
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歿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年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
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
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
宋之季年郡縣學校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

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寂寞無利欲之惑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　國家論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嚌其味而極造其旨必憪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辯存動察如所聞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




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飲食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其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明以達朱氏之學遡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

辯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急終始而無倦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　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右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




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討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衰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遂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以天曆己

巳之歲度材元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五間規制宏敞
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其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甞
儒宋楊椿傳熈宗文富莅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使
也至順元年秋㚒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
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
治而況教乎㚒理君之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
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為道豈
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
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略
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
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
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
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
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藝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
蔽於私意之所或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及有
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
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倫為事豈

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
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
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
之奥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
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
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㚒理君
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
時甞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
東飛霞亭之北 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㚒
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黄
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
舊以廣為學之處㚒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遺
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
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父也
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言

其可用乃取其邑之艱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齋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徹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乘閒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豈計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推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



有七尺工蹟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若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艮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與學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縫掖之士來游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贅一辭於其間哉雖然丞之恩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

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
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
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
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為人物
得之以為物而生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
仁義禮智以為性焉人之為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
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



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
人為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
道以求至其至者也繼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
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
為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已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
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
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
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
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

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
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倫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
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
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
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鑿淺陋
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
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闚高而不知即事
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
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illegible]孝[illegible]



之行始於閨門而刑于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
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
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二十四

記

##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爲自保政曰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逮夫故宋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子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
國朝以來愼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貞完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謬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心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



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會今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廷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稱治民以寧嘗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司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甓於遺處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極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塈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諸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涖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斂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家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援

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遺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illegible]乎成功[illegible]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illegible]於[illegible]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illegible]



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以[illegible]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以[illegible]尊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illegible]之所持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illegible]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illegible]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 袁州路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從游[illegible]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特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



近歲水齧其址[illegible]藏書之閣圮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圮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瀞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其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道缺也明年前太守寶定張侯宗顏去為澧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為杙沈布水底加層石焉延十

者三丈廣百步崇二丈甃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
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令侯之意與書院寘諸新堤之上復
藏書之樓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
之像於其下以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
[illegible]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
[illegible]之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
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胡某
郡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亟督克相其

五

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
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從書其土木
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與焉作為圖書以發
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
閩[illegible]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矣
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於斯
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
負將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
得所傳遂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趣乎求

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
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
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
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治
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
相恩陵於艱難之中屢出於險夷之手大忠大義時
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
心焉定叟之為帥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衰之日宣公

六

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為政之本源以見諸行事其
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嘗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
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
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沖和純粹之氣洋溢
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
君子之所望也

師氏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曲居其上者曰師氏昔
姓也宋嘉熙中諱嚴起君嘗築精舍以讀書司刑使

者察其勤為著之記後四十年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為之言曰是其為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洄秋而致清[illegible]飛流[illegible]石[illegible]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夫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庋之乎將姑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



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者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所以而尊之治乎[illegible]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去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之夫言學者非經不[illegible]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illegible]蓋知此故竊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illegible]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illegible]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illegible]其中[illegible]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同知吉水州事云

## 新會縣學觀海閣記

廣之新會縣者始漢以百粵故地置義寧郡晉以為岡州唐以[illegible]至于今因其名南去廣州會府二百餘里依於桂山之崇大以為邑而治焉[illegible]海中有三山曰能山能之[illegible]潮汐之所通海南諸郡[illegible]之所出入[illegible]治之東北夫子之宮在焉至正二年六月前進士臨



川黃昭以承務郎來為之令既視事謁先聖先師於其廟進其學之師弟子與躬與之揖遜為禮講習其所以為學者而講學齋陋不足以為容與邑之人[illegible]圖增之出俸錢以為先冠帶之士勸然從之為閣[illegible]間廣七丈五尺深三丈五尺高如深之數層三尊其材木取諸其地之所宜取若鐵石非中州之所宜[illegible]明年五月告成會其費為中統鈔萬有五千緡[illegible]食米之數為斗千二百云閣之上尊先聖之遺經[illegible]傳道之緒言以居之與凡古今治亂簡冊之可考者

以求而在閣之下施教授業各有位序有考於經傳
者得請其書而奉持玩索焉以其閣之高出凡近也
目力所極惟海爲鉅度所以名之者得諸孟子之言
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表其
閣曰觀海之閣入往治平之時安土樂業無所事乎
外遊不出於其鄉爲之士者見聞不出州里教之之
道不有以擴其夜處廣其心目亦何以釋去縕滯而
示之高明哉故至於此而有能觀者天之高也日月
星辰之明且遠也[illegible]之變化寶藏之興一寰



目所遊得之有以知其心量之廣大無町畦封閉之
吝汪洋滂渤流動充滿則於聖人之門庶幾可游也
哉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生乎
是者食飲衣服老安幼懷以至于今則固漸乎堯舜
聲教之遺化也哉況乎
聖元龍興朔方撫定萬國至于我
世祖皇帝師武臣力無遠弗屆宋之亡國累臣窮蹙
轉死奉其社稷之微燼淪喪以死而從之者無孑遺
焉宋命遂訖則崖山寔其地也於是天下既一大業

已定蠢爾弓[illegible]包干兵不復起矣邑之父老今有七八十
之餘至於[illegible]目覩者猶嘗見之赫然神武之臨沛然
聖澤之久[illegible]然於耳目淪於子孫磨崖刻銘垂功千載
又在於此豈[illegible]其他僻小之邦荒遠之民所得同哉是
故　朝廷以一進士臨之進而教之豈無所望哉宜
乎黃君惓惓於斯閣也或曰其爲邑也有賦役公上
之供二三大府臨之從上簡書奉承不給是懼山谷
島嶼負固好私鬬而綏輯俎豆以待之不亦迂乎噫
昔者子游以絃歌治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道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所以行也斯民也無上下之交骨肉之愛
睦婣之好友望之助乎爲政者進其豪傑而語之以
義利之辨廷其俊秀而申之以孝弟忠信之說待之
以至誠處之以至公示之以不慾行之以悠久安有
不獲乎上而不信其下者哉君子之所爲常以人民
爲心不外乎政令之常爲其所可爲於不可爲之時
則子游之心也孰謂黃海之間而不可以鄒魯乎昔
者鄭境四夫擴闢草間牽引歲月類

朝廷清明隨起隨定然而思所以致之者奪之不厭
而等死之念生御之無道而無忌憚之禍起則學道
愛人之說
天子邊民之寄者可不思乎推其建閣之意而廣之
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
將無權輿於斯乎董是役者邑教諭郡人崔振宗則
故丞相清獻公與之之諸孫也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
德明年郡以治聞寺居無事乃披傳記而嘆曰魏文
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
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
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
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
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
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
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者
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



教之跡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
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
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
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
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
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
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
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
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概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
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
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
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
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
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

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後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 考亭書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偹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毅



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與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炘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玆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蹟之舊孰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勖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

則亦寧適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嗟於考亭見之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適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禱且祈得不爲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尉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



董彥誠譚繼安儒學直學饒約揭卓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與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雩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元統二年三月壬子以十二月甲子告成侯介予從子宣來求篆其事予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

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像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昊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

草木零露若松齊谷為寧于原亦企于后父母之邦
族幾來食盈庭之言臨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
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曾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至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兄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奉其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寔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國邑以傳無以備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草



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祀之使人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子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重建高文忠公祠記

洪惟我　國家之興聖神繼作親御百萬之衆四征不庭豪傑並起而輔之武功度越於前古文治蓋承

違也表裏經緯之成能左右彌綸之大業天寔啓之
有開必先則存乎其人矣故寧國高文忠公抗正言
於干戈搶攘之中存儒術於塗炭顛沛之極我
朝儒業之不泯實權輿於此尸而祝之亦人心之不
能自已者也儒之爲道本於天理民彝綱常立而天
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非百家衆藝之可同也漢時
列儒家於九流蓋其智不足以知之也宋之君子所
以深歎夫千載無眞儒百世無善治也道學之傳方
明而汴宋已南渡遺聞之存中州者或熄矣金之有



國百年而亡生民之類幾絕文學何有哉西夏盛彊
之時宋人莫之能禦也學校列於都邑設進士科以
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號爲未極於褒崇則文
風亦蔚然昭著矣哉其後兵火相尋於無窮而所謂
儒亦寥寥矣獨非上天悔禍沐浴 聖元之治化則
斯文必盛安得有今日之事哉西夏之喪亡公以丞
相子又舉進士第二人抱道懷藝不忍其宗國之顛
覆去之賀蘭之山隱焉
太宗皇帝還師西南行定夏地以名徵公於賀蘭訪

問之勤深感 上意留侍久之聽歸舊隱蓋將有文
獻之徵於公也 皇子之鎭西涼也大發民爲兵儒
家在行公上謁力言其不可蓋儒者之有用不在荷
戈與殳也以其言而罷之
憲宗皇帝之初議者又欲籍儒爲兵公又力言之
上乃問公曰儒之爲用視巫醫何如公曰非此之謂
也昔之有天下者用儒則治舍儒則亂則其效也蓋
以爲儒者以仁義爲本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儒之教也
上善之曰前未有以此告朕者儒者得復不與自此
始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置官府定制度列羣臣以共天
職而命公專領漢夏諸儒之事焉是時軍旅未息西
北之儒多在俘虜中公請於 朝皆遣爲良民或先
以錢得之者官出錢以贖遣使棣閱得儒者數千人
或議其詭濫 上以詰公公對曰均之金也色有淺
深謂非金不可均之士也學有優劣謂非士不可噫
漢夏之地方數千里不能使數千人學道以備

朝廷無窮之用乎此公之深意也於是以儒爲戶始
有別籍至元八年有　旨若曰凡儒人壬子年在別
籍中統四年未附籍及漏籍者併高智耀贖諸驅虜
者盡使閱實有文學者復其家凡民家子通文學者
復其身著爲令甲及天兵滅宋時鼙鼓之聲未絕於
城邑而絃誦之習不輟於戶庭章甫縫掖于于然彬
彬然得以脩其專門名家之學者則又公賜之所及
也古之祠先師於鄉者或取他國之先師而合之而
東南之學間有祠公者禮有舉之而莫之廢也龍興
東湖書院者本其郡李氏講學之地後列於學官內
附後有題木主祠公於禮殿之東廡西向天曆二年
公之孫今中書平章納麟監憲江右嘗至東湖見焉
再拜興退謂其人曰是我先大父也謙不敢有所言
而士民相與增脩其祠肖其像而禮之後三年副提
學前進士高若鳳刻公家傳於祠之石至正五年監
憲劉公沙剌班憲使河內李公守仁副使寧夏脫脫
公經歷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汝識皆以經
學古道會於江右時和歲豐有司率職日多清暇觀



諸學舍凡可以作新斯民以教當世者舉公一心無
所不盡其道焉張掖公每退食親與諸生講學其至
東湖也謂東廡之祠爲未安以五月某日遷公之祠
於禮殿之前右與周程等九儒同序而異室皆東向
每至必親程之尊董其役者憲史阿里沙也六月某
日畢工材堅而藻麗可以經久舍菜以告成適命郡
錄事前進士李廉述其狀而使山長梁觀先佐書黃
鍾來求爲文以記之嗚呼斯文之在人者即其在天
者也我　朝文教之所自端緒可考如此今諸公之
在斯堂也本諸聖賢之傳以宣明
聖朝之治化觀諸前後左右未有如吾江右今日之
盛者也平章昔持憲時救荒有大功於民刻石在憲
府數歷中外所至有異政令從丞相事
明主不動聲色奉社稷於泰山之安大抵文忠公教
忠之遺訓也夫公諱智耀字顯道曾大父西夏進士
第一人大父大都督府尹考諱惠德中書右丞相
國朝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寧國公諡康靖公
於至元某年持贈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

世皇將有諭於北方選以為使未行以疾薨特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寧國公諡文忠三子長某蚤卒次長壽僉行樞密院次睿自符寶郎官至御史中丞贈推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寧夏公諡貞簡行事爵里則有國史家傳在平章公其子也

## 著存祠記

古者諸侯之國有大宗之廟百世不遷子孫守之其繼禰則有五世而遷之宗廟有寢有室有門其主皆



東向而行其烝嘗之禮焉廟之大畧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牲殺器皿之數鼎彝之銘樂舞之節時有疏數祀有遠邇而祭之儀則可考也若夫記禮者以祭義之篇而君子得以盡其心者泯然無所不盡者矣今公卿大夫士宮室之盛者多矣知作先君之廟者無數家焉異端之教非禮之禮所以崇其親者本諸良知則甚有之脩祭祀於廟者天理之節文則有所未盡矣豊懷李公重山作先廟於家而有著存之題焉其知古之道也夫李氏之先洛陽大姓宗族甚盛金末兵亂散亡避地僅以身免天下平定遂為章懷李氏之始祖焉是不食之碩果而復生息之微為陽復之初者也至于今江西憲使重山三世矣公貴得追贈二代廟而祭焉禮也於一家之法既有所當為於 今朝之制則有所得為洋洋然服其衣裳脩其時事於是乎在焉而李氏先世之精神可以萃而格矣孝子慈孫之心庶乎其無違也哉公之居家思先世之積善保今日之餘慶乃以善慶名所居之堂蓋



一飲一食一起一居未嘗不推其本之所自而有一息之忘者焉至於廟也有取於著存之義者何也至愛則存至愨則著愛則已親愨則已嚴愛之至而見其存則其氣貌容聲如將見之嚴之至則收斂專一臨之在上明察昭著而不可遺也鬼神之道備矣故終之曰夫安得不敬乎固非常人荒忽慢易以美觀文具者之所知也公於是行乎其身以傳之子孫以教於邦人四方將有聞風而起者焉其所係於世教者遠矣不止於公之一家也公以文學起家身任憲

度爲時名卿著存之設所謂作事可法者歟嗟夫人之生也有貴賤之品節孰不欲盡心於其親哉其禮制則有不得爲者矣然而一勺之飲一簞之食可以將其敬而行其著存無間也公不以廟祀爲得爲者爲自足而又取義於著存以示其無不得爲者焉此區區不敏不敢以老辭不伸公之意以告諸來者云

##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官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



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千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孝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拊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

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墜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



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宫我宫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喤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胾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孝慈永世

##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為未慊為重屋以庋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為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集乃為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亦未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其鬼神之



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彊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之致其愛慤可不謂之厚乎蓋骨肉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弗可以復矣則又有殺牲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慶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矣升而不反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至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恒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椁又從而歌之聖人弗與也吳公之為本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與若吳公之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 馬清獻公墓亭記

今秘書監卿致仕薛超吾兒昂夫昔葬其先獻公於



龍興北門之外伐石太湖刻吳興趙公書清河元公所箸銘而清苑郭公所篆額者而樹之其高丈有七尺龜趺螭首皆一品之制又為亭覆其上前為闕中有表曰　元故上柱國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神道碑前後三十年始如其志以成壯麗奇絕特出於江湖之間都人士以為見未曾有達官貴人與四方之遊士賓客過而覽者咨嗟歎息以為昂夫之顯揚其親無所不用其極也集嘗與昂夫得侍同　朝老而僑耕臨川之上目有恒疾不能一望其設施未嘗不

往來於懷也昂夫不以予之不敏使其客楊邈列其
詳豫章之城爲東南一會府城陰之趾高厚盤礴如
重車之行止於金柅風氣之畜目力之放幾千百年
於茲昂夫營剛擇吉而得之固非偶然也其爲藏也
深固得宜封樹從禮固昂夫之智之學足以及之也
仁皇在御昂夫得召見以太宗伯之屬士通禁從主
天子符璽官典瑞三加而彌尊　眷遇日親顯適有
近臣爲他官奏封贈　恩　上若曰贈官所以表賢
臣之思伸孝子之志可汎及妄得乎顧謂昂夫曰若



爾先臣則可矣於是以御史中丞贈御史大夫易名
清獻覃懷公晉家焉而
上潛邸之所出居也以尊寵國而封之於是爲異數
焉當是時文學之士盡聚於　朝廷吳興清河及清
宛三公翰墨擅名海內一日奉　詔各以能事致褒
美是謂之三絕石本末具摹傳已徧好事家矣至治
初昂夫請守外郡得以其間遊乎東吳求美石爲美
木舟虛載而浮之出江陰海口泝流而西至于豫章
昂夫與其子渡浙江逾浙嶺趨墓下恒以風濤爲虞

亟訊之則已至洪橋門矣北沙近墓而善陷舊必入
城經市井者五里出北門以達于墓日役百夫委曲
隂道乃以二十日而後達度所宜置在墓之近亭幣
贍之掘地及泉得古鏡完釜香柟之木出而加深焉
下石錮澤彌縫塗層細壤塞處積厚以崇燕久而無
傾焉工人定趺其上而豐碑重大莫能起昂夫之子
吳伯都拉縛竹加衡教以機發起而植之若舉羽然
咸以爲神則又懼夫風日雨雪之見及也乃加亭焉
亭之爲制方廣丈餘其崇覆碑而有餘建八方啓四



門前後左右白磚至楣皆堅緻方長刻著豫章之境
山川之可名者爲飾摹本可得也周亭爲廊以外護
凡十二楹出兩廡以接諸闌闌之起爲石與甓闌中
之表則今臨川太守雒陽楊友直用漢法隸書也植
碑之日行省平章賈只哥喚住廉使兩參政憲使董
鵬飛各率其僚佐吏士來會飲酣兩平章起撫碑曰
清獻公有子如此若吾徒其如後事何皆極樂增感
而去則泰定甲子十一月也始謀作亭昂夫守太平
猶守池公田之入不足以集事三守衢則積其贏以

與役焉四守廣德歸而後大成事纔萬石君家矣衆人豈有是哉亭之西廡曰瞻雲又西有亭曰流憩又西有顧貞之堂南有傲梅之牕北有遠庖之舍又有九皐亭則昂夫舊所自名也九皐之前有美石高丈許雙峯崒然則宋丞相京鏜家所得南唐宋齊丘故物也最後有閣可以盡龍沙之景焉亭闕前臨官道辟其南爲神道中道爲樓跨之有西域義塚以待其故鄉之歸絶於此者曰龍沙雲徑者是爲大府出北門春秋閱武之所經父老云此旌賢坊得印橋之故處地卄一壬皆委曲厚遺之直而完之亭內外皆刻時人書畫家僅守墓者得搨印以爲食其周詳細微極矣惟清獻之歷官行事著在　國史勅諸金石者有元清河之文在記之所著以見昂夫於先公體魄之穢畢力貽示於久遠者重大如此極觀美以爲遊宴之樂者則何有哉然士大夫遊宦千里徬徨歲晩而無見於將來至昂夫之亭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予聞豫章之城南有徐孺墓東有澹臺滅明墓行徨蒼煙野草之間恍惚悽愴不可必得而數千年



來耆耋幼稚者雨霜露或一至焉躊躇哀歎而不能去龍沙之勝歲時大夫士民庶朝往而夕歸覩乎壯觀而慨然興懷者其有以乎

##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文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　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官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忙古歹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絶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鏐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爲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

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
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埽
胥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繹代者且
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
表之予廼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
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
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
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
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
而後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耕者食人
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
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貴
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
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
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有社稷
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念
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



而求者善推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
道無大於此者

## 撫州路儒學新建泮池記

撫州路儒學浚泮池作釆芹亭於其上大脩文昌閣
既畢工郡經歷承事郎亳郡趙霽澤郡教授熊昌壽
使其直學吳烴來請爲之記其言曰學故有洿池在
宮牆之南久矣失於脩治居民之近者湮以汙萊寖
以瓦礫歲久而池廢無以嚴學宮尊廟制也文昌閣
者書閣也下臨城濠所謂文昌之堰相地之占曰堰
成文學之祥故以爲名焉趙君乃與學官稟諸監守
而作新之閱學租之籍得逋賦之數以漸理之得爲
中統鈔者七千緡有奇傭徒給工具畚鍤市木石瓦
甓丹堊時飲食謹程督而從事焉乃鑿去壅積得故
畔岸別土色之異而止廣八丈八尺深丈有八尺甃
石以爲隄防如其深周以欄而朱之以備泮池之制
爲亭於其上凡四楹三間深丈有五尺廣丈有四尺
基壂完固窻宇高明則前太守洛陽楊公益名而題
之以待官府士民之來觀而守事者得以時省治俾

勿敢有侵以壞者也閑之脩因其舊則去腐折飾黯
昧易甍桷繕塗塓以稱其光華者也起手至正三年
癸未之冬而成明年之冬於是趙君之代者將至而
拳拳於學校一日必葺無敢少怠惟恐後之人無所
觀覽而棄其成功於此可以見其贊成郡政而較若
畫一者矣棄迺爲之言曰昔之人嘗因郡國之園池
臺榭以觀乎時之治否歲之豐凶民之勞逸以爲欣
戚焉官府寺舍溝洫道路之類或荒陋而弗治或過
侈而不急皆爲政之道乎學校尤其大者矣是役可



謂知所重輕矣魯頌曰思樂泮水釋者以爲天子之
學曰辟雍大射行禮之處諸侯鄉射之宫南東西有
水以其半之也故曰泮水後世置郡比於諸侯是以
凡郡之學亦作泮池倣魯之制也射之爲義自小學
已習之及夫諸侯燕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士鄉飲
酒以明長幼之序則有射焉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
正外直持器審固發而必中所以觀德而禮樂繫之
矣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焉觀於禮樂
以定其中否而中與祭不中則否祭國之大事惡者

樂焉君子貴之士多與祭則貢士之侯有慶士數不
與祭則貢士之侯有讓習射之有宫所繫者如此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有愛禮之歎蓋羊存則禮
因或以復起今制士不得持弓矢然貢士之法行矣
泮水之復貢士其有習於此以待觀德可也采芹亭
之作將無射宫之遺意乎古者詩書禮樂掌於學官
弟子肄焉與冊之藏崇高慎固自非聖賢之遺言先
王之成法　國家議禮考文之定者不在於是孰敢
以非僻而干之乎因學校之甚重者也哉



國家歷代加褒　夫子四侑食九從祀及凡獎勵儒
學崇興賢能之
詔録副實藏焉會而奉之則閣之加崇而致美豈爲
過哉趙君雷澤縣簿史丞相掾而宦於此其見聞問
學施諸行事可觀有若此者斯役之議方定楊侯以
告老去今監郡宣武將軍忙哥帖木兒同知府事亞
中大夫邵塔察兒治中信武將軍不咱兀判官承信
校尉張克明推官儒林郎録瑞承德郎張汝楫經歷
承事郎趙審澤知事將仕佐郎危震炎照磨晁良材

教授熊昌壽董役者郡錄事徵事郎張天定府史歐陽杲也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冀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



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繼其既廩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舊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玩而習之思

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求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闢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役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者舉天下守令之最



江西部使者牢其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衍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撫州路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東南諸原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

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西與所謂臨水汝
水俱合於盱江之水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
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峰嶺轇轕地勢幽濘自官府
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盤互蹤通
委折則渠瀟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湮鬱去
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致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
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
玆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湮者舊已故宋
天聖中循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



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池其說曰使魚鳥
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之萬壽云是以有司禁
治之而郡人常以盛春出遊於斯將以宣湮滌滯
以禊祓其不祥而守吏亦將率其僚佐賓客以行
而遂其樂焉此太平之盛觀善與民偕樂者也君子
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
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
君子有憂之是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
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爲信

服行其說焉而玆湖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
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庵程君以
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
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
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十
年而內附　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
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執事者弗虔浸爲傍近壇
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涸以汙萊之變易川泳雲
飛之間適限於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



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阡陌之
立溝洫之浸皆可以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脩
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
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乎此又君子之
所當究心者矣是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
蓋日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
來爲照磨覽其舊蹟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
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僚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披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脩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諮勸以承王君復湖之志而幕長亳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積壤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頴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挑流風雩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雒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盈予得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賡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鄉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如此以予既老而僑於斯士也命震率其訓導虞釜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之記云監郡朝列大夫曲薛捏太守嘉議大夫楊益同知中順大夫亦憐眞治中宣武



將軍周德林判官昭信校尉張克明推官承德郞于公說承德郞李德芳經歷承事郞趙雷澤知事登仕郞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等立石

##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　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學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徧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做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疾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爲醫官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
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
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
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
醫官郎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脩理醫學
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
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
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
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



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
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恭經田定其
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
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泰乃白諸府
以所收大備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
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
大小必咨禀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
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
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

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
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
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
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
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 雙溪義莊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
其族有土田禄食可以及其人後世富貴之家雖枝
葉扶疏而尊尊親親之道微矣唐宋以來五等之爵



有國之名而食無其地雖至於大官貴人往往隨寓
以爲家得歸其鄉者甚少於其族人所謂本諸一人
之身者漫然無以及之也是以范文正公之在吳郡
位在執政未嘗一日歸其鄉乃置義田宅於吳郡給
養有法嫁娶喪葬皆有助世世守之以爲楷則宋雖
亡而范氏子孫蒙被
皇元忠恕仁厚之澤官於其郡者相與扶持之至今
三四百年常如一日天下四方效而行之者亦或有
之而久近多寡不可盡知也今西域阿剌温氏歷仕

於閩以其父監順昌之邑也買田四頃收其租以贍
其族人之在閩者又爲手書命其子孫世世毋敢奪
焉其孫阿里沙爲江西憲史請爲筆而記之我
國家祖宗龍飛朔方四征不庭西域之來歸也其士
之人極梯航以通幽遠率名賦以充國用其有才智
者相　天子以執國柄司利權而治民庶仕於時者
蓋莫盛焉至於會府奥區以富盛稱者相望也雖其
鄉里之情親戚之好勢足以相任使力足以相發興
非不周且充也而義田之舉盼見於順昌何其厚乎



閩爲文物之邦殷阜之府方以類聚其亦有所觀感
者矣阿里沙漢人之字曰君美其言曰其先祖也速
兀闌從
憲宗皇帝南征至蜀善用機石治弓矢以火攻城壘
爲功
世祖在潛邸號之武德將軍領天下諸匠弓矢炮手
書諸羊革以命之伯顏忠武王之取宋也其子忽答
失兀闌從軍隨定諸閩南劒建寧等郡縣奏功賞白
金二百五十兩授武畧將軍東平都達魯花赤有九

子　上嘗呼之爲九子毋云東平之第幾子補伯以
將旨爲威武上將軍婺州宣課提舉司達魯花赤宣
課之子馬合謀福建置行中書省時以世將諸孫宣
布任使歲滿除延平路録事司達魯花赤延平將高
忙古歹爲不法虐民録事倚之高怒擊録事折其肱
亡其印詣　闕愬之有　旨刑部遣問受伏杖而竄
之録事還職遷順昌縣達魯花赤在官十年民訟平
允江西盜起南境順昌沿檄會捕冦平移福清州同
知閩縣達魯花赤以朝請大夫福州路同知致仕而



卒子捏古歹初蔭泉州永春簿今爲莆田達魯花赤
三子沙其長也噫　國家將帥之臣皆有世守或以
舊勞見顯用而東平之家子孫乃膺郡縣社稷民人
之寄而沙又以文史歷風憲義田之舉所以遺其子
孫者爲德厚矣後當有顯著何疑哉是以爲記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二十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六

記

江西憲司新門記

宮室之有門所以限内外時啓閉嚴出入有備豫之道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因其崇高而爲之品節以辨上下以肅觀瞻而儀制立焉又以通達其聰明斥其邪辟毋或窺覘而有所僭踰則門之所係亦大矣況乎風紀之司以

天子之使臨制一方其可無以致謹於戶庭之近者哉昔在

世祖皇帝置御史臺領郡憲分道置使其在江西湖東者總治於豫章於政事無所不得治非公士列職效一官領一事者之比也至元二十八年以肅政廉訪易提刑按察之名然其聽政之堂府史之舍文書圖籍之儲門垣之設悉因其舊以時完葺而無改焉元統元年癸酉普顏公之來監憲也以爲外門前臨行道與儀門相直而不相遠也無以致嚴密尊重之體度其東若干步更置門焉以舊門之地爲庫所鄙有蔽舊不飾之懲者則度焉以示戒其爲門也樹兩楹設兩扉限以中闌而已無風雨之蔽居十二年而木多朽至正四年中順大夫寧夏脫脫公自行中書省郎中來副憲事觀于門而歎曰是可以一日不葺乎行道憧憧幾與齊民爲比室何可無所表異規作新門如儀門之制命有司度材擇工而從事焉乃於八月二十有一日工役就序次年二月太中大夫張掖劉公沙剌班以監憲至乃[illegible]梓人告具明年正月九日甲午定柱石越十有四日丁未升棟梁而作焉公親率僚佐若之自行省以下郡縣百司咸集祝史陳辭神人胥洽工不待勸翕然奏能又七日癸丑中順大夫河内李公守仁以憲使至與二公志同道合而無間然幕府贊之者則經歷司君允德知事張君汝道照磨高君克明也六月五日丁巳門成既而中順大夫　張公珪來僉憲事門之爲屋基崇於地三尺有五寸極崇於基三十又三尺南北之深四十尺東西之廣如其深而贏二尺鍊石木瓦丹雘工徒之用出郡之經費中統鈔百三十有五錠[illegible]

石爲崇墉高十有六尺八寸長十有六丈厚稱之其
費中統鈔八十有五錠則憲司公贍之所節也董其
役者憲史紀元翁阿里沙以有司治凡役者南昌灣
陸其也憲府以集昔嘗待罪 國史僑其部內之野
而老焉雅有文學之好乃命佐書黃鍾持書幣來請
記其事如此云集乃爲之言曰天下治平久矣政化
已成民事已定
聖天子視民如傷出於至誠無爲而治本乎天性覆
信恩順億兆賴之顧念遠人於江湖之表寄耳目之



任者四五君子實以儒學爲政事忠恕不欺爲主本
至公廓然同聲相應未有會合純備如今日者也不
以過察奪郡縣之政不以過厲杜隱伏之情擬別以
謹審而防微鎮靜以悠久而成化諸君子之用心亦
可以無愧於當時矣環數千里間年穀順成邪慝不
起使斯民不以饑溺傷殘爲旦暮之慮者此新門之
作所以爲可記也雖然記爲門作也請遂言之門也
者一闔一闢之道也闢者陽也闔者陰也陽有君子
明通之善陰有小人暗塞之咎焉董仲舒所謂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則暗塞之所由生禍也
諸葛孔明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此
君子之明通所以能成社稷之功者乎敢以爲出入
是門者獻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
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
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
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



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
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縻僚百
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
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
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 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
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
得善去者則繫係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
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
公程公曰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

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守其局以謹出
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
之胥吏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埧而入倉也
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
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
帖圖帳申報無繁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之巳不
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
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取羸餘以應需
求日久月深怨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



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
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
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壎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
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
濟也噫　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
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
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巳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
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
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見叓

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也爲政者尚
鑒此而愼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衞　內庭除直
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
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兾郡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
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
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僧家訥生祠記

聖天子法　祖宗之成憲以臨萬方數下　明詔休
息民庶深仁厚澤溥海內外衣被撫問十有三年于



兹矣顧兹南服領海萬里有司之治不以時聞則非
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也乃眷世家舊臣爲　先朝所
親信者得僧家訥識治體有方略知問學義理無欲
而不倦不動聲色能弭禍患於未形佩元帥大符持
節治軍府以德意宣慰於廣東矣蓋東廣所統七路
八州大小縣數十及諸司官吏食祿累千數百人軍
帥布在列郡及江省歲以兵來戍者皆總於是可謂
官盛足任使者乎然山谷深險猺獠雜處貨貝交易
海貿島夷利之所在爭鬬興焉禮義不明見欲而動

貪猾鉗制吏失其操縱之征刻入骨髓微漸之不
虞至於衝突而莫禦措置失宜黑白顛倒至犯法禁
擅殺掠以塗炭吾民以貽　朝廷憂往者何可追歎
哉公之來未及期歲瘴癘不作風濤不驚遂以治聞
市井之民相率肖公像爲生祠於果趨觀東莞縣鹽
場之寇旣息其民祠公於雲溪寺縣人士亦作歸德
之頌列諸學官予子安民嘗宰東莞其父老百數十
人因安民來請爲生祠記乃列其事使後之人有所
觀覽焉則而傚之則荒遠之人迄可小康非以爲佞



也僧家訥公名也蒙古侃瀨沃鱗氏又名鈞字元卿
曾大父傑烈事
太祖皇帝從征西夏河西遂定中原有功
太宗時率親信士百二十人鎮太原歿謚襄毅大父
博秩侍從
憲宗伐宋監諸路軍馬戰歿合州釣魚山父益道理
世監太原路從
世祖皇帝征乃顏還仍監太原大德中地震太原不
待奏大出粟以賑以　王奉大夫移監冀寧總軍府之

事公以世臣子事
武宗皇帝宿衛除尚舍奉御事
仁宗東宮善奏對擢典寶監丞監御藥院出監遂寧
州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上言行省不當置丞相　內
朝當設諫官浙有沈明仁者本湖海羣盜削髮總其
徒號白雲宗賜官司空擅度人爲僧分布郡邑多殖
貨利一呼而合公發其姦河南王家臣立官府爲不
法者盡罷之而中書奏爲覆實提舉司提舉遷同知
京畿漕運安南國從湖廣省上言太平思明龍州等



萬戶府私闘遏歲貢詔公與行省雜治之還拜中臺
御史言事無虛日以左丞許敬臣母病不當強起扶
受生日賀遺職命其子五品職事官亦如之爲不應
法中書參議傅蒙臣除吏部尚書不合吏員止從七
品今皆黜之出巡河南省至黃州有赦後猶在禁者
瘐死巳七人閱文書釋其生者七人出副江西憲入
爲戶部郎中旋除河北副憲劾罷河南省平章答海
治衞輝守常八禿兒贓劾汴梁守歪頭皆坐法去彰
德守張浩以不稱職黜上言切直及於　朝政中書

秦守嘉興大夫人年高乞歸養山西自號曰峙山野人蓋其先三世守官之地也登臨以爲樂賦天涯山以見志海內頌之後數年起爲山東東路鹽運使未幾遂有廣東之拜道出庾嶺策馬南望而歎曰提封數千里可無成功以歸報

天子乎下車事便當行而不行不便當革而未革者未久盡得其情則曰蠻獠亦人耳激之而怨生無所畏而妄發豈必盡其罪也公以直道而不爲崖異省臣以 詔書閱海舶至府禮貌惟謹事有不可從者



亦不少從也憲府嚴重丞篆相望交敬而不私日坐公府求弊事而理之終日不倦小間經史不釋手亦不輟於吟咏也諸司稟事隨問剖決動中肯綮人以爲神掾史操牘爲命必加修潤不使有幾微違道之失僚佐進見皆得盡所欲言幾於古人所謂五官並用者矣故其教令之及人多潛融默化不可以迹求也然其施行廉正明白先有以服其心是以令出而民從之易也邦人共傳於四方者一二事今略陳之廣鹽歲辦四萬五千五百餘引爲鈔十四萬六百餘

定額重計口食責價於民民以重不堪未有道以除之增城梅州等繼以殘破缺課尤甚公命城中設賣鹽十局令曰民食鹽有額吾所部諸司上下凡役於官者不食鹽乎其買諸官局書以券籍其不買者則私鹽非法矣於是在官無貴賤皆買鹽而缺額稍補郡多戍兵而糧不時給又多惡腐公曰此何以使人乃召庾吏及軍鎮撫於庭取省降鐵斛作新斛較定付之令曰給軍糧則用此米未完量必平無敢侵撓於是軍食以足郡城闊遠分軍以守各有信地舊制



也而多曠失公命各守信地其餘不分守信地者皆聽事庭下持夜巡官吏姓名盡三鼓東西行各置會巡之所表裏肅然軍校巡鹽者具舟四出旦期會於府有常節他日於東路行者百戶吳子英獨後至比科斷小停以待未頃番禺縣果牒鎮撫司吳子英放海賊私鹽狀即械送有司治之神速不可欺也龍泉萬戶劉某戍德慶役兵取鷓鴣於縣崖墮死私意怒其卒胡某醉使人縛手足沈深水中事覺劉逃歸逮歲名不至公以言諸江西省憲得以赴獄若此類者

循弊已久人不堪命之一也廣州言夜有人五百餘
騎至清遠南海之境持器仗驅掠男女四十七人并
牛馬以去後知為韶州英德人也帥府督二州軍民
官取之漠然不應公至時事已逾年公曰事豈可已
遣人督之前後悉得以還至帥府召其家付之皆感
泣懽喜而去亦尋常之所玩愒者也而廣州東莞所
以立生祠者縣有歸德場凡四堡有衆三千餘人亡
命淵藪怙鹽法以抗郡縣良善受害而不敢言在藩
府之近事有不測官府隱忍而不敢動者積有年矣



其最強暴者文秀章自其祖父時已跋扈無所畏憚
至秀章尤甚畜毒矢治精利尋常出入陳兵伐鼓白
晝殺人莫敢呵問餘三堡亦互為犄角者也公將有
以處之經歷貢師謙者故集賢學士奎之元嗣也以
儒家子受知於公間請於公曰昔增城不知為政生
朱光卿之變制之不以道遂至猖獗而廣府兩大帥
前後陷沒行省左丞親督戰樞府以禁兵討之兵民
死者萬計供給繁瑣至於勸賞費出大農者金銀穀
帛數巨萬大軍往來行道騷然郡縣之民空其杼軸

者又不與也宜當公時信令已孚於人康明已達於
衆　朝廷世臣之重學問才識之高使強梁之徒承
禮義之化當在今日矣乃按吏牘得賊前後罪狀如
至順以來率衆操杖結連海寇時出剽掠其大者一
夕覆王彥祥等三百餘家而盡奪其產至正四年虐
殺其叔父家割髮剔爪以死殺其鄉人各截手足而
焚之兇惡已甚禍起旦夕公曰未可以輕動兵吾治
之以法乃命廣州同知答失帖木兒撒鹽場工本鹽
司官劉元童從而體覆因察虛實而治之讓以千戶



曾天祐與諸民義以備不虞比至賊大恐聚其黨卒
數千人發餘堡以自助籃王官未嘗敢有至彼者也
賊拒殺正軍一人所遣者堅壁以俟師謀曰此發謀
之時也公即遣奏差董瀾持榜諭四堡之人曰元帥
語汝等文秀章爲盜汝等以勢不得不從之然順官
府則生從賊則死毋從文秀章自取死也衆聞瀾言
慷慨相顧解散瀾急告之曰文冠財物甚衆汝等乘
勝討賊各盡其力取之官府不較也四堡之人皆爲
官府用賊衆見援者不至漸散走賊與其徒約具舟

迎之合海賊是夜潮不至舟不得來衆懼散且盡徙人盡焚其舟賊與兄弟黨與百餘人走董公山民義官軍圍之不得出賊饑無食疲甚衆登山擒捕之聽軍民得奪其衣裝或擒或隕而賊盡矣海中賊爲之聲摻考亦皆散去四堡皆安是以民爲公建生祠於此以報公之德使人知
朝廷之有人方面之有制而有所懲創有所觀感不復敢有易心者矣是以不厭其詳而書之俾刻諸石以爲生祠記又係之以詩使民得以歌焉其詩曰

聖皇任人得賢世勳持節南荒休養生民有文有武知民艱苦不倦不怒以禦其侮精神折衝雅歌投壺不動而威不言而孚逆順禍福如響斯應孰爲宄頑可以倖勝視彼跳梁積惡肆狂自謂如何旋踵敗亡建祠報德一飯必祝祈公壽豈以介多福公歸
朝廷式慎舊封必進賢能以繼成功汝恒忠信自求永吉矢詩不多有如皦日

##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



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缺焉從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吏作於舊署之南爲堂幾楹以居其官傍列吏舍庖廡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三十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
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惟檢校官爲然

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託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尙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 江憲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識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由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



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繫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謠諑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輨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　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爲風氣內實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于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願知事某郡楊杰照磨某郡左仲良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之懿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鎭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戶廳事來鄙裒集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嘗攷者可推而録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循之舊而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

## 江西貢院題名記

至正四年歲在甲申江西行中書省欽奉　明詔興賢能於郡縣聚之會府拔其尤以充貢先期驛至中

外文學大夫士以較藝乃八月之吉受聘而至者先後入院遵貢舉之制而試之九月十五日得右榜九人左榜廿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右生六人左生十有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其與計偕者省憲官親與爲燕工歌鹿鳴而勸之駕其禮盛矣然省憲有主試監試之官貢院有主文考試之目又有分任試事於簾外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上下內外勤勞幾月餘竣事各散還其官所未有題名以記之者也蓋延祐甲寅初科不及行而因循至于今爲缺典請立石于



貢院而悉題其名焉夫江省所統郡二十多以文物稱布衣韋帶之士修行於鄉里誦書史求聖賢之道稽當世之務人人欲自獻於明時其積業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來應試者每舉不暇數千人遠者千餘里有司者不明經學之傳不足以得明經之士不知治道之要不足以得致治之才學術之邪正文氣之升降道德之所以興風俗之所以化其機蓋在是焉非直爲數十人之進取而已而所得之士他日有見於世者可指名而論之其於　國家治教之運豈不重

哉古者諸侯薦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而使與祭焉數與祭者薦之國有慶賞先王之遺法也備書以徵文獻於將來宜在于此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必有詠歌報
聖天子者

## 撫州路總管題名記

今　國家隆平四方無虞臨川之爲郡遠在江湖之表非舟車貨財之聚非都會官府之總境土寬衍然無山溪之嶮險民俗平易貧者盡力於耕富者取利



不出於田畝不事商賈不尚遊宦而又有儒雅之風爲合郡之賦稅不過十餘萬政令易行民間苟無深傷重害畏法以自保終不敢輕爲囂訟來吏於斯者稍知忠恕之道而以王事民命爲心歲月之滿欣然解去蓋樂土也郡有監守左貳幕府屬邑而數十年來守常缺或至夫久而去　朝廷以洛陽楊公友直風紀省署之舊老成而精明文雅而樂易命守是邦其來也以詩書爲原本文學爲羽翼從容布令不出於俎豆之間而寬厚之澤已及於封畛之表是年歲

熟而冬晴賦税之日公律己以率下千里輸賦無傍
落羨費歲未盡一月而倉庾告辦遂以無事公乃按
圖籍詢故老觀形勝以求古人之遺跡雖郡乘粗存
而內附以來無所紀述命求其故而補之特未暇也
公善漢隸乃求貞珉而題曰洛陽楊益以至正二年
某月日至而虛其後使來者有所繼焉以書告其友
前太史虞集爲題其端云嗚呼詩云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使民久而不忘者其在於斯乎

##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
也蓋亦繫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
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
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
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鬭之念不作矣
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
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
不足以立己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



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
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
繫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許於下
是則有天理存焉亦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
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説揚
君彞行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以造予之廬焉于
君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
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楊君
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
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
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
而緣其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孝予雖
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
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也至正元年閏五月
公説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庳且壓去年
與彞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
廢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植酬應之
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劉中董其役功未訖而景

行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
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
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
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録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
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
亦善夫善居官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
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
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



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之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
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
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
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
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政紀堂記

近古以來中外大小官府各有廨署以治其事傳於
仕者輒能繕飾之其間好事雅德之士必託諸文辭
以識其歲月以見久近表其職事以相與勉勗代者
以次至則又題名其後使人得以考其賢否而所行
之善不善因得以見焉其有關於民事之重而或忘
之又因此有所考見而興舉焉使其治道有所係如
此是以君子不廢也求諸前人之記述往往可見焉
國家之制列郡各置總管府以統其州縣府有經歷
司總轄其文墨之會而出納教令焉除吏之際銓擇
尤慎是以常得其人故居官有所營作必得其緩急
先後之宜者矣撫州郡治之奠於斯也蓋三百有餘
年既內附　國朝守臣更新之至順庚午三月大風



郡治南門之重屋毀始更葺之三年而後備經歷司
在府治左前經歷劉亨作於大德戊戌之歲至是四
十年初本草創因循枝梧寖以圮壞不稱名郡幕府
之體今經歷與其同寮出俸金節冗費緝餘力而更
作之不以病民既成以予之歸老在其屬縣之山中
也以書來告曰昔僉憲薩公以至治二年行郡常表
其堂曰政紀今不敢易也請得一言以中薩公之意
以告來者云夫治民猶治絲也治絲而棼之其所以
爲理也約衆縷而綜之其合爲紀而紀之大者其綱

也郡府上統於行省而經歷所以承乎府者也故薩
公以紀言之政事之綜理經帶包絡結括微密實在
一司然後散諸其下條分緒析至於豪末不亂實自
此起焉夫政者正也正已則物正矣是以已正則政
得其紀然正與不正實係於已存諸心者正立乎身
者正施諸事也正出其言也正在其上也素有以孚
而感之則凡總其紀之大者孰有不從其正者乎自
是而推之屬邑之奉承整乎其不紊自源徂流自本
逵末自始而至終孰敢疵類錯謬於其間乎然則上



無累於政事下不害於民庶使其鎔轄聯衿也薩公
之所謂政紀實爲此矣薩公以此治民以此持憲以
此有譽於中外卓爲名卿遂參政務尤於論思盡以
已之所能而教人者也或者不察幾二十年今諸君
子始有思於其言而問於予豈徒謂官舍之新成而
已哉經歷前進士河南汪君英子考試南宮時所得
士也有文學識量爲政知方前知事太原蕭君從龍
謹愿儒者今知事河南邵君遠經官久通練時務照
磨河南馬君炳從事風憲積勞除此官明敏有守同
僚之間志尚相合故能同感於薩公之言有以推而
行之薩公豈不可繼乎

## 榷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
利明年榷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人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
茗飲之利衣被遐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
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



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
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
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
者分司以莅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
惟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
以其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愆遲覲望疑沮徵事
歛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
便 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
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

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脫脫木兒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家訥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繇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諠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頫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嚴



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意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固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固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
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梏克爲能者作威熾毒黷貨殖私上爲　國家斂怨蓄遠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 撫州萬戶府重修公宇記



世祖皇帝至元十一年歲在甲戌撫州內附江南既定　朝廷始移漢軍合撫州新附之軍凡八翼爲一萬戶號曰撫州萬戶府治撫州則二十二年乙酉之歲也於是築萬戶府治於郡城內東南青雲峯之北阜形勝高敞足以臨制一郡其治有廳事有鼓角之樓軍器之庫後堂暖廳直舍吏舍庖廄門屋其經歷司廳堂門廡如府治之制而外有土神之祠焉周垣以緣之凡爲萬戶者其長則明威將軍開閫出征韶州歿於軍今世其將者其子宣武將軍完不歹也

其次武德將軍白剛中近襲其爵者武德將軍執中亦卒其次紫驢兒一軍之政党侯實總之覽夫公宇之舊凡六十年腐蠹弗支無以稱千里嚴軍容之盛以警動觀聽乃請命行省而作新之凡舊有者加以寬好又創作架閣庫內外獄舍又作鎮撫所之廳事有明樓有門又作玄武之祠於其後使淨人守其香火危後於仍攺至元二年丙子之二月成於四年戊寅之九月也是秋有寇起漳州支黨薄潮陽之境党侯受命往征之且行致書於予請記新治之作十又三月權府千戶秦漢王修具其事因鎮撫百戶陳思政行縣來速其文焉思政通國語習其軍事于因以知党侯文雅忠厚治軍紀律甚整遇事明敏而不苛師旅之暇賦詩讀書有古賢將之風嘗告其吏士

天子置軍於此邦所以衛其民非以厲之也吾與吾將吏士卒雜處于郡縣州里田野之間與其人民壤地聞廁屋室參錯貧富相資婣好相通休戚相承其民出賦稅而吾士歲食焉子孫相從於無窮也修我兵政戢我戎器以答



聖天子寓兵于郡之德意於悠久焉以其士感慨是而輯睦其民懷惠而慎畏封域無桴鼓之警城邑有衽席之安腹心干城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且其軍多富完充實進退可用遠徼風塵之起輒一用之無不立功著效今潮陽之後漳寇逋散行巳凱還矣故爲敘軍民之情而并書之於戲我　國家既一海內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四方無虞兵措不用況吾撫州山川夷衍民庶柔順而軍府鼎立於城池之間有遜讓相成畧無違忤民生受其賜而不自知他郡蓋有莫及者矣後之人尚有徵於斯乎

## 處州萬戶府重建公宇記

撫州有兩萬戶府其一則處州萬戶府軍移鎮於此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分置萬戶府列鎮諸郡處州既立萬戶府至元三十年江淮行樞密院以江西遠控嶺南奏移處州軍來江西明年戍贛州有功既而行院罷江西行省領其軍士移其軍與撫州軍共鎮其郡其帥則蒙古壽同汝寧章侯文秀鄱陽邢侯塔剌忽台也軍始至撫州未有公署寓治於擬峴之臺大

德八年郡守閩州楊侯某爲政之暇軍府輯睦乃以亡宋西通判故廳稍葺之以聽軍務歲久屋敝不能支時葺以取具未遑有所更作也不稱一軍之容而章侯之子伯顏以萬戶超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左右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往治蠻獠之害邢侯惟明新襲其爵領江西兵三千六十人往會討焉冦平受賞而還乃出其俸金以先之凡其屬莫不助用請於行省而作新之其署有廳事有大門有退食之堂幕府吏舍鎮撫所及文書戎備之庫以次皆具始於至元



二年丙子歲九月六日成於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來求記其事如此撫之爲郡山川脩遠習俗文雅北去會府爲近東南西列郡四五其土寬閒其民完逸而處軍之在此也與郡兵相安以濟行伍之士閭閻參錯無彼此之間外無纖毫之慮內有隱然不可犯之勢居則使吾民得以休息出而從遠畧則所至成功故有以見其世將之賢明吏士之奉律循理也

朝廷之制中外周詳得宜大抵如此故爲之書

##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茀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層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



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洎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掲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煇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爽垲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庋藏之室獄宇之嚴固廢漏之細微出而使

民熙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於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但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絃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由文史 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搢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 朝廷尚之四方從



之其所漸被湖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宮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蓍龜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學入官敦重耆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愊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摘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罷輿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鋤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為之書

##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歹侯以其郡



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掾吏宣子從子也寔來其致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郡有與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仕去無代者侯以為已任其相之者治中何昔海牙推官蔡喬黃明經歷牛某知事梁某照磨王某也元

統三年與侯落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知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拱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斯樓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累甓傍崇廣道中闢郡長吏率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勸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為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纔相其時宜



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讋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讓遜豈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有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饑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何與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教厚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皡皡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　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十九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秃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

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跡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頷頷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皐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



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稱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鄰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豈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宴嬉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遠遑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位郡甚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曰已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排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追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概也夫

## 南康路重建譙樓記

彭蠡九江之水合匡廬屹然而止焉前代以江湖閩遠置南康治星子以制其要自江右會府視之則有門戶閑遮之勢矣宋南渡恃江以立國南康亦重地也淳熙中朱文公嘗守之固喜其山川之雄秀風俗之淳美然嘗以土瘠人稀役煩稅重無以寬民力爲憂也爲之期年治修化行比於鄒魯而制作之遺猶

可想見 國朝既一海内置三行省於江南封疆之界接畛是邦視昔荆楊吳楚之交郡守之託為甚重矣郡有隄防門垣之固軍旅市里之區社稷廟學之所庾獄府史之藏今昔因革緩急先後各有其時郡治本故宋乾道所作百數十年矣後至元乙亥燬焉八九年來守者數易而不遑及也今郡守之寄猶古諸侯宫室有制其守居有室有堂有聽事之庭重門在前不得以簡陋廢也至正三年冬嘉議大夫孫侯天民來守是邦勵志以自立平心以治人作新觀聽



於頹靡之餘隨事休養於裒斂之極未及期月僚佐稍集稼穡告登始作郡治南門之譙樓督其役者承事郎星子縣尹蔡君瑛也兩端為臺崇十有八尺中為門以通道樓於其上其楹三十有八尺屋三間有左右翼廣若干深若干臺之基至屋之極通五十八尺有奇起手於四年十二月之九日成於明年某月日用有節而財不告匱賦有時而民不告勞於是嚴鼓角以謹朝夕出教令以示民人貢賦獄訟之出入使命賓客之來往必此乎達焉而侯之為治明通而無隱作止之有度於此可見矣乃使建昌州儒學正王宗震走臨川求予記之予通古今以覽夫人物治道之升降慨文公於既往善孫侯之方來乃為書其歲月以刻諸石使後之人有所觀焉孫侯字可達濟南商邑人在郡有清節多善政民甚安之觀風者稱焉嘗以所受禄修學宫所部學由久見侵於浮圖老氏之徒者理而歸之以養士其將有意於斯文者乎蔡令字子華鎮江人儒者也侯未至前郡有誣服殺人獄具者屬子華竟之子華訪得所殺人實在不死



密使人致之出諸審决之庭獄解事頗類若水同州之政而多牽制於難云侯至以是賢而屬之也

## 韶州路總管府新修門樓記

韶之郡城環州十餘里鑿空以通出入嚴啓閉有樞有扉有扃有闑者凡五始依雉堞置茇舍容夫卒以譏姦暴備不虞則亞中大夫同知韶州路總管府事程侯翔之所為也中城建府臨民以出治前有門焉崇樓其上設鼓定漏時旦暮以肅行止縣政令以布聚庶慶市以制外實在於此作而新之以聳觀聽則

亦守郡者所當為也今年三月侯以新學成功遣吏
陳文求文以為記其父老因以新門之歲月請并書
之云至正元年秋侯自京畿來通守是邦上闕監守
僚吏官事多攝侯專任其府而江省檄視海船之貨
入明年廣西寇起犯城池攘府庫傷吏民追捕之兵
羅布鄰壤東帥當移粟數萬以餉之驅民役舟衡犛
厲蹈不測久不得還比至郡則闕十有餘月矣會夏
暑雨浸淫為菑城壁圮毁民用昏墊淪走奔望天末
悔禍侯乃禱曰上天譴告方州千里之保障民命係



焉　朝廷之貢賦出焉府庫在焉某以
天子之命吏凡所以固吾圉者敢不盡心乎明日雨
止水落是以有斯役焉起手於某年之某月畢工於
是年之某月民不知役而先患預防可垂永久是可
書也嗚呼昔我　國家既有東南以天下為家與民
休息德威明暢薄海內外無有遠邇罔有小大順化
樂業墮壖湮墜示無防隅風塵不驚禽獸草木咸若
七十有餘年矣歲月既久廢物豐殖有司恬玩懈忽
易生溪谷幽險狂悖迷固私鬬罔懲滋蔓相倣以貽

執事者之憂夫君子慮之熟矣職思其憂明禮教
廉恥以為化導辨情僞公賞罰又謹三尺之法以身
先之文事武備不迂不極皆如侯治門之意豈非慶
簡御煩之道乎

##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延祐五年集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伯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
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與懷
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



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
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瞰萬里
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
甃結堅緻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
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處日
就圮毁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蕘上蕪穢充斥
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
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
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

集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
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
所偏倚而震淩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
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
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
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
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眞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
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
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



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
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
以爲己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
疑矣

龍興路重建章江迎恩亭記

江西行中書省治豫章豫章之城前臨大江
天子有詔令使者自北至則省臣憲府率僚屬郡縣
文武百執事迎於郊序立水滸俟望至岸則有亭焉
奉璽書其上再拜成禮導以歸府受命而奉行使者
還餞之如初至於貴人重臣之至者亦接於是其地
在章江門外滕王閣之西南因循歲久庭宇不足以
周旋憲官有迎餞之事至周覽而歎之蓋爲不稱大
藩之體無以昭事上之恭也乃命重作迎恩之亭戒
有司庀工徒度材木中爲正廳三間名之曰星拱示
門向而有所尊也廳東西各有室以肅至者前爲樓
五間名之曰南薰列屋爲東西廡東有重屋其北接
舊址疊石以爲亭登高眺遠凡滕閣之所見一舉目
而盡得之崇敞宏偉羽翼乎前後而亭之爲制可以稱



其遂大光華者矣經始於至正某年某月某日畢工
於至正某年某月某日董之者宣使八札帖木兒以
材器見知敏而有度不以華麗爲夸大不以踈簡爲
文具經營之勤可以悠久其資用一出於公帑無加
賦於民是以事成而民弗知也洪惟
聖天子以恭儉爲治萬方化之江湖之表荷
上恩德庶用休息小有興繕亦尚事也然猶審材力
謹制度節用而愛人非必不可不爲者不爲也如斯
役是矣今名公大臣之在於斯也以德業相尚高風

清節適萃於一時先其憂而後其樂吾民賴焉誠不可無記也請列其爵里名字於後以示方來者云

## 南康路學重建水鏡亭記

至元三年冬濟南孫侯天民來守南康新政令以濯其舊人和歲豐廢興具舉出歲俸以修學學有泮池池有亭揚瀾左蠡當其前取歐公詩中水鏡之語以名之蓋淳熙七年朱文公以守臣修學時所置也內附後亭燬軍士寓焉遂居有之孫侯之來始復其地作亭凡四楹前為軒廣二十有八尺深三十有二尺前臨川太守洛陽楊友直以漢隸書其額如文公所名又得其傍空地為屋三間以容僚吏受事之往來使守屋者居之又鑿石提其涯以防水之衝齧董其役者星子令蔡君瑛也將刻石以示諸永久求予為書之夫水天下之至險揚瀾左蠡居其一焉風濤洶湧之不時魚龍變化之不測千態萬狀自獻於凡席之下亦千里之奇觀也君子於登臨覽觀之際乃獨取夫安靜平易不競不息清明瑩徹無所留礙者以為之名焉亦可以見君子之心矣若夫搏擊躍潰潰



冒衝突動心駭目者豈水之本性哉故夫感於物而動利害之變生焉登斯亭也可以知所戒矣予聞朱文公之在是邦也嘗以月夜與客泛舟出彭蠡門至落星灣歌擊空明遡流光之章而還餘風遺跡猶可想見安得從孫侯於茲亭尚論先哲於千載之上者哉

## 撫州路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觸焉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攄出應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川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為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

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適若挈襄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望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閭閻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



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蓄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僊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夐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又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



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濵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託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發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僊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

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僊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為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閒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
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
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敘思於僚佐請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寔克始終其事若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諸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為宜實勿辭也乃為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乃畋

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擧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層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嗚呼洪惟
聖天子躬修燮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敎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玆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邊在南服者若遐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蕃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使焉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莅是藩者及歲時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 江西分憲張公時江生祠記

至正六年二月癸丑有欵予門而求見者童子出問之曰盱府史以郡公牘至予惶恐扶病盥櫛束帶出見客曰予去國十有四年伏在田里無公私上下之交也客何所辱命史曰正月癸巳江西分憲張公行部過郡多所平理民懷其惠耆老請具金石刻郡是以來求文也對史曰分憲賢明固將爲時顯用然未去而預爲之思將無遽邪亦恐非憲意也問史盱守爲誰史曰郡久缺守惟監惟通守判官皆新屬爾因謝曰敦揚令德固文士所宜爲如老病何其無所辱命史曰不得請歸且獲罪則歎曰嘻哉予之不敏而以累人乎乃問史苟書之當置此文於何地則曰吏民將作生祠於[redacted]盡張公之象而事之乃受簡而爲之言曰夫政事上通於天得於民者得於天也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苟乎予昔泰 國史張公之曾大父大父遺事嘗得見焉蓋其先爲涿州范陽人子良以豪傑聞當 國初金不能有其國燕薊受兵道殣相望者千百里聚鄉人保善地依水草以

自居衆共來宗之度不能制其衆與之就食東平討
萬口久之又不能容而東平守從金主於汴遂與其
衆至淮泗間盡死力以救汴轉戰諸郡金亡并其衆
以泗州自歸於河南忠武王阿朮之軍授金紫光祿
大夫行尚書省統軍常佐河南軍又嘗奉
詔從史丞相經畧河南與其子懋經理泗歸德而以
兵從攻李璮有功而統軍以大名府尹終其先塋碑
則大原元公好問所撰其墓碑則統軍元妣姚夫人
之兄子燧所著即 國朝姚文公也後贈昭勇大將



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襄毅
葬范陽其子自河南忠武王歲下得從淮安忠武王
伯顏軍其取宋之下臨安也為都鎮撫以鐽車弩為
前衛先茅慮無險要進退出其指顧遂著功績既克
宋淮安王悉其官府以還駐江上而淮東西為宋守
者諸郡觀望持兩端未下王命都鎮撫使其軍說諭
納欵通道無反側奏功上都
天子以其父子相繼定淮泗民信服之始安撫泗州
同知宣慰淮西淮甸並寧盧陵為江西劇郡命守之

遂屏寇虐絕姦贓新府治民居宣布政令而郡儼然
鎮乎江右上流矣歿還葬歸德之睢陽贈昭勇大將
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宣敏
子文煥歷安豐縣尹而卒今僉憲中順大夫珪字國
禎則敏襄之曾孫宣敏之孫而安豐之子也繇江浙
江西兩行省蒙古掾除新昌同知轉高安令 江西檢
校其在高安時天曆己巳郡減價糶米十餘萬石令
尹召邑民之有力者與之謀曰今歲不登而郡盡發
所藏明年饑將何以救之勢必責於大家大家歲入



溥公私皆病矣吾欲與大家約各出錢糴官倉之米
假官倉儲之而使大家自為封守明年饑發之則貧
者受實惠大家無急迫之苦如何其老成者咸以為
善各出錢從令尹糴於官得三萬餘石明年庚午大
饑官貢賑濟開倉減時值予之遂無饑民大家亦不
困得其羨餘以買田其租為穀五千餘石備他日無
窮之計高安之人泰然如平時至今利之四方以為
楷式名聞 朝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高安先有妖
民托神明結交上官搖動郡縣蠱惑民庶駕鹿車聚

頑豎出入通道傍若無人奪民利以養妻子漸不可
制縣道勢不足以勝之及以御史廵行江廣迫過高
安民遮訴之乃得盡發其姦立除治之黨與分散高
安之民始得免於不測不然幾不減於宜春彭僧之
禍矣此則中外所共知而頌言者也盱人欲象而祠
之徵諸昔可以驗諸今矣分憲自下車已慮因上流
諸郡冬夏之交歷九江南康臨川以至於盱必多可
述者因盱人之請掇其一二大者而記之可以見其
生祠非苟作也盱南城之民吳頤有私旹居山澤間



去郡數十里前年甲申六月大旱強梁亡命求食刼
掠不可止有衆數百人鬨吳之倉取其粟而其旹謝
等十餘人入其家登樓取財貨造室逐其妻孥吳不
勝忿持堅梃擊之塵土坌揚不辨物色稍定視之得
死者七人其僕一人在死中吳聞於官官就驗執吳
因之訟不決者二年矣分憲引殺有罪人之條并誤
殺其僕出於不意破械出吳雖已破家而事得白此
盱人之所深感者也其年疫大作盱尤甚省憲大發
粟賑之猶恐不給先儲義倉米在郡盡以貸之旣而

有司猶以其數責償於民瘡痍未復無所入也分憲
至命勿復徵更勸善良相孚出米為義倉將來之備
此又盱人之所深感者也郡牘所述殆不勝書姑錄
其大而可信者列之使盱之人仰而觀之有以見公
之形容俯而頌之有以見公之材畧可以繫其不忘
之思也而有志於斯民者亦可以推以及人乎于故
列序其家世使人有以知其功業之有所自云從分
憲行部者書吏曹祖仁馮構奏差武布立石者郡監
朝請大夫札剌爾台同知奉政大夫忙哥帖木爾判



官奉訓大夫劉應奇經歷亦都忽撒爾知事孫瑜照
磨段梓其來者吏鄧顯宗也

## 處州萬户府籌勝堂記

江右之形勝北控江湖南制領海視諸郡而臨川適
當其中山水平遠人民阜蕃時和歲豐安土樂業千
里之邦兩帥之府與守俱參錯於 山川城郭之間民
庶士伍雜耕共食煙塵不驚風日清美旌旆悠揚於
俎豆鼓鐘無間於縫衣文恬武嬉更唱迭和以樂太
平之盛宜必有其處焉迺至正五年處州萬户章侯

作新堂於其府治之北崇高而宏敞壯麗而清嚴名之曰籌勝自僚佐偏裨至於士大夫喜其新作之得時是以懽趨而落其成也使其史董德榮來求文以記之方今郡境無事嘗藉其軍容以鎮綏遠海出則禡牙而祖道歸則振旅而凱還賓主往來勞問宴享得於此乎在乎前爲邢侯記府治之作余又得爲章侯書籌勝之堂焉籍寐澗阿老於文學何幸屢書其安閑輯睦者哉侯名安因今桂府大參公之子也識畧英邁宛有父風公自此軍超拜元戎於桂府爲



聖天子敵愾炎荒懲其不恪功成海表留鎮十年列郡按堵

朝廷以遠人之不可一日無公也即軍中拜次相之重名用老臣左右樞要可立而待也基構有作亦以表公之偉跡也凡升斯堂者俯仰感歎其可以有所勉進也夫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三益亭記

臨川郡治經歷官之署有重臺在其後屹然方廣旁有豫章蒼松皆土地之所宜厚本而嘉蔭直幹而高節可以觀德焉至正五年四月黃君仲義之來爲經歷也登斯臺而有感焉曰君子之爲德不孤也蓋必有僚友之助焉其學古入官自司憲連帥方伯之府食代耕之禄者三十餘年無一日之闕也篤於自信不敢有所取於人謹於自持不敢有所忽於事而至於斯也實千里之管轄一郡之喉襟係焉凡所以事上而使下者抑其過而濟其不及豈敢自以爲能哉同處於是堂者蓋三人爲有知事照磨之官無一謀一議一文一字之不同心叶謀而能有成者也顧瞻



斯臺嘉樹林立作亭其上林木堅美締構弘敞名之曰三益簡書之暇可以濯塵慮而來清明庶乎居者之有所發而來者之有所觀乎昔之官於是者豈無是心哉蓋有所未遑也仲義又得嘉石焉請用故事取前後之居是官者相繼題名而刻之庶乎黽勉從事者不至泯然無聞於將來也使來求文以記之噫美哉仲義之用心乎古之人集衆思以廣忠益不特三也三益之名其因三人之共處此者乎蓋聞益與損實相對待不求益焉則損之者至矣益之卦有損

有益知損其所當損則皆所以爲益矣損之象辭曰懲忿窒慾允損已之事莫甚於忿莫沉溺於慾懲之窒之損其所以損已者則乃所以爲益也益之象辭曰遷善改過損已者去則善可得而遷矣苟有過爲改之而已不至於悪也夫哉益之爲義乎君子之望於人者不止於自爲君子而已既欲同官之皆爲君子又欲後来無窮者之皆爲君子也愚何敢不畧廣其說以成黄君之美乎苟如此則上而佐其長有以益其徳下而施諸民有以益其生其機有不在於此者乎是爲三益亭記



龍興路新作南浦驛記

我 國家建元立國統一海宇著馳驛之令以會通天下之情以周知天下之務視日力之所及道理之遠近縱横經緯聯絡旁午皆置館舍以待往来水行者有舟楫以濟不通置驛亦如之無間内外者久矣乃至正乙酉之三月龍興路始作水驛之舘者何也江西置行中書省六十餘年數舊徳業相繼於位凡所統屬皆有府署以奉行其政令日新月盛無所闕遺惟水驛未有舘舍公卿大夫之来與凡使於嶺海及四方之士弭楫城隅次舍不具無以稱大藩客主人之禮爲所統郡北控江湖南極嶺海屬吏受事上計貢賦貨幣征商之輸各率其職而至若登載於岸無所蓋藏雜市逆旅無公私之便執事者久病龍興縁江而爲城上流淺隘下流有風濤之虞受江右諸源之水而衍迤寛廣安而有容惟橋步門之外爲然昔人所謂舸艦迷津富商大賈之會也瀕江之地本隷南昌水驛之設當在於是至元大徳間置財賦提擧司理 東朝外帑之出納不及於政也閭閻闤闠

列肆成市居貨充斥有司莫得而問焉去年甲申之
秋不戒於火千室就燼有司按籍行地得前代南浦
亭之故基於其濱雜淫樂之區蓋昔者迎候燕餞之
處也乃請於行省白諸憲府即其地以爲水驛之館
上下合辭以爲宜即以是月郡府委南昌之屬而受
後焉於是儒林郎靳君仁爲省檢校官清而能嚴風
裁著於賓佐行省屬以親蒞之度其地之勢東坐西
向得縱者百四十又四尺而橫僅半其縱之數作堂
其中九架者三間其前軒崇廣如堂而殺其架之四



堂左右有翼如堂之深差右廓五架者八間皆有重
屋大門七架者五間庖廄井筱與凡墻壁戶牖甓砌
之屬悉備前爲都門七架者一間表之曰南浦之驛
而名其堂曰明遠之堂於是使舟至止近畿官道之
側至館如歸所謂送往迎來無愧於郡府者矣木石
工傭之費爲中統鈔者一萬九千四百五十緡有奇
皆取諸官帑無與於民也是以堅緻端重而可久也
館成之日靳君首疏其始末以郡牘授集使記爲從
容中度粲然有文無待於集之執筆也然常忝記載

之職令邈然草野固在封域之中其敢以寡陋辭乎
夫公府之有所營建常因其不可不爲者而後爲之
不先時而強作不後時而失宜制度有節斂而有成
無傷財害民之失此君子之行事所以可書也館之
始作榮祿大夫鑾子公爲平章政事參政通奉大夫
董公守恕其成也榮祿大夫完者不花公爲平章政
事參政則資德大夫密只爾公也省郎中奉直大夫
不荅失里朝列大夫崔從矩員外郎奉直大夫也先
伯朝列大夫王艮都事承務郎僚都剌其掾史則吳



禮也

## 南浦驛明遠堂記

予旣爲南浦驛記新作之歲月以復諸行省檢校靳
利安氏而架閣倫都剌哈蠻彥暈之故舊臨川也復
以明遠堂記爲言予曰聖人以諮諏之不行爲明遠
何取於驛亭乎彥暈曰不然也四方之使至於斯也
皆有以見吾相臣明足以制乎遠自遠而來者又有
以服其明也不亦可乎予乃爲之言曰江西行省控
去　朝廷數千里有江湖之隔南盡海際東西之浸

島夷會焉亦可謂遠也已矣夫天下猶一身也四裔各適其職而形氣之通同爲首目同歸腹心則一而已矣分地之所界政令之所行則不敢有所越然而居一室而不察於四鄰居一方而不達於四境猶不足以自處也況其大者乎天下一家萬方一體雖遐在遠外一膚寸之有傷一毫髮之不慎癢痾疾痛莫不恫瘝身動瘝心者矣何敢眛焉而弗察忽焉而忘之者乎今吾江西之境荷
聖天子恩澤有名卿賢士大夫以臨之水旱菑沴少聞於他方征賦寬簡擾奪畏匿縱猾無大猖獗隨事撫治內外數十郡庶乎謂之小康矣然而任方伯之寄者皆輔相之賢也先天下之憂詎敢以是爲足乎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有王事四面而至者大小皆有祿食豈直芻蕘而已哉其或登斯堂者觀會通於大府知仁賢之在斯蘊乎中而有知感於物而有見豈不欲稍有自達於衆思忠益之萬一哉郡縣川澤之廣壤土聲聞之相關利害之相乘得失之異宜是非之異辨君子之未有所著也小人之未有所懲也憂



患有隱伏之微而莫之察也傷殘有修復之機而未之議也生理息養之原民心信從之本小大踈密隨其人才智識之不齊從容延進參伍株擇未必無所取也明照所及宜無遺焉於是修職分於方域之中自治無所不盡合內外均表裏以通四方之治以周天下之慮以盡神靈之責歸報
天子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或有在於是焉嗟乎一驛亭之微而善觀者亦有所發矣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

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
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三十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宫數丈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以父之可不尚乎是爲記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爲泰州防禦使歷四



戎司都統生子仲以儁勇聞都統歿于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傍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

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戒其子曰先人仕 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築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父遠而不墜世業汝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祈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之記是時予方受 詔修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



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諸侯之廟在其國大夫之廟在其家有等殺焉士之廟先祖與禰而已無田則不祭庶士以下從可知也蓋宗廟之制位有所不得爲祭物之數祿有所不得具是以禮之所在不敢有加焉盡其心所以盡其禮也盡其禮所以盡其心也後世士大夫貴者有賜廟於

天子而不常得仕宦不必其鄉廟不得恒有其處先儒君子酌人情之當揆禮法之宜於是有祠堂之制



焉祠堂同屋而異室自先祖之室與高曾大父父之室爲四以右爲上主之所居祀享之所在也士大夫家多用之墓之所在體魄之所藏也非祭所也世有慕其親而不忘者廬於墓所即其所居而祠焉則亦孝子慈孫之志云耳噫人子之於其親也無時而忘之則亦無處而不在也于家焉于墓焉魂氣之所依體魄之所存在此乎在彼乎因其所在而求之禮義之實必有所安者矣有祠親於其墓若臨江談氏逢辰逢元兄弟之所爲而請予記之予安得不哀其情而爲之言乎逢辰逢元之父來以身代父之死謂之孝子其母守節以成其家謂之節婦皆著於鄉里聞於

朝廷者也孝子葬淸江茂材鄉之常山節婦葬城南之富壽岡踰水三十里不得合葬者江南人卜地之吉其兆有不可兼容者祠堂之設於節婦之墓者孝子之墓遠節婦後歿逢辰等既葬而廬焉因爲堂而合祠其考妣有庭有門幾擬於廟歲時省墓則有時食庶羞之奉有祭之意焉謂其堂爲孝節者因其平



生之行而著之也臨江文物之邦昔之考於禮者詳矣學於春秋者嚴矣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過於厚以諷其薄陳其義以明其志使君子有所考焉凡民有所化焉庶乎談氏孝節之德而子子孫孫無窮也

記

## 善慶堂記

善慶堂者今江右憲使河內李公壹山甫之燕居也李氏之先洛陽大家有田宅園池之勝金之亂亡人民不能相保公大父年甫弱冠孑然北行至于太行之陽而止焉躬勤稼穡僅以自給兵餘居民猶鮮少閒田良可得也每有歸洛之思若不經意河南北粗定歸洛視閭里無復存者畎畝盡歸勢家不復與較反河內既久遂以成家氣貌雄偉事稍不近於義則毅然不爲里人竝




毀之寧脩陰理人不盡知也所可知者如收養族人之淪落上黨者是矣蓋嘗有言曰吾聞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思上世至于我未嘗爲不善身歷險艱而不敢違也餘慶之報其在吾子孫乎祖母汪夫人曰里諺有之家無讀書之子官自何致邪亦在乎教之而已矣其大父蓋八十八而終大母之高年相及也公之考君敏於生理中年致豐裕樂施與遇鰥寡孤獨無告者謹衣食之使令之人羸資於外負之不還亦不追訪有負其貸而貧者焚券以安之里中有少壯者勸之以勤敏民家子婦有不順必正誼以責之改而後止大抵皆大父

母之志是故尤以教子爲篤公在髫齔時已遣就鄉校鄉有王子有先生名士也考君爲迎至於家受學焉而公遂以學問進自憲史洊爲西行臺中臺御史都事歷官漢中燕南湖南山南浙西淮西江西七憲府其在中書爲右司兵部郎官三除也今秩三品大父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父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大母母皆封隴西郡夫人子孫皆知爲學方盛未艾也公俯仰感國家之厚恩念先世之積德故以善慶名其堂者蓋有所自來矣夫善者何也萬物資乎乾元以爲始者也人得之以




爲性是所謂無不善者也人受天命以生所均得者性此性善而已蓋言其精粹順美之至不可名也故以善爲言惟君子知保而存之始終無所間斷不汨不雜循之而無所害擴之而無不充見諸行事皆實理之當然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自天之慶豈自外至哉彼區區於一事一物之偶合而欲責報於天者殆不足與議此也故曰積善猶集義不可以襲取慶者猶言麟鳳在郊物得其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豈止夸一時榮一鄉之謂哉予觀其大父之言必原其先世未嘗敢爲不善之語則其知之深而信之篤注夫人又以讀書責之吾

有以知其爲善者非淺見也故得伸集之愿陋徒登公
之堂者觀夫善慶之大者焉

瑞鶴堂記

東阿司氏之阡在其縣之南里其族葬于是也歲月
旣遠中更亂離宅兆之次或不能盡識今 國家日
就治平士君子習於禮義以行於其家以事其祖考
人文粲然時物之盛可得而論載矣司君允德之仕
于朝也喪母而歸葬行營高原以爲新阡奉其五世
祖以下而葬之如廟食之位凡十有二冢其考君贈



某官之兆妣焦夫人祔焉阡成伐石樹門而表之以
後至元三年十月十二日也是日也司氏之親戚外
姻官府僚友賓客吊祭之使鄉里父老故人交游門
生之屬與工作凡役之衆咸在無慮千百人見有鶴
幾可千數自東北來翔翔墓上廻旋久之向西南而
去項之復有自東北而至者其多亦如之而西南去
者還與之合周旋鳴舞不離其阡自東自西自南自
北行列整暇來往數四竣事而後去蓋終日焉四方
來觀者莫不嘆異以爲孝感所致云時允德居倚廬

墓田有別舍在墓外之近鄉之君子相與識之曰瑞
鶴之堂後九年或以其事言予而問焉曰是孰使之
然哉將有神明之司乎予曰止請試言之古之稱孝
者生事死葬一無違於禮而已禮也者序也序也者
順道也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備於我焉故曰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非
自外至也昔者先王盛時鳳麟在郊藪龜龍在宮沼
鳥鵲之巢可俯而窺豈有他哉君子脩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如斯而已矣夫體魄之復歸於土蓋寧宇



也尊卑之序內外之別一族之人有在於斯焉則禮
義亦於是乎可見矣而有不得其所者焉則孝子之
心亦有所未盡者矣今新阡之作儼然有倫理之序
則孝子慈孫之心安焉人之心安則地之道順氣類
之感而物應之鶴之來儀成列而不亂所謂順序之
應蓋無可疑者是故君子盡乎己而已允德字執中
旣有家學又有得於外祖氏焦文靖公之遺言方以
其學顯用于時禎祥之先見後當有徵也夫

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紝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僻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頋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偕之孫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内外親



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脩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集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

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戸部公國史壻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託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 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集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弗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



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茍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

## 誠存堂記

嘗旨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

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易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構締必堅緻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嘗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𢧵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願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奧深嚮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焉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



以息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涯際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夫江之南番爲大郡物夥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譽者已未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哉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𢧵存之堂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沉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卅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



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

之察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㞢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閥閱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閭有僭竊者崛起攙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膜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或



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焚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畀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爱知

世祖皇帝特命莞庫保定非常例也嘗歸其鄉脩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州鄂諸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比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

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錫也胡君省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集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集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集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昜盛時朱紫組印人無算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



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恬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學有一毫貴富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卽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挐挐然進取是務旦暮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遼邈也夫莫之

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

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者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者顧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葢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旣貴而復歸故鄉此

國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
公仁甫從其父時官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
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
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
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味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
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
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
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
因以告集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



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志焉予何以表之
而發吾志也迺為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
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
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
光燭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今閫
令望見知
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
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
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相乘於無

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
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
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
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 正心堂記

人之有心一身之主宰也萬行出焉是為天君無有
不正者也命於氣而情勝見可欲而易動不知所以
操而存之始有所不正而有待於正者矣甚哉是心
之不可以不正也蓋心之應物正則從不正則背正



則安不正則危正則如大車馳乎康莊巨艦沿乎中
流任重道遠終日安行極其所至無有悔吝不正則
欹斜傾側顛倒反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風波生乎
前艱險出乎側蹈陷穽而莫之辟墜危機而莫之救
正不正之分其天壤之相懸如此可不懼哉而知念
之者鮮矣臨川監郡忙侯嘗題其堂曰正心其幕賓
來山中請予為之記忙侯受命於
天子治宗王之分地歷縣陞郡有民人之寄焉而以
正心為念可謂知所急而得其要者也夫千里之政

亦大矣聖人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豈不由心而出乎觀侯之寬裕而不撓有以安其休息生養之常謙抑而不矜有以合乎泛應曲當之善閱歷之久周知民情而無隱伏之蔵慮事之詳謹於訟牘而寡怨嘆之失豈非退食於斯堂而正心之題求正心之道而能至於此者乎推是心以往歷藩翰佐臺閣何施而不可哉吾儒爲學之道則有本末先後之序矣自非窮理以盡其知愼獨以踐其實則正不正之失未必知而心之本體未易明也不然不爲曠蕩之歸



則恃剛制之力或者因其氣質之偏自以爲是或從鄉人之原自以爲中背於正而害於心者多矣郡有學士大夫知聖賢之學而不差者公事之暇試與講之以教諸其民焉正心之所推其沛然何可量哉忙侯蒙古人名忙哥帖木耳稱忙侯省文從邦人之稱也遂以爲記

## 大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婿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愼恐懼之至無



所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沓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顚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

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



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爲後數年以亨氏沒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彖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彖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嘗致察也嚴夫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



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艮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愼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 思本堂記

宜春黄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
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
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
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
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覩其器
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
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
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
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



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
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
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
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蒿肸蠁如在於斯庶
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
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
之眞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
切於教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乎安得不爲之言
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

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苟取其徃
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
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
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
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
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
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
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
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



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
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
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
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
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
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督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
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
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

心學坐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眞知古道之可尙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衆神人交孚而無間於是歛福胙而數施之通幽明之故合歡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沖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敎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光瑜子弟多好學尙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　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敎授吳君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淸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則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



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聖蓋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

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缺矣然



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竊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氏作聚星亭書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予同　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



商公靜軒閻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圭如璋而顒顒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

相從吾嘗為孜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孜和之兼
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數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
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
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
次侍立客為之蹴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
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
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
童子皆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
去國而適江湖之外固以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



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茆廓豐部而竊覩乎勾陳
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
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
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
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婿龍煥來告
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
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于良翁則為
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殁而孫曰
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
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
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已
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
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
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
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淵頌



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劾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
謹敕自勵維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
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
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
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
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
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
之流而諸水皆從衣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

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固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説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敕而至於處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何患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君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



蓮池之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義為善出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内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説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

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
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
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
分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
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
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
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
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
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



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
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利
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
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
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莫欲自致於君子靜而
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
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
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愛萱堂記

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以爲其夫以王事出征
之所賦也心之憂矣何日忘之假草木之名以舒
其懷者也諼今文作萱又有忘憂之名近世文士因
註者謂背爲北堂轉爲奉母之善頌不知其所自始
也然詩人因物以託興豈爲是固哉薰風南來新綠
深茂玉莖冠萼金蕤昂輝於是嘉與弟兄率其婦子
以奉其壽母爲一日之懽者豈不可乎被慈母之訓
而思報之作愛萱之堂者可得而言矣詩之爲興有
取義有不取義萱之有愛其取諸忘憂乎夫孝子之



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悅容色與容形
諸外者也存諸中者至順而無強則見乎外者有悅
而無忤觀諸時物之變皆吾致愛之所存一草一木
無不可愛吾宜萱乎有取於忘憂無疑矣吾聞之也
君子之善孝者父母惟其疾之憂焉釋者曰使其親
不憂其他而獨以其疾爲可憂者則庶幾矣故曰爲
人子以親之心爲心則無不孝者矣今夫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兄閨門之好親黨之交有少不中節焉
則皆親之憂也寓於一草以忘其憂不如脩諸己而

無窮則所以忘其憂者大矣臨川太守楊侯友直為其客劉仲禮作愛萱堂詩序始言其母鞠育之勞教訓之嚴中言其子報德之意歷引往哲之格言以終之無以復加矣乃以書使來復求予記之予何言哉然予聞仲禮之宗家昔有器之待制公初除諫官入拜太夫人曰某為言官不敢不盡職盡職則必遠去非所以安吾親也敢固辭之其母曰汝父欲為而不得為汝何人而得為之但盡其職分以報君汝雖得罪遠適吾志不悔也然則古之賢母又有不以衆人



之所憂者為憂而以其子不得為君子為憂者使忘其親之憂又可於此而致思矣仲禮之父名蒙亨字蒙德以文學舉於朝終融州懷遠簿夫人范氏廬陵人仲禮兄弟四人早孤皆知學是以記之

## 復本堂記

本木之根柢也凡事物之根柢皆假以為言而木之生最可見矣蓋其稟施於天者完託質於地者厚則盤礡深固包達茂美莫之禦者雖或有斤斧之傷伐牛羊之踐履而濯濯焉一旦得雨露之養而休息之

則生生之理沛然而興有本者如是也宋人閔其苗揠以為長則槁隨之失其本故也是以君子本之是務焉豫章別駕孟君懷中相之崇縣人自其先世慎行於鄉里申孝悌忠信之說有父兄長上之道焉至於懷中材器卓犖因積累之久以國字之學起家試用閥閱之勞寖以顯達歷升朝著有聞于時貴列四品之秩祿仕以來悉心王事恪恭勤勩靡間朝夕則有不暇顧其私家者矣由是手植之樹躬耕之疇往往散墜而不能有篤友于之愛無所較焉適以暇日



親加葺理而歸復之歲年之間治產有入遂如其舊有田有園以樹以藝有寢有堂以燕以享儼然封君之世家且有加於前矣顧瞻慨歎庶幾不負於付囑者乎自題其堂曰遂志中書左丞同郡許公可用以鄉邦之好更名曰復本以祝規其意亦盛矣懷中之官於豫章也以許公之意求予廣其說而為之記焉予嘗觀諸易復者陽之反也陰生午中剝致其極則九月十月之交也草木搖落碩果獨存於其上反而下生是陽之復也果中之仁生之本也以時而升生

生之不可已自此焉起此復本之義也傳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脩則本立矣本立則何志之不遂哉豫章大郡也臨之以宰相制之以部使者社稷人民之寄獄訟賦税之事責任嚴而官多闕往往不勝其任懷中之來精神折衝泛應曲當門無私謁剖決如流上信下孚令行禁止盡領一郡非循流逐末者所可能也休復之吉懷中既驗之於家推以報國方自此始豈非許公之所屬望者乎然則以脩身爲本者其道有知誠語曰脩己以安人



脩己以安百姓皆自脩己以敬而推之敬其事至於卿相無二道也書以諗諸許公遂以爲孟氏復本堂記云

## 承志堂記

番安仁之爲邑也前當雲錦之溪溫潔華潤泓然以渟有玉眞山在其北隱然神秀梧桐生於其間朝陽方昇光景明發又有豫樟在其後枝葉高起將十數丈根本盤礴入地深廣不可得而知也美蓊嘉樾蔽芾數畝有李氏世居其門蓋數百年於斯矣南唐有江南時彥廣彥超兄弟自金陵始還番之餘干既而分居安仁則與安鎮之坡嶺也有官司戶者遷鎮之金坑而居焉其邑人胡士則嘗與子著書延閣之下閒及其鄉里人物之盛謂李氏之分居番易也往往名宦有聞而留居玉眞之下世尤尚慈孝至於今廷平儒學錄珩也始用御史薦擢爲學官所以事大父父者得其歡心焉有宗家爲鄉先生者曰仲公氏蓋爲題其所居之堂曰承志云其言曰今居是堂者曰湜甫氏之子所謂槃居翁也乎少與之生同鄉見其



所以事親者蚤莫上堂問起居飲食衣服必視寒暖之節公上之供賓客燕息之奉必有事焉服其勤勞不待有所命然後行也今年七十餘子鎰亦五十矣凡所以事其親者蚤莫上堂問起居飲食衣服必視寒暖之節公上之供賓客燕息之奉必有事焉服其勤勞亦不待有所命然後行也其孫珩相其父所以事大父者亦不待有所命然後具也槃居欲其孫之學也則有名師之教焉欲其孫之仕也則有御史之薦焉凡有所欲爲者無不得其志焉則子孫之善事

其尊親而至焉者也珩亦有子矣率是而行之則志之克承不止以一世二世三世論也是以有所名焉士則曰昔者曾子之答公明儀之問以爲君子之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頗有以廣諸其人也予乃爲之言曰意者心之所發而未有所言也志者心之所欲而未有所行也未有言而若將有所聞未有行而若將有所見苟非以心體親之心以身體親之身至誠之所積精神之所感孰能有先承之事哉以曾子之賢猶自以爲養而未足以爲孝可也予切觀其志



之所在其在諭父母於道之一言乎曾晳之賢也曾子所謂諭父母於道者不可得而見也曾子之賢也元申所謂諭父母於道者亦不可得而見也意之所發非諭於道則不能至於誠志之所欲非諭於道則不能出於正則孝子慈孫有不能盡其心者矣此先意承志之所以爲難也大聖如舜大賢如曾子乃獨得孝之名焉又嘗觀羅仲素先生之言而得底豫之說於舜因是推之而得諭道之說於曾子嗚呼此大聖大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乎非舜曾子不能也雖然聖賢未易以幾及也學者之學爲士君子也即先意承志之心至其諭道之實則所謂人倫之至者矣予安得不爲仲公士則之言而發曾子之微意以告之乎延平之爲郡儒先之授受實在於此墜緖微茫豈無隱伏於荒遠之間者哉學錄苟有見焉歸而語其鄕人以告其父兄子孫則李氏之所以爲承志者豈常人之所以爲志者矣雖以愚之不肖亦幸有所聞焉是以爲記

## 懷隱堂記



昔龐德公之隱居峴山也劉荊州往候之龐公與妻子釋耕隴上荊州謂之曰先生苦不安爵祿何以遺子孫乎先生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不爲無所遺也荊州歎息而去予嘗爲之言曰此隱者之言也古之有功德者皆有爵祿以傳其世家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豈必皆遺之以危乎德公生儉德避難之時是以其言云然也昔
世祖皇帝至元盛時麟鳳在朝幾於野無遺賢矣當是時也豈惟諸侯卿大夫士之家安舉天下之民長

子老孫無不安者矣時則有若京畿漕運副使任丘張侯子潤才畧見於轉輸之成功勇退見於明時之高舉濟濟多士表而頌之蓋五六十年于茲矣諸公之家或微或顯不可以盡知也而隱君之孫汝揖方以俊以茂歲搢紳佐理臨川庶慎庶獄從容簡書於文無害乃慨然懷思以爲安於政理者皆大父高隱之所遺故名其所居之堂曰懷隱焉嗚呼子孫之於祖父無所不用其懷也飲食起居懷其所以爲教烝嘗祀享則懷其所以爲傳思遺危之說而懷其甘隱



於寂莫之鄉思遺安之訓而懷其流澤於膴仕之日則推官可謂知所本者矣間嘗求予記之推官之舅氏故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清河元文敏公集之故人也文敏之神交則有今玄教大宗師番陽吳公在焉予豈敢不爲推官書邪予以爲宜刻至元中朝名公之書置之屋壁公退之暇諷而詠焉亦可以洗濯塵思而激昂清風者乎且夫隱君之所以遺推官以安者非直安推官而已也推官佐民社之寄專刑名之托亦有以推其安者乎先賢之言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顛連而無告者皆得其養焉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則所以推其安者雖爲輔相可也此豈非隱君之志乎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隱君之沒世而不可忘者其在於茲乎

## 壽玉堂記

玉笥山大萬壽承天宮左廡有壽玉堂者山之道士羅成玉之所作也合玉溪道院壽樂堂二舊扁而名之也初玉溪道院之祖曰鄒紹宗其徒曰羅崇德壽樂堂之祖曰彭同真其同鄉於徒紹宗命崇德禮嗣



興而師之而合爲一崇德以道德自重使役鬼神事二師養生送死無缺禮他日葺二堂而一之扁曰壽玉示不忘二師也崇德之徒羅貴真嗣事於皇慶元年與宮之隣房清隱堂易堂西澗北隙地而徙居焉閱二十年貴真之徒羅成玉葺堂而新之來徵予記予得按其實而書之堂有廡廡有門有樓有廳東西有齋有冊室規模視舊加弘敞矣斯堂之西則三會峯也秋斂塵而致肅斯堂之前則菖蒲澗也春發秀而獻芳雲竹風煙萬態奇麗擇其名之攸當取之無

禁用之不竭也而獨不忘其先之壽玉者宜君子所
樂道也崇德不忘二師成玉不忘崇德施之於前而
效之於後尤君子之仰慕也雖然玉之於壽亦有其
義乎請爲成玉言之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後嗣
善學其先師者必取其義而法之孰有出溫之外乎
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遽也氣不敢有忿暴
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從容畏愼常若
先師之在前也此溫其如玉之而長生久視之道亦
不外是矣堂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崇德學



居簡號　崇德從子也成
玉號玉輝乃貴谿之弟也同氣相傳豈偶然哉故爲
之記

時中堂記

廣信之貴溪有君象山者磅礴高大能通神氣發雲
雨以生殖人物大賢君子往即而居之名聞天下原
山之所由起自閩嶠而至者千百里而遠自茲山支
隴所分多名勝之地其出爲雲臺峰逶迤回互注於
其麓有唐田里者溫厚而寬裕夏氏之族自東晉時

由亳由潤而分居於此者蓋不知其幾世矣以儒業
清白稱聚族于斯里名家大姓相爲婚姻蔚乎聲光
之相輝映也昭文公隱居丘園　天子聞之出明詔
遣其子自中禁馳馬束帛即家而賜焉當是時朝廷
頌賢者隱德之美四海咸　天子用賢之特而夏氏
非特閭里之榮而亦邦家之光也公有四子伯仲叔
皆以儒學爲業而其季學尚淸淨今所謂元成文正
中和眞人也叔氏歷仕內府自中政院判官轉贊儀
署令出爲撫州路總管府判官需次之暇度子孫之



多而無以容也觀乎先廬之舊有可基構之所焉乃
除荊棘平土石審曲面勢除高益卑更置左右而作
堂焉既成則溪山泉石烟雲林木千態萬狀自獻於
几席之上居而樂之謀所以名之者因歎曰昔從吳
興趙文敏公於京師嘗扁小樓曰時中時中之義大
矣遂移之以名其堂焉進其三子者於堂而告之曰
爾椙等亦知吾構斯堂之不易乎夏氏之居於是也
久族人諸父昆弟子孫之衆多也我昭文公抱全德
之美無用世之心伯仲氏又以隱約爲志季氏從事

於玄宗我兢兢然宮中府中夙夜匪解得以卿大夫之禮奉公夫人之主歲時伏臘以享以祀於斯堂二三子其讀爾書遜爾志有孝友而無怠荒有敬順而無違拂保其簪纓以及孫子則予之望也三子者既受簡而退乃即臨川而告予曰請有以申時中之義而誨之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二三子欲爲君子乎欲爲小人乎必不忍自棄於小人而欲自致於君子之歸舍時中奚學焉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事逼有



其中而非執一以爲中者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也者非世俗之所謂權術權變也權所以施諸衡而進退之以求乎輕重兩端之中所謂無時不中者是也然而不從師友之問學而有得於聖賢之相傳以自知夫天賦之理以處乎在物之義則亦鮮乎其能時中者矣試舉其一二而論之記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嚴威儼恪敬道也而曰非所以事親何也孝子之事親必有愉色婉容下氣怡聲而不敢有所直遂以虔敬之文盡而後爲中也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偲偲於朋友爲中怡怡於兄弟爲中此其凡例也二三子尚推此而求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七

記

學齋記

學齋者江右監憲張掖劉公伯温藏脩之處也伯温蚤以成均貴遊出爲御史佐外宰相治吳越經綜條理旋副臬事功用裕如入踐著廷筆削成史受命觀風於斯部曾未朞月籩豆弦歌不動而化君子之德庶乎有以及人矣而猶以爲吾斯之未能信顧謂予曰思所以進於此者其惟學乎旣爲題其齋而記之



曰學者何也學乎聖人之道以成已而成物者也已之性物之性與聖人同得於天學焉則自信其可以成已成物而不疑也彼俗學之陋循氣以爲材襲義以取譽則君子正之此先儒所以有無眞儒善治之歎者也昔者上古聖神之世元氣混淪非名言所能及然卦畫圖書旣作列陰陽剛柔而天地之道盡矣豈茫昧恍惚之謂乎堯舜垂衣裳之治至于文王周公以及孔子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虛言哉嗟夫遺書之出未幾而失傳之憂已作風氣醨散彝倫攸斁神明之過人者立言流弊生民之禍莫可救止而山川悠邈西方有聖人出焉天下靡然從之而吾儒之說微矣蓋嘗觀夫地勢之爲坤也西北高而東南下隆高極天以降德於平土雖隔阻絶險無能往而化育之生生烏可已也然則皇道帝德夫安有畛域之間哉獫狁獯鬻之有虞形跡少分矣秦皇漢武之固其圉也窮天下之力盡生民之命越封疆以厲其威絶要害以圖其勝離合分裂蓋千數百年至於不能以爲國者是豈知聖神之



無爲者乎三百年來周邵程張諸子者出因降衷之不泯以推致聖神精微之傳見諸易書詩春秋者開關經濟如指諸掌古之絶塞要地我
朝祖宗百戰而有之皆在邦域之中也有能明千載不傳之學以配天行地於無疆則於
皇元一代之治道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豈有盛於此時者哉於戲學也者學乎聖人者也聖人之道亘天地窮古今而一致者也言有大而非夸其孰能信之吾聞伯温昔從其先尚書之間

居也尚書車馬之跡徧於西北目力之所及心量之所容有古豪傑之風焉治之之道可得而論矣又聞伯温之居張掖也以其得於師友用之鄉人焉禮義文物從而化之者甚衆是以見吾道之可行也嗚呼道之可行無可窮也學之無止也集之衰耄遯在荒野尚有聞於君子之能事極功也哉

靜齋記

河內李公重山甫居太行之麓者再世性好梅植梅於庭自號曰梅庭主人自中朝縉紳至於四方名士



皆爲賦詩集亦嘗有賦焉竊意其必有得於觀物者而未有以發之也他日求予記其所謂靜齋者則知公之託諸觀梅於庭者其意果有所在也蓋聞昔者之論復者曰靜可以見天地之心先儒曰動可以見天地之心一動一靜之間其幾甚微非潛心以居不足以見之也動靜往來分陰分陽天地之道盡矣而實理之行乎其間者無間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未易以明言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乎在於聖人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也咸之九四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安得有靜之時乎是故夫子發明日月寒暑之相推以見天地之無私感也龍蛇尺蠖之屈伸豈有意存乎其間哉知乎此則憧憧者可以少息矣張子常以定性未能不動問於程伯子伯子曰所謂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動靜相因而定者常定則亦靜之謂矣集嘗求學於靜而不可得也而得無欲之訓於周子焉又求所謂無欲而不可得也則得寡欲而至於無之說焉他日程子擧其說以告人則曰敬而已矣敬者寡欲之道也不敢放失或者求寡而



幸庶幾焉靜當不外是矣蓋嘗觀凡人之稍有知覺則生飢渴之害少艾之慕日趨而日廣日陷而日深不知自反者多矣兀然而坐者隨想而馳騖偃然而臥者昏散於魂夢雖其形之若休而中實未嘗靜也二氏之學高明過人亦常憂之其言曰不見可欲而心不動或曰止更宜動彼其高世絶俗者亦求安其心於無爲者矣而愚未之學也然則欲知靜之爲道無欲而已無欲之道其惟持敬乎李延平嘗語朱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終也誦龜山之詩以告

之曰天將變臘而爲春也有託於梅焉月明清艷又重感於自晦之難也至於此其爲靜何如哉敢以是言進諸觀梅之君子若夫公以仁爲名以山爲字則靜者其本體然也故集亦以先儒之説爲廣其所以爲靜者云

東齋記

古之爲宮室者因其所在或因其事而名之矣別爲之美名也別起義而爲之美名者後世之彌文而君子亦莫之非也是以日新月盛而不知其幾焉鄱公



淵甫之居在魯東山之下遂以東名之善復古之質矣蓋公之持節於吳蜀也有方士能接於神明而爲公言之其文勝矣而復欲予記之予豈敢有加於文哉請以其實道之公之在江西也盱撫適有旱癘之憂行部九江而未至斯郡也已先移文書閑拯救之端其至於斯也善勸吏民之有餘者出粟以爲助親行州里之間存問慰撫不間險遠必有所濟不爲文具而外宰相已相與感動發廩不待奏報兩府各率其屬之明且仁者聯車原隰而雨暘及時生息或可望矣東方之德爲仁此其所以爲東齋者乎且聞青齊鄒魯之間頗罹水害間有竊發此天府之奧區文物之盛域而王畿之東郡也　宵旰之憂顧未釋焉昔杜子美之望元次山蘇子瞻之望鮮于子俊皆欲如斯人者得如百輩參錯天下斯民或庶幾矣然而此詩人吟諷之辭云耳今　朝廷豈乏人哉若吾淵甫者入陪論議於廊廟出攬澄清於畿輔濟濟多士相連以興歌鳴鳳於朝陽則必在於東齋矣

琴隱齋記



士生於千載之下而有思乎千載之上焉得其微於心者未必能盡於其言也讀於書堯典爲尊矣詠於詩周頌爲盛矣此仲尼之所以垂之萬世而教化於無窮者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大民無得而名也天命之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者非知天其孰能與於斯乎是故思之有所不及言之有所不盡則何以想像其形容於高遠精微者乎古人之爲樂有器曰琴士君子御之天地之高厚鬼神之變化古今之通貫聖賢之德業可托之

以見其所思者焉故非常情之所在也吾友張汝遂中學於成均求聖賢之道尊所聞而行所知欲施其學於憲言稟如也他日得古人之琴焉考其遺識則李唐時物也宛然含蓄之深暢焉宣朗之美心有所蘊則以托諸絃指之閒其所寄者遠矣即中條山之舊隱爲齋以居之謂之琴隱而求予爲之記予曰子顯矣而謂之隱者何也將無思之所通明之所照有得於過化存神之妙而微顯闡幽於此者哉且夫中條之山接於蒲坂有虞氏之都在焉其授受也九



疇畀於天九州定於地亦在是也其至於堯之巍巍者豈有終極乎首陽之顛伯夷歸自海濱與叔齊終於此也文王係之矣然則絃而歌之於茲山之下其有曠世無窮之樂而亦有來世無窮之悲者夫謹述所聞以爲記

##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集記之集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有觀盛德於下風矣初

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閒及

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



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集不敢辭迺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諭乃者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集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註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註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



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

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六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



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夫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知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

學不備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擢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以不事猷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蹈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為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嘆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



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曰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予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邀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　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説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援



説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

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而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汩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矣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 學存齋記

劉徵君桂翁使來告曰吾廬陵郡西十里餘有劉國器氏居之其子濟可卜遷於大溪之前接章貢之江北梳瀘水青原在其東龍須之溪在其西隱居之勝地也於是而學焉以存心自名他日濟可之子應奎塈堂而加構以爲齋居求爲之名名之曰學存之齋言學乎其父之存心也求予爲之記焉徵君以耆德爲鄉先生千里之內問學者戶屨日滿虛往而實歸者相望也予何言哉昔之君子共明先聖之道於一時則必相就以求其言而互相發明以辨其不同以進其不及非虛讓也非求私勝也百數十年間見聞所知蓋如此徵君之意其在斯乎然則愚也敢不道所聞以爲告古之所謂學者自凡人而學至於聖人者也凡人之去聖人遠矣而欲至焉非善學者不能也學之之道果何如哉聖凡不同其所以得於天者一也存之則爲君子去之則爲小人爲君子者存之則有其方矣其始學也有小學之事焉洒掃之時則心在乎洒掃應對之時則心在乎應對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則心所在亦無有二也於是有學問之事焉譬諸弈者之思射黃鵠則學問之心不存矣又安得有所進乎及其長也有宗廟會同之事則心在宗廟

會同有祭祀軍旅之事則心在祭祀軍旅若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執王高卑其容俯仰皆心之不存者也心之不存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遠矣可不懼乎是以君子慎之齊明盛服儼然若思如臨師保如對上帝不二不雜庶幾夙夜夫焉有所間哉學聖人者莫近於顏子矣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心存於視也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心存於聽也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心存於言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心存於動也自拳拳服膺至於終日不違如愚存之至矣為人謀而



忠與朋友交而信傳焉而習曾子終日之存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之存也如是而學則如是而存如是而存則如是而學無一息之不存則無一息之不學也無一時之不學則無一時之不存也始之學也收斂顧視守之而不失及其久而不忘也純粹充溢終日言之而未嘗離乎是也終日行之而未嘗違乎是也如此則存可得而言矣噫此老生之常談也而不可忽也非嘗用力焉不知其不可忽也斯言也有取焉或無所取焉其在齋居之人矣其以是復之徵君子

## 敬齋記

士之生也父有嘉名之錫焉比其冠也筮賓而宿之為之禮而祝之以字重成人也而敬其名焉祝之之辭因名而起或假器物以為喻或稱德義以為訓或矯其偏以歸乎正或勉其不及而成其材皆其道也然學者受言於父師將終身而行之又敬其所以為學者表諸齋之近常在乎心目之間以自警而無忘焉古之君子則有行之者矣汴人朱德謙其字曰敬



先以文學見用於憲府不忘其字之祝規也名其齋曰敬齋是亦行古之道也乎夫敬之云者自少至於老自學者之至於為聖為賢自微祿至於貴顯無一日一時而可忘之也夫子之教門人自居處執事之常示之以見賓承祭之重本之於脩己推之以安人安天下古今之士未有舍此而他學者也至於伊洛師友之言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又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其說亦已備矣敬先之宗家大人極聖賢之傳通動靜表裏作敬齋之

箴焉箴之所言猶切於持也顏子所謂固執所謂拳拳服膺而勿失之曾子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終其身而後已者則其道也知敬之名義而不能尊信而服行之則亦無所有於己矣乃爲書敬齋箴一通以遺敬先使得而觀省焉則無處非其齋矣是爲敬齋記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慤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



先則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茌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　朝矣於法　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卿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得爲麗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茌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



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王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

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
世士大夫家廟生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
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
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
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
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
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
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
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孝奉於墓亭
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於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
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
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
可知也若夫肆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殺靡之
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
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
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



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
器也嘗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
琅然乎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
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
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
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稀於近似假借以
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
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
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
技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
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慓不可作尚
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由胡唯向
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
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
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
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
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泆非琅然而能若
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臺

玉之府時耕妙選云

栢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恒有而不蘐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栢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尊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栢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



以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窮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蔚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栢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

其婿徐膺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膺又請范君所以稱栢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栢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



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勿忘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於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世則有取於斯栢多矣栢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

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栢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



之曰環翠其鄕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稱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謫告歸田而召還之使踰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噫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己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

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猶高列叉曼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季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乎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邪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剪伐而方興者豈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御風亭記

士君子之生固將有行於斯世也行焉者以其才識之所能學問之所積推而爲其所得爲無時無處莫

不通達條暢無所滯礙然後快於其心行有不得者有欲以累之也夫天之行其用莫如龍矣地之行其用莫如馬矣而遊乎方之外者猶曰龍馬者託諸其象云耳若夫天地之行何待於龍馬之用哉故其爲行也無所累乎中無所待乎外充其爲操倂其身而遺之若風行乎太虛之中迎之莫知其始隨之莫知其終動焉而物莫不順止焉而物莫不忌其爲行也不亦大哉今有聞列禦寇之風而喜之者築亭焉以御風命之豈世俗迫隘之所能者哉粤兇安童明德



父名相世家以
天子侍從受耳目之寄周詢四方自出入論之可以謂之行矣而明德以爲未也貞定城北門之外前臨池隍規地百畝嘉木衆多松檜爲蔭築臺於中高丈有五延袤稱之上覆以亭積古法書以爲玩與賓客共樂焉御風云者託禦寇以自見者也貞定畿輔富庶雄麗之會也廣術出其右北達於京師如日之近而朝之名公卿賢大夫士爲明德賦者可謂極光容之盛遊覽之娛者矣分轄江右間以相語旣而賦詩以繼諸公之後又欲僕爲之記焉夫君子之所以行者豈放曠以爲弘達而恣肆於高虛者哉吾儒有邵先生鴐風鞭霆歷覽無際則眞御風者也明德嘗愛其詩至集古人書以書之不見於邵子之英邁亦何取於御風者哉噫天之大也陰陽盡之矣陰陽之往來適順六十四卦方圓圖盡之矣弄丸執爛餘暇特往時來冷然之善吾邵子其可及乎周易有之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衢雲路也鴻離於所止飛於虛空在人則



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天衢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無所蔽阻有豁達無礙之象御風之意似之非無自而然也漸進而不躁是以可用爲儀陽畜之久言行多識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是以吉而亨焉列子遠矣邵子未易企及也周易之象辭尚可學而知之遂書以爲記

澹齋記

侍御史濟南張公爲金陵寄彥昭以古篆書澹齋二字彥昭之掾江省也八月進士汪華玉等求予書其

後張公以　國朝進士第一聲譽赫奕歷省臺翰閣要職時人望之若景星鳳凰可望而不可即而張公之自處樂易而不矜寬裕而有守視華要若淸虛予昔同　朝嘗面歎其若美玉然廉而不劌重而不褻高而不可踰蓋眞能澹者當時皆以予言爲然今書以遺人蓋其志之所存而躬之所蹈者矣今彥昭又以其書求予於荒閑寂寞之濱將使閒雲秋水相與繰藉而灌沐之是果眞知於澹者乎昔者君子有言曰人於世味一切澹泊方好此至言也夫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故夫耳目口體之接飲食男女之欲富貴形勢之交相尋於無窮祇足以自害而不能自返則亦何樂於醲厚者乎予之於澹顧其所當然安然不足爲彥昭道也觀於張公人品地位如此而其所自將而所自得者深有取於澹之一言今直付之彥昭使有所感以行於斯世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二十八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二十九

記

## 雪山記

雪山者天下諸山之最高處也是爲崑崙之山在諸羌中自蜀觀之在其西自燉煌張掖等郡觀之在其南或云古匈奴以爲祁連山者也匈奴之地至於大漠雖極北陰寒而雪以時消此山獨以雪得名由是知其爲天下最高山無疑也四郡受雪水之漑美草木善稼穡繁畜牧是以西夏之國於此四方莫強焉豪傑生乎其間古昔何可勝紀其取諸形勝地力以成武功者各獲其志之所及而止若夫載筆以問諸輶軒考索而求諸故牘槩不足以盡之也大抵至者不能知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文是以覽九州而有餘橫四海以爲窮者未有以快其意也今天下一家治平之日已久奇偉傑特之資折節學問而千古高深之閟一旦發諸圖史如指諸掌人文之盛不亦偉乎雪山之說蓋亦聞之張掖劉公伯溫甫者如此云公弟仲賓甫仕中朝爲良御史佐宰相理西曹進拜

兵部郎官以材器方見顯用有懷父母之邦不能以
時歸至其處乃繪雪山爲圖因以自名焉觀其高潔
雄大之所自託可以知其人矣仲賓剛毅有爲英名
風采如其兄又善楷書行草文學之著蔚如也爲御
史時上言於
天子請脩遼金宋三史其在西書潛孜相力成之發
明
國家一代之制作以垂後世其所見甚遠矣雖然三
史之時紛躁不能以相一離合強弱相承於無窮者



三百餘年若茲山之勝雖有登高能賦之士孰得泛
覽極論如今日之遐曠洞達者哉嗚呼天作高山神
器出焉則必有如崧高之降爲甫申者文武忠孝爲
國家用以宜其民人則又雪山之所係爲重輕者歟
是爲記

劉氏長安園池記

廉使劉公伯溫自其鄉張掖道長安至京師約長安
當道路之半卜宅於其城東在九龍池之西北九龍
受龍首渠之水於唐爲興慶池也門當通衢其北堂
曰養正之堂西曰學齋琴瑟文書在焉講習之所也
東曰仁齋震之位也學齋之南有蓮池曰君子之池
取濂溪翁語西北有圃曰學圃圃有蔬果卉木泉石
之勝牡丹爲時多東北有臺故城累土之所遺名之
曰懷古數登臨而有古昔之懷焉臺下
有亭曰濯纓取孺子滄浪之辭也於是引興慶之水
北行至於其宅之東南分而西者經中門注君子之
池可以漑學圃而遂西也其隨舍而東者經臺及亭
而北出焉居昔人都域之中而有山林之趣檄閱闠



之近而無車馬之喧下州小邦一丘一壑不足與之
比高深而論今昔矣伯溫方以稚文博識清節卓行
受知於
聖明入則紬書中秘出則攬轡澄清蓋未嘗安居於
茲也其廉於務者首書爲圖以相示俾予書之以與
其僚友觀覽以系其懷思也予以泰伯之裔自文懿
公陪葬昭陵遂爲雍人歷唐宋受封於雍唐文懿公
封永興宋忠肅公封雍 蒙
國朝厚恩猶畀先君之舊履也先父亦封雍郡 蒙於

伯温之宅慨然風土之思豈知常人而已哉噫集嘗使過長安不得盡觀於八水之流然城中久爲國都水泉鹹皆曰飮皆自外至而伯温之居乃得流泉周其室廬胡爲其勝矣哉然而五六百年之前侯王第宅相望以勳名貴富鐘鳴鼎食稱者何可勝記文士之所賦詠登臨之所感慨亦多矣未有如伯温之居尊其堂以求聖賢之學成養正之功左右齋居體仁以育德致道以成能俯仰跬步於燕閒之暇者無世俗凡近之褻也觀流泉以識其不息托老圃以致其



詠歸昔之居人能若此者蓋鮮矣予雖衰耄天或假之以年尚能追飛鴻於太白賦晩晴於終南從伯温於鄕社有一日釣游之樂使後人有所覽焉不亦可乎

## 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淩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沈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盤后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閒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彦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鄕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



可返豈有是邪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石自以爲高曲見臨

識而自以為明輕[illegible]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慮之所與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冥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而虛曠於入道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



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為敬講焉是為記

## 環碧樓記

古之為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故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此務農之事爾誦詩讀書脩已而治人此士之事也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焉今布衣韋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掇拾錙銖劖刻機智生息可以饒足而士君子之行慊然此賢者之所憂而近世往往陷溺者也吾從女之夫周維翰則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敬愛之恒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穀粟絲枲飲食服用取給於是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隣里之好無問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獲安其居而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濟飢贍乏樂施不倦他日稍積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求予為記之予久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據平曠之野四外奇峰秀嶺皆在几



席而黃仙巖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為之言曰為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汲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云讀書力田二事不廢為傳家之本圖其在此乎

## 看雲道院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既作崇文之宮於番陽雲錦溪上後廿餘年又命其弟子于有興作道院于宮在而語其友虞集曰吾十有三以父命學道龍虎山廿先師

以之朝　京師廿五見
世祖皇帝即被眷遇贊其先師治其教歷事
列聖數十載五十而我先公先師即世奉遺訓以從
事乎　朝又十數載而吾益衰矣使營此者將歸老
焉昔御城姚公燧嘗為吾書看雲字因取而表之吾
於是觀乎天地之盈虛而與時消息不亦可乎予其
為我言之使來者有所觀也集聞之易象有之坎之
中爻乾之中爻也天道以時而來降陷乎地中其象
為坎其物為水陽氣不能以不升與地氣相持上行



而雲生焉是故重卦百廿有八坎之象十有六唯屯
需之上體為雲是其親乎天而乘乎雷也震爲陽乾
之陽也乾為龍震亦為龍明陽物也傳曰雲從龍以
其類言矣是以雲之為物也仰而觀之無定象也俯
而求之無成質也起乎芒忽而不可以為始究乎六
合而不見其為終覆被施乎極乎至溥而不有乎名
變化參錯極乎至文而不滯乎迹時有時無與天為
徒不其神乎竟非至陽之精孰能與於此古之為道
者有以知夫生化蠕動莫不繇乎是也獨能時其復

而有得焉取其甚信甚真之實以易其有數有質之
常守之篤而致之極純焉而無間也粹焉而無雜也
故能與太虛同體而無所虧與造化同用而無所私
也雖然孰得而觀之哉集又聞之艮之陽亦乾之陽
也必有止也而後能有得焉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止
之道也止諸其躬止之所也廣成子居崆峒之山千
二百歲而身不衰者豈有他道乎震也坎也艮也陽
之見乎陰者也其純者乾也君子之道得乎其中時
止時行至於純乾而後極此易老相通之要也不然
看雲者將心馳目窮於漭泱無涯者乎姑誦所聞以
就正于有道因以為記



##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
江閭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夐絕眺望如此者亦或
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
玉笥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
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
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

蕭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思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義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輙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



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褻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一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困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塵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玆軒之高明云

##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緜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



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濟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

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記

歲爲達諸　朝得給鏹市材役民夫姓章歲
李屬其副孫侯諸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
屬尹王某其上下以次舉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
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其所以長
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
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
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
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
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



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
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
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舉
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
以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
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
矣且葦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爲能
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
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
以圖無斁焉可也

##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
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
青州把道録傳其藝非一及被　召又從阿尼哥國
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絶藝凡兩都名刹有
塑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
者由是　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



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勑正奉非有　旨不許擅爲
人造他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落陽田
君傳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
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謂其徒曰不得劉正
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予
即謁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
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焉去後正奉
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

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朔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像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



欲造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有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合遂配之畧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稱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

而梵佛多秘不得傳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畧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摸榻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摶丸



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猺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蟠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愼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

結獠獷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撫
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
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獞人
曰獠人之目皆强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
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
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
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
利兵以臨之則桿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
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



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
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格非常
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是以敗事而興
請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拒其要害置廉吏能
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懸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
通豪壯之心力效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
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
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

苦可勝追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
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
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
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猺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
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
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
遏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
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



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遂破
小溪猺源等寨叁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
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
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
調諸軍攻其要害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
得邊邏寨悉檢所失即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
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
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
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

破大厚黃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敗
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
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朱落等處潰搖之復聚
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
得戶百二十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
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猺寇盡潰發其巢得僞鈔被印旗甲戈弩及所殺
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
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



復其業十一月以　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
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
源酋韋傳四籐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
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
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
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
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
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
與賊遇道險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

陣以待賊分三隊壓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
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
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
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
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
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
矢箙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
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
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爲猺鄉導者潘



壽禮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
之餘黨保巖洞以爲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
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
欽之靈壁與省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
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
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
渡江入慶遠大定連擊中廓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
權盧閙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

唐妙隱洞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邏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鞫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兩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



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莎酋梁七等二十二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逵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

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剌不花殺千戶乃蠻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之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答剌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合擊石山上綿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



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奏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爲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廣州萬戶鎭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顔甄爽加歹等本道廉使郭某副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　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

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恃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獞人以制猺獞弱而敗假融欵以制獞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容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往薄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營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答剌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廣遠深入蔄丹蒞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



莽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集嘗忝　國史也敷錄其功多之日以相示集歷觀　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猺記

## 法海禪菴記

人子之事其親也生有養歿有喪祭以盡其心焉秉彝降衷之發見非自外至者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心夫安有所窮已乎佛氏之學至于東土久矣其說以爲佛之慈力使生者得福田利益無所不足於其身歿而神魂飄散陷溺有所依歸而超脫故雖以寂滅爲宗而孝愛之心油然動乎其中而不可遏欲報其親求諸此求諸彼而不得則從其法而行之廣營佛事植塔廟謹供養幸一遂焉所以久而不可變也金陵蕭梁故墟達磨西來首至於此而禪之爲說興焉士大夫咸好言之而佛屋之以禪名者尤重於東南矣郡西南隅新有所謂法海禪菴者

元統初武氏之所建也至正六年正月江右憲府從事武布行部臨川屬臨川郡經歷黄天覺録禪菴之故使余記之其言曰布之父諱亮之寓居於斯也勤儉以立業謙和以待人見貧弱則施之無倦慈子弟則教之有師年五十而終布與其弟安鼎思所以係其思慕之無窮也奚諸母彭氏請以父之遺財千五百緡貰殖孳息買地數畝於大夢菴之右可疏可蒔可麥可豆資利於圃人遂以建菴爲請壽寧寺住持泰岳宗長老上足志堅爲之開山其題曰法海禪菴



者則故御史中丞馬雍古公祖常伯庸父之所書也有居佛之殿說法之堂題之曰潮音曰普觀者監察御史孛羅帖木兒之所書也行宣政院主佛學之政皆貴人大臣居其官爲文書以護之豈徒以慰孝子之心抑亦以中丞御史之所表可以聳動耳目而化感於人心者乎余嘗與馬公同朝共領文史之事見其於孝友之道或先之於辭章或列之於物品未嘗不寓其惓惓之意也今又於法海乎見之豈無故人之思哉吾聞之古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布之見用於風紀有識君子豈無移忠之望乎是以爲之記

## 西奇絶樓記

臨川饒則明氏宅勝地于城中作高樓以遠眺望以其兼得城郭山林之觀也取眉山蘇公懷超然堂詩句名之曰西奇絶俾來以書求予題而志之夫饒氏世傳之懿交游之盛與則明之所以克承先志者具在金谿王濤徐芳生記至若山川屋邑烟雲竹樹極目力之所至可以名列而指數者則又具其叔夕大可詩序且予亦嘗爲則明記西園矣茲又何言焉然



則明之意其勤不可以虚辱也乃爲之書曰蘇公超然之懷夷爲雪賦也然而高安深明之宜温凉朝夕之適園池食飲之奉賓客僚友之盛其奇絶豈止于斯時哉公因是而攄其思耳則明嘗慕先哲因所表以自表豈淺淺之見哉然蘇公之於客也甚移官而遂去之雖有奇絶徒寄悵恨於賦詠而已今則明與其親戚朋友游息覽觀未嘗一日不在斯樓也甚將長子老孫而傳守無斁視前世君子之憂患奔走以終身者所得孰爲多少哉善乎蘇公之言曰予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游於物之外者也則明氏亦既樂夫
物之奇絶者抑又有不係乎物而樂者矣予之能事
也大夫賢者登斯樓也亦有以發吾則明者乎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

## 說

###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
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搓斷梗至
乎吾前者取之不至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
自命曰海樵子求於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
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
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為鼎鼎者言飪之



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
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
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
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
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
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
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
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
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

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推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時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



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予立乎浩蕩之墟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太亨以養賢撫之使天下皆得其養然非推之事乎是爲海推說

平心說

吳澄叔丹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旣從而書之而又求爲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甲問焉所謂方圓徑寸混而相抱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頑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



非平之謂乎

剛齋說

應奉翰林文字前進士觀君志能長桂林憲幕時或病其剛不宜於晝諾遂斂裳去之及　召拜翰林臺省更嘉其剛遂以剛得名於時因以名齋中朝學士大夫又爲之賦他日使過江右寓書於僕使有以廣之僕少時嘗讀眉山蘇公剛說引剛毅木訥近仁之訓而申之曰剛者之必仁亦如仁者之必剛何其言之明且決也至謂當憂患時發我於危急者皆平日

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昊時可喜人也則其涉歷憂患老久深知人情世故之變而爲斯言乎若夫辨夫剛必折者蓋出於鄙夫患失之語此則公見義之勇終始以之百折而不回者蓋嘗即是而求之當東漢時士大夫以節義相尚恥不得與名於君子之列就死蹈難甘如飲食士氣激烈遂以成風當柔暗之代憸壬小夫猶有所畏忌而天理民彝有所不泯者未必非剛者之功也焉可誣哉昔吾夫子以未見剛者爲歎或對曰申棖曰棖也慾焉得剛然則害夫剛



者慾而已矣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之與柔亦猶陽之與陰不可偏廢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爲剛柔之質其本源未有不善也而氣之所稟質之所成而後有口體耳目之慾有善不善之雜矣所謂爲懦爲弱爲無斷爲邪佞故與剛者背馳而所謂爲暴爲猛爲震爲強梁亦皆氣之慾也大害於剛而非剛之謂也是以論剛者不可不辨也故嘗爲之言曰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何有於剛哉若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誠剛者之能事也有志於剛者乎反而觀諸其身攻其氣之慾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焉而至無欲則直剛矣乾之爲卦純陽也六爻皆剛也至於三四傳以爲重剛而不中故君子因其時而惕此又處剛之道也若夫大壯之羝羊觸藩夬之莧陸夬夬因時位以致戒者也此隨時從道之義而非鄙夫患失之謂也汎觀於諸卦之體二臣位也六在五而九在二者常吉是故爲臣者之貴乎剛也若夫在位者有無慾之剛焉則純明之治東漢爲不足言矣有志



於剛者尚察於鄙言乎

敬齋說爲篤敬夫作

篤敬夫御史因敬以名齋先儒之言敬服行之弗及尚敢加一辭乎敬夫果有志於斯請遂言之武王聖人也太公善養老而來歸得一言焉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箕子脫囚奴而來歸又得一言焉曰敬用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是所以爲敬者不出乎貌言視聽思也少怠則失之矣御史國人進士第一盛年顯官字敬以持其身書敬以表其齋是人有志

於敬也夫以盛名處順孰知憂患之可以勝大任聖賢之所常道乎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舍此其何以進德乎夫子於大傳發三陳九卦之義以明中古處憂患者集嘗求其盡心焉而望道之遠未克分寸有所至也因爲有志於敬者言之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法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



則無專一之趣矣雖有善氣強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並施焉以嬉嫚焉以發物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泛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乎處

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變憂患難處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知



而有制嚴而不雜審進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君以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整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敬齋記

臨郡中順公之來治府也處心平易爲治簡要甫及三載政通民和千里之內歌誦洋溢蓋其始至之歲暵乾爲虐公用憂之求諸山川之望觸熱履險忘疲升高精慌以禱神明孚格甘澍大足百穀告成自是

以來年屢書有既完既富民保恒心禮義不悠俗乃嘉美推其致治之由本於民食之足推其民足之故由於風雨之時原夫應感之機禱祈之切則自中順公一念之敬始故爲題其齋曰敬云噫敬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茲敬哉久大之業基乎有成蓋在於此

## 自得齋說

大梁之墟有君子焉張君仲美其人也以國字之學入官積閥閱致聲譽從事大府不以南海爲遠裕而



有制敏而有功簡書之餘幕府清暇退食燕居乃顏其齋曰自得齋邂逅豫章請求言之夫自得者仲美自得於中也他人何從而知之然而可得而言者中之所得者蓋有所自也夫其所自者非惟古昔之人得之自今以至於萬世亦莫不得之也非惟中國之人得之極四海之表亦無不得之也蓋其所得之自本同而獨知其得之所自者所以爲君子也然則所謂自得者非私其所能得而知其所同得者也合其同所以得其自私其自則非所以爲同同其所自之同得其自得之自非其心廓然大公萬物皆備其孰能知此哉若夫私其所有以爲自得則我且固矣是故知其所得之自本與人同則其得於己者不可禦也本之於心體推之於政事仲美之所至豈可量哉是爲說

## 王氏子五歲哭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生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



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 董鎔字說

稾城董氏有賢胄其名曰鎔則忠獻公之曾孫忠宣公之孫今湖南元帥之子也以集之嘗客於忠宣公之館請爲之字而祝之夫金之在鎔蓋方受鍊而未成質之時也君子愼焉凡金之用施諸樂者鐘鏞之屬其器也律呂協焉神人感焉大音之所出也行諸禮者錡釜之屬其器也烹飪具焉聖賢養焉大羹之

所載也其於農也錢鎛之屬其器也耕耨作焉稼穡興焉大農之所尚也其於兵也戈矛之屬其器也社稷衛焉暴亂息焉大武之所成也是以聖人觀象以制器攻金以名物量其材於未鎔之先度其宜於旣鎔之際方圓小大有從有革郊廟朝廷軍旅賓客之用備矣生民之利周矣其受命賦形各有分而不可踰鎔其幾也請字鎔曰器之夫金之爲器多矣度以小大莫大於鼎權以輕重亦莫重於鼎用有貴賤亦莫貴於鼎也是以九州之牧各獻其金有天下者命



而鑄鼎焉以祀天地以感神明以鎮海宇以極鬼神之變使民不疑而安之鎔也承先世忠孝功勲之舊其所受者深遠矣內有祖宗之訓外有師友之敎變化其質以成其能勿小容而思大受也勿爲輕揚而思重舉也凝遠久大必如鼎之爲器焉則可以承家世而列　明廷矣

李氏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　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　上所賜也予不忍令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氣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審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欽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



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剝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

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眞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亦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之矣夫所謂俊秀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



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思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盖既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忽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夫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足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

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
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
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
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
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
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
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



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流
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
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
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
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
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
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殁曾氏再
傳而得孟子儗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

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
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奭理溥化爲余言鄒人
孟道源魯人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
魯年四十餘皃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
觀其買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
爲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
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
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
利求於心傳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



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爲能宗魯者矣

蕭淮仲乂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乂之乂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爲
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
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
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
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
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
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

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弊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
無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
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
予於是有感於取乂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為
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
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為
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散物之博矣詩書文藝
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易
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乂始是為



仲乂說

## 劉璦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璦溫玉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予申
其義焉予昔年在　京師閩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
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縕之以纊火弗
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氷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似
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
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
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

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
之而禮神則為圭為璧為琮為琥為璋為璜為瑚璉
為鼎彝君子服之為弁為旒為環為玦其用莫貴焉
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為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
以為聲是以溫之為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
躁妄也言不敢有忽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
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
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氷而寒則岌乎其危
矣是以溫之言其眞玉也哉



## 鄧漢傑改漢溥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過事別可否
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愼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
一事之責自　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厲
愼趨學世德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
是皆有愧於顯宗者矣先生旣沒予嘗識其書後以
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
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
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

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字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内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穎何人哉睎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内行淳備



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試之以内行者蓋當反而求與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詩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内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勗之可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一

說

張允中字說

有一言而可以通天人之際極神聖之所以爲道學無窮之傳者其惟允執厥中之語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所以爲人者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堯命舜舜命禹仲尼實舉而言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述之以爲中庸者亦必示人以喜怒哀樂未發所謂大本也是故萬世之下學者不於是而學焉則



無以知聖賢之傳心以極夫天理民彝之至者矣吉之君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其本之在此也學之之道必致危微之辨於善惡之機擇之而不使有善執之而不使有所失庶乎至精至一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矣允者信也世降俗末所以無得抑學者近不信其師說遠不信於聖傳人之所以得乎天者亦不自信是不自信其爲人矣可不憫哉是故自學者求至於聖人其有在於信乎吾友河中張君允中之學於成均也講之有素矣貢於地官轉乎西臺

持文書審政令出謀發慮以佐其長閱歷歲月以成其能而佐憲幕於江右所以不敢有過不及之差者豈不本諸知是之篤者乎嘗聞先儒之論治必欲聚天下之人才而教之大學學成而布之天下則其爲一而不雜正而不偏其爲治也通而不僻同而不異所以爲均齊方一者也今國家建國學於京師以教冑子與凡民之俊秀取其才器而用之往往不失其守有以見於當世者是道也吾於允中見之矣賢者有益於人國也豈不信哉



是爲允中說

吉泰祐之字說

大有上九之彖辭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吉而又言無不利者吉之至也其曰自天祐之者蓋言所以至吉皆天祐之也大有之時火在天上最明最盛之時也天之與火高明在上是以上爻有此吉也祐者助也則所謂吉者天助之也易大傳仲尼再三言之又推其所以得吉者履信思順尚賢也天即理也順理而行無非天道則厥無凶悔吝之事所以祐而助之者皆吉也信順之實也天人無二理也是以周公以天爲言仲尼又兼以人爲言者得乎天斯得乎人矣是道也非賢者不足以得之是以尚之也易之爲書大矣而辭象變占可以盡知仲尼又以明之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靜之間有以察乎陰陽之往來剛柔之變化晝夜寒暑之交而有得於逆順從違之理焉而趨吉之道盡矣噫周公處憂患久矣天祐之吉方見於此爻而仲尼反覆論之蓋言必如是而後可吉也祐之西夏之後也西



夏之學明於佛理致吉之道亦多術哉祐之從仕憲府乃獨於吾易有取焉此善於處泰者也愚之朴學如此譬之於人飯糗茹草自信爲甘美則有以獻諸友朋不自知其苦寂之甚也祐之或有所擇焉

沙君美字說

張掖劉公伯温來監憲於江右刑政齊一吏民無敢犯乃至學校親施其教焉前有司者以簿書期會爲職事視教養爲迂闊公嘆其弗虔而修治之命其吏阿里沙親篤其役於是郡學東湖宗濂兩書院齋舍

几席之陋者卑者皆撤而新之師弟子之位尊卑有序坐起有節大抵倣國學之制而差有品節焉於是自有位於行省憲府之大夫君子及其僚佐與三學之士子四方之來觀者莫不稱善沙之字曰君美於是皆曰此君美之所以爲美者也或來求予爲之說乃謂之言曰美也者有諸中而暢諸外者也吾聞君美之先以著勞於憲宗世祖時而報之者未盡也其祖仕於閩爲義由以養其族人之在順昌者其德惠又未艾也　君美好



讀書乃從州郡推擇以爲吏在汀州時盜起郡守郡將無以爲計君美以守將之命率勸民義得三千人而軍勢益壯盜隨以平自閩憲遷江右憲府諸公皆有學問世臣大儒君美參佐論議於其間廉直有識皆其美之實也自此而升必有立於斯世君子尚得而記述之

## 丘岳魯瞻字說

臨川丘岳字魯瞻習文史憲府受代耕之禄其進身有日矣因其字求說以自勉乃爲之言曰予聞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至者彌高所見者彌遠善學聖人者之所當知也是故必去凡近而獨游於高明必恥汙下而自至於遠大然而有其方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正之言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正之地則不仆貴乎進之有漸也如此丘之爲文象山之並起於地也丘於山高之至也魯又禮義之國也天下之望莫加焉高者人之所共瞻故又戒夫自處於高大者萬目之所瞻不可苟也危則無以安險則無以完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善爲瞻者乎是爲魯瞻字



說

## 趙升以高字說

周易有之巽下坤上其卦爲升坤土也巽木也木生土中其勢必將上升自萌蘖而拱把不至淩霄聳壑不止也故物之能高者莫先焉巽在坤下其本之託於土者至深至厚則出而承乎雨露之養風雷之動其升何可禦哉此積小以成高大之義也雖然物之成形及其高則有限量焉愈高而愈無限量者在學

者爲學在君子爲德則其高無可止者故其上曰利于不息之貞云今升之字曰高善得此義矣然而登山者不可以過高高則險譬諸仕而有位者其高必危而辱隨之矣是以知幾者愼之山者地之至高者也地中有山以高爲名者何也山亦地也非知木之積而後升者也居甚高而常與地一所以高而無弊者也卦之名曰謙不自高其高善處其高者矣敢又以謙之義爲升高者勸

##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効斯進矣乃謂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苟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賢經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學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

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乎安得不爲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 陳嘉績繹思字說

爾雅曰績勳功也功績貫登平明考就成也蓋習之爲業執之爲事成之爲功考之爲勳而績者獨假絲枲之工以爲言何也事業有作輟功勳有細大皆有久速難易之不齊惟治絲者累日積月緝續不倦能無間斷無疵纇精一持久經之綸之毫忽尺寸丈匹皆成故以類取其純以色取其素是故以嘉爲言者言其美之至也會稽陳君嘉績家世搢紳誦義學以廣教謹士行以褆身粲然光華而無所矜伐卓然高尚而恒若退藏固足有用於當世者哉其父兄師友所以名之者如此則皆有望於嘉績矣他日請更其字於集集與建德夏公大之論所以贊嘉績于成者莫如繹思繹也者紬繹而不忘於中念之念之相繼而不絕則心體之精微有緒而不紊學問之浹洽如水之有源以之爲己則爲己之道成以之治人則治人之效著非卒然偶成之功非漫然無根之業古之所謂大經大本者有在於是矣故取其名曰繹思云



## 易晉用昭字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

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彖曰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



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殘露沈潜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暗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升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繼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賛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



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析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搢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槩之也

## 李士潛文昭字說

至正五年十月憲使李公重山甫以書來告曰有孫曰士潛天性孝好讀書弱冠嘗使學於成均矣待予來洪欲遣從誨誘時未遂所願字曰文昭請一言以誨之潛之字昭也其取諸正月之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乎蓋周大夫因繁霜之非時感僞言之惑聽衆人不知其可憂已獨見其物理之必至而作也子思子引之爲言以申其愼獨於隱微之意李公受天子耳目之寄於東南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致治保民於幾微之際者固已無愧於昔人之詠歌矣賢孫亦知念夫祖德已乎然觀其磨礪之意深有望其脩聖賢之學也蓋中庸之教自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而又示之以至隱至微而有至顯至見者焉是以當愼其獨也釋者謂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傳所謂人之所不見者乎曰隱曰微所謂潛也曰見曰顯所謂昭也其可不愼乎是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者固不可得而言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誠之不可揜也學者知乎此則愼獨可得而言矣然而有欲致力於此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而已矣所謂不欺暗室不愧屋漏皆其事也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是而愼之可也其推顯微無間乎故曰純亦不已乃天德也知天德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愼獨然則學者舍愼獨則無所用力矣士潛歸而觀乎家庭祖父之德行出而得乎成均師友之講明其爲昭也豈不闇然而日章已乎



## 吳賓用賓字說

賓者禮之所重敬之所施者也自夫天子諸侯大夫士有朝聘往來祭祀享燕若冠若喪若射若投壺之類莫不有賓盈焉宿焉燕樂焉迎送焉酬酢焉其爲禮爲敬蓋以其德與位宜稱者也而庶士得以賓禮興者則必有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後足以當之然則賓之大小殊位而尚德則一也瑞陽吳用賓妙年纔絣學校蔚然諸侯之客也屬徵言於僕敢以尚德爲告則觀國之占豈虛言哉

黃勉子昜字說

亹亹孟敦昜釗茂劭勔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昜名
勉字昜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皐陶之所以勸禹者
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以亹亹者
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
懋亹亹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王者誦
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
力之地乎子昜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師友
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爲子昜言哉子昜用志不雜
脩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昜與勉之爲言皆用
力加進不以已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
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
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
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時
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妄有所易也
古之所授後人不敢妄有所變也周道既衰異說並
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



憂是以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玄遠專門訓
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閒聰明近道之質非不
知勉之以爲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
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
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所憂者
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
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
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
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昜之父兄師友
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
信聖賢之言而易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
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或久
無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欽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
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
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
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

## 揭恭進德字說

揭恭字進德請言爲之說恭脩進士業從鄉先生治禮經請以禮言之傳曰德言盛禮言恭禮愈恭則德愈盛德彌盛則禮彌恭有崇卑之殊無内外之閒也雖然未易言也請以學者之事論之語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恭爲之禮豈徒爲之容哉敬主於内禮見於外則無非恭也然本於禮而致其恭持敬之道也凡言進德者豈外於斯乎然而恭不容於僞也驟飾以悅人而人弗信也執玉之容高卑人其可欺乎禮



也者仁義之節文也知禮之出乎性而行其恭焉德之所由進也考乎經以知禮之節恭乎己以行禮之宜德之進何可量哉先王之禮存於今者微矣昔者程子之爲教以敬爲主張子之教人以禮爲主非敬無以行禮非禮無以爲敬其揆一也子之爲是經也將以進德乎將以爲進士之業乎是爲說

## 吳煜允明字說

古之製字者盖有先正君子之儀則焉司馬文正公之名其文火在人上而其字曰實朱文公之名從火熹諧聲在而其字曰晦夫發見於外者必求其本欲成其著者必養以晦此聖賢之道也是以君子之學觀於物理以進學而成德焉孰敢有踰於斯義者乎臨川有隱君子曰孫履常先生慎言行謹居處收斂而不耀雖公府交辟略不爲之動以寡約終其身及其門者甚衆輕揚者知自致於沈厚衒露者知自守於質樸則其所以教人者可知矣吳煜嘗受業焉而其字之曰允明孫君以將爲辭而祝之未及有以言之而沒數年之後欲求爲之字說焉煜從火從日其明



極矣而又以明字之何也再三思之豈非欲使知其受於天者本體未嘗不明而或蔽焉則又欲其致自明之功也歟明而又明惟此而已監察御史前進士婺君元溥善煜之才而薦之郡經歷趙君師舜緣二君之意使之仕於學官自州里觀之可謂達諸顯揚之地矣吾以爲明之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故爲陳先正之成言仲隱君之遺意以爲煜告云

## 張升從順字說

前鄉貢進士張豫從順以其名之近於高大父之諱

也請更之其二兄皆以卦爲名求諸易得與雅俗無所避忌者五各書而封之告之曰取一字以爲名則神明之所與也再拜起受一字啓其封則升也發易而視之其象之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德其考君終焉所受郡名其字因從順而無所易升求乎言從順之義集曰木之生本繫諸地自小而高大皆順事也所謂順者循於理而無違之名也微有所乖戾則不能有所至矣故夫有本者雨露之所養因順也雪霜之所加何莫非順乎君子之爲德安逸之常或不足以有所進歷患難遇變故而不失其正者則其所增益何可禦哉以升之六爻論之自初至五順而升者無以加矣然物之生至於極則不可復進惟修德則愈升而愈不可及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焉有可已所謂不息之貞者乎惟順可以配健君子勉之



董灝仲章字說

董灝以仲章爲字久矣其始命字也蓋取水之盈科道之成章以爲言焉釋者謂灝水之動而湍急處也動而至於湍急畧無間斷止息則有以見其源之浩長而非潢汙行潦朝滿夕除者矣蓋無本源則汗漫而無歸短淺而易涸而無盈科可進之理矣以諭學者之爲道必成章而後可達焉章猶文也於六書之義音十而爲章十盈數也陰陽倡和至於十則成矣故合音十而爲章也凡學之成章皆因固有之本積累而至於盛大者也成章云者先儒以謂猶言篤實而有輝光也猶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猶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德之盛也然則所謂成章者豈自外至乎水有本故其瀾可觀日月有本故凡可以容光者無不照君子之欲達者則知本也乎然而初學者未易及此也雖然游於聖人之門舍此何所事乎今欲以舍本之學不足之才而欲以用於世則亦危矣傳曰仕而優則學灝也從事廣師之府敏於事而名亦成矣猶能致思於師友字之之意而求乎言焉則有切己之省矣本者何明德也知明其明德則本立矣由是道而脩之則成章之達豈不由己乎



書法說與劉元

書之易篆爲隷本趣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妙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珮玉執璧奉盈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頗衺反側怒張容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古今書法第一見中郞石經徘徊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非獻之不能知父意一日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己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誠大醉書不佳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事思過半矣予病目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聊記彷彿耳吳定劉元元善居浙中與善書者游又好作漢隷至山齋語及此書以答之



## 醫說贈易晉

醫之爲道仁人之事也因其惻隱之發而究於其藝之成使人得遂其生而無害焉其學亦重矣哉予來居崇仁五十餘年邑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自其父時識之至于今四世矣小雅之子四人世守其業敏生以爲養居室怡怡無間言小雅甚樂之而愚亦嘆夫鄕黨之間罕有及之者豈非天有以鑒其醫之良也而有以報之乎其季用昭好讀書能詩文精神之有餘傍通陰陽之學取其精微以相成其業予甚善之無旬日不從予遊也一日其親欲使之遠遊以益其學而來別焉乃告之曰古之人安於其分而嗜慾淺心平而氣完外邪之感無幾也風氣旣開欲動情勝以傷其內外之乘者入焉而醫之業始矣聖賢之書可考而知可按而行也若夫蠱惑僭妄盜賊於其內而不可測乖沴淫暴攻伐於其外而不可窮苟非精於其技則紛然變怪雜見乎其前而知所以治之者亦難矣況乎晦冢頑鄙初不聞經書之傳狠僻躁妄謬於見聞而自用不知邪之所在而誅伐旁及於無辜不知病之所由起而探伺以覬其僥倖或立危論以傷孝子慈親之心或爲大言以肆其冒襲移奪於同列庸俗之態如此豈復有全人哉易氏之爲學數世矣父兄子弟之間溫厚而舒遲懇款而詳密守其世傳而不敢失也考乎古論而不敢忽也治藥必精而不致苟也視病必審而

不敢寧也弟有不足問諸其兄子有未知請諸其父受病或深閔閔然求盡其心而不厭及其成功也悉嘗有一言自矜於人以予觀之脩仁術者鮮有善於此者也以用昭之精敏其出也必有遇合焉進其藝以顯其親予於用昭有望矣故書以遺之

篆刻說贈張純

今世石刻之古者莫知石鼓之文秦嶧山碑漢魏存者尚多莫妙於蔡中郎石經石經石久不存墨本流傳得數葉即為珍玩今京師國子監有石鼓十枚余



為學官時自南城移置今僅三十許年比當時已缺落一二十字獨秦刻在高山無人之境得者甚少所得共覽者多徐鼎臣摹本也漢魏諸刻如趙氏金石録歐陽氏集古録洪氏隷釋所載篇目可攷天下混一以來宜可盡得然好事者力求之曾不及十二三如保定張蔡公孫居亳州者不仕宦好古書徧以金使知書者褁糧摹搨拜購古帖數十年矣石刻唯此家最多其他可知也亦有新出土中者古書不載當是宋人未之見然則固又有後出者邪夫文章制作頗有金石刻人間得傳攷之所係亦不少矣自非石理堅緻刻法精妙則又何所得久哉近年在京師有渤人稱精善從吳興公最久然偏長吳興之體吳興殁後頗亦寂寥刻他人書輒曰非吾壑頗幾不可觀人亦殊訝其云耳予書不工又苦目疾既閒居山中于書亦絕少上清張純希善以此藝來訪喜其精而惜乎無以資之也聊書刻字之有取於世者以勉之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邪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覩與名將急行執

山後冥擒䟽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
隘庶幾有寄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
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宰
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
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
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
所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
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



立事立功則必有其位有其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
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
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
知矣所論亦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
備錄之以待采擇記載云

##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
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
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
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總父兵鎮長沙
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
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
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　朝曰棟立券強貿醴陵民
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
故人以事聞有　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
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
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
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逮



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
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
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
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
氣訊鞫辨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遷使者乃得其情棟
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
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
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
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為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丗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棣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貿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棣諒也嗚呼丗之畏威顧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爲虐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



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蒲數改官知朐山縣應雷猶留之幕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徑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訔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訔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處治郡事率鄉僅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粮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先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訔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炤猶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



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他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虜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

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皆鄉貢進士某曾孫顯曾今爲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蹙而焜死殆無愧於廻遠焜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焜者不亦悲夫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討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焜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孟孝子傳

臨川孟孝子者名君用字和卿故宋祕書大監澶淵孟點諸孫也歲乙亥 國家兵至臨川和卿三歲其母章氏負之以逃亂兵及之持刃從和卿其母哀號請存子甫置諸地已被驅而去不復得顧兵過孟氏家得和卿而歸養之母不知所往天下混一江北往來如家西家和卿稍長聞其事每一思之晝則輟食夜則忘寢習 國朝語言文書將極北方以求之十數年無所得臨川之南二百五十里有崇山華蓋古仙人浮丘君居之有神靈甚著和卿徒步禱之得吉

徵還至臨川有客自它郡來頗知其母所在如所占即齎粮往見母傾城邑送其行郡城中大夫士詩百餘篇崇仁亦如之皆感憤激烈有以發揮孝子終身之慕而啓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間關數月僅至其所則其母沒矣從同母弟得其遺言記孟氏尊幼名行爵里及其家父母兄弟狀貌居處婚姻族黨無少差者信是其母亡疑也再拜涕泣告其同母弟請以其喪歸同母弟曰吾母也旣祔先塋矣兄安得以之歸孟氏乎哀慟百端終不肯從乃號慟俯伏墓下得



其遺衣梧棬奉之以還而喪祭焉和卿今七十餘而思慕不置以予嘗忝太史封郡邑先所得詩以告噫亂離之時死生契闊之事多矣孰德不回若和卿者可不謂之孝子乎作孟孝子贊贊曰

於惟孝子生逢百罹母違身留長而益悲徬偟踟躕何遠不至有言畢通以達其志求而得之不逮生存體魄載窀其歸者魂孟氏有祀亦克來食至于孫子母忘在昔及今治平靡有戰爭存安沒寧以遂其生凡爾民庶有養勿褫孝子錫類是用作贊

## 貞節夫人怯烈年氏傳

至正二年六月中書准　詔令下禮部符河間路主
者旌表故河南參政莊武公居第之門曰貞節之門
者為其夫人怯烈年氏立也莊武公諱曰某大父曰
野禮別實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河間郡侯妣妥
𤔡合敦氏河間郡夫人考刺眞由某郡萬户贈中奉
大夫河間郡公妣郭氏河間郡夫人朱氏特封河間
郡太夫人者實生莊武也中奉公壽百有五歲朱夫
人百歲是以莊武奉養之日長也莊武之元妃河間



郡夫人塔實氏子一人今嘉議大夫江西廉訪副使
孛顏帖木兒也生六年而夫人没繼室艾納氏亦河
間郡夫人殁又繼以怯烈年氏則蒙古軍千户字羅
歹之次女而元妃之從女弟也封趙郡夫人莊武公
國之名族其功業在　國史刻碑墓道趙郡夫人
之來歸也年十六大母朱夫人高年莊武有王事朝
夕甘旨溫凊夫人敬共無怠親戚化之皇慶壬子莊
武即世夫人年二十八閨門之内肅如也事太夫人
尤謹歲時率子孫上壽愛敬尤至天曆己巳丧太夫

人葬營有禮哀毁稱情憲副方在齠齔鞠育訓誨慈
愛誠慤少長俾出就學於成均為
天子諸生器宇深靖屹如老成拜監察御史兩道僉
外憲淮東浙西兩副憲移節江右所至清御直道凛
如冰霜不動聲色屬部畏化處心忠厚而不可干以
私謙禮君子崇尚學校庶幾德教有古君子之風焉
硜硜小夫歛焉心服方將大為時用則皆夫人之教
也是以　朝廷有旌節之表焉蓋福禄未艾也
史氏曰昔唐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祖母



唐夫人孝敬過於常人及長孫夫人疾病聚子孫告
之曰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
孝敬此崔氏子孫所以罕比也今趙郡夫人善事百
歲之姑教子有成然則莊武之門其將盛乎

## 馬景道傳

馬景道字師曾河内人少孤躬耕為古學游學東平
業成過睢陽睢人留之以為師有蔡氏重其行請妻
以女景道聞其家多藏書可就讀許焉留蔡氏且久
有子矣而婦兄弟不足以知其父志責以常婿生産

作業乃違而去歸河內年三十爾鄉人亦未之知也衣食之給殆無以繼諸生請就學官受教焉經義治事及古今之變隨問以答虛往實歸無不各當其意縉紳先生來與之游莫不咨歎自以爲不及也稍爲之經理室家有司輟官地以助耕稼而地甚薄親拔荊棘大暑不倦種菽麥必先公賦餘乃自食士大夫以 朝事過河內者無不停車見謁而學問行誼著聞於 朝廷矣用部使者薦除南陽府儒學教授曰闕 朝廷將立科取士聲律文藝非吾學也後見科



詔以經學孝悌與賢能幡然曰吾可以與士友共講矣會前官與州郡數遣使迎致乃受聘至郡而前官猶在實望其來與得釋去亟返轅而北守留之曰奉使且至學校廢弛吾甚懼焉苦留之學者四面而至庠舍不能容前官歲滿去始受祿而大府強教授舉生徒一人爲吏則豪家子非生徒也不肯即棄官而歸隱居十餘年爲道日進

朝廷爲國學擇師得論薦之重者召爲助教言於祭酒曰 國家教胄子成材惟

朝廷所用今置積分法月使之爭力求進取非所以教人請罷之如初立學法議多不合又去之改除陝西儒學副提舉不爲起人爭勸之曰官清事簡猶不足爲歟笑而不答時年猶未滿五十天曆兵興西諸侯起兵內攻衆履境富人爭出牛酒金帛與自保告之曰先生爲此邦望宜爲生靈計強一出曰有義命在獨不往已而西兵果敗服於是可以見其所守矣淺淺苟生徇利者不足以知之也年既高爲教不倦所謂民情吏事洞達酬應非固而爲迂者子之鞠於



祭氏者歸養與其季子皆敦厖有父風後至元六年年六十七而卒貧無以爲斂郡守率其屬及其門人親戚治其喪以禮葬諸某處云其里人李重山氏正直忠厚士也友道充篤平生官憲府每至家必與之言終日皆篤行爲治之要閭閻不起提學之故乃曰州縣之間効一職盡心以及人猶可爲也教之爲道大矣力所不及有君子之責焉是以不敢李氏之孫士潛侍側能識其言而述之 史臣曰先儒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焉先生三爲教官

不敢以易處之蓋知師道之難也
天子之學本出於貴游學成而用之雖輔相可也區
區於歲月之詳文義之末資稟之盛美當俯首從之
哉其論學法可謂知大體其因竊字道得李氏之言
益信

中齋說

易六十四卦合重卦之象以為名者莫鼎若也鼎以
亨飪言聖人亨帝養聖賢則用之器之貴者莫如
鼎矣金陵孫君名鼎而字仲實夫實者鼎之所以為貴



者乎而求予題其齋居嘗觀夫鼎之為卦下卦之中
其辭曰鼎有實上卦之中其傳曰鼎黃耳中有實也
實之為美其在二五之中乎請名之曰中齋凡卦二
五之得位者多吉二五之實在乎鼎中之
為言孰有盛於此者乎君子之為學也觀鼎之重而
不敢有輕易怠慢之心觀兩中之文以得乎聰明睿受
之實其為人也可以大用無疑矣是為說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三十一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三十二

題跋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本者甚少應賜者閣
學士書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
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朵來以僉書樞密
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書哈剌拔都特授奎章閣捧案官御書後

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



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是
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
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
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
容燕閒尤秉謙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學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

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掌宗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
而獨蒙 聖恩親御翰墨住 勑書以賜之廷中大
臣非無賛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
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
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
報於無窮者哉

書臬來學士所藏御書織錦文後

大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
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偓敎御書今侍書學士臣
臬來特以中書左司郎中兖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
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
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臬來出此詔本俾臣
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跋御筆除丑閭太府大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閭以官者也 國朝典故凡命
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當者封以 天子之
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爲奕未有若臣丑閭之親
被 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任之審者責益
嚴丑閭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禄於無
窮也哉

書道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集讀道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
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
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集曾大父交



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溪閣
池頗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曾閱
上瀆李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
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
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大人人否
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
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
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翕聞之其文集無卷無
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

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孰其在京師也館於集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更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欵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尊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書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侯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奉 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道孫見善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聲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韓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跋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寄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

## 書宋欽宗與太后手書後

宋欽宗手書曰竊知聖躬稍有違和不得侍養左右豈勝思戀即茲想已漸安比皇流涕不能自已乞指揮孫傅應軍前所須早令應副日近冠服等極荷孃孃催督了當俟歸城報答恩遇首尾周旋感激之深涕淚盈懷春和更乞善保聖體臣桓百拜　又一書曰臣桓兩旬居外遥望清光涕淚盈懷恭惟孃孃聖體萬福臣稽留軍前應副元帥所需晝夜不停無限辛苦是以前世業力所至其意直候了當方放歸也



未由參侍更乞保重關紙乞恕罪臣桓奏　又一書曰臣稽留軍前已及兩旬思望慈顏不勝激切遥想侍坐之特涙滴盈懷金國所索十事已了八九件昨日又添三十件日夜相繼生受不可活也須在二月初可入城切幸奈靜美進食臣桓百拜孃孃御前

宋爲金所圍甚急欽宗內禪旋爲金人所執時徽宗已出與太后問安書數幅留傳民間讀之使人感歎金兵少退李綱用事四方兵合欽宗與綱規畫綱文集中可見命令艱難宜有所徵創卒用小人以間之而汴宋遂亡故盡錄其書書其後而傳之他日紀事者庶有所觀覽也

## 書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旣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緖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旣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



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書簡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司氏王文堂中閣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

## 書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揜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 書李清菴心遠堂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苕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説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集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説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況宦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書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劒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劒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鑿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劒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劒道舊而言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跋和林志

國家幷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阸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



絶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被　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　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

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國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知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

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國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題眞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眞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集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



題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

題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即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儕輩之倫此圖當時甚稱　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跋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與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謂之無書可也　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今人執卷因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書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巳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 跋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來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哀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守志教



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儆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集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洺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泰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伯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　朝廷文獻畧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謁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上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　論如此晚守一

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
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
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
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
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
猶知賀諫官於廷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
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集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王
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
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



書其卷末云

　題鮮于伯機小篆

斂風沙裘劒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
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是以吳興公還畫沙之錐
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邈邈

　跋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
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
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

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
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
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
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
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
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



眞語邪果醉語邪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
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
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
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
海郡已幾七旬矣集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
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集幼時
嘗得其所爲賦讀之忝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

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又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乎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



道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蔽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邪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公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 跋魯子翬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曰般學者曰衆而取士之制畧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之與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 書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

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像而求之乎

## 跋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屬庸況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効者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跋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荊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跋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貧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習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
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荊榛丘壠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舛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



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為題而歸之三嵎

跋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而不病而工師告充　朝廷服其智決則執

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交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出閭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交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詹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移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從事三綾誥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黄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　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誥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録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



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又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諭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

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朱文公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跋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邪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愧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集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題申屠子迪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迪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 跋蕭氏家事狀

鶴野蕭君存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鎭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陜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閒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塡安撫孳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備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集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



## 書蕭存道平雲南詩卷後

粤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旣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文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二

題跋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旣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集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反之歎今夫荒閑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



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藁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黄山谷墨蹟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俛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兄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紡績圖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爲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題宋高宗書扇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設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耳然戒殢酒祝以忘憂音黃髮爲期之意乎

題約齋



約之爲文從糸蓋束約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俊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旣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此

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邪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跋王逸老草書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尚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小大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



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寥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題吳興公墨竹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竹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絕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跋安生送行詩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難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蚤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耳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以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



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拜書之

跋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勘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

終不可復皆天也邪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 跋王贊善遺事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



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須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

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脩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家藏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 跋順菴銘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枝則仆則所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

急內無饑饉夭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眞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韙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 跋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六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
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戒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眞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



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蹟天下既定歷治大都稜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 跋黃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適燕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元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 跋吳興公臨洛神賦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集賢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



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藏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 題王維輞川圖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 題陳所翁龍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學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奮蕩而化之如澤斯溥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迹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跡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 跋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

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切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跋金壇李氏唐誥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下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勑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若林周平園皆審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甚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



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族屬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閒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貧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乃復搆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邪因書曰千桂而貧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跋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徘徊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閱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聳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



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畫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喜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攺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題為坐客言如此丞書之云

跋朱文公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李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事體乃佳耳提官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附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李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爚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所之近而李



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暴暄而美者將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附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為嶽然則其可以書求乎

跋曾子翬所撰貞節叙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比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曾子求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題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予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公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榜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沿檄湖南實在郡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蜀人來見者予髫齓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官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設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者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適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



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録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書趙學士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

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迪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伯淸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干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



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賈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巖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旣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旣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余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澂惑退舍

事　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足與閒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幷書于奏議之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 跋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流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撥入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輩殺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邪

## 跋孟同知墓誌銘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閒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繫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

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言以
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爲孟氏墓銘略足以
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跡噫使人人如孟氏有
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
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遐字疑是邈字將筆誤邪
別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跋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
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
臣屑爲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
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
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才彥如士弘氏蚤有舉於
故朝而猶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
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
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
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
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
稱才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
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
其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
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
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
門人緝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享有
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
加隱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
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氏
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變禮尤詳豈
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
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
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
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
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
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
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

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詩蓺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　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



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跋程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搢紳先生賛述且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

愼端介爲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識而歸之

跋宋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絶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遵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跋董溫其官誥二首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祐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定宇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將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愼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眞宗至仁至愼留意獄事雖祁暑疎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歎乎

跋子山學士所藏宋與公墨蹟

宋與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宋眞蹟出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眞知眞存者非偶然也集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絶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集求中朝侍罪 國史嘗觀夫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



有可稱述者可僂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敎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藴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敎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聞約禮之說自顔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況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愼獨之說啓其端而

方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為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嚥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檃栝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為此誠指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為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覯羨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誠求乎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而勝御哉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三十三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三十四

## 題跋

###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傅時出遊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版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乎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竟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為之而未刻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浙閩椽得學襲錦於海濱秩滿以閒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命子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

無擬頒言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具大
父請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刋正六
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
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備哉東
都乎嗚呼秦滅經籍内聖外王之道蓋已微矣賴漢
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
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
學始復大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



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説於江
漢先生趙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
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
疑貳其於天理民彜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
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
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跋劉資深墨莊

清江劉氏墨莊之説具在方冊著乎當時傳之後世
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静春氏作墨莊
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
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以
展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
之言焉其所以爲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
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
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
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
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新



矣高曾至于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
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穫者匪今
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
言也別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
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
怠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蕃焉播焉其有
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説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
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跋吳先生眞樂堂記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眞僞之殊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爲樂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眞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眞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絶碑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巳著其五世矣天曆巳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入廿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𡸁遠後據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内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



發巳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蚤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践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祖宗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詩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内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之之餘殆不勝其愧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沖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大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幾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絶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斡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　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家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　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武略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



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參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戸沖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緊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己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濟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

渟江海之流始於涓滴拱把千切起於豪末德業其
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分之所得
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
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
親戚鄕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
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知古大夫士之家農
工商隷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絶於是君子



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
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
部家簪紱蟬聯鄕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
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
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鄕里之實
事舉族同心處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
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鄕黨鄕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
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
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

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
虛濫以爲要迹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
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
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
諱沖子之孫元黙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
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
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由系以爲溫彥博



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
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鄕石記鐘銘
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
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盛度越
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
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
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
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
者之笑歟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

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當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缺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與也集嘗觀於臨川之東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後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譜書忠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亦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 跋劉晁莊世譜

故宋臨川世家與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迹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衰減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元其宗而與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



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據也晁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纂輯為三巨編何其偉哉嗟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 跋先丞相樂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樂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

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他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脗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某謹書



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中省自劾奉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知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學書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彫喪古道闇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

跋吳先生登新燕樓詩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燕樓郡使者郡監郡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是秋復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嗚呼此豈可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阜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

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夜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其書此因識其後云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由不見知而不爲之慍時見用而不爲之屈富貴利達貧



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蹄踶之發破釜之失而擲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甔甕盎之盈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精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

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酬應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賡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



節相先有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顏子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潛陂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王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櫰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陣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塾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歿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辭未州郡組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



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遣書中云請校勘公之妾暫奉運屬者以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數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連先參政護喪還

葬吳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滄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斁後之子孫尚有攷於斯文哉

## 跋吳廉使可堂說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捃拾幾無餘蘊容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初某竊



學者之祿於成均㑹居京城與公同巷其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饎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靡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若如此而歉然猶若有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以實之一也公後進與家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祿秩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敭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者若是乎

## 跋李有吾字通序

李君有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



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有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寖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妥論措乎魏公及先戶部與有吾皆不及見之也番易龔觀學家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

關繫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賜岳飛御書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禮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禮所謂揭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鋭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衆勢壯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文公答陸文安公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甚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訶說之淺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

學揗書豈如槁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
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竊陸先
生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
而後之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
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
云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

昔南軒先生脩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
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
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
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為先公
所重即擧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
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
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國家
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
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

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
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
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閫之首額相慶爭相効
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
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
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
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跋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



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
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
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
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
二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
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

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
所可及哉

## 跋張方先生傳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
則難言也一世從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
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
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
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
獨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



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乂
則又以爲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
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
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
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
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
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
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
擇賢甚密尚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
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

##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
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
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
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若既內
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友
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
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



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
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
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
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
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
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
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
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跋

跋廉使李董山甫所藏吳興公臨禊帖

國朝至元以來學士大夫書札之後知魏晉之遺者吳興公實倡之公天資絕高游藝造極臨池積學亦非他人所可及凡諸書法融會胷臆雖不對臨仲紙援筆蔚然成章部伍布置神氣精微無毫髮不盡美其所以歆動海內於熙洽之朝者其運然哉至延祐間所謂暮年更妙者也江右廉使李公董山藏公禊



帖眞跡博洽名勝備爲鑒定誠希世之寶也噫古之人作則於天下垂法於後世斯文之勝可勝歎哉

書高苑郝氏先塋碑後

江西僉憲郝公源字淵甫初進秩三品時得封其大父通爲中順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副使上騎都尉太原郡伯母曰耿氏太原郡君其父澤自奉訓大夫沂州知州飛騎尉高苑縣男加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伯累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其母高氏自高苑縣太君大

原郡太君累封太原郡夫人遂請於御史中丞張公起巖爲著先塋之碑而家世之訓姻族之盛孝弟之懿仕祿之隆蓋備焉或曰昔者夫子言有所譽者必有所試矣今張公謂淵甫公勤端潔孝友貞諒其亦有所徵者乎乃詢諸學士大夫與其所部之民人而得其傳信之一二焉其宰曹劇邑也邑有六鄉鄉之人各推其豪黠者二十餘人以爲之長將有所告訐於吏民之柔善者則會集賄賂設謀命意各出其志力而行之互爲聲勢以相犄角吏不得行其職民



不得安其常久矣淵甫之治斯邑也察其微而伐其謀離其黨而折其勢使不得以有所爲也存撫困弱訓導義理其里嚴整爭鬪並息縣以治閲修學校治田賦謹文法察姦慝以盡其職移宰壽光又加敏焉而長吏舉以五事備之科者皆實事也自掾丞相京曹歷吏部兵部主事吏部員外調雲南銓不憚其勞人服其平允拜監察御史決汝南妖寇之獄輕重有倫各當其罪歷臺省煒如也其奉親居貴時褒封貽加命服有赫身爲孝養以率其民歿而歸葬廬于

覲側時大夫人蓋無恙也後以御史被罪還望苑墻
而歎曰吾母在焉即便道歸省時大夫人適病又數
曰吾豈忍去朝夕之養乎將以御史所攜印就益都
會府繳納驗所按事重不可毋疾少間馳至京師奏
報即上其印大夫中丞以事聞
天子憫焉賜上尊二副以名縑使歸爲壽至家母喜
疾爲愈後五十餘日疾復作而卒居喪之哀式依經
禮又居廬以終其喪弟沂常居家爲養徵山東憲史
皆以先業養之已弗取也伯父與其子喪百里外久
不能自歸資之力奉以葬諸先塋之次則皆親戚鄉
里之所共言者也起僉燕南憲除南行臺都事舉正
不阿雖不悅者衆亦不顧也俄改遷蜀憲蜀在西南
隅水陸之道多險遠且所部郡縣多馳驅山谷必得
其情無所避也是時東南方饑逐食西土者以千萬
計充塞荒僻殆徧往往毀人墳墓奪居民之業閭以
囂然頗變其淳朴之風申飭有司安輯流移使無失
所而又嚴其條令亦不使妄有所侵暴也棄家先隴
之在蜀也亦感淵甫存撫之德爲僉江西憲時嘗巡



歷江康盱撫而盱撫旱疫大作莩饉載道或曠村炊
煙不起移書其長曰今年　聖恩免民租之半非常
之恩也民之寡祐乃或至此可坐視乎盍請於上并
其半免之庶餘息之或全會江西當補浙右海運之
不足者十五萬省臣特免盱撫之行者皆淵甫一言
之賜也及軺車至盱撫遍歷郡縣烝官府之儲計口
而給不能以易月親爲之勸諸有餘復命有司以禮
開諭惻怛孚感無間吏民遂足三月之計以待秋矣
又言關市之征如所謂商稅門攤之屬歲嘗無所
出宜寬免之皆預有以合乎
聖天子敎菑恤患之德意至於重農與教屛貪暴以
示戒於自新訟牒至前皆使得舒其情或諭以理或
新其妄多自解去造庭受伏者哀矜以導之亦無所
怨言可謂君子之爲政者矣然則中丞之八言云者
豈徒見之當時而可徵於後者又如此今淵甫年六
十餘歷練老成緩急知大體見用於朝則其所書者
當不止此故以此言答或者之問幷書於先塋碑後
使其族人昆弟子孫至於鄉里尚知其所述德者哉

跋司經歷贈行卷

司君執中之佐憲江右也　朝賢送之以詩歐陽公序之於是成均作成之盛師友規祝之美蓋可見焉江鄉去　朝廷甚遠風氣習俗之偏勝舉措酬應之合宜歐公之言深切周至未有盛於此篇矣本末先後行以其序凋瘵之民其庶幾乎執中發揮於事業以致遠大權輿於此矣

跋夏大之所藏何潛齋書

先宋既亡遺老略無當世之意山林講明如何夏二



先生問答道書五篇非其子弟學者而傳之世不得而見之集讀至第二篇竊窺其端緒之正後學宜潛心以求之嗚呼世有興亡斯文之在人者豈有隱顯之間哉

跋夏大之所藏陰符經消息

此書邵子程子皆以為先秦古書朱子以為非深於道者不能也自唐李筌得之石室以為古人所藏以待後人者是也蓋游方之外者有所授而傳之以為筌所作筌必不能至此也太史公崇道家而抑儒者

蓋其所知尊信有得於若此者乎中庸之書子思子憂道學之不傳是以不可不作也嗚呼聖賢之學之外惟老子莊子與此書最為奇妙楊朱墨翟之徒蓋不足以窺藩而荀與揚之所以見誚於韓氏者也中古以來千數百年言語文字何可勝記如此書獨存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乎集嘗從老氏之徒略見舊注心知其不然及見朱子注而後知其所以然或曰獨用反言而合於正似為得之蓋聖賢之言氣象辭語愈精奇則愈不類矣然豈非先天太極之



學明而善學者有以旁通其妙者歟後得吳興儲君詠注正大高遠合乎聖賢之道然儲氏以之為伏羲畫卦之後世未有善此黃帝心易也則推之至矣至正甲申得陰符經消息一卷於南州文學紛臺夏君大之而為其書因其舊文略加點掇如聖賢說詩之法此所見之深明而發揮之簡易者也陰符之旨雖大著於今日書之顯晦固有時乎雖然求乎斯道而有得則徵乎此書之獨傳觀天人之際遇治亂之變不可勝用矣賢知之士汎觀瞑行迷走於草茅荊棘

之逆者得無為之一慨哉

書吳文正公所撰郡監塔不台檮雨記後

君子之貴乎誠者以其知禮而無所虧欠故其理盡而心亦無所不盡也郡邑之間不幸有水旱之事則有檮於神焉社者民之主也高山地之望也民之主則其神萃焉故檮于社為合禮為足以盡誠高山能出雲雨民心之望亦神之所萃也故檮之亦合於禮亦可以盡其誠為長吏則當為民檮若也郡國有社矣有望山矣故其人檮之為合禮而其人之誠亦足以感之也今夫浮圖老子之宮土木偶人之祀羣聚而號呼之吏人或出於謾滓財用或出於稽克或妖人術士鼓舞吁呼於其間或未必無所驗者然以為能盡其心而無愧於理則不敢以為然也其甚者旱而能雨苟可以藉口斯止已矣必於山必於社必至於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於七日八日九日必其沾足而誠不懈者亦未之有也惟其合於禮故心無慊而不懈是以久於其誠而其感必濟如撫州長吏塔不歹中順之所為也故史官吳先生之所述如此也



雨後六年侯解郡組又親登山而謝貺焉蓋六年之中歲皆粗熟其一年小旱檮即應是以報也侯雖去官民之懷之眞有父母之愛焉郡之故儒先生孫履常氏以為非佞諛之常辭其言信

題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德機隸書劉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寳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老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吾歲倩整客諸公間風采藴藉與予遊幾四十年始以憲史為鹽官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書袁誠夫征賦定考後

樓山袁誠夫氏著征賦定考之說援引經傳可以措諸行事非迂疎而不通於人情者也蓋制田之法歷代帝王之所共成聖賢不得有為於世往往誦言而

僂之而峪儒淺夫望而歎其不可行其亦未之思也乎若誠夫之所爲固經世者之所當知而學者之所當講也昔有杏溪傅氏嘗著百攷以辨古之名物度數蓋學於悅齋唐仲友之門其井田之説故學士吳文正公取之以爲定論誠夫親承吳公之學是以因其所傳本諸師訓攷正積久而後成閒以示予而竊歎焉奏定閒集在　經筵進讀嘗論京師恃東南運糧以爲實竭民力以乘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曾叔仲學士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



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海以爲田募富民之欲得官者得合其衆分授以地出牛種日食召合衆夫以耕之其賦地也官定其畔以爲限制敢必加倍以授之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皆如之一年勿征也官視其勤惰察其惰者而易之二年又如之亦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次漸征之以地之高下定名於　朝廷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授以命佩之符印得以傳之子孫

如軍官之法則東面強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征以息吾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得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屬而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執事者必以賄成則不可爲矣議定于中而未及出也天曆中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至有郡縣無孑遺者大臣有受命往治而粟無所從出至京痛以死卒無如之何集待罪廷閣之下嘗因顧問論及所以捄關中者集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苟無道以化其民而有志有能之士急於近效則怨



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士因舊民所在而治之正街渠定城郭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而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賦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不數歲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空虛之野可以爲三代之民矣　上甚善之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　朝廷者左右或

曰虞集欲以此去耳言不及竟足則未嘗有不可爲之地未嘗有不可行之時孰謂古道爲迂闊哉集歸老山林者星一周矣豈復念疇昔之夢哉因與田父言及命弟子謾誌袁氏書後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雝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雝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來州始寓茲邑蓋由陳氏姑爲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雝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畢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跋書及石湖跋皆眞無疑



書袁誠夫所著郭仁傑二子歸宗說後

古者有賜姓其子孫各分以爲氏者如魯本姬姓而桓公之子孫分三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是也昔者夫子之門人仲由仲氏也而孟子則孟孫之後孟氏也氏雖異而姓則同也史傳及誌墓者多書姓某氏者蓋氏存而姓亡故闕姓而書氏也其後文多云姓某氏者不知其闕上一字遂以三字爲句蓋不察也後世雖大官貴人姓多不可知所執而宗之者氏而已矣然而百世之近氏之所從分可得而知者是以愼之也范文正公大賢也不幸有非常之變母抱以適朱嘗冒朱氏矣後卒自歸於范是天理之不可揜者也世之人幼或不幸喪所天而以恩改從所適之氏不能自歸者多矣其能自歸者君子美之予亦嘗美之矣觀臨川袁誠夫所序郭仁傑事蓋言新淦楊與道死其妻無以爲養仁傑六歲抱之以適郭郭終無子遂子仁傑爲仁傑長從學而聞禮於君子從事而知律於有司名姓已在官而不可變歸其長子次子于楊懼郭氏之無祀也留其第三子以祀郭氏楊郭之先姓之同否則不可知（郭出虢叔或云郭卽虢蓋姬姓而楊氏之姓則見於楊子雲自序氏本畧也今世郭楊之初不知其受氏之原故云）而其氏之別則久矣仁傑以禮而言之楊氏不可以失其世以恩而言之郭氏不可以乏其祀求其兩全乃有此舉焉是以誠夫美之誠夫學於臨川吳氏處之必有其當也曰仁傑出誠夫之言以相示故爲書其後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益從曰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鎭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于玆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泫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



先賢聲采邈遠幾無知者欲自題公彥詡以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卷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人亡世遠習俗變矣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意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拜受書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



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帙爲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諄至而周密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旣多乎

##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韌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淨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沖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 書臨川陳氏譜後

江州陳氏義門南唐時所表至宋之盛譽望尤著其後子孫散處江湖之間今江東西陳氏率宗義門盛德之族固宜蕃衍悠久如此哉世代因革其譜牒或軼或傳可考不可考則有不齊者矣臨川陳大來述其家世云自筠州府君延賞至曾孫瑊由洪之進賢錢原徙臨川唐平里三子曰暹曰適曰邁其子孫世居不出鄉而上中下別其族大來去暹十世矣居其里之最下者也故其為譜功緦麻之相及冠娶喪祭之相告田廬之相接出入往來之相望而扶持者則尤詳焉然近而推諸中上兩族可以互見遠而係出於義門者皆可通焉是亦可取也矣其女弟之夫艾中為之請題辭於是又得艾氏家藏遺事遺文等而觀之蓋為之撫卷而三歎夫唐末五季之亂倫紀斁壞至於南唐之有江南禍變極矣而猶有完家保族至於累世若陳氏之門者今 國家承平百年休養生息士民之安居樂業以歌詠於太平之日者宜多有之哉觀於義門之支流餘裔猶有可觀如此者因其積善之所致要亦幸生於斯時者乎噫為義門子孫者雖不得如其先世之同居而其先之所以得同居者猶可得而論也乃廣其志而為之言曰夫一門之內少長有定序疏戚有恒節不以強弱貧富而有所變易貨財粟米之通征調賦役之分有惻隱救恤之心而無窺伺侵漁之害疾病憂患無坐視於旦夕保惠教誨無離間於幾微長老之待下者寬而有制卑幼之奉上者敬而無失內不揺於閨門媢疾之私外不怵於黨與姦利之間過者抑之不及者掖之推誠心以相與明禮義以相勗其愛樂如出於一身父兄子孫同保此而無間累能爾則今臨川之門非昔九江之門乎由一家而化於鄉里由鄉里而達諸四方為鄒魯為唐虞有不由此始乎乃書其後而歸之

題范德機爲黃士一書一窻手卷

書法盛於晉唐宋以後殆不可及也然篆法惟陽冰稱神妙遂爲絕藝宋初江南徐氏兄弟爲有聞分裂後中州有党懷英國初東魯楊武子書最盛著書論字學奇博無與抗衡翰墨沛然不特施諸印章碑額題扁而已今太史渾儀諸銘動千百言非窮邑陋邦所有也繼之者保定郭公安道亨中朝至遠方莫不尚焉其在東南則有吳興張有著於宣和紹興間年八九十筆力猶奇偉若論亦精詣搢紳先生稱之後百年有臨邛魏公華甫最通古學用筆雄健非苟作也內附後趙公子昂以書學妙當世而篆法與郭公相望時人不敢輕爲優劣此唐以來篆書源流之大槩如此清江范德機氏與予同生前壬申三十後同遊京師先後客藁城董忠宣公之館公勳臣世家尚節偉行獨好古學故家多名法書其諸父昆弟親戚家人多好藏書者而故宋遺書亦多至京師好事者所得又富德機清慎爲人所敬愛蓋無不得見焉既有以極採其精蘊董公子長房移居京城東南園池在宅南甚高潔德機講授吟諷多暇時官史館亦無大著述德機於是時臨池之工無有及之者遂遊郭趙二公之門皆相推許而趙公尤許其進之不易後知其作篆隸行草諸體始徧木葉磚石墻壁析案無不揮染風雨所及重疊再三乃歎曰是不可及矣後自史館至佐憲幕江海上而京國不復得見德機書德機年六十一終於家後一年予歸江上又後五年得子夏疾雖得德機書亦不能見矣今年七十一清江黃士一以所得一窻字相示風日清好乃略能辨之俛仰增歎士一清雅及其子尚中皆從德機游觀者可以知其人也



書婁彥章所藏先世政和勑後

廬陵婁彥章藏其先世奉議君瑄所受政和五年七月除永州司錄勑則蔡太師京太宰何執中侯左丞蒙薛右丞昂所署也太宰以假不書前年始置此官即以命執中六年而致仕故知爲執中無疑是月蔡京大作明堂天下郡國爭獻祥瑞一郡有獻芝數萬本者而女眞大敗契丹正在此歲亡國之兆已見諸人

者方極諂固位而不顧國已亡矣宋南渡百數十年內附　國朝幾七十年矣考時觀物可勝歎哉署勑者何在受勑者猶有子孫興亡得失其於人世何如哉章有文學遊中朝見用館閣猶陰德之積乎

跋鉛山呂萬戶作宋感九思九哀等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生天地間行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必有其道矣天下莫大於君一家莫嚴於親此臣道子道之所以明乎理而盡其心者也離騷之作蓋於忠愛之至



反覆憂怨以致拳拳無窮之心無一語之外至者也後之有才而能名者愛而效之音節之似語言之妙固何愧焉然而不有其實則其為言也豈復可信哉故識者譏之曰世有無病而呻吟者偽也是以君子恥之鉛山萬戶呂侯居其親之喪既歸葬於鄉里日月逾邁而哀慕不廢託慟哭於長歌達罔極於成章其辭真楚語也其心則終身之喪也屈大夫以其忠呂將軍以其孝文乎文乎兮些之云乎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其在於此矣聞侯嘗明經舉進士後以世業總父兵於閩浙之間篤學不倦有譽於遠邇賢御史列薦之於朝端咸聞有仕於鉛山者得其書以相示因題其後云

為從子旦題所藏予昔年在京寫冬齋賦手卷後

大德中予始至京師海宇混一之餘中外無事中朝公卿大夫士敦尚忠厚雅好文學四方名勝萃焉四明袁公伯長在翰苑最為相知濟南潘君仲德同為國學博士甲辰乙巳回首幾四十年而二公修文地



下巳二十載矣此賦伯長使予書之以遺仲德者也予晚而歸田江上旋得目疾已六七寒暑從子旦得此卷於京師則潘氏遺書之散落者也摩挲殘楮不復能見況復能書此邪人世幾何俯仰增歎所謂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乎

書富州尹呂公介先世遺事後

昔人稱良史者有三曰才曰識曰學傳疑傳信之異辭非博洽不足以周知可筆可削之大故非明識不足以去取或若才不足以發揮之則所謂言之不文

傳之不遠古今所以論作史者之爲難也武成之書
周太史之筆也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於舜之所以事堯事瞽叟者直斷之曰此非君子之
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是故必學孟子之學造孟子之
識別疑信之似定去取之宜而後成良史之才矣不
然好奇者尙怪好博者旁隱函萃寡陋者不顧背馳
於故實邪僻謬妄不擇乖戾於口耳無所係於興亡
治亂之大誼者得不負愧於職業取譏於君子者乎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此仲尼所以深歎於斯者



也故宋和義郡王呂武忠之初顯也野史以爲適遇
趙公葵其後人元故鐵船居士考之家書以爲適遇
曾公從龍後六年始見之於趙公也夫曾公世臣舊
家趙公大將子有才略皆身歷顯要其識人於未達
故無疑者古之將相起於耕釣版築至於漢唐往往
有之羈新固不足爲慊然其父已有班資則其子孫
必得其實可以辨野史之傳已觀鐵船論和義武忠
於前代列其兄弟子孫隆顯於 國朝可謂明白較
著矣今富州尹公介以鐵船之所序來告以爲集嘗

得從太史後也使集書之業昔與同館屢奉
德音修舊史頗爲搜訪遺逸以備討論更不暇有成
而集之歸田者十有餘年而老病甚矣何能有所言
哉公介其備錄以上史官不亦宜乎鐵船深明佛理
得出世間法區區俗儒贅史之末學何足以當其一
笑而富州之政平易廉愼眞不省鐵船累百十言之
教戒哉輒題其後而歸之

跋東坡與子由二絕墨蹟

東坡先生兄弟從官師至朝廷擧制科後兄弟便多



睽隔元祐之聚最爲平生得意時至於雷惠相見大
非彭城比矣君子固不以患難安樂動其心而流離
之苦合幷之喜豈能自已哉小國寡民老子長孫死
徙無出鄉歲時伏臘長幼咸集無終日之違凡民多
得之而不自知也先生嘗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南海之民而不
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天於斯人也窮之其
身行拂亂其所爲亦獨何心哉先生與子由至欲結
未了之因於他生無涯之悲固已不勝於當年矣地

雖鄒鄹山曰㦸詹予由亦孔之哀乎人之於兄弟也
欲常常而見之非自外至者也

跋胡去會所藏楊東山告身曆子

文叔判官本楊文節公家族孫爲胡氏後是以東山考功曆子并寶慶受寶恩轉朝議大夫誥猶藏其家其善保之傳之子孫亦不忘本可也

跋吳文正公著皮冨川公墓銘

子昔歲以姻家子拜兩皮公床下今五十年讀吳文正公著冨川公墓銘有云所以兄言可弟然之弟言可兄然之其實録也孝友忠厚誠如此子孫有不昌盛遠大者乎

跋胡忠簡公墨蹟

集過吉水從胡泰觀氏得見其宗家忠簡公遺墨蓋貶新州時道中詩章書翰日記爲一大巻直氣高誼見於筆墨忠君愛國凜如丹青略無遷謫憔悴之意士大夫所立如此南渡中興猶能以文獻立國百數十年其賴如此者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人而國隨之可勝歎哉胡氏善保之時出而與有志者



共觀亦足以作其生氣也泰觀之父平洲參政楊公之姪南安太守之婿也集與泰觀皆眉山楊氏外孫是以相見而相好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吳文正公題朱子寫陶詩與劉學古墨蹟卷

壬戌之歲吳先生適江東學者十餘人從之集遡江而西相遇於池口遂從先生之金陵舟中爲集誦延平先生之詩曰細中之細細難推明月揚花過眼時舉世紛紛論仁義陷身揚墨有誰知二十有二年矣今觀吳公題朱子陶詩四首與劉學古後以老子之立言推明朱子謂陶淵明見趣皆是老子意讀之慨然傷懷六朝士大夫之高者學識至此已爲極致故蘭亭記歸去來辭皆爲一時之盛作然則濂洛特起於千載其功在萬世所謂罔極之恩哉然而幾微之辯非知道者不察也此又集之所深感焉

題張魏公遺墨

宋魏國張忠獻公墨帖六幅皆嘉興丁氏所藏也紹興七年秦檜得用事魏公罷政以觀文殿學士永州

居住奉其母秦國太夫人詡氏以居凡廿年朝廷方
起公而公已丁太夫人憂請俟命長沙即奉柩歸葬
其鄉雍公之兆葬十日朝旨至落職奉祠永州居住
三十一年春始有潭州任便居住之命則我先忠肅
公禦敵宋石之歲也此六帖者皆謫居時書後兩帖
又居喪時書也按公書大慧杲禪師塔銘言先太夫
人晚聞道於徑山得自在無畏之法杲有忠君愛物
之志非厭生死而樂寂滅者也是以與之游張子韶
侍郎者杲之入室弟子也墓誌之託其以此歟其山



復居光華痛則痛矣而援致哀思於平日燕語食息
之地亦不孝者之願也惟在己之學其能有格朝夕
惕懼自訟而老且病誠有負於天地間耳其論有曰
易書公家舊學天下事物之變未有舍此而處之得
中者又曰見汪公聖錫左司並爲言之惟不可以求
近功不然講說雖工不爲吾用蓋公平日以易爲學
大忠大節身任天下之重歷憂患艱難而不失其正
者蓋本諸此若曰學益研憂亦深第切靜諦盡其枉
已餘無可言又今靈師曰辯心養氣何患不除造次

立言依跋其胡載寄其犀詩人之所以頌周公也嗚
呼此公所謂古之社稷大臣者哉丁氏之五世孫埴
家甚貧獨保此卷因清江皮侯潛示集使識之司直
之子大聲淳熙乙未進士仕至官告院告院之子寀
紹定己丑進士豐城尉子五人默然烈杰熙埴杰之
子也字聖陶今年七十二少集與潛一歲皆寓江右

跋司氏新阡表

族葬之法惟中州土厚水深寬平廣衍可以開舒布
列以成孝子慈孫百世之心焉外方山川奇險不得



有所施也然金末喪亂轉徙養生送死不能無憾曰
我　國朝建元立極與民休息者百年于茲生靈得
復其故常而世俗或不知學禽孳變故不能無闕然
亦無怪其然矣此司氏新阡之所以作也延祐中天
下熙洽
天子有意於制度考文命省臣率在廷之習禮律者
修法令以示民庶所謂通制之書是也樂齋司君始
自成均出治文史於諸曹尚書辟掾留守大爲時賢
所知卽舉爲摩寫貞爲之首吾大夫君子辨論等倫歟

功茂焉蓋君之爲人明禮習法寛厚長者於物無累以樂自名豈虛言哉惜乎年與位俱不稱而歿也及允德之葬其母始得更定新阡自五世祖而下兆域以次定奉考君夫人而藏焉凡皆稽諸周官族葬之制又取朱子葬說而行之蓋昔有所受教矣是以始得誠信而無悔焉新阡之役官府僚友之所賻贈鄉黨親戚之所佽助蓋七十日而工成人心天理之同有不能自已者夫至若千鶴旋舞之瑞則感於物者又何其神也集昔忝史舘見翰長許人趙繼明先生立墓祭之法蓋將施諸族葬者也嘗受而讀之歎其忠厚然使其墓兆失次其何以行之哉此司氏新阡之所以爲善也竊嘗聞之墓所以寧其體魄祭者所以事其神明也祭之遺法猶有可考今　朝廷未爲羣臣立家廟之制而士大夫遊宦四方春雨霜露不得時省於墓歲時能脩祭於其家則又禮之宜者也朱子家禮祠堂之設雖未爲定說然隨時變易損益斟酌牲殺器皿不失其正庶幾各盡其無違也允德以學問執憲度且將顯用於世四方觀禮而來者將



於司氏乎視則視效君子可不務乎

跋商左山諸公所賦張運判歸隱詩

至元十二年漕運副使張君仲温年五十棄官居南城棲雲觀　朝廷公卿大夫士稱之曰隱君賦詩以美之後四十餘年其孫今臨川推官濟川爲大都警巡副使時收緝遺書於其家僅得左山商公以下十有七篇以屬諸玄教吳大宗師與一時文學之士相從觀覽而永歌之相繼不絕又廿年矣推官之來臨川命其子衡求予於郡屬縣山中俾識其後云蓋至元名公鉅人略可見於此計當時未必止是也濟川之生也晚故多逸焉觀其辭氣深厚而雅馴誠與王之盛世也哉方是時天下甫大定矣濟濟多士接武夔龍隱君獨以超然逸興不必遠去蓋其卓識定力豈易得者哉微諸公之言則隱君之美幾不可見微濟川之善述先德則諸公之遺墨幾乎熄矣此無他君子之有實行者終必有見於世鬼神猶將護之況於人乎況於其子孫乎大德初集始遊京師獨不及見商公其餘十數公竊嘗望其餘光矣吳宗師童出

此卷集賓與賦焉去　國十有餘年而一時同賦者
已多不見中丞馬公伯庸之辭曰手種梧桐挈素琴
親開石沼寫來禽人間日日朱門別江上年年碧草
深每爲予誦之而忘其後章亦不記爲何人作今乃
得見於此爲之僾然若夫蔡公逢原鐘鳴漏盡之悲
宋誠甫吻沫手胝之歎其於人世何如也濟川之與
故清河元文敏公有甥舅之分而獨無所賦豈亦遂
逸之耶



## 跋戴文舉詩

國風大小雅見於變者爲多大抵憂患慼歎之辭楚
人之騷又其極者也君子有道義之重性情之正不
累於事物之跡則有疑然之思焉此所以爲不可及
也番陽戴君文舉自行中書掾閒居十餘年士大夫
念之神明鑒之人之所不堪而歌詠不廢蓋禍福之
自外至者非己致之則亦無所累其懷也若夫正冠
束帶於庭與宰相論事可否竭其心思以佐王事豈
有暇於吟詠著哉就使有之亦不能若是之多且旨
也方今盛世衆賢和於　朝良金美玉無久滯塵土

之理必有引而致之清流者清朝大雅有作必有取
焉傳至山澤尚能釋耒而歌之

## 跋吳興公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伯清先生以爲
其詩泊然沖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
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儗夫屈大夫之辭云然楚
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
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
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



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
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
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摸其所謂
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
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
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
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
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
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

可臨川郡貳幕大梁郭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歎而不忍忘也

跋丘貞所藏蔡君謨荔枝石刻碑譜

蔡忠襄公作此譜而書之正宋盛時其後閩士大顯於朝不止草木之物也宋人書雅正莫如忠惠公臨池者學之不失嚴重矣

跋陳君章所藏觀志能新樂府引



樂府者上下進退協和音調婉轉委曲極其流麗以爲工長於情者之能事志氣剛直者無流連光景之意無憂愁呻吟之和其爲辭也豪宕放曠則有之憤疾感傷則有之良非樂府之所尚矣前右榜進士翰林應奉觀志能前在憲府以剛見稱執筆史館以不倭爲直豈復有沈淪幽鬱之逸志哉吾聞詩三百篇皆被弦歌雅頌出於大夫君子國風循先王流澤之遺者也楚辭之作忠而能怨秦漢之間莫或見焉皆可歌者及漢宇盛樂府始立爰及曹魏辭益悲壯自死而降風流靡焉然則作而成之非有禮義由乎其中性情達乎其外孰能返大雅之盛乎吾由是知歌之善者柔不如剛之達曲不如直之遂也門人陳君章得志能古今體樂府絕句等數十篇相示絕句在唐時亦樂府之流蓋從事柱憲將委而去之之時者是以然也王堂風日不到處以史臣在禁近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豈止於此哉

題孟天暐氏擬秦漢詔後



天下之言文者詩書而下春秋戰國至於先秦風聲氣習之宏偉極一時之變後世莫之及也左氏春秋傳國語戰國策至於太史公劉向極矣魏晉衰弊豈復有昔之亹亹者哉學士大夫懷抱利器雖好古人之作未有不慨然於斯焉成均舊游若孟天暐之擬秦漢間之辭以發其聰明樂於習熟近俚豈知吾乎古之人有至公之識至通之學至敏之才至寬之量無人已之分也離騷達游之高見太史公不鄙楚人直以爲日月爭光過秦之論太史公備爲之全取賈

誼之言而載諸秦紀其不可及者終不可及也焉可誣哉吾故讀天疇之書而快之也然吾天疇宗家有七篇之言在集嘗伏而讀之其辭氣不能無當時之辯然所言先王之道也所行先王之政也上接道學之傳下爲萬世之法天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噫豈止於有餘師而已哉輒書其後而復之

題李重山所藏東坡墨蹟

集聞之前輩作事多周詳東坡先生英邁蓋宜不屑屑於細務治西湖借船帖何其慎密委曲如此可



以爲從政者之楷法矣後一帖示子過乃以謫居佳紙筆將盡爲言黃門云先兄何罪直以文章取忌於人耳猶以紙筆爲娛乎不勝千古之歎

題李重山所藏巎子山墨蹟

子山平章書法妙天下爲李公重山寫柳子厚捕蛇者說又自跋云得佳紙與前書不相侔其佳可知也君子之爲書無所苟焉重山嘗廉于湖南行部南郡時往嶺猺蠻並與湘民延被征斂之害重山親詢原隰涉履危險隨事治之劾去偏將淫樂逗留致失其偏裨兵士者又言五猺五策近憂遠患可以少息捕蛇之感其庶幾乎又可以知子山之好賢憂民灼有先訓非徒以翰墨爲工而已也

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五

碑

##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二十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吏而特設儒學教



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為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留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適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斆學無所於

在非闕典與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　上可之迺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迺堂于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闊闊台來代亞安見儲偫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



如常制凡貲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耆臣敦詩書禮樂以佐　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為度營傍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　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　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乃得優游
弦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學學於孟軻氏矣
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
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
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悌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
武勇之士身被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
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
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



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
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廣列藩
璟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
其帥有文以爲己功奬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
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　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
士戢爾干戈委爾鞭弭俎豆游歌爲其在此佩佩將
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
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于

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
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抗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
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大承天護聖寺碑應　制

惟皇上帝臨觀萬方爰啓　聖神俾一遐邇時惟
太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與　帝業世有濬哲柔敍彝
征粤
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韜大成既有九有戢兵包甲
禮脩樂宣神祇咸若敦一本以端統撮要支以定分



秩序有經萬世永賴
成宗顯承法令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績歷服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亨
豫大如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
而盛弗虞倹壬間釁竊發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
脩揖遜之節武以戡定文以宣昭忠孝率職姦慝擯
伏雨暘以時年穀順成寶興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
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祥

靈之景貺布濩旁達漸漬駢臻於斯時也宜斂福錫
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詔諸制作之宜祠事之
盛于以表奉先之孝于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
亦與天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正月
皇帝若曰予承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
以上繼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沖
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
也稽諸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



吾佛之所以陰相我　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太禧宗
禋使某中書平章某大都留守某其爲朕度地以作
梵剎稱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覽於玉泉之陽謂
侍臣曰層岡複嶺隱隆西北大湖之濱汪洋渟涵峙
而東高麗山在焉旁薄扶輿固祇園之地也使太史
視之曰吉秋八月晦立隆祥總管府以領之鑄銀爲
印秩正三品以臣某領府事將作臣阿麻㻋爲達魯
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某爲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民將因其地而稱之其署

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廬居
緇居則幾乎瀆矣買傍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
予之分賜從臣俾爲休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
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爲僧食
明年　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月　上命太師臣燕
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土之神始命大匠治
木十一月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爲隆祥總管府達魯
花赤蓋以省臣董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始作土
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云寺之前殿宜奉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
剛首二大士之像後殿實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
書大藏經　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
庚午　上所施也又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
於東室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
曰壽仁　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　太皇太后睟容
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
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　上諭臣某曰朕
之建寺非徼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

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尨徒則民與兵官
府供億並緣爲姦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傭其直物
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以重困吾民臣某頓首受
詔而退鳩工以集事材木甓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
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備藝者奏能施無遺功人
樂效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臣請以所領軍
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役軍四
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　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褻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



從之十月十五日　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
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
臣撒迪臣阿麻球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
次俱并又作東別殿耕木別殿文室講堂衆沙門之
居會食之所碑亭井亭庖湢庫廄門垣橋梁咸稱觀
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　上親臨定焉　皇后出大
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定及割田賦之在洲
襄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
師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
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
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
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
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
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備錢而不勞於兵農官有
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
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而慮周天下至
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任考
圖攷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



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於赫
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絡繹維我
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
能仁導善閑惡以救我人乃作大剎于國西郊擔屋
巀嶭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等同河沙曰予有祈世不
謂多飛蓋樹幢香雲珠網聖靈與俱來即來享福我
惠我遂我煦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大母爲世
遠思顧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徽音邈邈令儀眷言
睠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閟于水涘人神翊扶

天子至止鼓鍾鼎時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
羣臣百工俛俛獻功民無勩勞府乃茲充樂石刻辭
頌言雝雝億萬斯年賛于皇風

大龍翔集慶寺碑應制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
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使傳　旨行御史臺大
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
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
寺事設官隸之盡官爲圖授吏部尚書王倌家奴往



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贖之土木瓦石
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
違農有司率職庀工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
稟於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
屬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
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
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
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證者
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

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以三門而
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幢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
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
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立石以
志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
至藏金土中以塡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
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
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
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



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
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煕赫高深廣袤之
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
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
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
此其可忽諸今　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
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
也茲寺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

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若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散
拜首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愸建丕績憲章修明民用齊飭天下惟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彝則乃睠明哲是保是翼
俾乂而安茀遐以遂祝融效靈海若率職吏相吉土
此維輿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立虎立磐石
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廸川寧於

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
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廟而祖繼郊而神格治功告
成庶物蕃息江流浪浪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蹕
迹惟時父老載慕晞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
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
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
我施毋惜無留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
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

恩有永無斁

大崇禧寺碑應　制

昔在我
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
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
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
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神
明之瞻者曆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
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祐者必有其徵矣

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
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覽其江山之縈
廻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歎以爲我
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
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
我　國家之神化以擁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
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
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即巖中作觀音大士象
巖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即甃珠

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寳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玆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巒之表然後　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寳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既在鎔
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絫銑萬目驚覩以爲寳公之報貺焉天曆元年九月日臣集入見内殿親詔之曰宜加寳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集其勒文以記之



臣集餱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　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　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崇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艱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寳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蟠至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所有交龍戴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菑烖維梁寳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　皇運勃興寳有慧知奔走先後允相厥時奕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怍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石在篋[redacted]寳乃發祥以嘉厥視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玆崇禧崇禧之宇永殿南服　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太平興國禪寺碑應　制

昔金陵有神僧曰寳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寳公曰道林真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

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
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
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
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當天意若曰
其撤舊而作新之乎　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
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祗若　上意始忠之
治寺也時有蒲蘆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隷訟之累
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
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效其財貧
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
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
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
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
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
治　上施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欵有曰　皇帝萬歲
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毁萬
目共覩歡歎如一時　上方别建佛祠於寺北令賜
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賚大寶



是爲天曆元年出　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廷臣
製賚公號曰道林眞覺慧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香
以禮祠之出黄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蠲
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
禧萬壽寺兼領玆寺未幾加授太中大夫以大禪師
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勑召
忠入朝九月九日　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尚
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太禧宗禋院日給
廩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
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宴於聖恩寺乃
詔學士臣集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
師以其事示臣集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　上於金
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　潛龍之舊邸也曰
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
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　今上龍飛之
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玆三寺者鼎立乎一郡之
間以同賛乎　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
臣嘗竊聞　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溥濟

可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曰
維 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徵不占以孚於赫
聖皇 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
川幅員璿霄下土徒御告勤領瞻道林在江之汜翠
蓋孔椅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氏
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禎以待 聖作
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
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
聖皇乃拔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



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暖嬉
稚壯耋寧聚兵以華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其休暇
蝡動孳殖亦遂以成幽蹇苦究各罄而亨 聖皇之
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黄籙普度大醮碑 應 制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穆
清撫時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著若
有見於羹墻乃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
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于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
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乎曷敢不顯謨乎宗廟
烝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滃乎何以見其降
升天回日旋乎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忘意以
通神明者乎音在
成廟受遺
世皇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
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蘖牙
之傷雲漢昭回懵有氛祲之掩觸念毫髮疚心丘山
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



民物一視宇宙若萬棲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祁
塞詎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淳惠渥者
乎皆頓首言曰 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
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
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黄籙齋科者上可以導
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羣生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
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玆乎時則有若
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眞人臣張嗣
成親揚祖教妙幹迴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欽定虛白

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守之資源若前
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
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玄宗共
承明　詔以二月一日各眞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
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
夜之幽𥝠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禮神之儀物
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
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
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
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
洋洞洞煌煌一時盛典茂有加焉於是陳玄功於翰
墨留芳跡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
下或致夭傷乃紆　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
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
之祀者何哉蓋睿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盛之
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
於方來者此其故歟嗚呼盛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祜不臻百度具張
羣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
以成天工寶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　帝所極爾禱
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
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
庭竟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
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令振而
興俾承生基茫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
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河圖仙壇碑應　制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
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執
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
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乃已既拜賜公
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齔志
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
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跡咸至一遇泉

石之勝輒徬徨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爵區區
年偕老時優　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
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
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
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
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歎
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
五位相得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即卦以
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丹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枋



得得其說而隱去
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充迫授以
官乃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
兆久矣乃命作石壙發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
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爲深恥每於　國家政令
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
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
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
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録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編會善

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番歲
猶得見　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
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
方遊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
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跡他日將何所託
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
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
乃爲次第善之所録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爲吳
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



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
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櫟
山屋於磻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
瀏液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乃生靈
芝光彩暎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
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
告之曰高仙託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
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
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桂溪縣龍

虎山大上淸正一宮之遶觀堂堂之尊師李君宗老
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雲空山先生者隱居
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
祀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致雷先生而公
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卽
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
居何君恩榮之次　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三十六代
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勅留禁近始賜
名上卿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



世至元十四年作崇眞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檄
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拔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
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　詔祠南嶽二十八年
奉　詔從開府徧祠嶽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眞
宮於浙西公奉　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
召見賜公古琱玉螭之環一有　旨設醮于上都
壽寧宮五晝夜公專主章奏　特勑命公每歲侍從
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

制授公沖素宗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
淮瀆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　詔祠后土西嶽河瀆
江瀆二年　制授沖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眞萬
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淸正一宮萬公奉旨與近侍馳
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
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淸殿及觀門廊廡于
崇眞宮設醮慶成　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黃金
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　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
天師與材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荅刺罕



丞相哈剌哈孫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
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賜對衣尚尊爲其
親壽于耆老之堂九年作崇眞觀于安仁縣賜名曰
萬壽崇眞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
提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　制授公玄教嗣師總
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眞人
鑄銀爲印曰玄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己翰
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以歲歉禁民間酒特

勑光祿寺日有賜尊 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
衣爲朝眞之服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賜冠與衣尤貴重華異如 上所
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錫宴 上顧其貂裘弊改賜
黑貂三百以爲衣襍金文之錦以爲襐二年 制授
公弟子夏文泳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荊襄等處
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 聖旨設醮
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 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
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諡文靖祖妣陳氏封饒



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司徒饒國
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
奉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眞觀
以慶成皇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玉簡于嵩山濟瀆是年 勑翰林學士元
明善修龍虎山志著序進入改賜崇眞觀額爲崇文
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
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尚尊之賜如初是

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公弟子手
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眞人嗣掌道甲之祠事賜銀印
視二品四年有 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
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訃至上京集賢以聞
勑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
孟頫書字 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
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于其縣崇德鄉之山因作
明成觀以奉祀明年召還京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



崇眞宮 上聞有 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
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
許命弟子崇玄沖道明復眞人陳日新辭玄義奉喪
還二年制授公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
德廣化眞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
教事玄教大宗師玉章一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教事
二品銀印一幷授之 勑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事
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
外重修太乙延福宮三年大上清宮又菑公率其屬

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眞人闕 上用公薦
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
醮于長春宮又設太醮于 崇眞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康三年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句曲 三山奉 勑葬開府張公
于南山之月嵊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
建溪山眞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上京明年北迎
明宗皇帝謁見之次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
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眞君 勑改仁



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
語録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 旨設醮于長
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泳嗣玄教 詔留公三
年有 旨設普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眞
宮元統元年
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
京師旱公奉 勑禱之雨多無雪公奉 勑禱之雪
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還番君
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觀皆被璽書之賜

五年畿內有蝗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
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
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
之事有宜春李先生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
人得丹道蓋以爲遇劉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
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
既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



故不能如其志公爲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沖爽
而有福德可以授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書以授之
則皆海蟾玉溪之秘云
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
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嶽瀆后土戒之曰神明之
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
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
疏遠之跡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以爲臣不足

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
日
成宗遣祠嶽瀆使還顧問如
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
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　上曰吾憶其
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
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搢望甚重公時才踰弱
冠議論明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
加重焉



成宗旣崩
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
以訐閻公事叵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
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庵磐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
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
公澄始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　朝自布衣拜翰林
應奉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時

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
下士聽其去非　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
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韙之至元大德
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
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
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
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
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
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諮訪閻公復



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
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袁
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原商公琦曹公元
用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
記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
轂之力至於死生患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
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徧察羣藝而於道德性
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于壁以
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

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
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
吟咏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强尤識爲政
大體是以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 上前及於
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
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
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



無所簡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
不以文彊苗在於修德而禱祈特其一事耳全眞之
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
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論定公曰丘眞人之
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
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修身之要在乎淸心寡欲陳
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
大感悅不惟丘公之心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
深有慨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
漿饘粥僅足以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衂喪葬之後
力之所得爲者無不盡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
山爲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王公都
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濘
淖載途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爲
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著存閣者以致其嚴祀之意
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愼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



事開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
教無絲毫有所違咈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
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
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
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
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愼營繕之勞工力
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
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父之作
南山諸詩沈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

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
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
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瘏多矣公之
宗系別居於逵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眞人者
凡數十人奉被　璽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
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
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一時名筆別類爲
書曰天爵堂類編幷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適若
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閑閑看雲四大字題曰
賜吳上卿識以明仁殿寶　勑御史中丞馬祖常大
常歐陽玄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
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不答失利等以
上御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旣刻諸樂石
又模勒于文梓爲四鉅牓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
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庋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
以其賜逵觀堂　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
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逵觀閣而祠

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牓揭諸其上矣有
勑命臣集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幷命臣集銘
之臣集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
詔而爲之著銘曰
嶷乎玆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
庶聖歷述山藏無閒傳者周易易道之適同原殊宗
或隱或彰闕祉道宮有崇丹丘仙壇是作玄契鳳符
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　天子致問有賁其
園清靜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斁在今宗



師有爲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
古白髮蒼顏長侍　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
論交金石不渝蔓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
其道　天子聖明昭惠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
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翬舉盛德孔容象
其粹沖聿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呦呦鳴鹿天
降甘露灌濯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
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奇偶參兩俯仰有則修
名度方　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七

碑

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應 制

番君之有廟于番昜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 國朝延祐五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爲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行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政諸大宗師以爲番君廟仍作宮于吳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鋗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 天子遣使者封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勑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傾神凝素文教眞人于有興及朱道沖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爲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 勑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昜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是其父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爲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暴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投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眞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是大
宗師因祖父之賜覆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
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
稽首奉　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涣其群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
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額額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
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
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　天子錫之神之格
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史臣脩詞麗牲有
碑百神敬共明詔在兹

東嶽仁聖宮碑應　制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
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



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　詔書
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某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
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
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
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
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
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
東嶽仁聖宮奏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
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
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嬪寺之容大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
門　皇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既而後即其邸
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袤若干畝爲屋
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
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　勑命臣集撰文勒諸麗
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　天子有嚴攸

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
作蒼龍青旂百示祗若　天子神聖惠于民人聯言
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黃五組兼幣
加璧禮有舉之祗益以因郊祠不違　天子之仁徂
徠有原新甫有陽樂具在之遠于來輶旄盈大享鑾
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之春白載陽帝藉于耜以
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覲我稼視邇知遠爾照爾澤自
我蠶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濊
濊流水篤言來祓受弓載韣思皇朱芾出其闉闍士



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夭在予祐我民庶克修孝弟以
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驚旱癘弗嬰熙熙有生以
樂洽平　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路城隍廟碑應　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
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
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孫子萬世帝王
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
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
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　上然之命擇地建
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
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傍世守護
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
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
而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
之敢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
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　上曰城隍神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



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
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　制曰可命
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
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　勑封神曰護國保
寧祐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祐聖王妃至順二年三
月癸亥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
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巖普忽爾
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
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

碧册聖旣善旣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功
於是有　勑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
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
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罔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
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
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
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愼擇吉土
作廟坤維以祝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



罔敢禬禳維神孔邇有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凛
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女畢來
列聖淸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擔揹
册塈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恩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　天高日明
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
出財宮府撤弊改撓山藻孔文旣閎旣安度其王封
載加彌算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
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于　民生養弗㦄崇墉嚴嚴

太山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祜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巍然其前
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
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
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尚書欒巴字叔元魏
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
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
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



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
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
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
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
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

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拜祠南昌尉梅子眞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圖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



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册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乾吏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

明顯栢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眞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考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鄉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



乃酉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鄭城保童齊肅民吏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許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爇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雷已作於門廡駿奔不及於敘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

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自六月三日雨十二日又雨而旬日之間雲雷常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或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一夕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渥焉是時保章悉力禱祈以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丞忠翊校尉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寔竭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又爲作迎享送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禋禴禋不違依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醹捭豚爲羞



有炙有羹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喜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樑爲楹爲美爲英寶藏與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 賀惠愍公廟碑應　制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幷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
國家禮亦宜之天曆某年廟成某年勑臣集題其牓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　勑命臣集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集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

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開治平焉 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官府侍從宿衛咸在凡儲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重詰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苛索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

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適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宮於公之倉庾出納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欵有禮眡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攔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嗾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



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考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克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適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
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孚覽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

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



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鄉時廵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之芼之亦有猶椒鐘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繡裳劒佩鏘鏘來章彭彭不駛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爾鼎爾尸祝齋祚盛服千秋萬禩報我　皇國兮

淮南憲武王廟堂碑應　制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　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蹠積水立城戍開田護明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



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

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
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
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
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
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
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
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
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
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



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
餘其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
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
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
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
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
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
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纛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
邪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
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
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
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
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
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
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
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譬遂敗死論
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



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
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
元元年弘略入宿衛　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
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
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
稅視所當輸倍蓰怒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
民大悅是歲大水没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
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爲爲
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

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饑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督者先在郡任討吏不嘗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督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督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督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



張九漢水以東無虞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邊偏將

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illegible]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譟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夾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



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

之勢取之無遺宋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 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
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
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
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术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
陣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
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鬭奪大刀出前
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
讙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
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
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築此戰衆尤服其
奇捷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
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
之一軍橫衝其傍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
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
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
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

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
次臨安之長安鎭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
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
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
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
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
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
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鎭國上將軍
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
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
傑奉其燕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
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
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
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
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
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
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

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
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猾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劒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孚不聽命者
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上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
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
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
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
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



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跨山險高不可
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恃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
食若將持久者恃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
揮軍連拔數寨廻搗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
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
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
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
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内附十六年正
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
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僻視不相下有驕蹇
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
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
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
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
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
而宋益困憊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
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



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
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
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
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
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
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
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
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
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弦弩火石

交阯頃刻迸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
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
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阯風壞舟與將士盡
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
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獲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
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
拔突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
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



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章
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
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
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
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
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
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
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

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
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
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敭歷臺省三十餘年爲
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
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
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意尚氣節敦信
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
之以威而辭氣灑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
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
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敢
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類
如此籍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
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
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
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
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
麾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讒王曰

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聲躍將誰與共功



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考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

爲立廟後王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業哉亦足以表　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誰笑卑渡木顚草偃有什無拒　天子曰嘻士疲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飫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閽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而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驅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詩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

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關有保其還
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
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劒名甲到之抉奪
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釜弃其餘燹王言三進永訖
炎紀檮杌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鯨功則
多有壽位弗遠燮隨褒與業以久大三錫彌章以啓
王封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縈茲寵人服德以世享祀
于廟從王孫子於赫
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翔翠之風雲霓思淮陽陟降



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
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君蒿浮游氣感
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防衛有
濤溢王浚王畫王于作邑于城領領我蓺黍稷亦有
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茄箭饒鏵享士乃作我迎
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
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
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遂深蔽斷嘉謨功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肅不假毫髮臨軒視之
命誕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深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
慮深蘇莛罪人斯得聖明繼統卓塵徐徐亦惟世臣
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
甲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
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董忠宣公家廟碑

淮安忠武王家自宣懿公以金亂擧家保義并遂



歸 國朝忠烈公以其眾定中州與金人戰沒之其
長子忠獻公與伯顏丞相將大軍滅宋三子忠宣公
其次子也忠宣薨二十年長子守恕作忠宣公廟於
家歲時率諸第子孫以修烝嘗禮也守恕既至江右
求集於野俾書麗牲之石以文公薦德有奇功立
朝有大節 國有信史神道有金石刻可以著見於
天下後世台父廟成時道德之重文學之雄出於公門
者久已亡矣集從公五十年忍以垂盡之齒重違賢
子孫之孝思乎昔忠獻治兵正陽宋大將夏貴率衆

十萬衆大水來戰中流矢貫臂不能戰公弱冠請以父兵出敗賁擒一大將還後賁降丞相壯之以爲冠軍南國既定休息七年刻置侍衛親軍公自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以所統兵立前衛爲都指揮使令營壘行列猶所定也後以使事議其弟士秀自僉湖廣行樞密院還居京師數年泊如也歲丁亥乃顏之衆來攻北園孔棘 上親征公輕騎追及大駕 上見之曰朕方遣使召卿而卿已至爾父之心也然爾父在豈煩朕親行命與山東李濟山分領



漢兵以出夜引兵成陣比曉北師奄至與李將軍出左右夾擊之來者失次遂敗公軍當陣端爲前衝敵人不敢近李將軍追擊窮所至 上傳勑止之而深嘉公得體師還閉戶言不及功是年第四子生名以軍而識之時公從弟某在禁近信任之重廷臣無比公雖家居 國有大議必召見諮問公亦無所隱也時宰桑哥既以罪伏誅餘害未殄 上春秋亦高念浙右重地用徹理爲其省平章公以左丞行弗聞以選吏浙人多占湖爲田以擅利不恤水之爲害也公

還田爲湖富人關通官府竭其巧力不可動始知畏朝廷葛之黨以海舶重利未還動 朝廷請復立行泉府院以撓行省公伐其謀而罷之又僉行樞密於江淮

成宗即位遷江西左丞贛有寇擅立名字江海搖動發兵討之不決公下車即行至南安之南康得賞爵起禍因爲寇地者監縣一人土豪爲寇囊橐陰害官府者又一人皆重杖尸諸市寇已不知所措部分諸萬戶各畫分地以進民始致以其寨獻賊自爲擒其



首從行軍與民雜處無所侵犯比還居人按堵畧不知其有大官在其邑也從公者兩省掾曰李元振元明善皆奇士也於賊巢得數大簿皆爲籍牒郡邑人民署置殆徧兩掾以白丞獎之人情大安遣使告諸朝平章軍國重事不忽木公問使曰董公定寇亂得無有論功行賞者乎答曰左丞言爲 天子鎮遠方至用兵乃定方愧之何敢以功言平章嘆曰此所以爲董左丞也與丞相甚嗟嘆之未幾拜行南臺御史中丞三遷皆東南猶

世皇托公遺意也于時　朝廷守法度政令不敢小有所移易四方無虞徭役休息東南屢豐行萬里者不賫糧無或疑貳公自行臺召見　闕廷付以樞管軍旅之事頗失舊制者皆除復之猶號平允嘗薦臨川布衣吳澄于朝未見用他日議事中書起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天下士非爲之求一官也　上事裕皇太后甚仁孝魯國文貞公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丞嚴正靖重憂國之切晩多病告天下憂之廷議惟公正人可代其事入臺之日風釆聳動　朝廷肅然江西人有殺兄之獄賄徧官府冀不死廉獲之匿者家以行法權勢懾伏時宰用人言白上曰薄海内外盡

世祖所定也今不立武功其如後嗣何用劉深計起兵攻八百媳婦之國道險遠瘴毒不可過士馬望境傷敗江漢湖湘之民餉軍率用米三十石不足致一石家人父子皆行困踣道路累百人無一二還者初未至賊境也公手疏極言其不可且曰深昏庸不可爲將必敗國事　上色變不測同列稍引去公前進言愈切公從弟某侍　上側數目公起公曰今以言得罪死無憾他日以中丞不言賜死無以見先臣於地下　上意小解諭之曰明日與丞相議明日會議中書公曰

世祖皇帝定天下子孫善守之可也柰何以有用之力取無用之地棄百萬生民之命非善謀也丞相無以答乃曰中丞不知彼中鑄黃金爲槽以食馬何謂無用之地乎公辯甚苦曰丞相誤矣未必有此也丞相乃曰軍已行難爲遽止俟邊報至議之不數日敗書聞　上以策頓地曰果如董二哥所言吾愧其言矣亟召見親慰撫之諭曰今當若何公對曰爲詔書安遠人諸將以時還兵罷餉運凡軍民以軍事死亡者厚恤而復之斬劉深以謝天下可也施行悉如公言西南乃定是時吏議尚持重官多久次不遷好進者不快於志興大獄以傾時　上久不豫事多留中公復出爲江浙右丞俄改河南不赴又拜其省平章政事以母憂不赴及

仁宗即位召大臣遺老於外而公與緱山陳公天祥

等入見人人各有所言公深憂宗社之重所言得大
體不敢自因於疏外也未幾告還拜陜西平章公以
上新即位世臣不敢辭居未及歲以水旱自劾
上感歎曰天災豈董某致邪特賜驛騎如其志讀書
種田於其鄉遂終身焉贈大傅追封趙國公謚曰忠
宣公嗚呼昔
世祖皇帝神武睿智馭天下豪傑並作以佐成其功
而董氏父兄子弟亦以忠誠正直事其君委任親密
無間於國人至元大德間諸父兄没忠宣於此時出



入進退信如金石無可疑者天下公議以為正人有
古大臣之節無間然矣公家法甚嚴歲時長幼宴享
拜跪盡禮雖極歡洽未常少押言笑及居官無大小
相戒以廉慎合族數百人厲節以相尚不敢有所敗
辱此又舉世他族之所無者也公子八人守悫江西
行省參政歿於官守恩守愿皆先卒守懿湖南宣慰
元帥江淮運使守思某司僉事某某某諸孫幾人曾
孫幾人世為前衛都指揮使公之子孫將有事於忠
宣之廟則有詩以備樂歌焉其詩曰

桓桓常山其川滹沱雲以時興其迹者波滹沱之水
常山之雲譬之若存聽之若聞董氏封趙世祀在豪
忠烈維祖忠獻維考繼禰之宗適於忠宣父兄族人
為執豆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侃侃立朝如見斯著
有嚴閟宮公子所作既安既舒鼎俎豐碩嘉蔬陳簋
清酒在尊世保祿賜亦勤蓄稼神之格思示我無愧
苟非其食不敢以祭來之洋洋留之容容聖神在天
陟降其從詩書在廚弓矢在房神明赫然亦孔之將
天子萬年我守我祀篤于忠貞以報　天子

碑

句容郡王世績碑應　制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爲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爲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彊敵之所攝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



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大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爲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來歸從討茂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以供王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哈剌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



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奮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剌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叛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兵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遂大兵於禿剌八月又敗之於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

詔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
踰金山擒扎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
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壺盤
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
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
孫慈以賜之且有　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
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
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



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
事領群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赤
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
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
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畝水磑一區二十二
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
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
都兵入寇　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
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

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剌哈以離之他日
勝剌哈為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
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　詔召勝剌
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
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
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
夜之力渡禿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　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
道過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



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
來歸置哈剌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　詔從
太師月兒律征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賜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
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豐杓以進湩飲
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
成宗方撫軍　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
剌詠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
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王會冬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
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
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
海都犯金山抗杭海嶺　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
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
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殲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
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



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
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
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獲籍租戶千
為哈剌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
督臧而創兀兒赤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
里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剌赤
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
帶名鷹細氈縑素萬疋帥其人北徵漢塔海邊寇聞

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
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
累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
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　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
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氈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召
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
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
動王帥兵金山之王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



親王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賜黃金百
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貫鞍轡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
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
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
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
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
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為不可進王即命
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起就

馬王麾軍畢渡濁水拒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
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
拔都之軍相遇李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憐者也
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伯陣焉山高馬不利於下馳
急麾軍渡河擊之李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
奔三十餘里李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
徹禿等潛師急至襲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
有山甚高其師來攻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
面上奮擊盡殪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



衣賜之尋陞遷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
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兵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
委付託甚重四年秋叛王禿麥哥督思等犯邊王迎
擊於闊客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擣之敵不能
支遂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
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
平原地便於戰乃麾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

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
入其陣戈甲鏖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
計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
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若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
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
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
西王與王衣一襲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搭二
獨率驍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
裘使者以功籌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
圉事重少留鎭之七年秋入朝　上親諭之曰自卿
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
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
襲瓔珠三奩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千萬貫鶻一
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
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
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

諫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
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
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祖宗意
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
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
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
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
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
事欽察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

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皆虜悉復其
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
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
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禮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
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



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建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衣一盤
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冠厚獻拜
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遼冬加封榮
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
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
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
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

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
鵲四豹二　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
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
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
尤非所宜蒙也食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
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



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
太后又有加賜遣還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
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貫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
一
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貫氊帳一穹廬十特
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先不

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
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擲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
濺淋漓殯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嘗
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
戰亦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教又敗
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
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
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
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



常曰老臣受　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
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
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畧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慓
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廻顧智者不
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
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上同稟忠義而不變同甘
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
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效順功臣
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

王該句容郡王夫人班知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獨
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
札只剌眞也曰兀貫八里眞也曰囊加眞晃吉剌眞
也曰阿八倫晃吉剌眞也曰塔倫也只里王女弟也
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遠大將
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衛位不特兒亦三曰創兀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



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illegible]等處土土哈剌
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illegible]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
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思班昭勇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朵兒
只曰謝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
也先帖你塔塔兒眞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
女弟曰哈剌眞塔塔兒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
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爲某次曰燕赤不花資

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荅剌罕右
丞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illegible]兒
開遷以監丞卒六曰答里封某國公七曰[illegible]幼
卒女四人長曰怯哥台適失禿兒駙馬[illegible]禿魯
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剌王三曰納只罕[illegible]監丞
兒只丕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逵旆神旗用振雲雷險屯盤桓



奮興遏伐遠攻群方畏懷既定大業以遺子孫分地
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蕃宗于本根孰拔則離孰固
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獨屬
無外天未悔禍爰近而悖狡爲暴強弄兵嬉狂弗念
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逆德維時元臣無禦
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
種人均勇同悍爾覓爾師累百盈萬教則善習飲湩
孔殷祖金以居鳴鏑以趨鳴鏑咽咽壯士心許卷甲

舞驅千憤一吷孰爲叛夫八千旅于盧王先伐謀隨以
勦屠勿敢寧止不虞奄至二瀆不暇夸況及鬭死父子
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國永完天不與畔思禍
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天爵大同洒濯
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將邊人同我太平桓桓
武皇寵善將將定策膺乘王啟用壯紀功則隆論賞
則豐　帝實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　列聖所使
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猴于太平今王之還



天子所嘗其功非常錢亦及勞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曹南王勳德碑應　制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
汴梁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
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
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
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
故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

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徹加
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
王謚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
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
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
公謚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



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脫端闊闊倫皆先封曹國夫
人改封曹南王夫人　制下有司勅國史臣集其以
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
詔謹按撥徹蒙古札剌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
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
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材
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
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爲博而

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
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
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
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千繼爲火而赤
博而赤膺其父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闊出
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　旨出從戰戰有
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千以天下
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
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
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師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千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
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
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
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空未黎僭顏字剌之地阿里
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與兵爲亂不受　詔命討之
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地遂
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
五十兩旦耳答衣九襲旦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
者也二年濟南帥李璮以山東叛大發兵討之阿剌
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
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



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
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
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
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
下至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
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
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
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
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遂其援兵退

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某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卽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



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獨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　天子從之迺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

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旣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旣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

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



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鑌鐵鞍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

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
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真定
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拾兩甲一襲至慶都
賜碼磁盤杅一綉青織袍一九月庚申為同知樞密
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鑌鐵撾一鑌鐵寶刀一壬
申 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
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
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
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



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渾都帖木兒
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
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
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總兵者或執或
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
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
以為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
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
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

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
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
亥樞密院奉勑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
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
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
所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
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傅金為織文
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 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
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



月癸卯 皇后若曰也速迭兒屬無寳鞬以備干城恪
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為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
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
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
師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
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
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道自有不能已者故
其得備戎行氣奮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
耕横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
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以天縱之資歴造昧之以奮名義以致討風
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曆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
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
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
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禄方未艾
世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
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　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赫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
承國肇基廼執干戈廼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
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
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殲蔑弱攻昧我師我曾
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
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絶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國不遺聲教廼訖于時出師
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廼江溥海
列郡風靡有順有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闔栅兒嬉
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廼會元戎于城之下
孌孌孱蒙解璽坐入　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厥
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歳成位以序
升入覲　天子龍光是承　天子曰嬉蠢彼海裔爾
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愸遺亟
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敵



旗閫閫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鑒在途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
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　聖皇賞功寶玉纛馬還
長其鎮爲國召虎頷頷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
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
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八

碑

高昌王世勳碑應 制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
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
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勲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
以勵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
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
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



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
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
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
娠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
兒五収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
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
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
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
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

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
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盍壞其
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
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
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
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
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高
昌也統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東至
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凡居是者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
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
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
五與者必那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
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
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剌的
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自功還軍火州𦕓至
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
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
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
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
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
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
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



死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
以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主矣爾能以
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
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
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
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絕
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
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還
鎮高昌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
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
以復父讎　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
罕
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公主
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
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
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



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
西護司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
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
吾兒之境八卜叉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眞阿難答安
西王之女也領兵高昌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
籛吉皆八卜叉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

王曰桑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
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
以資善田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
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兄[redacted]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
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
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
不花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



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
有 旨執而僇之乃更爲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
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荅褻類
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
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
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
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
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
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

的斥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發卒死之其
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
大夫世賁貴王清慎自持户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已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
決大議愛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
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
曰世勲爲宜敢再拜系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至



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跪以究爾功豪鞅介胄
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
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豕
虔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
崇墉言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貴我師旅有齊季女
出女紓難義有絶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慨之
贄帛載金悴斯潰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
皇錫之福于盧于處狂嚚犄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

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　天子壯
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投之鼓鼙有嚴西羌弗靖以
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
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琱殺仍護其屬乃稽王封
在時
仁宗旃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昌恭府斯建將畢
寶贄亦既即遠窆木陰陰閔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
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謙三命彌恭世爵用享珮玉
璗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藹藹雝雝有粲



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
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
辟孔明袞裳赤舄進見退憶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
夫申申明哲以孚嗟欷有懷永昌之虛　天子有詔
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
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孫都思氏世勳碑應　制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
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
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虞等其凡役請以命甘
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
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
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
寶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爲四傑其次四則鎖兒
罕世剌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至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
答蓋永以爲好也　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
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剌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
至親王舉酒將釂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盞非近臣
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
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
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　上上嘗被創甚

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年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兀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内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眞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建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



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曆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邢王入覲爲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太子宿衛建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　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令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以爲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建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孫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勸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



侃侃濟濟　天子曰嬉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沄沄有攸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署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撫鎭則宵旰紓其憂顧豪髮有闕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荊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

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内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
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奥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
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
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太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
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内此
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
而圖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
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
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
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
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
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
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
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
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
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
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諫於臨川守臣

家説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保音孝書曰昔虞
潭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野野人以爲言而史
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撒公自中書領行省所
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
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
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
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寬仁
弘遠豪傑畢出君榮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
賀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訏謨烜赫光顯世



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
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
恪佐政省闥寛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歛妙用於無
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効而不宰而君子之
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
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
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
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隷使
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累小民用

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庫之羸粮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劉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恵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并其歌頌而



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辭曰

於穆

聖皇顧謏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聽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　帝則顯顯卬卬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乎役者羞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兮思及我私毋以公歸　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鄭君去思碑

高唐鄭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諸都剌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住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



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眞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紀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

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粮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四百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鄉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得免而中下無告之民



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很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旣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漑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疊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糶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芟舍資粮屝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



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閒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獷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袵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孰爲僞者數人得其

釗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執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爲率吏望風入人家搖虛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寬枕矣建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卻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實淸



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鞫之執不文得非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己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僞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　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鄉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　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

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　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黃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嘗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歷臺省



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眞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　朝廷舉一而勸百則賢才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爲

取其吏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辭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奪矣富人窶貧已痛歸視其家朝不謀夕繇盈倍蓰廢廢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義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姦軌沮藏窮絕不虞祈因陾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哉哉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蘄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逸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緊君之錫老者曰衰壯者曰與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 天子命吏臨方蒞州視君之為莫不具僃



江西監憲劉公去思碑

至正五年歲在乙酉服拔劉公以憲部監於江右江右之境連歲旱饑加以疫癘道殣相望公下車至誠惻怛思感化之方上天 雪以應之人情奮悅公乃夙夜匪懈正紀綱省刑罰審政令不宜於民者平而治之簡條約以蒞守令使得以行其職而無侵其官也未兩月憲使亞僕李公至忠厚仁恕勤審不倦與公合德副使僉事各以練達匡順其成而幕府文學之士彬彬濟濟禮律彝倫會不踰時蔚然數千里間莫不復而通矣乃以暇日親理學校自龍興郡庠至於東湖宗濂兩書院皆作新之去處勞廢學舍立五經之師聚生徒而教之絃誦相接又大合樂洞達幽顯闔宮牆而觀者千數百人父老訓其子孫閭里更為敦睦聞風而興者幾徧屬郡命提舉學事者取經義治事文義列為條目分布學官使學者各以所能對四方舉至課卷千餘禮進士及古學之有文者論定其得失以致切磨成就之功得士數十用程子學法開待賓吏師齋於東湖致耆老以居親與為客主人之禮陳說道義從容敬恭自省府官屬至於學者來無虛日以集之不肖亦幸與焉居再旬而公移節河南之命至凡厥上民莫不感念

聖天子之知人而亦不能不憮然於公之去已也於是逢掖之士議於學衣帛之老論於市各思公之為政而記之大小淺深不同而所以懷公之德則一也其說曰有司受訟牒甚繁吏舞法兩造無與決皆盡破家而止公戒之曰可喻以義理者喻之為敦者力辯之毋留訟其必當辯者書諸籍給印紙與之俾書其辭期以月日必竟其法乃已以南昌論之日數十牒此法行月餘當受者不及一二紙諸郡倣而行之市井田里讙然各安其業憲司舊以鈔貳阡定貸諸民間出子錢以供官膳前政又增五千定為七千定散徧州縣公疑其不便命收之則死徙之鈔官封未動是直取其息而已公曰豈我臬司之事哉節用度約宴集斥俳優而遠之必有公會成禮而止朞月之間遂以成風官府無復敢肆淫樂常例焚鈔之不中用者多偽濫極治之又禍及平民公為更法以救其弊郡縣設養濟院收養孤貧 朝廷必先之務也公親巡豫章孤貧以絕食告按其籍得詭冒者千三百人悉去之而煢獨鰥寡顛連無告者皆得其養矣所



部率此而行先王之政蓋見於今日所以老老幼幼行於民間不自知其然也若此者僂指數之更僕不既也集聞之去年九月

皇上憂民之飢溺喻臺臣選人治之參十人為憲使皆極一時之選其來江右則公也又敕中書省臣曰勿遽易他官公與同至維揚者且別各精思所以報効者而論之公曰守已奉職固不待言然罷一鑛吏不能有所革孰若使之知恥而不犯去一豪強不能有所懲孰若使之安分而不敢有所干凡不足以治人者自治之不足也憲府之重威福易行嚴之則增其勢寬之則肆其姦雖凜然無纖芥之私猶患其有乘間投隙者也是以公之來不輕於用人而見用者亦廉慎自重無情之辭不得有所逞也觀公之所以脩已行事皆恪躬夙夜以身先之吏敦禮讓無驕吝之習焉由是屬郡視則無敢妄作於法小有出入治之使改而止不為一切之政以絕其自新而安分知恥之風興矣近者 朝廷遣十道奉使巡行天下惟江右安靖無一可議然則公之所以及人者深矣豈

衆人之所知乎公嘗謂余曰今治民譬如諸魚之在
水大之食小不能無也而欲以勞煩治之大小俱困
矣其生幾何哉故公所至常以簡易爲政又言
國家建官至多雖冗散之府徒手食於民者猶千百
計豈顧要乎欲吾民之休息非大減官府不可也噫
使公在　朝廷得以行其道而推其所得爲有不如
伊尹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者乎公名沙剌班字伯溫
世家宿衛舊臣有家學歷西北山川形要險以前史
如指諸掌學於成均知內聖外王之道觀史傳得古



今之變如[illegible]將之拜御史佐行省明見卓識出於學
間脩金史於著廷盡得其爲國之終始使後世可以
鑑其治亂也家居時常以四書五經洙泗伊洛之說
親教鄉里子弟於是良家子始知聖人之傳可以爲
生民立命者而他邦先有文學亦來取法焉前乎此
未之有也公番嘗見朱子言羅仲素清介絕俗即刻
志欲學之題其齋居曰學齋而宴居謂之清獻之室
蓋又欲尚友趙清獻公之節也所至門無雜賓公退
潛心以居肅如也澹泊儉約如諸生無嗜好行李無

畏物唯所讀之書而已詩文雅純爲代所重六年五
月　日公適河南士民依戀不忍其去以是刻諸
石爲言之不足則永歌之故繫之以詩曰
皇命司憲分治部方動爲風霆靜爲冰霜何以使人
有恥且格惟我張掖問學尊德敬恭信孚造化之功
不令而行不言而從闢我廣居擴我正路升其俊良
罔忤規矩吏民化之至于遠荒讓而不爭妥而不揚
有司聽訟遂以無事農安於田賈安於市彼哉百爲
紛矯莫治利害交攻孰杜其幾言德則難言政則易



人之不知惟希爲貴
天子仁聖爲民擇官必得我公雍熙之端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三十九

神道碑

賀忠愍公神道碑應　制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
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集製刻文臣
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
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狀諸官而納
諸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無繇不足以
上稱　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蕃儼然有以見
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宗蕃
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
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允成厥功何可忘
也於是有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
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
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



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
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
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
天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
方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
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
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
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
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
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
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某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
花赤延祐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某年終是官泰定
某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葬年月日歸葬鄴縣之
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揑古真氏祔子曰性
一某官性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
次適某官粲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故諸
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
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
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
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



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
於今爲議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
言之故且曰今 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
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
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
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
始定海内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乗傳將
旨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宣旅所及必
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

乃顔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内外嚴備衛士
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
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
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雪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
體 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
効獸舞以迎者駕鸞輿象莫能制乗輿危公方侍坐
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絶靷去象乗輿安而公創
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



是故 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出
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
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 天子之職
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
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知之何者多
矣以 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
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 朝廷知之廷臣固將
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
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

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 上知其故而讒不行
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務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問以問公公
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 上頷之及拜
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
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
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皆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
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
愛其身弗爲 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人賕縱
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
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拜讒害此三公者 朝廷爲之
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讒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
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
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

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愼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
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
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勑賜故丞相留守惠愍
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
醯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
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
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延來百年還是雍部南山之下



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究其鄠鄠保其民人
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
俾奠王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
衮衣赤舄章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
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
自其弱冠在 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
躬以嬰不虞惟 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入
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遺
帝念在玆既言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黔庶

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
乃睠朔都歸爾是職于盧于旅爾靖于城勸其佚勞
日閒弗儹工師執藝商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
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貸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
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
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
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抉其賢
多藏靡悔迷國之守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
怨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



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
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
衮　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楊襄愍公神道碑應　制

泰定改元　詔書以桑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
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某日特贈恩順佐理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
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　命乃泣而言曰惟先
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
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
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
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桑兒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



聖左右至爲指麾牢轄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
位怙勢貪虐兇燄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
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
稍牽制之而桑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
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
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
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
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
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計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

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奮員又發其私罪二十
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問時宰匿與聖近侍家
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
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
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慝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遂棄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



念者帖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　東宮師傅在
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
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
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

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待倚風憲故爲是大惡事邪
坐客皆慙俯首卽起入奏未幾遂緝　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
視以目及　天子卽位　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
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
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
曰濫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



是時帖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
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卽告丞
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帖木迭兒之子相
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
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爲言褒贈
衮樂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

與並倫而一帖木迭兒當國有大故某間用事以
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
忠臣直士爲所誣搆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
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
於内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
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
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
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豈不敘次以
塞 明詔之萬一 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河



西寧夏祖失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
夫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剌唐兀歹贈推
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
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齔知自植立語言儀
觀巳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
事
仁宗于潛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任懷孟聞
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
哈剌罕安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
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
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
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
曰然然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
而尚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
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
爲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
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
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
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

實即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勝用
不會竇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
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
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
臣久矣張珪眞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
御史 上宴閑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 上見
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
矣賴 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



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
南擅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
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奠不問公劾而
致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 旨上怒叵測公救
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 陛下有
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就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
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今猶非材恒
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
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

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
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
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 朝廷闕失
面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因之司寇將殺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
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
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
品者多兼聞取 旨遂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



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
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
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
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
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
以畀人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
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
疾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雖用人必當

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心合於義理
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
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
開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砅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
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忝以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成闕其幾不離以呼投熾
膠箝竊秉大鈞 天子曰噫誠有虓獰彼爲無忌我



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向孝抑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
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懷
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乎恩忍爲
凶殘逞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
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姦忠數言萬方大道爲公至
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
意愼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張忠獻公神道碑應 制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
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
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
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
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
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



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蔚州節
度任官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藏貢
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東宮者儲偫充斥司會不能
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
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
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户王著乘人
心之不與搆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
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宫
西門傳令開宫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户者毋得
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宫必以完澤
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
索知不可紿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
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
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禎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
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



賊誅死而宫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
密副使張易亦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
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
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
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
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
顔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

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
至爲僞太子故　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
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
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
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
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
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
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



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内護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綏
急思遠而慮周得宫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
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
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
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
每候宫中閑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
說二十三年
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官府
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

所屬人心之所系也奈何爲此言乎延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妖賊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卽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
皇太后卽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爲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愼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闈室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纊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



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旣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佑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譪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illegible]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戰鬪之積旣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故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入 鄕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旣歸不忘其初

裕宗幼沖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
言曰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
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
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
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
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
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恤孤無以為



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
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
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
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
奎章閣以觀圖書而致德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
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
之碑而命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
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

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
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
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
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大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
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
太夫人子三人曰誠季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
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



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父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
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奎章閣都
主管工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
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
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
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

之葬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
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
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第壽考而其
子年在髫齔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父子
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方未艾
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記實爲銘詩曰
猗歟詹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執佐春官衆賢彙興肅肅以朝雝雝
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
春宮亦諗多聞時惟詹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
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道迎寶藏
王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倖臣作福威盜乘
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孽隸既亡二宮壼亦固不執
不驚權公之故
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
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
造于　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
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燕辰公爲詠歌以燕嘉
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
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
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丸丸重三十年有子孔
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
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
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
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 賈忠隱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
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
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　內廷則執其事
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
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
古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
聞於當代若魯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
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

興謁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戸口兵
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饔事賜名昔剌
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
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剌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
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
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羅
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巳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
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效節功臣儀同
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 上所賜宮
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

忽[illegible]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illegible]哥之役獻
[illegible]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衆閒爲亂擊定之
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
置宣徽院僉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
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
母之女也閑習國禮
武宗皇帝遊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
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



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
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
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從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
顔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
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
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
理在無赦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
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

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
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
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
不懾廷中美之間嘗命公察宿衛之有才能可用
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
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
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
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犒饗燕享之
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數則
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
聞故嘗侍 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 朝廷有
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它
入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 上弗
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
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
所服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

户陛間意甚勤懇感歎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
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
承有法俾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言克堅里
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
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
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
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



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
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
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
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
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駝馬内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
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盌以旌其功十年 上
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撰正
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遥授平章

政事兼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户府達魯花
赤至大二年　上大賚北方軍出内府金帛鉅萬擇
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
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
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
元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
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象金之帶於内
藏即其家以賜三年　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



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
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采用進光禄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加贈三
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
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
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億
出民力抂恩幸以求淺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
悦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
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

至廷頗亦使也可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
公官市羊之錢乞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
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捻惡以累　上竟譖
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
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誼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
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
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



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
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鄉忽里
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血越歷歲時始克申
其情事　天子憫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咨剌
八都傳　勑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
可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
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
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蕃衍何其

盛孚臣集謹奉　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頓瞻中原綏綱萬方孚時豪傑
四面而至有智有畧燕有奇士褎然來朝造膝晤言
諮詢孔周屬之盱瞀既勤既老嘉爾耆艾入侍帷幄
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宦盡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奧公
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祗奉彝典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
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拯其阻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



往拯往哺公爲之請
武皇在邊熊羆如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
迺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陲宣旨勞勖
往咨大師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饌餚部曲羅絡
均飫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
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
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懼
以構忌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齎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
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
襟山帶河公墓則固穆穆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高莊僖公神道碑應　制

至順二年春有　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
宣慰使推誠協竟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發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
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　詔退



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
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
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
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　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
番僧謂公等曰　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
曰近有自　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
僧曰　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

設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
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
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
率張尚書佗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敦官衛王顒兩
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閤樞
密院副使張易以兵來公與張尚書閤易曰此將何
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
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閤 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默言 太子必



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官外柳林中數遣使迓
太子畧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
矢饋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騶傳令啓西門入公曰
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
之曰 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
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第守西門而九
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
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捶殺左相阿合馬

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
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
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 太子名以賊殺左
相等也而首賊高善薩巳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
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
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 上與 皇太子手行
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
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
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官府舊僚咸見
顯用張公曰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
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
宜哉按公系出女眞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
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眞亦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

月子孫尤倚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眞之地東接高句
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比石居之各爲部落非郡縣
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
迷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
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
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
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
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



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
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皆以孝聞又以善射從叚眞
郡王敎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
岡侍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
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達報都捏舉兀魯台
次卽公也公諱觽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
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瑩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愼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官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臨兼領官府門衛
之禁而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剌公鬚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剌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
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　德意厥
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倎撒里蠻太子
贊善王恂以



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之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
與
世祖旣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
叚楨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
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
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尙衣鞶帶鞍
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譽赫然著於
中外矣二十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
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
南等路宣慰使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薨于官
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
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三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
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
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魯國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



夫人又贈公祖尋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
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
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
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
公之昔事
裕皇也舉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
以經義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
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三年有司以葛夫人貞
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
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師顏奉
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壼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宮賛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
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
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



魏國公勸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
之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
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孫男五人碩
德掌設署丞次顏天保次顏神保皆　上所賜名次
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
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
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
測假托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

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
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
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
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焉魯夫人貞
御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
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



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者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雝雝
在宮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後咸乂既試既庸以遺
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頟頟
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畀居庸巍巍
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
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
病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

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齋
時相狡手耳目素修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
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
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謀不入宮弗貽主憂
實爲儁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
事著簡冊名垂彝鼎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
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
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
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
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四十

神道碑

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文尺之異以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曽盛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邈不可攷自歸 國 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

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没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



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册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小大之臣咨嗟感歎以為不可及焉 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臣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郷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 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家傳溥所為

行狀蓋達即筝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即筝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謚安禧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　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刻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玆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其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斂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禧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



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愼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向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二十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　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
集摘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
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飆舶互市
蠻夷交關非愼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
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
事隸焉或得罪從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
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分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
毋敢犯法焉美鬚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已畏
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
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
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
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
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資繕

虞衡之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
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大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
焉無日不在 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晉命之
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
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産以資之豐贍無算特
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焉



仁廟嘗奇其才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暮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
麻吃剌失思桑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
外傅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
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
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旂指嚮
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
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
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

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恩鮮匪直輔翼亦以掖德孰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王執戈荷殳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



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效職守迺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寔愛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恩致先峙

先皇之遺託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斁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垂封永忠其存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　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蕃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討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



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忽都魯兒彌失在翰林與公

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　上言之　上以為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為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後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毅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





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陜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六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

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付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嘗





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當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擣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羣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燿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舉以
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
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
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
秀以次升其名佐貳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旣有
剩以試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
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
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
書薦其人　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



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請公無恙公躬奉食飲
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
賜曰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詞臣咸
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請再拜稱老
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
圖畫之泰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癈禮葢天稟素
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
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

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
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　旨意召百官耆
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
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
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
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請而還京也
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卒具而吾老矣
將諉屬子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
今奉　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
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
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
榆葉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
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
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艷夕壞孰爲強梁外肆中險
衆人尤之君子攸嘅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
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請式穀退若弗勝
雖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禄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

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請太史請題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醴陵人唐末撫州刺史家于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公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大



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某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寶謨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　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諭諸軍之爲宋守者歸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　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賞其從者



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　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

張氏之門者惟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
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究以
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
國與其兄忠敏公某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即軍
中拜丞相雖然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
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奬拔百
年之間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齓與其兄制置
使濳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
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曾守具



有成策濳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其表見者矣
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
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濳俱得罪遠竄
或勸之絕婚公曰詠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冀
國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
多驕兵守吏率慢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
至輒奮挺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無奈何則
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
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臟而按以法守大駭服

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
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
以充數郡守秋閱實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猶不敢恃一日違節
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捽首亂者搒之
百衆遂定路鈐轄詹洿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
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
他日見公挽彊衆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射始畏服
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強部使



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
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
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横不聽守將命或相率
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
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
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
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
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牙而
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准卒足

辨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舊怨起鬭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欵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衡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



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鎭湖南者七年旣致事來莅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慨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救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宴樂盡遺貧乏孤幾者賑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入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幾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實彌審皆前卒彌實用公蔭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幾嵩孟蘁嵩出集先世敷業與公家相先後與國以丞相鎭長沙而我先大父宇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



故舊集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旣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眷赤子安其父母任以弗疑何閒䟽附顧瞻湘流領頟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翼幹之墟其嶽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昭優游鄉邦亦旣有年旣老而休温温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客室

凝虛鑄金爲丹我櫰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
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遺時休明亦旣膴仕故物
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
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玆

焦文靖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在　天子左右備宿衛列禁近其職則
有衣服弓矢車馬飲食音樂文史等事皆世臣大人
宗親肺附率其屬以領之惟尚方符璽近在帷幄
世祖皇帝時始置符寶郎後陞典瑞監領之者尤號



嚴密文學儒者乃得稍進於其間今臺省刑政文臣
時見參錯若集賢翰林秘書之屬列在外廷非召對
不得宴見其親切不得比於典瑞者矣雖然自非通
今博古之賢愼密忠厚之實自始及終無一毫智術
功利以間之則不得與於斯也况望其悠久乎居典
瑞歷四朝三十餘年增秩而不遷其官晩列賓師猶
仍先朝之任以故舊終則焦文靖公其人也公諱養
直字無咎其先河南尉氏人大父敬祖父端金進士
避亂鄆城苦剽掠徙博之堂邑因家焉開門授徒暫

晝無虛治家不求豐州里謂之君子公生三歲能畫
地象物父異之敎以書輒成誦不忘十歲日記千言
成童諸經已遍母夫人憂其過勤夜不與膏火嘗伺
親宴息乃起讀亦不見其勞也中州喪亡文籍泯絕
經史多手抄世業經義詞賦視之若不足爲
世祖皇帝旣建邦國定法制傷儒道之墜絕至元十
三年遣使料民列儒家于別籍試其藝而中者復之
公以詞賦經義並中名其家　朝廷新立按察司皆
選舊人有節義識大體可諷勸吏民者以居之選名



勝士以爲吏多不屑就憲臣嘗詣其廬以請之然猶
或起或不起時公方布衣所交皆天下士公爲貧養
稍從河東辟然不久即去之其遺稟尤可見也二十
二年舉茂才異等除將仕郎眞定路儒學敎授眞定
附郡風俗華靡公以忠質化之名聞京師蓋公之爲
學尋墜緖於流離困苦之餘立講明於口耳詞章之
外敬齋李先生按前代之老臣爲一時之師表親及
其門尤詣閫奧東平嚴侯延先生於府公往來從之
至於數十年問學不絕其所以異於人者非偶然也

天下既平與民休息中 機密稽於符信定四海之
志通四方之情明見萬里如在几席幽遠荒僻洞知
旨意徵信於此而已董忠穆公文忠親任不異於國
人出納惟允有古大臣之風及公召對一見知舊遂
為之同僚審勿精微非言語所可及者則又於公書
忠穆之墓可見也然而外朝見於行事者簡牘可攷
居中之寒遺補闕外人無從而知者嘗因他事而見
之初召對 上異其服儉以潔詳緩而周至顧謂董
公曰觀其外可以知其中矣時車駕北征公從行軍



議無不與論功受上賞與人言略不及之時宰為姦
詐蠱惑 上心持權勢外廷多未敢言因與時宰皆
侍間宴 上偶問曰人間何物最黒時宰以漆墨對
顧問公公曰以臣觀之惟人心最黒耳 上曰何也
對曰側媚之人處險而情深口給而心否使人易親
而難遠匿機於不測苟非神鑑之明不隨其所欺者
鮮矣故曰最黒也 上良久曰信如卿言時宰情見
色動而退其偶傳者此其一端餘可推而知也公多
飲酒不至大醉或問曰公何以能然也公曰吾日飲

上前丞相御史前後左右嘗恐失禮得罪不敢少肆
久而性成雖與親朋為一日之樂亦不敢忘之耳則
其職職兢兢以終其身者久從可知矣 上嘗從容
問公曰貧賤之人多子孫富貴之人乏繼嗣何也對
曰造物者有乘除也 上歎曰福薄耳公之來朝不
遑將母以久之請還養不許命有司以安車奉其母來
京師就養焉
成宗即位率循 祖憲無所更作數若畫一中外晏
然清宴之暇所以咨問於舊臣故老者無間於前日



循歲事幸柳林公以職事從延見幄殿問以司馬氏
通鑑隋事陳說以諷深蔵 上意親酌酒以賜他日
還內頗聞廷中語輙喧召責之公以番直固若詭至
前 上慰諭曰
先帝知卿謹慎故以付朕豈有是耶又 詔以經授
宗親 皇子於宮中醇正溫雅克見親皇母喪乞還
葬贈賻加於常禮優殺代 祀嶽瀆 上諭之曰昔
世祖制此禮必擇老成知事體者用之將以通神人
知遠邇非祝史之謂也時居集賢者多侍清燕分圖

賞賜之公得名畫十五古硯一亦一時之盛事
武皇御極
仁宗在東宮以舊學尤加禮遇數上章告老用疏傅
故事畫為之禮而歸之於易有之六畫之卦五為君
位二為大臣四之多懼以其近之也而始終進退從
容能久如此豈常人之所可及哉公始入朝即除承
務郎典瑞少監二十九年陞奉議大夫十月陞奉政
大夫大德二年陞中順大夫皆典瑞如故三年陞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仍在典瑞九年加正議大夫陞典



瑞大監仍在集賢十一年仍前職特授中奉大夫
太子左諭德如故三年年七十三薨于里第之正寢
某年葬某鄉某里泰定二年門人東昌崔詠為監察
御史請於朝贈公以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追封□郡公謚文靖元統元年　詔立公
祠于堂邑縣臨清會通閘之北立書院置山長以設
教焉從縣學官侯某之請也初至元定都京師近臣
皆賜第城中以便朝請遂為永業公第在皇城西將
作所建也及告老籍而還之　朝先是賜予不絕在

少監時賜玉帶一象笏一楮幣萬七千五百緡養牛
二陞中順賜金帶一象笏一陞嘉議賜犀帶一其歸
也賜楮幣萬五千緡公素清貧久在京師雖俸賜之
厚別無調度以長尺寸薨之日家無餘貲嘗與門生
之弟曰子起家諸生承乏盛世進身顯榮門衰祚薄
詿引而援之亦惟苦學以自致而已作學箴一篇以
示之然則公之所以處己而遺其後人者如此夫公
娶某氏封某夫人子一人德方奉承直郎與國路總
管府判官卒官無子以從子郁為後為碭山務官孫



女三人長適張某次適張某次適王某公弟某之子
適司某其外孫則江西憲司經歷承直郎允德也允
德學於成均知尚名義慨文學之傳思其所自出究
朝名臣無以表著于後世十數年來痛心疾首未嘗
少去于懷也既取其遺稿於散逸之餘得冠人文君
德之所輯錄合為畏齋存稿又將以其暇日求諸故
舊宿客以著其全焉公之卒三十五年矣而門生故
吏之及事公者亦已零落殆盡允德以集嘗見公於
集賢也故使序存稿之未而又以所聞著之神道之

碑焉嘗觀允德之爲外孫其忠厚惻怛之心亦可以
諷薄俗也哉故爲之銘銘曰
國有儒臣古之遺直一見　天子允契明德與司符
信錫命萬國小心謹愼出入朝夕　天子聖神蒼策
並用德慧術智雲合風動惟此醇德不伐不悚偲偲
居中圭璧之重啓勿贊襄審於幾微納約從容外廷
不知天之怲怲孰爲矯拔言中其私不動以威
天子萬壽有相之道逢掖章甫亦莽云老靡蒲以趨
悃愨以告詒謀深長與戩臨保歸視其家遺書則多
書接槃錫稽古則那賜第養安尚寐無訛奉還有司
飄然潤阿鄉人聚觀車馬歸傳乞言惇史將在公所
愍遺之誄久乃克著世嗟中微亦寡之怙遺焉斯文
垂世永存寒泉之思慨在外孫緒言繼傳載觀其阡
德崇道隆君子徵焉

陳文肅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纘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
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
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
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
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　登極改元則皆
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弘之才勤敏之績
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
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
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
弱冠事
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
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　國政諸公在　朝講論
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
視察遠邇奏策與獻百廢具修奏稟施行殆無虛日
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　天子方憂陝
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以分
省往鎭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
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
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既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

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
柱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
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
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
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
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賢其言卒不敢擅署時
人甚以爲難公在朝久知　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
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
以得忠厚俊敏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



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
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
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
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　上命樞密晉公仲一
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
私已有所辯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
戒奇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
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
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

爲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
中陳公而殁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
城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
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口以
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
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
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
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
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矣



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
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
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
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歷少中大
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
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　天子之民
也可坐視乎請於　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
江東　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
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不就

也諳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鍾山未廻車而雨
桑哥用事奏請徧行理筭錢粮實以無義肆虐厲民
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
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
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
承意殘刻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　朝廷
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
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
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



速逹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
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
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値中廢尅迫不
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
具召匠戶併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
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
應命而反覆苛橫之並視他郡而少息矣江水溢池
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旣賑池民兼憂鄱郡之害請
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

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聞
省憎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
憲牘爲淸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殁於池陽寓
址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穎川郡侯太常定諡曰文肅嗚呼公美鬚
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論議非國政民事不談
始仕內朝省府廉憲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
其德不能一還　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



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
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
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
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
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
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
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
封穎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蚤世

誠以歷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
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
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
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路總
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
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
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
大夫丞相掾授承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
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



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
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頑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
百取百宜偲偲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
佐我與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備能
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穆然治道
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
閱歷之積忠賢我承玆歷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
立言不諛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

未究新理會稽甌越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
大帥死忠郡丞敢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
父而獨孚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三治宣閫兩貳鹽筴
憲輟屢陞郡紱增秩知無不爲動無不宜苟紫橫金
蒼顏雪髩烏臺鳳池孰不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濆
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尼其止尚書履聲
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世爲御史
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浙江舊治足來遺風凛然
後賢無懷昔參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



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楊襄敏公神道碑

維昔我　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衆出其
豪傑才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
之力以衛腹心而經營討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
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
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
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
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

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
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　國制禁衛
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
命在左右以閽者之未素識也特　勑令勿有所呵
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
秩之重　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覲
天顔非臣之願也　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
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二年始大城京師於
大興故城之北中爲　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名以其
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爲第宅式臘公得建第
和寧里在　内朝之西北於朝謁爲近惜乎不得年
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朶兒只纔四歲
耳朶兒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
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煢焉相顧未有以
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　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

臘唐吾台事　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
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
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朔方鎮
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内朝以玉章
賜之蓋　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爲機密符
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
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
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
入奏京師是時　上病已久宮府不能有所覲望北
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
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
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

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
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　天子即引所持
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　上崩
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　祖宗法答剌罕忠獻王哈
剌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宗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赴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　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



師　宗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
孟兼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　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
矣既即位羣臣以次見至主藏吏　上顧公曰孰為
汝所擊者太府卿　勑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
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　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
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　詔
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
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肅政

廉訪使公將行入辭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
三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
遠邪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
享年三十有三　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
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
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
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節繼室王夫人
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



元三年歲在丁丑之三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
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
軍夫人治家常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
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
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常
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處凝塵
不除是知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
衍節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令猶在朕以何官授之憶其在此
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剛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
察御史淸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卒于
中臺時大父世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
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



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效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
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
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朁書絕至臣子感焉中
丞之歿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
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　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
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
及哉集往年待罪〻國史嘗奉　詔書中丞責其子
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爲集雖老退田野筆硯荒
落而粗卷其世求著爲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陲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
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
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煢煢嫠孤卒克
有踐公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
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芥



一言之興　國事攸賴至大淸明聖功聿成統宗會
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
策也乍鄉邦桓圭衮裳煒煒煌煌有貴不藏曾微復
于茲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襄之阡松柏
桓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張宣敏公神道碑

監察御史張珪之僉憲江右也即江上遣書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惟我張氏世居涿州范陽縣仇家里先塋之碑太原元公好問所作也曾大父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後以大名路總管兼府尹贈昭勇大將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翼敏葬范陽先塋之次其墓銘則翼敏元娶姚夫人命其兄子燧之所作也大父故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贈昭勇大將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宣敏葬歸德府睢陽縣而神道之碑未立請屬書爲之銘焉噫元先生姚文公之文辭盛名在國初誠難繼哉然張氏之塋新作於睢陽不可以無述則不敢以寡陋辭也按張氏之居范陽不知其幾世矣其可知者曾大父諱子良字漢卿則翼敏公也當金大安時以我 國家天兵大至募兵自保公起率千夫入燕薊之間耕稼已絕涿州人阻水治舟筏取浦魚自給從之者衆不能容親部勒定與新城之人數萬口就食東平東平守納之久之守不能有棄



平從其主於汴而撒公南屯宿又南屯壽州將夏全劫其民出雞口李敏據州公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走歸宿因宿帥之衆奪全所劫老幼數萬以還全憤連徐邳之軍來攻公與宿帥砍其營蘄春全失其軍符走死揚州時金入受重圍於汴聲援盡絕有國用安者圖以漣水老衆入救道阻游兵不達公與一偏將晝伏夜走得入汴達用安意君臣以爲天降也曲賜勞來凡所欲皆如用安請因以徐宿授公明年公進米五百石于汴授以榮祿大夫總管陝西東路兵馬仍治宿時令已不行於陝而用安亦卒不得如志徐宿之間民無食出城拾橡穖以啖嚴兵護之以防鈔掠猝遇敵公重傷焉乃率其衆就食泗州泗守閥兵將圖之公與麾下十數人即軍中生縛其守民不欲北歸欲走傍郡者資以舟楫無敢虜其財物時甲午之歲也歲戊戌乃悉其餘衆與泗州之人十萬八千餘口因大帥河南忠武王阿术以歸 國朝授金紫光祿大夫京東路行省總管歸德泗州軍民佩金符自兵興以來轉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歲庚子特出　璽書褒其功賜金符使盡護其所統
來附之民而其子已長而能仕矣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史丞相天澤開府經畧河南
詔公爲之僚仍以爲歸德泗州總管三年　詔公督
運南京木石以北宮廟告成賜鈔千緡至元三年
宣命就帶已降虎符總管元附入户七年公請以所
領民歸郡縣從之改授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兼
府尹明年卒官年七十有八還葬范陽先塋之次子
二人長曰懋次曰亨懋字之美宣敏公也未弱冠才



謀智畧已有父風因父官京東領其衆從河南王軍
立歸德府以其軍鎮之鎮下邳知歸德府事李璮叛
濟南以其兵戍蔡州宣敏公還爲歸德泗州總管而
公　宣授泗州軍總把佩金符宣敏公既還所領軍
民於　朝而公擢濟南諸路新軍千户仍佩其符九
年從王師伐宋破襄樊親犯矢石有功十一年淮安
忠武王伯顏南征其行陣以鋒車弩爲先而大軍繼
之公以勇騖爲王所用將弩者前行凡所過山川道
路險厄通梁役夷塹穽安營設伏出納奇計王信用

之王以丞相開府權爲省都鎭撫水陸並進其任甚
重師壓臨安滅宋以其主及母后羣臣北還　王師
駐瓜洲宋制臣夏貴守淮西扼豫持兩端屬郡從之
而淮東李庭芝亦未下也王命公曰汝行爲我諭之
副以兩介將騎士直趨合肥貴出迎設賓禮公以王
命示逆順禍福辭旨雄厲貴受命其節樓下頓首上
地圖降書馳還報王大喜復令行徇鎭東安豐壽春
懐遠淮安濠等州皆下使貴以書招東帥東帥死而
城亦不守矣凱還無所擢挽王曰降者其守帥也民



心或未盡安汝其徧諭列城使知　上德意遂行無
復顧慮反側王甚善之十三年公馳驛至上都王以
公勞績爲奏曾置安撫司以綏輯新民謂公父子有
恩於泗人也　宣授明威將軍泗州安撫司達魯花
赤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置宣慰使以統之拜
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明年至官又明年代者至
改授懐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吉江西之劇郡民富
庶而俗險悍公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愼刑平政處之
以公新府治於殘毀之餘設義倉以先饑饉之備其

所設施文吏之善者不能過也按察司劉公宣大儒也每偉公所為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強竦然郡萬戸蘇良恃勢為暴州民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公上其實於大府盡誅十虎者奪良符而去之民安以悅羣盜有率衆將白晝劫城者公聞之率從騎擒其兇縛其酋以歸則又非他治郡者所能矣民之流亡與遠郡之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為生祠而祀之明年二月卒官年六十有三歸葬睢陽新塋睢陽蓋公父子素所經理之地也子二人長文煥以父



蔭仕承務郎江州路瑞昌縣尹次子文炳三汊河巡檢亭之子與權蔭子良職道州路江華縣尹以泰定三年具大名府君爵里行事年月聞於 朝得樞密之贈清河之封翼敏之謚娶姚氏封清河郡夫人則范陽之碑所未及載也至順二年珪任高安縣尹始得論列吉州府君之行事得贈龍興路總管階昭勇勳上輕車都尉侯清河如其父謚宣敏敏之一字亦同其父也娶蒲散氏封清河郡夫人珪治高安有異政為御史有直節識大體其在江右慎密剛正吏畏

而民德之可謂能世其家者矣孫□人

銘曰

奎燕之墟實多奇才草昧艱屯興受其菑還視桑梓蒲條千里陂澤巳漁甕活生齒襁負四來淪胥槁枯支吾摧持死生與俱不足而他轉從東魯遂走宿壽身為衆固遷活之旅不克成邦往使往哺庶幾匪躬歲在甲午蹙寇靡聘合衆十萬于泗之境桓桓河南將天之威篚厥玄黃乃得所歸顯受節符帥歸德江生養保息公亦有子是曰宣敏從軍河南煌煌金符



靡征弗戡惟我
世皇式定南土太乙將兵有兩忠武公自河南受知淮安出納指揮萬營仰觀喪社既屋將其臣屬歸獻
天子還騎假儆頓其淮壖危鄂列埤汝口諭之通道勿送一節至軍萬甲風靡奏功錫爵 皇亦用兵粤茲泗疆爾父所營爾往長之同我太平淮水湯湯往慰黎庶旂旌悠悠民識其故領領江城有社有民安其守居勞佚惟均吁嗟盡瘁未宴巳慨赫其有靈民曰猶在昔睢父兄今其孫曾體魄所漏百世其承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夏公神道碑銘

公諱希賢字聖可姓夏氏廣信人也昔王禹玉紀侍中鄭國文莊公竦之世系云夏氏蓋姒姓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間其後至開今廣信之譜曰其先亳州人晉永嘉中征南大將軍亳州太守靖避石勒之亂渡江之丹陽其族人子孫多至三十八房征南生玄為丹陽少尹亳州東北三十里蓋猶有夏氏先隴云而廣信之夏則自亳而分者世世居貴溪其高大父茀自邑之蓮湖遷于唐甸里曾大父霖大父珈



愚父英夫世積善族屬蕃庶鄉里稱為清白之門生二子公其仲也幼謹敏日記數千言從鄉先生故宋提刑謝公枋得游知問學飭義母陳夫人卒哀毀不自勝既殯不離殯所遂以成疾服藥踰季而後平既終喪猶獨居一室以讀書未嘗釋卷嘗從邵氏元會運世之書以攷夫上古至今皇帝王霸之續而玩心焉著而為書觀者稱之其居家也不以家人生產累其心居多暇日與朋友為觴詠之樂蓋將終身焉娶楊氏後追封會稽郡夫人子四人曰文澤文溪文泳

文泳文澤中書省署鎮安路學正而與弟文溪皆隱居不事當世之務文泳有才器名聞中朝公卿大夫器重之歷任內廷除中政院判官理宮府之事文泳自儒家為老氏之學時江南初內附嗣漢天師張公宗演蒙

世祖皇帝召見禮遇故開府儀同三司張留孫留禁中大玄教而身為之宗位望崇重博求賢能以自輔夏與張氏世為姻親家兩張公識而異之文泳留開府之門傳玄教之宗拜元成文正中和真人賜銀



印寶冠金服領江淮荊襄都提點方是時

天子以文明為治禮秩優渥野無遺賢於是朝之縉紳大臣皆以公為薦起家超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自中政院給驛命文泳奉　宸命兼賜幣即家以授之一時恩光之盛鄉里稱歎而公受命未幾以微疾薨于里第則延祐甲寅九月二十有一日也朝賢聞其殁作歌詩以哀之者多至百餘人其文皆可傳也又五季歲在戊午葬諸里之劉師山今二十有三季矣而墓碑未立蓋文泳留侍

累朝禁近朱克南還文淶服闋除贊儀署令外除以
奉訓大夫撫州路總管府判官秩滿歎曰令孫男十三人元樞元彬元梅元崧元榮元棨元揖元集元撩元棠元楨元杜元林孫女四人曾孫男八人璧瑄珠璋雄寄奴汝奴汪奴曾孫女六人是不可以復緩矣以予與其兄弟交游四十餘年忝自國史歸老臨川故以碑銘為囑噫昔者昭文之館相輔之所居也夏氏漢有大司徒晉有大將軍宋有侍中太師千百年間史冊可見者如此而昭文際遇



國朝一命而登二品之貴賛務之傳及乎子孫者未艾也豈不盛哉銘曰

國家用人與共天職賢能勳庸以有載述身隱而與有若夏公有子在廷宮中府中有而不居為而不宰昭文之褒寵光斯在有韡玄黄司服攸獻酌以金罍駟馬來燕君子沖德勸咨莫名稽諸賛書為此刻銘

雍虞先生道園類藳卷之四

# 雍虞先生道園類藳卷之四十二

## 神道碑

### 彭城郡侯劉公神道碑

我　國家

祖宗經營萬方肇自西北究觀古昔崇固之勢威勇之略以臨制於中州者　天戈所向以次臣服至於

世祖皇帝神武達于海表莫或間焉尚論數百年間統部莫大於西夏風氣休復俊傑間出遭時承平無戎事以自見懷其智勇忠直以宿衛於　王庭資寄



於耳目雖或位不充其才然其足以用世而無疑者猶可因事而論著也惟夏之名族別於唐兀則有劉氏焉始居燉煌夏亡徙甘州之張掖今為張掖人有諱完澤字完甫者所謂沈毅嚴重偉然一代之名臣矣初

世祖立極辨方正位分陜以西立

皇子為安西王以鎮之居六盤山輿衛廬旅咸所稟令公去家數千里給事王所日上番直年方十三無所闕失維王與妃日見親愛居數年還鄉取婦禮聘

貲用皆王賜也王薨請告歸省 朝廷初分侍衛親
軍列以爲衛唐兀衛之立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
以充之時乃顏之叛軍事方興所徵發多賂行賂使
者求免公兄名在籍中公曰兄家嗣當奉父母請諸
使者親代其行至京師得召見備禁衛漢兵右衛大
小將校之設必自唐兀衛擇人以爲之監將任公爲
右衛千夫長公曰今天下事定矣無所事乎行伍幸
得事 上左右盡心進退獻替以託後業則吾志也
辭不受朝夕禁近居二十餘年至大某年拜監察御



史行臺江南而公之年已四十九矣
仁皇以大弟繼大統簡任使以正綱紀尤重御史之
選公以耆成自處同列嚴憚之權貴有居江南奪民
田以自利者民訟積歲無敢理公受詞究實歸田於
民而語其人曰此非爾富爲亦非所以自愛也愧謝
無怨言延祐元年拜御史移西行臺行臺治奉元奉
元路守臣之監將所親之貴幸爲不法無所顧忌執
法者莫之誰何俄以甘肅行省左丞相脫帖木兒拜
西行臺大夫始下車即受民所言狀公方守院案狀

具獄事明其辜者果以他事激怒 上盡罷陝西行
御史臺而公歸矣明年復立陝西行御史臺以公僉
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事柝馬軍者昔國人之兵六
留戍漢地者也其在蜀者更戍甘肅地遠而力困軍
之有田者征稅與民等公引他軍例以爲言遂盡免
之一軍咸歎曰公家西邊知戍者之苦不然誰活我
乎蜀世將囊加歹進長蜀省負氣使酒陵轢官府人
積不堪公雅喻之曰平章功勳世家保障全蜀威望
素著 天子以平章守邊有功自軍帥超拜宰相



之者於家於國所任重矣不小心守法以全終始萬
一有敗豈比常人哉囊加歹乃大感悟持酒前拜公
曰公長者言及於此吾祖宗子孫之幸敢不敬拜自
是見公行酒爲禮未嘗不拜俄以母憂去官服闋除
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泰定元年
文皇自長沙北還願言於朝曰吾居南方久周知吏
民之情觀乎司憲貞能剛直明斷足以畏服人心者
其惟完澤乎即召歸中臺拜監察御史公始至臺也
一見御史大夫中丞而已不復有私謁而來謁者非

公事亦未嘗降接曰吾方職思其憂以報 國家萬
一而暇汲汲含情事而人亦信其志之所存不敢干
也每有所言事自署其牘不以要同列同列有所言
亦無所附麗曰 朝廷各賜一印各盡其所欲言無
用相比周也即有旅論劾章奏不存稾曰吾以意授
吏而書之意盡言止事行則朝政無失吾職盡矣存
之將求名耶樞臣某受賄事覺 詔付御史獄公案
之如法而臺臣有濁言而辭其事者公拜劾去之明
年除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四年改副陝西漢



中道天曆軍興迺嘆曰吾老矣不能事事以疾辭歸
公前後閒居南山課家人子弟耕于野而告之曰
吾世家西陲習金革之事垂垂明時服田力穡以習
勞苦 國家舊制設有軍戎之役則父兄昆弟豪襲以
行無敢後者過于優渥吾無事乎居某年卒于正寢
則後至元某年某月某日也公蚤年以王事馳驅
河南之境河山要害險阻控制之跡無不瞭然于懷
嘗為子弟家人道之如指諸掌今其子沙剌班起身
成均敭歷中外氣槩弘毅知無不為大抵皆公之教

也蓋公雖不屑屑於文史之末而卓識獨見一斷於
義理人莫及焉嘗曰魚復八陣圖果石適在洄曲
江漲東峽勢不相及曼衍而去水已無力所以常不
動而非神也又曰弱水合黎皆是中水名皆與黑水
合流而西謂弱水不能勝物方士假以欺人者也其
精於物理大槩如此公夫人李氏贈禮部尚書某之
孫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某之子也公仕于外未嘗與
家人子俱李夫人事親于家飲食衣服備盡愛敬有
疾湯藥之奉不資於它人由是故家大族親戚眾多



見夫人之賢無有閒言而更相視傚矣是以太夫人
嘗稱之曰願爾婦之孝於爾猶爾之孝於我也太夫
人殁公在蜀地遠訃不時至夫人悉家力以治葬公
之兄弟八人皆欲致孝于李夫人曰完甫徇 天子恩
有禄食得以伸情事不當煩兄弟也外有以極其俗
之所尚內有以成其禮之所當及公之歸而塟祭無
不備具亦賓敬之間素有所儀刑矣子男四人長沙
剌班太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次觀
音奴奉訓大夫刑部郎中次鎖住蚤卒次忙哥帖木

皃從事郎蒙古翰林院應奉女二人長適同郡李某
次適邢卜不花奉政大夫大都都漕運副使孫男女
幾人至正三年沙剌班拜祕書卿修金史持憲節江
右用三品恩贈公之祖父某為集賢直學士亞中大
夫輕車都尉追封彭城郡侯夫人趙氏追封彭城郡
夫人贈公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
彭城郡侯夫人李氏進封彭城郡夫人或嘆曰始時
與公同為御史者公名常出其右然其位皆至極品
而公獨以憲副終豈非天乎然公有賢子方彬彬然
為時名卿而公之德行益顯則又諸公之所不及也
況君子以節義為重班資何足論也集與公子有斯
文之好俾書其事於墓道之碑顧集耄矣雖忝　國
史舊聞放失何足以言哉取其可傳於世者而記諸
此云銘曰
於皇肇興暢宣雲風人傑具來以底會同既寧既壹
生息萬類惟帝時舉其用不爾睠茲西陲隴山翕河
神明復完降于屹峨維時雄藩以帝子總而執于
帷幄是使帝設匡衛羽林有徵雅志杏朝獨先夙興



既見　天子留侍左右敬共朝夕無射彌久古之遺
直惟帝念之視遠如邇聰明爾貫自南徂西載驅載
懷自信不回清禁之舊伾伾施旌蜀都長沙淵潛神
明識於幽遐宣言感通仍拜御史欽德不回無憚大
吏屹然老成國之耆彝慶遂越闕匪休以祿歸節而
老訓其孫子養毓習勞以待國事從容訓言跋履壯
遊得失古今先幾遠謀先朝經營如指諸掌明識所
存有順無彊公之同列顯榮崇高公之子孫衆盛胥
勞學道正誼公則有子高朗令終庶幾在此有貴其
在張掖之都維士維民公卿大夫公言公功載德萬
一擬諸形容來瞻來式

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之　國史觀乎中州當　國家興王肇基之
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
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
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
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兵可知者曾祖温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

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豪彊並驅僞乂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迺擇知名之士秉傳
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
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
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
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　列
廷在被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
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
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
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
十道勸農使總以大司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
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
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
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為之使者公侯爵也辟仲
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
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
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



多端如言臺稽留例六部吏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
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
為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矣御史務印諸部而閱
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
御史當閱工部吏者趙公與公議曰吏爲勞午觀望首
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疏
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因禍出不測而以疏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
覆之寧受嚴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
於此乃校劾按校無細不究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
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
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表之其三也　國家歲
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
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優樸子女百戲眩耀以為樂
禁卒外衛中官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
近侍貴臣靈飾異服馳騁風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
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
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尤侈織深捉舉僭晉　華者

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姦害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晉寧欺上虐下為　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罷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辦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陞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珍饗諸侯王大臣宗族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泯廢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



北之民存活甚衆而饑其子女易粟而為奴者還其政上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文忠尚公鉉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　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忽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訪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頑囂不率者亦不傾以法好厲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尤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某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取侯氏金進士茂之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獨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饋爨勞無徒令公不祀賓客靡有

關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
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録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
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細
繹也及卒於官家無以爲斂賓友介然有守君子哉以
次子夬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
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倪翰林　國史院譯史年
十九先卒夬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
掾見知
文臺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遷內臺御



史歷僉淮東山東道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
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授[illegible]黃巖州錄事卒年二十八
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
檢校官植楔參奉曾孫四炳煒焰燿天綱副僉廣右
旣得推　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
適至迺命之曰侍郎之薨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
蓋有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
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君伯生氏

於道園公之宅虞公爲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
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
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
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
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虞公者諒
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雝雝桓桓寬則易弛容則
多肆肅而正之迺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



清明姦慝不興　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竊
我威命狐託虎施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姦莫施以
爭以抑不遺餘力峨峨惠文撫劍莫攖公於此時弗
棘弗徐攜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
條析縷以極其理鉤箝無施反覆其能不惡而嚴官
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任諤諤有言往補孱息公
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　上恩玉食不會
廢邪異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纖悉周諏
三年載遷盡瘁以殉嗟當治隆百吏慕職我獨多艱

弗踐以陟耋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 天子所膺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珮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赫有扶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 管軍中千户劉侯神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聞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卒不辱命粵有荒



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瘡痍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纂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驛告于 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馹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務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歷深觸熱冒毒犯虎豹踐虺蛇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賀因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



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世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驁桀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執其腹心而制之乃即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所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斃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經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
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
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
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
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
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
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
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
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



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
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
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
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
在金時嘗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
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沈鷙善騎射金亡
挺身歸 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
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
寨獲將丁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

宋圍於紫追敗其餘艘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
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
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太小
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
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
通書數計策善戰闘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
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



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
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
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師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
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
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
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
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
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
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

遂降鎮巢十三年擢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户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鹵山龍山隘天堂等寨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寨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排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盗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若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盗起其屬縣盤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取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牌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户六月辛丑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



管次元英次元貞十女其婿曰傳鉉陳思魯讓張聘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畧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考證者　國家既一海内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禄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森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備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韭棄川淨雲委芽蘖弗薙孰芟

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接言
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賛書啓封既閭
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昔里哈剌襄靖公神道碑

天生多才以備國家之用經營之初則驅馳勤勞以
大其功及其治平則宣布德音以廣其治惟其時義
其致一也我　國家
聖神啓運隆興朔方風雲迴旋元氣磅礴博厚持載
俊乂之生惟時舉之無不足也



世祖皇帝方在潛時文武忠孝之士抱德懷藝已參
錯帷幄及其南征北討有事於天下出入往使莫不
中節蓋天鑒之神明聖度之恢廓凡來歸者一見之
頃無所不察無所不容無間遠外保養教誨以達其
誠故百數十年既已用之於當世又有以遺其子孫
大抵皆其涵煦而長育者也措兵以息觀乎大德至
大延祐之間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物衆地大文恬
武熙以宰相歷中外功名終身則有若秦國襄靖
公其人矣公名昔里哈剌高昌之名族也曾祖諱某

妣某氏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妣某氏公以前巳酉
之歲生孤長兄翁吾人嘗分財以居公以英敏剛直
不溷儕俗求自見於明時月忽詹禁近之大臣也見
而奇之引以見
世祖皇帝則至元乙丑之歲也公時年十七耳
上知人善任故巳識之命給事　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而從安童丞相事宮掖備宿衛俾觀賛習
能而致用焉建元之初法度修整既定都於燕歲時
非巡先蹕而後寒暑從之士無敢暇逸以自急於勞



苦公之在行以謹敏見知是時內置省部外列藩輔
寺監之分職守令之共理既已頒列又設御史臺以
糾察之分置御史員任耳目之寄公自內廷即拜忠
顯校尉監察御史風采振聳中外肅然當時之盛謂
之得人則公固在其間矣三年授太中大夫行中書
省斷事官時斷事官之為職仍　國舊典剖決刑政
其任甚重非上所識察者弗授也是以公自御史來
為之而公猶以超拜自謙從可知矣二十一年執政
用事出為朝列大夫同知揚州路總管府事官隨其

職之品秩為高下時制也明年以兵部侍郎召進九月轉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出為建德路達魯花赤未數月召還兵部侍郎其官中順大夫二十四年除少中大夫平灤路達魯花赤二十五年除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杭州故宋之舊都民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不間於政令不任於力役公撫綏而教戒之弗率者懲之其民安焉 朝旨粉黃金為泥寫佛藏經公秩滿 上循命公領之書成歸餘金於官府賜織金之幣二以為賞入為戶部尚書是時 朝廷



開會通河置閘埧以節水盈縮而通餽運使商賈亡用繁浩公以尚書親視其役厥功懋焉加嘉議大夫賜織金之幣二三十年除中奉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治鹽法於淮東釐革宿弊增課二十餘萬 國家以馬上得天下較獵以習戎事布置開合兵法寓焉其常制也方春行令而傷殺生育弗禁弗戢大德初公還奏事因言曰春獵傷天地生意 上為感動申令戒焉七月改通奉大夫僉湖廣等處行中書省事二年改江東道宣慰使二月陞正奉大

夫改除廣東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治廣東視河南湖北江東在嶺海之表宿號難治外侮下虞自非威信兼著不動聲色遐哉遠人其不貽 朝廷之憂顧者幾希而郡邑殷富商旅貨財阜通無所底滯五六年間治狀上聞內遷宣慰淮東西治功亦著九年拜資善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甘肅之為地軍儲之資有待於運輸不知其方則闕事而民困公之為法先辦於常年費省而不擾特拜榮祿大夫就平章本省政事而撒的迷失阻兵沙州諸王南忽里之室家陷焉公竭力御而保護之以安至大初與其人



入見

武宗皇帝深被慰勞賜以玉帶會改中書為尚書省以公為江西等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

仁宗皇帝在東宮公分行省之事於吉安還安西王賦稅之籍而上之復有金幣之賜及尚書復為中書公又平章中書江西之民樂其惠慈至於父老能言之延祐三年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湖廣之為地也西控八番南制嶺海軍旅之事實殫厥心而公

曰益老矣有別業在溧陽因以為居七年己未三月薨於寓舍之正寢遂葬焉得年七十有一天曆二年贈公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謚襄靖妻阿台氏封秦國太夫人子男二長和尚中議大夫鐵冶都提舉次咬住早卒女五人孫男四人曰久住曰法華奴曰寶貝月曰寶哥女三人曾孫男一人曰五十 曰寶賢久住以長孫性資敏為公所愛教育不離 石通儒家書教之所及諸孫義昌遂登天曆二年進士第久住用公蔭授武德將



軍資乘庫大使歷臨江贛州兩路治中今官武略將軍至正四年甲申之正月久住自章貢謁告改葬公於集慶鍾山之下將樹碑而表之以為集自大德來忝仕于史館故家舊人或閱萬一使幕府胡雲震述其爵里行事歲月來求銘噫世之治也有用之君子欲其葬華於平易近民之時雖不以赫赫之名為高皦皦之察為明而始終富貴福澤一門至及民遠者五六年近者二三載温恭靜默遺思在焉與 朝廷相為悠久善福世者可以徵於斯銘曰

天地之心生生不已聖人之心與天同理昔我
世皇命將出師神武不殺告戒有司顧瞻東南不戰而服凡歌有生綏我多福方春發生天之至仁乳穀之殘何來鳳麟傷哉于田火烈具舉槩於 皇心維此之故公自御史至于蕃宣豈無他憂惟此之先
天命
祖宗以仁立國仁及鳥獸聖元之德時之治平化日舒舒大臣之言匪寬匪迂親親仁民至於愛物萬世之基捨此誰則由是推之見公本心視民如傷艱乎



有臨以是報君以是率職以是夙夜有愼無虞七十其年五十在官南西北東車旌桓桓壽考以終大秦錫爵鍾山之塋松柏森若侃侃孫子能官能文刻銘豐碑千載有聞

立只理威忠惠公神道碑

昔我
大祖皇帝神聖威武龍興朔方東征西討豪傑景從而天造草昧雲雷方屯咨有忠義特達之材簡在帝心未究其用而神明佑之爰其子孫沐浴 聖化休

養生息以成毓忠良使顯榮於休明熙洽之世者則秦國忠惠公世家是也公諱立只理威其先西夏之貴臣唐兀之令族烏密其氏也曲也怯律公仕西夏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太祖天兵至河西得金紫公之幼子察罕敏慧通達遂蒙信重時夏人未服從也圍其城五旬弗解夏人弗能支遣金紫以講和獲見

太祖和林奉夏主之女請為購以解

太祖命金紫與扎剌可抹哥那顏質金和酒飲以為盟約為兄弟抹哥貴族重臣飲金國之重盟也歲戊



戌

太祖之征回鶻也夏人不能以兵從既克回鶻益曰疑懼金紫守甘州以備焉未幾旋師擊肅州父乃克之詔察罕曰汝父嘗見我於和林朕知其為忠義人也吾討回鶻平肅州皆以後服見誅聞汝父守甘州汝往告之使來歸以全生靈可也察罕領所部扣城下諭　旨意金紫率其衆來歸甘州之副貳阿綽等三十六人攻殺之併害使者　上怒急攻甘州阿綽等三十六人以其城降

太祖諭之曰曲也怯律何在阿綽對曰以其不肯降而殺之矣　上若曰爾謂朕不知邪朕始以生靈之故諭其來歸使代夏主以撫爾民庶其生全也汝自為屬而殺之盡戕其民而卒服於忠順無所當尚敢欺朕邪盡斬此三十六人者甘州平　上終念其父子而不忍忘也効諸重護視曲也怯律家勿敢有所侵得其子曲也怯祖則察罕之兄也怯祖於夏國嘗舉進士第一人及見



太祖命從諸王察台鎮回鶻其官曰達魯花赤猶言為之監也執事王妃兀魯忽納氏而治其官府焉他日

太祖思金紫父子而閔之謂左右曰怯律嘗有他子孫乎左右不知也夏人有浮圖師得見　上上問之以怯祖所在對　上亦記之遣使至回鶻給驛召還既見年已七十矣命之以官辭曰臣老矣不足用也上曰汝以省臣治汝故邦苟一歲其民得無一歲之安邪頓首謝不能賜白銀式伍伯兩給其故主田

牛而老焉怯祖生呵波古從諸王阿魯忽於回鶻貫
居薛迷昔干妻之地領畓直主弓矢鷹隼之事而治
其人民焉於國語為怯薛之長其所事則火兒赤失
保赤怯怜只也於王子為近臣矣不得年而沒生子
三人榮祿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亦力撒合
於公為兄而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答哈元
則公弟也
世祖皇帝時擇於勳勞功伐舊臣故家之子孫散在
外服者及其幼盛每賜　召見視其姿忠孝誠篤可



信用者得備宿衛在禁近使熟於見聞成才而用之
至元十年　勅以驛騎六十　召公昆仲至　闕見
上命公兄為速古兒赤　主上方服御而公亦以禿
薛怯薛以聞亦隸　太子宮府從其長主文書以賛
事
裕宗皇帝也居七八年　上以川蜀之險恩威所加
亦已久矣控引西南宿兵重地傷殘相仍而民未靖
安也思以信任識察之容精神足以達遠慮愛足以
及物者而使之於是命公以　一麾臨壯要郡以輯撫

其凋瘵焉遂以奉議大夫出為嘉定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則至元十八年辛巳之歲而公年二十有八矣
上思與民休息重民社之寄以息訟弭盜均賦力田
責諸守令而嘉定之政咸如其章諸司薦者以為言
閭閻井里之間或者其庶幾矣而盜起西南夷號數
十萬興言擊成都形勢甚急省臣擧昌汪公宿將能
兵善守禦事有其備而曰吾民力竭矣師旅老矣非
合兵相為聲勢不可也顧　上所知信言可徑達者
莫如公遂遣以行公晝夜疾馳至京師見　上陳書



軍事急遽之狀左右或曰疑未至是也公慷慨流涕
曰蜀人忍死以待　明詔之至我無寢食者十數日
以告而欲緩之邪　上若曰卿言是也全蜀之地
憲宗大駕西征而竟不復焉雲南險遠朕親經理亦
未可忽也召樞密臣即日調符遣兵命使乘遽傳以
應之即　上前賜上尊天鵝飲食以勞公諭之曰兵
已行矣然西南之人生長亂離厭兵而畏禍豈不欲
一夕之安哉御之乖其方保之不以道使等死之念
生而莫知制矣卿其報諸將布以朕意叛則討之服

則舍之無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心定矣　將加眷焉
已而悉如　聖慮云留公為泉府卿泉府者　國初
出內帑資大賈貿易民間及海島夷貊藉　國家文
書以行無間深遠無敢邀拒蓋將藉以通幽險窮幾
微非直為利也故其始命官非通練如公者蓋鮮與
焉而勾稽出內錙銖千百無敢隱者二十七年拜刑
部尚書明年廣東李禎誣告漕臣劉獻盜粟上下視
時宰桑哥意鍛鍊成獄公曰廷尉天下平　輦轂之
下漕臣以免死何以示四方乎以其實聞獄平而宰



臣不悅矣未幾出為中奉大夫江東道宣慰使即所
治郡新學校謹教養拔俊秀而用之嚴以御胥史胥
史無敢欺明以察豪橫豪橫無所縱直而不屈正而
不阿權要亦無所加其侵波焉元貞二年拜通奉大
夫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屬郡有毒夫之獄連逮數十
人加以榜掠卒無其實公按而實之蜀人至今道之
不能忘大德三年以正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行湖南宣慰使治長沙南控嶺海蠻徭保山澤軍
旅時剿海島諸夷探貝之責道所從出方伯所治水

陸遼遠使者旁午軍旅所關謹郵傳嚴館堠具芻粟
理郡縣飭道路厚往而薄來軍旅閒暇官佐從容遠
邇之交晏然而有餘矣大德四年以舊官移荊湖北
道宣慰使興利除害知無不為得民間不便事十數
條自行省達於　朝廷其最甚者如屬郡諸司職田
固已多取於民而江陵實無田以其數隨民戶所輸
糧數而加賦之凶旱無所免貧富無所逃責償至倍
徙觀望相先而莫之損民病以困而莫之恤　朝廷
議遣使理之會有　詔停所問然實無田者猶得計



其數隨俸與之民閒少紓矣七年拜四川行省參知
政事又明年進拜資善大夫四川行省左丞會蜀飢
公親為勸分貧者得以活富者無所病又出私財買
地畫為區兆不幸莩殣則有所瘞焉蓋出於切懇之
誠也於是修寬政以紓其民屬部告治十一年朝京
師　天子勞焉有白金對衣之賜進拜資德大夫湖
廣行中書省右丞武昌歲造上供服御織紋采色備
極精好至以省臣領之　朝廷度所用鈔多少有司
受之給驛召錙官吏工徒跨州越郡求良絲之郡而

賈之勳經年歲更易胥溢驅僧囊橐侵漁出入互相
爲姦工人受之捋軸之間則亦無幾推剥延引僅或
成之公府之給既無其實工役就作日負日貧爲害
有不可勝言者公留鈔於庫民織絲者命工人擇取
而買之驛傳之費轉輸之勞奔走淹留之苦既以悉
除而工成之日計官給之價猶有數萬緡之羸作者
既精民不知病他郡推而用之亦良法也至大庚戌
十月乙卯薨於位得年五十七歲公夫人梁氏與其
子賈訥韓嘉訥奉喪還大都延祐元年四月癸卯葬



諸宛平縣池水村至治二年追贈資德大夫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寧夏郡公謚忠惠公夫人
梁氏封寧夏郡夫人 治家謹法度有母道教二子爲
學使從賢大夫士遊俾有所成立後至元二年八月
二十六日卒十月癸酉合葬忠惠公之兆至正二年
加贈推誠亮節崇德贊治功臣榮禄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仍謚忠惠梁夫人追封秦國
夫人二子長曰賈訥次曰韓嘉訥皆起家爲監察御
史賈訥自御史十四遷今爲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

肅政廉訪使韓嘉訥由御史十四遷爲西御史臺侍
御今爲同知宣徽院事孫幾人公女五人長適銀青
榮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夫某皆故次二適
故四川蒙古軍萬戶某次三適資德大夫行中書省
右丞湖南道宣慰使某皆故次四適中奉大夫戶部
尚書某次五適漢中道廉訪副使某一門貴盛恭奕
於當時原其遭遇之初退藏之久而發於公至兩御
史其報 國之忠未可量也明年賈訥自山南使人
至臨川山中告於前太史虞集曰先公之没三十有



四年矣
聖天子念家世之舊不以賈訥兄弟之不敏承乏風
紀於中外[illegible]賜 明詔因寧夏改封於秦猶故國
也官贈皆一品矣而神道之碑未有刻辭則上無以
彰 清朝之休明下無以述先公之遺德是以夙懼
而不敢朝夕之寧居也昔嘗見先子今二十年矣敢以
碑銘爲請爲集老病江上筆墨荒落於舊事多所遺
逸文字不足以傳世其無所辱命然使人暑行三千
餘里不得有所往復固辭焉則傷孝子之心而非故

舊之情矣敢執筆敘事而為之銘系為其辭曰
於皇
太祖知人任使弗究其身猶在孫子桓桓西征受方
用顯有使欵延虜女綏師
太祖見之曰此忠愛身臣從盟受約而退還報其主
俾守於甘天討赫然回鶻既戡移兵伐肅百戰危麾
惟甘旣屠諭使來服昔吾其使今活其人彼嚚不回
殲我良臣平甘之日求其宅里申戒軍士勿敢殘毀
有子褒然端紳來朝往佐宗藩勿憚跋涉維古慶忠



契闊靡懷自髮至蒼顏駿駿乃來慨汝故邦爾長爾撫
彼黎孑遺有鞠有哺再拜稽首臣衰不堪俾安厥家
民知覆滋賜金在床田有良耜以耕以食俟我來士
世祖巍巍禮崇樂興汎覽舊門世材世能爰詢爰諏
執事左右文武忠孝卑則多有其孫詵詵結駿載馳
豈敢自言 天子之恩伯也在公靡夙靡夜前星有
輝仲服其御伊仲維何侃侃奏公簡在 上心恪恭
匪躬乃眷西顧維蜀之土受兵最先服我威武越歷
歲年靡安靡寧暨予大同錫之生成有田有桑有疆
有理布在守吏遂我民志有嘉名邦汝往治之示則
列城則予汝知壽彼西南蜂蟻聚屯傳言寇邊稚倪
震奔維時元戎守禦斯脩孰予往告 天子萬里咨
維嘉侯 天子信親馳歸奏言無誠不陳 天子曰
咨方城領領勞我師旅迄可康息南徼茫茫經營艱
難臨事好謀信如爾言乃命出師彌縫犄角成算神
明近出帷幄好生惡死詎匪其心叛討服舍敷予德
音牛羊斧斤草木雨露下欲上從維公之故相維長
江道谿蜀都江陵武昌為流為瀦長沙之雄建鄴之



固東南奧區首尾心膂公相方伯亦帥其連往來蕃
宣將數十年其惠在民其勳在國胙爵上公允稱其
德二子之賢奉其遺忠中勤外勞有言有庸持節山
南踐公賜履千載永懷金石之紀宛平之郊松柏十
圍雖匪故鄉依于邦畿述德論世匪溢匪侈徵於來
謀孝心勤止袞衣繡裳原鼎及鼐以饗以歌視此刻
辭

## 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

我 國家龍躍朔方中州豪傑率其土地人民雲附

景從以效信任立功業以保其生息而奉政令者相
望而至
世祖皇帝建國號頒正朔內修制度外事征伐功成
治定四海畫一將相諸侯王得以功名終其身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至于今八十有餘年世臣之家
子孫孫子襲先人之業以服事明時　內廷外朝股
肱耳目之寄往往取諸其人聲名素孚於衆庶從容
事功習於見聞若出性成非疎遠驟進者之所能及
也集嘗待罪文史之間觀乎大臣世系則眞定史氏



父子兄弟偉績榮名顯于一時而羣公列侯莫或先
之矣至其五世則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之薨其子鈞鑑鉞既奉其喪歸葬眞定姜固村之
先塋明年以其歷官行事歲月刻諸神道之碑使鉞
求集於臨川山中而使執筆焉公諱塤字彥和高祖
秉直故行六部尚書曾祖天倪故金紫光祿大夫兵
馬都元帥祖權故鎭國上將軍江漢大都督謚武穆
父燿故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
司農謚義襄子一人公也公先世皆大臣事在國史

墓道之碑皆有紀載今特著其係於世次者云昔者
都元帥沒於軍　天子命公弟丞相鎭陽忠武王天
澤之後丞相請分都帥之事爲二以民政屬其子楫
以軍事屬其子權是爲武穆丞相子湖廣平章格始
無子以武穆之第四子燿爲子服其虎符世其鄧州
舊軍萬戶萬戶者　國家之所重世臣之所以爲貴
而子孫守而不敢失者也格後生子而屬軍事於義
襄如故其沒也治命盡以眞定之產業與之平章沒
義襄既喪而葬之得入見　上奏曰始先臣無子臣



以從子爲之子嗣長其軍先臣今有子榮請以軍事
歸之而併以眞定遺業與焉　上歎曰是有丞相之
遺風矣從之然則史氏之盛豈徒勲名之異於人哉
家庭之間父子兄弟遜讓成風此其所以爲久遠盛
大也歟公生而穎異氣宇魁岸大德中公年二十餘
是時　天子修
世祖之業思
裕宗之舊事
太后於隆福宮備極孝敬世臣子孫多在禁衛

勑公與焉未幾除奉議大夫樞密院斷事官樞密皆貴重大臣宥密事重即有所詰問與奪決斷是否則以屬之公明敏悉典故當事不葸於威勢不徇於阿曲詳審明白名聲翕然丁義襄公憂既葬奉其母常山郡夫人劉氏居南昌南昌義襄舊所治也有遺愛在人是以居之

武宗皇帝在位

仁宗以皇太子居東宮每與近臣論開國承家故舊子孫輒進諸朝而用之公得召見將被顯用以母夫人之在南也請郡以便養是以有守瑞州之命焉郡守秩三品有司持格自奉議陞朝列階四品耳及行得見 上受 明詔 上慨然曰丞相王禘猶在鄉其服之固辭不獲命遂服以臨其民昭異數也瑞之爲郡常困於兵橫而吏頑傑吏爭以己見事公始至人頗以世禄易之公明決擿伏議論者安其分嚚橫者畏其公更自首伏郡有蒙山產銀冶官貪虐不法民以大病公驗户粮以出課謹公用而絕濫費省事集民用少紓乃得以其暇修耕桑之本申孝悌之義民象而祠之至于今焉移守常州進中議大夫今

朝廷以江南田租經界之不修賦稅力役多寡有無之不均而病吾民也浙西尤甚命重使齎而一之謂之經理使者急迫有司奉行爭以增益爲功民大擾公在常聽民得自首實所增不至甚多墾田三十頃種桑十萬禁游惰罪豪強而訟稀盜息增學田謹講課民睦而知教建康有獄李亞五竇不爲盜馬合麻竇不殺人皆在重禁公以行省之命鞫之盡得其實皆得釋去人以爲神明延祐閒超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陝西軍亂既定 詔赦天下有司猶索詿誤者名公曰大赦既行恩澤曠蕩不宜猶有所檢拭奏聞免逮問者千四百家兵後大饑請大賑之奏入不俟報發廩以賙民有司難之公曰設不從以私家之產償之耳 天子仁聖如公所請有妖僧起兵叛公率師討獲之陝民歲辦鹽課良苦奏減五萬緡親王大府之在西者陝民爲結綱歲以繇公田民病勢極矣易以麻歲省費亦五萬緡初陝西一軍有賜地二千五百餘頃以贍之官給牛種之費歲

父軍盜賣爲私田且盡給實於有司如故公括見耕之田而給之省常費二萬八千定咸寧縣狂以王奈奈爲盜而獄成理出之至大元年移參湖廣政廣西猺民竊發嶺海間治者失其要領久無成功公察情僞别利害動識幽隱治之之方槩然胸中未及行有參知江西之命則泰定元年也明年進拜資善大夫本省左丞江西義襄之舊廢公又常守郡知民間之休戚臨事剖決沛如也治銀之禍至是始得去其姦吏首惡如公之志云州郡胥史遷補悉關諸省公曰



此非宰相事也使郡得循例而行至今便之天曆初丁常山郡夫人憂既葬還居南昌公同僚有以私請於公而不獲者憾焉後其人用事好中傷士大夫公往來湖江之間避之得明哲之譽年六十有七薨於寓地之正寢則至元庚辰九月二十一日也公娶王氏封常山郡夫人次袁氏孔氏周氏子三人鈞奉政大夫常州路宜興州知州兼勸農事鑑承直郎與國路總管府判官鉞未仕女三人長適提舉郭伯都次未行孫七人孫女五人公涖官居家容止整暇遇事

有湛思雅量定而知其爲將相之器也逢時承平天下無事敭歷中外其可槩見者如此豈盡其用哉銘曰

國有世家在鎮之陽將相王公奕見祖禮 天子曰祀家亦五葉錦衣玉帶於聚其盛江漢湯湯我武維揚賜履孔嘉陝鄂豫章兵餘之殘財匱民乏妖賊迭誅吏用遵法擊搏安流言清島夷襟江帶湖俄易其麾爰此以丞犒賤其虚左旌旗間開百福是何郡人曰嘻我識義襄有之似之見公斯堂知止不殆奕此南



服公侯子孫無往不復懍其英才歸藏故丘孫嘗丞歆錫兵慶流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江西省參政董公神道碑

國家 祖宗臨治中原豪傑率其民歸奮忠勇務貢賦以自歸於 天朝大者數十家戰伐功多以顯著於當時者至于

世祖皇帝之朝功成治定列諸侯王以表崇報子孫以世家名赫然並著於天下者皇多有之若夫忠誠淳古見信於 朝廷始終如一百十年來諸父昆弟至于孫曾為 列聖信用親切不異於國人任使無間於臺省家法清嚴孝友正直則未有若藁城董氏者也至正甲申 詔以通奉大夫董公守恕來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七月到任數月閱商舶南海上十有一月還鎮感寒疾病明年正月十有九日薨于寓邸之正寢集客在其先公之館五十年矣自臨川山中出會之遂為千古之別為之盡哀而去其第四子某輟泣以墓碑為請集不忍為也執筆抒思而言之公諱守恕字子道世為藁城人高祖考贈司徒



趙國忠懿公諱昕曾祖考龍虎衛上將軍贈太傅壽國忠烈公諱俊祖贈太尉趙國忠獻公諱文炳勞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趙國忠宣公諱士選初忠懿公以鄉兵事

裕宗皇帝龍虎公以其兵伐金死王事於河南忠獻公與伯顏忠武王以至元十一年師大師滅宋以其主歸江南平忠宣公以名卿為國大臣國有史墓有

神道之碑所以昭示於天下後世者備矣公忠宣之長子也以至元丁丑之歲生董氏世有武事未嘗不以經史為學及公之生天下事定矣忠宣公義方以為教公自髫齔至于成人俎豆軍旅之事無不學焉而高邁雄鷙恭儉敦讓又其天性然也昔

世祖皇帝戎衣既定建腹心之臣分爪牙之士以為侍衛親軍羽翼禁輔以龍虎公嘗掌帥右衛以忠宣公所統江上立功之士為前衛當時之制諸勳臣之族不得並統兩軍為萬戶惟董氏兄弟並為兩衛帥親信之異數也忠宣之帥前衛從

世祖北征有大功公之第士秀事

祖宗眷遇無比裕皇崩猶未命忠宣自白于上以其
官讓之遂帥前衛而歿子幼孱亦歿公當世守忠宣
軍而帥右衛者忠宣公之兄子守仁也公又以前衛
讓之而公僅爲右衛蓋董氏尚義讓以不爭爲德居
數年守仁之子某亦長遂以右衛之職讓之而内朝
樞臣守國家之定制以前衛還公矣蓋公始未仕以
世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勤愼篤實有祖父之風 上深愛之大德
五年 上北幸三不剌之地有事于 宗廟使奉香



還京師禮成還報從容中禮 上亦嘉歎大德六年
授武畧將軍僉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軍政甚脩時康
里衛之建營於直沽以備海道斥鹵苦溼又多毒蛇
蟲蠱之害居者不寧樞府將易其地使使者數往復
受賄憚遷 上疑之遣公覆視還奏其當易地無疑
而一軍乃安
武宗之入繼大統也公帥其兵洽北門即位論功受
上賞
仁宗之在東宮也知諸衛屯田者失職軍實不充用

及即位命樞府擇廉能吏理之公以宿將練事就治
右衛屯田覈虚數簡卒伍修田器闢草萊明號令信
賞罰絶欺蠹謹出入不一二歲庫庾充實軍儲無憂
自立衛以來未之有也 上聞遣重使有上尊金幣
之賞所以旌能勸功也嘗以王事至通州兵與民猶
闘爲有司所逮治公言於樞府曰軍人有罪非奸盜
殺人有司不得專問今軍人爲州縣吏所苦而弗之
救烏用將帥爲申明得 旨如所陳而士卒有所依
賴奉使晉寧霍州軍籍有無田而横爲有司所役者



公辨而决之還奏而籍於軍者不受有司之横役公
所建言也江西省臣上言江西之兵戍廣者移置近
嶺爲便 上命公往視之公以所見回奏與所阿徇
忠宣公自平章陝西還家居葉城有終焉之志一日
召公前出所受宣命謂之曰於 朝廷例當有澤及
一子汝長子長孫也當受之公頓首謝曰 國家以
軍職爲重守恕席大人之業治其軍有年矣請以讓
諸弟之未命官者不聽公又帥其長子鑑詣言之忠
宣公感其誠至猶未許也公又與鑑拜而言曰弟五

弟守恩賢而未仕請讓之公曰　朝廷之法不可讓
也長子長孫不可讓也而子孫之志如是他人以舉
吾家以讓後之人其庶幾乎於是始則以前衛讓其
兄次以右衛讓其姪今以廕敘讓其弟觀成鄉里至
於交友部曲以公爲能三讓者焉公之帥前衛也授
懷遠大將軍拜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　恩進定遠
大將軍始至衛將佐曾忠宣舊人昔從征南者宿猶
有在官者見公之來如子弟之得父兄懽抃親愛不
約而同所以事之者不異忠宣也



英宗即位擇舊臣將帥偕宿衛樞臣以公爲薦褒加
歹者自其祖紐璘以兵定四川而守之世鎭其土至
是命爲四川雲南平章熟邊徼擅征發將肆意於西
陲以爲大小徹里之地地多產金將以奪臨并絕貢
賦爲之罪而討之事聞　朝廷　上遣左阿速衛指
揮使那海禪與公往察之是時宗室王禪鎭西南夷
專制一方褒加歹與之合從不意　朝廷之以公使
也公至察其情乃語之曰遠人反覆不常視邊帥處
事善否以爲叛服今小有不安御失其道者之罪也

且無反狀何得擅謀興兵乎褒加歹曰我與使者及
省臣議定啓太子起兵今公不從不畏省臣獨不畏
太子耶太子謂王禪也公曰吾以　天子之命察事
行可否吾知兵不可出則還奏其狀耳何所畏耶昔
劉深首禍征八百媳婦之國兵殲財匱爲　朝廷憂
事敗竟伏誅闕下爾不知耶歸奏事不可出狀議
寢劉深之誅實忠宣公爲中丞時所劾也泰定四年
朝廷用都水丞某某言以爲通州河西務會通河不
便請別開河工部侍郎胡某領之發掘墳墓壞田疇



毀廬舍而實無所利工督衛士治其役工程急迫水
潦將至晝夜不得休公謂胡君曰地高水勢決不可
行徒害軍民無益也方言於　朝廷會某某死乃罷
會通未嘗不可行也天曆軍興公言於　天子曰臣
世將今兵及畿甸請帥所部當之　上曰其霸都魯
也漢人世臣行用鄉矣霸都魯者謂忠勇士也公再
世得此名於　朝至公復受之人以爲宜然自前衛
將換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公子鑑病以其長孫
入見遂以所佩三珠虎符授世臣襲前衛帥別命與

瑞出金三珠虎符佩公使出師著寵當時
世祖嘗以大金符賜之故自行中書左右丞御史中
丞皆佩此符非常制也將薨始奏上之至是復有此
賜云也先乃者
文皇乳母之子也與也速歹同爲知樞密院師師西
征以公佐之至保定也先乃求娶國公子弟盡殺
之既而欲娶其女公呵之曰張氏世將有功於
朝廷既殲其家重無又已欲娶其女雖得 旨豈得
無子婿之禮乎也先乃謝而從之遂以成禮師至眞
定彰德也先乃每縛守令官吏苦辱大家以手刃之
遂屠其城公必勸止解其縛遣去之遂以無事謂其
從者曰凡隨吾行者有一人暴害於人必斬以徇軍
行肅然也速歹雖敬公以軍事委之故公說多行而
所過往往全活而也先乃遂以強橫伏誅矣師至武
安得西來將桑羅歹及汪某責以不受命而擅與兵
執之以付法吏覬還行院罷公家居有新拜御史御
史者以幣帛饋牽至公門再拜以謝公不知所謂亦
不知其何人乃自言曰某磁州知州也幾死於也先



乃手刃公解之乃生是以謝也公軍往來時鎭定相
磁之父老皆持牛酒迎馬首謝公更生公却所獻而
厚慰撫之無不大悅時燕帖木兒用事以功高自居無
敢不出其門公自西還不往見久之始拜公中奉大
夫雲南諸道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明年論功
行賞賜黃金帶白金百兩織金文幣若干疋綿如之
拜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河南兵餘瘡
痍未復公之至剔除害百廢具舉幾年民少康矣
以母越國太夫人年八十請歸養自省憲郡縣至于
父老前後留之者幾千百人以誠意告之不能止
也又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不赴奉太夫
人於京師邸第凡所以教養者備極其至歲時率子
孫昆弟奉觴爲壽人間之樂無有過也居數年太夫
人薨執喪如禮居廬未嘗出戶限終喪猶罕出謂子
孫曰吾家荷 國家厚恩世有顯爵昆弟子孫多侍
禁近參錯臺省幸皆守家法屬臣節不辱其先京師
往來足以爲累吾可以遂休矣至正三年秋 上思
舊臣特起公爲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公無意於出矣時丞相脫脫公以　上旨召公
至中書賜宴有紫織金段之賜中統鈔五千貫諭以
用老臣之意而强起之公以家世之舊不敢如常人
固辭會隴西郡夫人于氏歿夫人故御史中丞士謙
張公之女婦道母儀得大家體既殯公待其卒哭而
行以一子從門庭蕭然昔忠宣公嘗為左轄于此今
五十年矣門生故老猶有存者歎公之有父風或至
感泣省臣聚堂而食過豐腆公悉裁之儲以待用撫
州舊有三陸先生祠郡教授相因以為私舍俗始復
其祠像主田而選儒士領其祠鈔法獘其弊不敢用
者焚不以時前後主吏甚苦公親涖其事刻期無所
擾豫章城火凡千餘家死者給鈔以塟生者給粟以
食不待請於　朝而行之六月大旱公自以為功朝
服禱于城北之秋屏閣大雨三日舊例舶商自蕃夷
至南海必擇廉能吏閱其貨征其什一以助國用每
以重臣臨之是歲　朝命以公行公方病同官為文
書委之不得辭犯暑涉海而行館傳日食僅足而已郡
縣具饌留發悉不受至廣州無敢通謁于門者每旦



必視察其事凡昔時隱欺侵漏之弊悉致復作論其
人曰交易征商非相臣事也因以慰諭遠人宣　德
意察情僞而已舶商以萬死一生致海貨充中國之
用法令至嚴急之則人情不堪緩之則數僞交作旦
起視事終日而罷攘竊駔儈一無所施常時以歲月
留者不踰月而集事泊然北還從者無一毫之斂以
煩官府民不悅服刻碑以頌德焉還鎮未兩月得疾
作疾未數十日醫藥弗效遂以弗救官府相與哭於
庭親戚故舊哭於寢以為善人之不壽斯民之無福
也歛之日篋無餘衣橐無餘財僅同貧士諸司屬致
賻贈其子哭曰我先人有遺教矣生無所取於人歿
不得受屬吏之饋悉却不受然貧不能歸惟受同官
幕府之所賻以給事而已嗚呼公平生慷慨論事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古之遺直也貴臣世家服食之用
不踰於常人苟非義一毫無所取待昆弟友讓而無
間言教子孫以恭儉克世其家待故舊僚佐部曲情
篤而義至馭吏一見洞識其情僞至前剖决如
流於職事有所當為否不顧身必合於義而後止雖

四拜輔相位不充其德年未七十方以老成見用弗
數至於此豈非天乎子鑑卒孫世臣前衛指揮使文
早卒曾孫某待年襲其爵爲次子某白宿衛除某路
總管府判官次三曰某自宿衛爲中書省照磨皆以
母喪家居次四曰某奉公喪以歸葬者也女適某官
姚某諸孫幾人孫女幾人曾孫幾人公歸葬于某城
先塋之次某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惟鎮濠城有董世家四世三公爲國光華文武忠孝
恭儉禮讓大宗小宗出將入相有德有勳有嚴有爲



國有信史墓有豐碑載德之述如林之植至子道公
歷年累百惟忠宣公早從戎行實佐武公訖于宋亡
遂以其軍翊衛　天子誰其繼之有子是嗣三讓就
位既安既舒彝從孔懷家法不渝世將老成出入是
使國步方艱有寄斯旨西征之還經綸克壯始以相
臣雲南是參易節於汴傷殘慰撫盡瘁告還家有詩
毋既歸既安怡愉盤桓起之南牧旅力告殫思舊股
肱在今　聖明起之又聞使任藩屛曰是江右卿父
昔治往宣于懷以拯厚黎公拜稽首忠不堪至丞相

宴餞金幣加賜白髮蒼顏一子自隨執德昌言無所
詭私上信下順表裏交正船商南來何所辱命乃煩
發戰至于海隅遠人則懼老身已瘉既歛既夕聞其
虛壁江波搖搖歸柩塋域卽遠專嚴叙其生平述德
之詳則有桓楹

## 昭州知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孚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爲河南安撫使既歸　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
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
揚閱宋亡　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遣之還京
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李父長卿倜
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
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
馬秉政聚歛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
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蠹積怨毒已

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覘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排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籍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産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　公乃去官不復仕阿合馬死　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窮窶力言其人賢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　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知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



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盧辟　知名清彊吏以往軍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攘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謝衍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主文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忍國恥負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
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殫姦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
名公具言猶保幽真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
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凛完
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緯有令譽維洛決決
潤覃栢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

國家用人之法其生而貴者惟故舊勲勞世家為然
登崇俊良必以文史積歲月之勞可以馴至卿相而



後有以見於世其次惟御史通天下之事無不得言
而為政易以及人亦莫如牧守愛民社之寄者也故
凡歷是官者則有可載著焉時則有若秦昭肅公其
人也公諱起宗字元卿以通習國語文字入官由武
衛大都留守陞太師御史臺中書省譯史歲滿除承
直郎太僕寺經歷遷奉訓大夫中書省斷事官經歷
父憂去官服闋除奉訓大夫知薊州兼管本州諸軍
奥魯勸農事詹事院選充太子家令司簿官奉政大
夫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陞朝散大夫

轉中議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除通議
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未上拜監察
御史官太中大夫自御史特授嘉議大夫京畿都漕
運使丁母憂省臺舉守令除撫州路總管兼管內勸
農事治郡一年告老以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致仕居
一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則至元丁丑之歲十有一月
也塟諸某鄉先塋之次贈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
水郡侯謚昭肅既塟之八年其孤鉤等以經筵檢討
臨川危素所為狀請書其家世爵里行事以刻諸墓



道之石云集昔忝國史居與公為僚在成均鉤等學
焉退僑江南適公守臨川又耕於其野有交游之義
焉遂不敢辭按秦氏其先上黨人徙居懷之武陟縣
又徙廣平之洺水縣禮義鄉太辛里又徙其縣之大
安鄉張皓里至于公五世矣公之大父實冩贈亞中
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洺水郡侯父順孫
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洺水郡侯
祖妣某氏妣杜氏張氏韓氏並贈封洺水郡夫人皆
由公貴所推　恩也秦氏之居洺水當金亡兵亂忠

稱其鄉里故鄉人德之中統建元至于至元癸酉中
州畧已安輯而公始生生數歲父授之以論語孟子
等書其餘書劄猶艱得削柳白木寫而讀之既成誦
則削去更書以不得卒業為恨賦詩自見大父念之
年十七　國家始置蒙古字學習之者得見用公習
之未久已能轉授里中業成游京師就試翰林院得
為武衛譯史大都留守雅耳赤貴臣也領武衛悅其
材進為留守史以不敢踰分辭經歷韓希賢曰人胥
進而獨知分非常材也宜從之高麗王以外戚開府



遴見進用送王之國王謂左右曰是使服勞則先受
賞則後汝曹所當師也還　朝御史中丞堯察耳辟
用之或斬焉中丞命取故牘使誦之反覆數千言如
流水無疑阻斬者乃更薦之時更立尚書省專制更
張御史臺奏論嚴密公持之無所泄
仁宗皇帝即位罷尚書省治有罪者而公已轉中書
譯史每申理有條不令有冤以平允稱它日發詐偽
二事同列請論功公曰職分當然何功之有衆愧之
太僕寺受歲時所獻馬貴臣領之多私取焉公物色

而獮正之侍御史答失蠻在寺甚以為善其在中書
斷事府務存大體亦不失事詹事院罷其金石銀器
血歸省部者或援竊不愧上都留守或過用錢穀焉
皆理之無所遺失其為薊州也州數月不雨矣公至
而雨一夕水盈尺州人頌焉事見其倅前進士蜀人
公孫輔所為文畿內州縣歲賦芻稿飼國馬每先期
散鹽於民秋而斂之謂之鹽折草鹽不時至民得鹽
者什不及一公親視散之皆如數芻之入不擾而具
京尹以為能檄治其傍州諸縣吏不敢欺有司就其



州市上供果實直萬五千緡公曰民病亟矣言諸上
而罷之州有李信已罷遣陰制州事奪盧寡婦田而
誘之已十八年信年八十訟不決公詰得實歸寡婦
田民大悅服為家令屬上言　東宮設詹事以輔導
德義治財賦非職也家令出納不會過濫已甚會言
者亦以為鄙遂有幣帛鞍轡之賜而有南臺之命矣
且行東宮賜上供尊十俾過家為母壽焉建言中州
宣聖廟舊以顏孟南面左右坐配食孔子非禮宜用
宋氏所定顏曾思孟以次東坐西向為宜議者後果

然其言建康管內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實無災而妄言公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福州民有妻生女而妾有子者夫亡妻悉其資就養婿家而妾與其子無所歸訟不決公行部召民妻妾子女而諭之曰夫死從子不易之道也子雖妾出安得舍夫之子而他往乎還資於子使與其母孝養嫡母無違禮俾有司書諸牘而時察之勿敢踰其分戊辰兵興蜀省發加万不聽命公以中臺之命與湖廣省臣乞住帥師禦敵於襄陽明年春　朝命威順王督師往八番公



在常澧闕之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　上謂之曰昔八番之行非秦元卿言幾爲失計其後八番軍還無敢擾於道路者得趙璋杜哥帖木兒等十八人詐譯文書取官馬發丁力者督有司捕治之蜀亂未靖　朝廷議可往治之者奏公治其幕府忽遽忘公名第曰秦元卿上親引書笔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及拜御史以疾辭不許乃受命即劾中丞禾上受燕赤不花婦人以少價買官屋之罪不允明日公懷印送臺官入奏

辨久之赦令起臺官起御史不起臺官曰御史言不行請納印去　上曰汝欲以直言取名邪出少需之會日暮遣侍御史健篤班賜之酒使退明日立
皇太子有赦又奏不罪禾上無以正國法禾上服章元會賜衣二襲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賜只孫之服只孫者上下通服以享燕者也又劾闊闊卜咱兒竊父妾以逃致其父憤死黷法亂常流之嶺南乞請罷二月八日迎佛像遊皇城請修曲阜孔子廟皆從之公在湖北嘗請遷致和省臣得罪流嶺南者十餘人



至是又言之後皆生還多見用者漕運之際　上問諭曰轉輸事多蔽闕賴御史治之耳河間粮三十五萬八千五百餘石和糴又五十六萬二千八百九十餘石先期立程水未凍而輯以舟憂夫官命廣平起復不赴其守撫州也有司具供帳甚謹公曰費出公帑邪將民力邪吏不能隱而曰借辦於民耳公亟使歸諸民凡席僅給而已官府宴享頗盛公曰民力竭矣歲且旱未有以紓吾民而過自爲樂乎官府僚佐有宴集僅成禮而止曰我素寠家安儉約庶使吾民

化之能自給不乏公上之供養老撫幼以卹惸則吾
職也然情欺胃之辭不得行不侵諸縣之事文檄下
姦下不朞年之閒吏民俱安屬縣宜黃樂安常租之
外帶耕沒官之田田薄而賦重倍於正數而樂安去
郡尤遠民甚苦之公請於行省以時估折價稍寬其
轉輸至于今以爲便公之存心處事大抵如此而新
進用事者或以爲迂公歎曰吾嘗備員御史矣今老
且病安能曲意干譽以奉人哉遂告老而去文武僚
佐吏士父老童穉或移文公府或遮道使不得去公



曰吾豈忘　國恩而負吾民哉顧力不任誼當去耳
公嘗自號南畝老人使集爲之傳蓋公身歷農事而
知其緩急苦樂故其施政設教有古之道焉公入仕
不倖進居官守職分爲御史盡言不苟已治民思有
以實惠及之未老而休致既歸安樂以終其身贈謚
如法人無閒言終始太平之世亦可謂全德也哉公
娶任氏王氏郭氏並累封洺水郡夫人子男四鈞銓
鐸鏞皆郭夫人所出也鈞鏞由國學同年試中鈞從
仕郎趙州判官今爲某官鏞從仕郎曾州判官今爲

某官銓壽福總管府照磨今爲某官鐸蚤卒女二長
適蕳次幼孫男三汝堅汝強汝延女三公少好讀書
至老手不釋卷聞人言行之善未嘗不以反諸躬公
始仕京師親留居於家得一飲食衣服必以爲奉歲
必求歸省或不得往則諸子絡繹於道安閑無曠月
其教子也使受業於成均嘗請故翰林承旨同郡劉
公賡書程子四箴以端其本可謂義方也矣及鈞鏞
由學校入官非偶然哉與人交言簡而氣平待臧獲
不盡其勞及老悉使爲良人或資以土田云平生有



御史奏議藁二卷藏于家銘曰
世之治平文史以興有勞有伐有能有矜鬱乎通材
歷仕大府奏言成章侃侃國語官府抗言匪官伊師
豈曰理財道義是咨朝奏其書夕拜御史分行東南
明法正理天曆兵興搶攘不阿當其要衝卒成止戈
簡在上心耳目斯寄執德不回豈憚大吏內清其源
外疏其流赫然紀綱布政是脩惻然傷殘恩實斂甸
假茲漕輸實出深眷舟車沄沄如水歸逝徒不告勞
吏無所蔽既試其才登用朝夕儼然衰絰再召彌瘠

逍遙臨川在江之南民社之司老成實撰省録簡書
先民以儉務農尚德幾歲而驗慨然思歸釋其旂旗
百職衆夫至于耋倪留之不能永歌載頌進卿夏官
位尊望重燕閒安車來錫彌壽胡不百齡功言靡究
昭肅之名接惠孔嘉翼翼令子克承其家松栢在原
載辭貞石悠悠歲年過者來式

懷孟路總管崔公神道碑

汴梁子城外信陵君墓繁臺之間有新冢焉則元故
懷遠大將軍懷孟路總管崔公之所葬也墓有石表



具載其爵里歲月未六十年字畫漫滅其孫朝列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從矩懼無以徵
諸久遠以集賢吾忝館閣實嘗爲僚請重書其事將深
刻焉按崔氏本唐大族世有顯人歷五季至宋猶爲
著姓金之季年世爲河間之將陵人有諱斌者嘗授
將陵縣尹遭世多故不仕奉其母范夫人即九思之
村王琮之莊而居焉耕田以爲食讀書以爲業聚族
保鄉并務本而好禮食指千數庭無間言里人爲之
諺曰九思崔家張治若欽行[illegible]也久之

而卒葬不出其鄉我 國家天兵將有大正于中州
中州豪傑率其衆以從者大小相屬斌之子三人其
季侃年二十餘自歸于
太祖皇帝是爲懷孟總管公也歲壬辰金亡于蔡歲
甲午公仕
太宗皇帝是爲始受 宣命佩金符爲南京路管民
長官郡縣令長屬吏皆得署置金穀營造軍旅驛傳
獄訟征調皆得專決居三十年貢賦有恒調役有法
民庶安業千數百里之境汔可康息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立 朝廷定官制差次爵賞列
品秩善任使於是美南京之功有織金之服之賜焉
責質子於南京公以次子瑾入侍領之者未乞其人
也瑾亦忠厚愨至克稱 主意賜田于畿甸柳科之
營宿衛禁近久而彌謹公以至元二年自南京改除
洺州尹三年授武略將軍陝州尹六年陞武德將軍
絳州尹十年遷宣武將軍中山府尹數年之間連歷
數郡奉行條教以新其民西人既安近即畿輔時列
城皆置尹猶佩金符兼掌民之事也在中山未幾加

懷遠大將軍懷孟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勸農事
佩金虎符於是中州勲臣之家不盡讓其故土各以
材能授政中外惟　上所使當時郡太守之命贈貴
重矣公平生文藝足以達事情武事足以禦强侮四
方賓客延廣慮益吏民忝若諮諏畀閫傳曰與國家
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公其有之矣公生前
戊辰之歲五月十三日年七十八而終則至元十四年
丁丑之歲十一月十九日也其葬也夫人朮甲氏夾
谷氏楊氏高氏魏氏皆祔焉子男三曰儀曰瑾曰誠



甫女九皆適顯官令孫男某某某孫女某某曾孫男
某某某銘曰
天朝龍興萬國雲從虎視鷹揚各奏敷功河間崔門
隱德茂沖閟于搶攘獨裕以豐於赫
太祖至于
太宗任士選人以守以庸桓桓將軍起家卽戎爰俾
魏梁保障慎封金源訖命西征南攻風起雷發山麾
海窮惟浚之都衆蓄以容達于政成與時俱隆
世皇法天禮興樂崇重金伏菟盛服在躬遄我王邦

萬石其同太行之陽懷遠閭令終久勞莫酬反旂以風
吹臺之墟信陵幽宫鬱乎相望氣如達虹

湖南憲副趙公神道碑

維相之安陽自昔偉人鉅公多出焉文武將相豐功
盛德名垂宇宙者歷歷可紀蓋其山川神靈地道暢
達其生材以為世用者至於今不匱也觀於湖南副
憲趙公諱天綱字之維之家亦可得而徵焉趙氏之
先世為安陽人仕於金多貴顯滏陽禮部尚書秉文
蓋自安陽分以文學章為儒宗而金之季年中州喪



亂譜牒無考其可知者高大父温曾大父德大父仁
以儒學通律令仕金為鈞州同知金之將亡士地曰
蹙無以容仕進雖小官猶以崇資為之則鈞之通守
蓋文人名士之重任也我　國家既有漢地遺民遷
徙無所占籍
太宗皇帝憫之起鈞州於隱居以試州郡之士上之
隳俘掠竄判隸奮迹方外者皆試其所學而歸之令
自燕趙至於河北有道經文儒户世服之者皆鈞州
所取也考諱思恭至元中立十道勸農使皆遣名儒

躬行田里侯公爵使河南北辟為史以從勸農奏功
後歷仕至監察御史僉河南憲以公貴贈中議大夫
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天水郡伯妣焦氏贈天水郡君
公之生能世其家學侍郎又以公見許文正公於京
師又見靜脩劉先生因於保定許公使公授業於其
門人耶律伯強氏又從某郡孫公君澤濟南李先生
師聖學文辭益爲以茂異舉爲翰林儒學教諭陞
宿州儒學正辟河南憲史其兄天經先殁無子去祿
還養母夫人於家授徒以爲業以待御之薦讓其弟



天經女兄適王尉而奏迎歸致事以適母意居十載
餘淮西江西河南三道使者交辟皆不就延祐五年
康里公回回某郡韓公雲卿鄉城姚公燉同在河南
憲府復起公爲掾猶不肯母夫人曰不仕無義非先
君志也強起行七年貢戶部丁母夫人憂服闋起掾
江浙行省特行省丞相脫歡公故相順德王之子也
重臣知學待士有禮以公爲諸曹長政事必有問焉
泰定元年南行臺取爲掾四年入掾內臺天曆改元
元從之臣有趙世安參議中書與公嘗同僚行臺

上之留金陵也識之每呼其字曰之維至是得
召見特除承務郎浙東憲司經歷至順二年拜承直
郎南行臺監察御史元統二年拜承德郎內臺監察
御史有只孫對衣輯翠羽帽文犀橫帶之賜出巡又
有弓矢佩刀鞍靴之賜焉仍改至元之歲除奉直大
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除奉議大夫
改遷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五年陞中議大
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元年除中憲大
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推恩加封考妣如章



三年歲癸未公年耆老將歸濟南之寓地舟行至句
容之龍潭疾病以四月己未日卒娶夏氏先公卒贈
安陽縣君加贈天水郡君生子祿尚幼習儒業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安陽縣某里先塋之次加贈某官公
在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公作家傳其葬也憲府士
張瑾誌其墓而轉又自安陽使人至臨川求集著神
道碑銘公在湖南時嘗求集書侍郎公遺事於是轉
以其先志而屬於集其何忍以衰朽辭既爲敘其
爵里又取其歷官行事可以垂世者著於篇示來

之飢公以憲幕舉荒政以督七郡廉得郡縣豪黠引
憲府爲言斂賄者白其長逮治之爲御史按事湖廣
省興國民吳寧七造若爲業爲之頁者匿若水中請
傭碓下攻木以償直不許擊之死匿之死者子訴官
吏故遲之以屍壞無驗吳得不坐公閱牘得其情殺
大與吏故縱者皆論如法民伍氏子爭家財其母與
伯母相詬伯母素有疾詬已伯母疾作卒有司當伍
氏子歐伯母致卒衆知其冤而無敢言公得其情破
械出之時興國旱事決而大雨湖廣之飢細民相聚



以食多獄訟至有骨肉親戚互攘奪有司當其罪如
平人公曰以飢而盜尚宜恤之況所親乎皆平決之
活數百人其在內臺以
明宗皇帝先后未祔廟爲言　上納之有事於
太廟故事天寒大官執事在齋宮者光祿寺皆給以
酒或以致醉失禮酒至御史所公却不飲奏請禁之
遂著令嘗上言山東傍海諸郡姦盜潛通島夷叵測
上下數千里無防察之備請置萬户府益都出甲兵
樓櫓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處又請鈔法之弊當以

銅錢權之又言爲吏者不知法律請立[illegible]於官學
監外別設博士弟子員教之試而後用事皆報聞守
河南省蘄州安慶兩萬户贓殺不法自詭天曆有功
以貫罪省又給其被閑月日之俸公正其罪省員外
郎以下皆坐淮東在南北之交吏治簡率而軍政尤
橫淮安守將侵守令之職訟牒塡委裨校消特其短
長以操縱官衆出入贏則取直儉則責衆苛利壞法
公察其害罷萬户千户鎭撫經歷各一人百户二人
有司庾吏連坐者十餘人沭陽故宋淸野地內附以



來民請耕爲沃壤縣長吏妄搆民乏不能耕賦不時
入因奪之以賄貴三之居沭陽者民父訴不得直公
得民閒三十年所納稅左驗悉還民如初海寧州有
爭田者至發其所與爭者父墓殺其妻子女五人棄
水中有司以賄不捕盜責其守得其人論以法鹽城
豪戶占民田而取民之婦有司不敢治急之逃去其
父八十餘公召以來使書其田賦所在及所占婦之
夫家而各還之頃刻而決山東州縣吏多怙勢爲不
法監州縣者多自禁近外除或奪取民田強取伶人

女子或以小官相覬望寄籍民田廬不酬直者皆正其罪都督府天曆軍興所置官其府有弟兄爭襲爵者有軍將得罪不受服者皆力召而正之山東旱徒跣登泰山以禱遂雨鄆賈載貨過市爲逸追之得焉而亡貨言諸有司不得決賈以告公則踰年矣公曰焉逸不遠貨亦去焉不遠索之果得之旁近時人以爲神歲癸務鈔法也濟南有司役民之爲市者驗之貧常役而富常免無問識鈔與否必責其親身以苦之事雖散而民徧受其害公命有司以次書市井殷富



之籍貧者勿用其籍者聽用其家人子弟之能識鈔者不必親身而民以安公凡薦隱士三人曰張瑾曰許謙曰吳炳瑾字庭美先朝勳臣故家父子昆弟多大官瑾不願仕好學博古聚法書名刻數千卷能文章超然物表謙字益之修宋氏之學躬行節儉門人弟子遠近常百數十人成業而退炳字彥輝好古學善篆隸楷書名公卿大夫辟舉不起　朝廷以翰林待制召亦不爲起也時稱其所薦得人廣西有猺人之難十數年矣公以副節臨之民居之傅桂城者撤

而遠之以示守戰之道先時桂府兵力不足湖廣有答剌罕一軍始假其驍勇終病其縱橫會其裨欲擅其長之印而射傷之者公執而治之其衆始知其畏法又有平猺四策而上之　朝廷爲其在湖廣諸軍征猺者過所部必察而䘏之大臣總其役留近郡不發民苦其從者公告之曰此行爲民除害何自反害之耶每軍行調民爲之負荷費索就道飢渴不時大爲姦利公令郡縣勿輕發民而傷無賊之地也天臨平準行用鈔庫偽濫積至七十餘萬公爲擇有祿者



監視之三日一更而弊稍息茶司游卒五十餘在長沙虐取茶商公治其卒而商得全其貲其錄囚閱獄吏寬虐給補因粮罪當重者額實廩虛以備歉歲皆豎蟹齊等每至憲府必先自治凡吏之以文法暴虐與卒之盤擾爲害者皆痛繩之不少貸最爲得體上言周元公當配享孔子廟廷在顏曾思孟之次爲五又言楚武定公阿里海牙有功湘民宜加王爵以崇其廟公治天臨最久於學校三皇廟堯廟舜廟皆新美焉公孝友篤行廉謇高節所知皆端人君子而亦

未嘗苟從年五十五始爲　天子所識察小試憲幕
所立已卓然有聞於當世兩拜御史兩爲僉憲兩爲
副使凡七拜皆在風紀本之以經學輔之以律令嚴
而有容寬而有制志慮周悉赫如神明其古之遺直
也歟其行事之大者可守可則槩見於此而微文細
義隨事中節迨不可勝紀老練高潔有識君子可以
有觀焉銘曰
昔之名家儒寬法嚴通以成能直毅簡廉　國家用
才簡書法令位登公卿冠劒凜凜侃侃趙公文史治
聞肅容來儀儒宗大門受業以歸勵志道義卓乎有
爲名振鄉里峩峩儒冠執憲來諸從之未幾幡焉孝
思端居授徒踰十其載視安其養時服其介學成而
興沛然有餘夙夜在公厲操不渝年踰知命始遇
明聖惟白惟堅風紀是正持節四方十有五秋知無
不爲言無不酬齊魯淮汴荆楚吳越濡纓往臨霜厲
冰潔宗著有賢世守于南聞公之風清苦莫堪乃遣
使人訊其綏履嫉惡如讎樂善猶已憂　國如家視
民如傷不避苦艱不畏梗強賢勞如斯神明壽考天



相君子孰相之道公對曰意寡過未能食君之祿惟
恐弗勝儒先格言服行惟謹少思少欲外絕干請恬
淡自將家累弗隨清晝良賈公忠匪私於維斯言出
治之本精毅卓絕果斷堅忍以之百爲何系不迨頹
靡苟容愧泚遁避故不少留柱石著葵紛紛鄙夫百
死誰代永言清風孰其似之無競維人惟公可師

魏郡侯張公神道碑

宜春太守張廉祖告于寓太史處某曰昔先君棄孫
子於延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
大夫階奉訓爵爲男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明
年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
我志而銘之既幽諸幽矣後某年爲某年冢　恩奉
被
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首集賢爲學士爵爲侯
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號勳爲輕車都尉階二品
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
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
集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

老子之道曰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
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
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 累朝垂
四十年爲 朝廷官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
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揆
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
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
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勳爵皆一
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



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
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膴仕其所推薦者言無
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爲
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
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 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
祖見
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
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丐外便養倅衢
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時宜春三爲

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
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
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
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閭里之隆著於清河
本支扶疎子孫衆多文璲相唐表著子史有孫剌杭
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盱之石笱大族之別
上磜游溪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 元世有令
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以



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
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懿歙鄉黨渾渾里
門開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蕃
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眞君名動
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丘嘉德
孔脩不競不絿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
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
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
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昆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

屬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栢蒼蒼啄德
之符

順德路總管張公神道碑

保定之爲郡形勢雄固風氣英發當金之將亡我
國家加兵中州郡時號順天奇材傑出率其衆從戰
伐遂以勲勞著名千代而清苑張氏有名善者乃深
退隱於搶攘之中保其明哲及
世祖皇帝定都於燕而保定於畿輔爲最近郡北將
百里曰白塔固關要之喉襟始命置驛賦民出焉而



通朝會貢賦使命之往來而隱君之家與焉於是而
君老矣其季子智曰二兄當奉親于家任勞于外吾
職也躬率其等以就役時制度未盡立受役者無統
紀充闕靡常公私病之乃與其衆約推次甲乙皆有
定數贏粮蒭芻騎給人足郡以賴焉乃躬設教以帥
其子弟婦女童稚無敢游行於市井煩雜之聚介然
成風於是貴人重使深識其才相言於上而用之辭
曰抱關擊柝而所以不辭者凡以逸吾父兄也户役
不可除吾他事則勞及父兄矣識者益歎異之年六

十八而卒有子五人故順德太守公震字威亨者其
長嫡也
世祖皇帝旣一海內盡出四海之賢能而時擧之取
士之途非一而常恐不及也始置國字合音以成言
累文而成字以同四海之文以達四方之情以成一
代之制言語文史莫不用焉學其學者皆尚以右而
有爲之士彬彬焉從此途出矣公八歲入小學以英
銳聞考君撫之曰天下自此治平多士將以儒學文
史進隱深而未著者人而未彰者其在吾子乎弱冠



入右學期年而通其要選爲中書省書記史中書平
章政事段公以相臣領考功車駕北巡留守京師林
藝工師城郭宮闕營繕之府擧公於衆人之中用以
助已叙留守譯史歲滿出官承務郎同知潭州路瀏
陽州事瀏陽名邦學者頗衆公佐其長無所闕遺日
與士子講學而六經羣書之度卑陋弗稱乃出月俸
率士子作高閣以聚簡册又以其餘力作三皇之廟
與儒學稱爰代五事告備如其長史然轉承直郎撫
州路總管府判官撫於江右諸郡文盛而事簡歲豐

而民安所謂治成於尊俎之間民樂於湖山之外者
佐貳之賢有以成之也秩滿除奉訓大夫瑞州蒙山
銀場同提舉人以爲殖貨非所以勞賢而局於時制
公曰何地不可以爲政乎蒙山之爲場也土產之美
優於他處烹煉之人輟民户之有力者以充中嘗以
其制歸　中官惟行省相臣一人瑞州守一人兼領
其事雖憲府不與也而居其職或黷於利或恃豪富
事交接廣妄用或不事事浸以廢弛郡縣又泛以爭
訟侵越所部課以不登公以至大四年四月十七日



到官前官崔某折歲課三千餘兩受代之日夫婦哭
泣憂不得去公即日書送解任之牘不以爲累吏從
持不可公曰事在我耳不以累汝等吏使卒送崔歸
其鄉夫婦相繼没無子孫於是人咸服公之仁厚矣
公察舊弊白上官禁外寇出内鹽儲炭以絶行賈之
要擇工以斷游食之費蕭三歲所辦者二千一百定
無所闕所得羨餘政如崔所欠之數云延祐四年除
奉議大夫知荊門州州領縣二山澤之僻遠民多訟
而少決有留牘十餘年者大抵豪民賄吏而貧弱不

能以自達公至閱牘具見公私是非剖決如流無所
淹滯屬縣之令與玉泉寺富僧廣鑄深構嫌隙會關
陝妖僧元明反逆事覺令詐爲飛書誣鑄與元明通
者執而掠之鑄之徒百餘人無完膚雖無實狀而省
憲以事未敢深詰之公心知其不然則遣吏以其事
之陝問治元明獄者得所報略無鑄名持告上官出
鑄等而往之罪令如法是年大旱禱雨於州北黑大
洞即大雨泰定元年陞朝列大夫知眞州州治楊子
介乎江淮百貨之交俗尚與僧行旅遠至田於陷擄



公爲誅其尤甚者其風粗息則又歎曰爲治者當明
倫理以正人心則末不難理矣於是新廟學繕祭器
廣教養彬彬然人才有所興起繕陂塘以盡水利而
百里之民知務其本矣估商有妾子既爲之娶而偏
愛不欲分財與其季弟而不弟之丁多財又爲鹽户
有司莫敢執案衙究六年公至亦訴焉公曰人倫之
變有是哉召茶商而諭之又歸其子婦孫如初召丁
氏兄立至不敢以鹽户爲辭詰之得其情還其弟使
均受父業州有岳家山最荒遠置郵于道郵卒殺人

取貸而事不覺者有米僧負商錢逃諸山遇僧與其
僕偕僧行遠僧擊其僕死尉執疑似掠成以告州公
疑之會有業憤者過郵為卒表擊幸不死聞諸州州
呼表問之答曰殺人非我也有米僧數止郵亭而去
疑此人即召問之不逮拷掠而盡得其實乃好問表
曰爾所殺人屍何在表猝然曰某所殺者貫屍以木
負至里餘棄之矣械與表視之得道旁居者曰向則
死于野署以土掩之就視貫木具在表伏辜自是州
人以為神明道路夜行無所畏也至順元年陞詔請



大夫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浙東帥府內治甌越外
接海島而寓治慶元郡政多所牽制公之至也以缺
守攝郡事撫下事上動存禮貌政無撓焉先是倭船
交易吏卒互市欺虐凌侮致其肆暴蓄毒火攻殘民
骨肉未有以大鎮之公議于帥接之以誠而防其不
測交易而退遂以無事寧國官粮損耗者二萬浙省
檄公治之會歲饑富民閉糶主吏不能償公至請以
當時米價折償省府是之踰月而辦吏民以安公之
處事大率便益如此公方奉九十之母於官所敬愛

純至郡人亦樂其壽康而久於撫己也尋以高年終
公在寧國奔訃以還號泣之聲路人不忍聞哀毀之
容左右不忍視既至則哭而言曰吾所以白首從政
者誠以太夫人一日之養也年垂七十復何求乎奉
喪歸葬告老於　朝加太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致仕
大父善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
郡伯妣崔氏追封清河郡君父智贈太中大夫東平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妣劉氏追封清河
夫人娶同郡楊氏國王位下總管某之女封清河郡



夫人子三人曰復曰恒曰豫復以常州路照磨南行
臺掾恒以公蔭從仕郎集慶路溧陽州判官豫以人
曆己巳舉鄉貢進士女四其二早卒一適漕掾林德
鼐一幼在家室孫男六曰惟欽惟鑑惟鈞惟銓惟鑄
惟錫孫女二皆幼公既老而復恒皆官東南公與楊
夫人就養於吳郡公好讀書雖暮年手不釋卷思存
雷之義以省名其齋衣不尚華寒暄不過數襲食不
兼味稱家而止先業之在故鄉者頗盡於昆弟公未
嘗見於顏色公雖清貧又常念其不足居數年楊夫

人沒更三年復除從仕郎南雄路經歷復除從仕郎紹興路判官未上而公沒則至正三年六月六日也卒之日告諸子曰予以至元甲子之歲生才德無以過人宦至三品修身以從政率循繩墨以歸見先君于地下吾子孫尚以兢兢業之勤為意也遂不復言復等將以至正五年四月十九日歸葬于新安東原先塋之次以公之嘗仕於臨川也餘風遺躅及老猶能道之先期孫貝狀行事歲月來臨川請述以文將刻諸墓道之石集識公于臨川又嘗見之于京師



乃為之言曰於乎我　國家海內治平久矣越在外服無有武功以見奇績積勞而序進循理以繕治為明天子勝暴去蠹以在宥疲瘵而息養之使其民人沐浴　聖化於無窮焉則固仁人君子之所以為功也是以備書其事而一時之治迹可觀焉銘曰

惟皇建邦星羅萬方多士彬彬列于周行顧瞻東南跨江歷海荊揚之墟富庶攸在凡厥有官受命自中平易近民以奏厥功德以日新爵以時進列侯建封車服斯盛惟侯平生率循有常二郡三州終始耿光言無獄市獄市無擾言治貢賦任土有道島夷貨交咸東並宣彼氓質成聞義而遷治世之民晝作夕息仁賢所臨遺愛如一言思北堂蓋其永傷遂懸其車優游故鄉　清朝憫勞賜爵增秩三子多孫敬恭朝夕庶幾簪纓來師老成善人不遺載其歸旌位未充德志豈云遂列其遊宦式表幽隧新安之阡三世在焉松長柏蒼慶流有源

靖州路達魯花赤魯公神道碑



國家郡縣天下置守令以治之又以國人為之監蒞其上其初置監非不信於守而置也言語文字有不及者監通之今天下一家表裏無二監之於守雖均位敵惟其所能而用之監通於守亦人材之盛者也然必其敏於文學達於政事而後足以當之至公之道也若魯公明善氏以世家子執筆抽簡於

天子左右亦為外宰相屬達領六郡五為監一為守治政悉盡其道固其天資之美要其學問亦有以通之也公諱鐵柱以明善為字而以誠名其齋善學於曾子子思子之書者也公之先人伽魯納答思以

高昌令族通至乾之奧學明於物理達於事變受知
於
世祖皇帝出納君命以通四方之使以達萬國之情
受貢獻錫燕饗寬足以懷遠辯足以專對明足以察
其微廉足以結其信內無不虞之戒外無弗率之征
者未必非得人之功也故自禁衛領行人之使積官
至於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之貴而不設他職者信
之深而用之專也居漢地久其子又為聖賢之學乃
因父字取魯以為氏文質彬彬無用而不宜者內廷



大臣有必闍赤之官為　天子主文史任甚貴重而
善以父任從其長久之　天子察其賢以奉議大夫
使佐江西行省獄訟之事曰理問試用於昔日而時
稱之曰能延祐中歸見　天子　天子思其父而憐
其才也特命為中順大夫安豐路達魯花赤所謂監
也且行　上曰尚方有白玉之鞍嘗賜爾父乘之今
以付爾又以　御服賜之曰以傳爾子子孫孫於方
來使毋忘也其在安豐修學校親師師弟子為之講
明修農書親勸耕稼從義役而民力始均理獄訟而

由直立判凡郡之當為者如橋如驛如官舍如蒙古
陰陽醫學修之以存民不告勞慈姥磯為長江之險
始鑿分流以避之去淫祠不竭山澤之利大槩有儒
者之設施焉郡人懼其去而後來者改其成法乃刻
石以識扶滿報政入見　上益以為能非文吏所及
命以亞中大夫為太平守於是國人自監而通為守
者濟濟而出矣然而太平去南行臺近郡事小不便
悉得有所稟無賴奪貸子市豪民奪人之妻皂隸旁
午齎錢民間監郡者嘗仕於東朝有所恃於政府以



撓其政公直道而行按以　天子之法而郡以治凡
守之所當為視安豐為尤沛然監亦不能有加於人
也郡有峨眉亭郡人為之立碑而公政聲藹故翰林
學士臨川吳文正公為之文後世之信史也公之於
當塗亦幾於桐鄉矣轉監池州池多火公下車問其
故民咸曰占地者言府治對齊山山巔有火象昔人
為知樂亭以當之謂水滅火也公曰其信然乎行其
地則民有占居之者而數燬焉公曰良是矣乃疏溝
渠積塘沼謹救燬嚴隣保簡民之游惰害生事者居

以業守復知樂之亭至於今二十餘年池不復火民
亦不忘石刻之刓即重刻治池之可書者具在是矣
閩有獄不決浙省以其郡之無事也檄往治之從容
得其情多所平反部使者薦其名不可及也繼以嘉
議大夫監衢州郡有古堰水可灌田數百頃土民有
擅其利者民不敢言吏不敢制公按以法水利均及
於民不待治而安矣三年轉監桂陽前所治四郡皆
大郡桂陽最遠小不足煩公　命下公曰亦
天子之民也何敢忽乎及至會大旱　朝廷出不得



已之政試納粟者以官公親勸之絕與吏為姦者責
者得粟充積郡人活焉饑後火禱而息旱禱而雨如
響斯答桂陽安而蠻獠起道州帥府檄公督之公明
賞罰示好惡絕姦吏兵法嚴整而力求所以生之之
道叛者悅服不戰而定鄰郡雖干戈公處之皆按堵
平日好鼓琴得古人之意至是親定其譜為八卷而
鄭衛之音不得少干於雅頌者矣此其所以善為政
而異於常人者歟及還京師故人有執政者見而歎
曰司徒公國之舊臣大夫治郡有異政寧久崎嶇於

江海間邪公曰為政可以及人庶幾先君之意也丞
相欲留為其部郎官公嘆曰吾老而貪得一小郡以
治斯足矣乃得靖州靖迫西南夷公至不嚴而化然
五溪故地千八百里有山谿之險靖所領也及田氏
內附潛侵而有之公曰此則不可不治他日無窮之
害也乃畫地圖考案牘究其歲月定地犬牙相制狀
上諸行省以聞三月不報公曰吾得言之矣行不行
天也乃解組還太平逍遙山水間揮五絃而送飛鴻
遂終其身矣得年六十有七以禮葬于姑執石城鄉



武林山之原公雖不得大有為於時六郡之政班班
明白可示於後世矣亦何憾乎公娶畏吾氏封雲中
郡夫人子二人長重喜蔭絳縣長今監撫之崇仁次
曰曇陀羅釋理通蒙　古字學女適廣壽海牙孫四某
某某某重喜簡靜明敏世其父學化之以絃歌守之
以忠信百里何有哉集昔在著廷知司徒之事今得
書靖侯之政以遺重喜焉君子之論賢者知世臣之
可貴也銘曰
江淮之間名郡十數昔保南土恃以為固淮水湯湯

壽爲冨疆池於姑孰江之腰腹皇有萬方撤其險防
歷監至守安輯撫有公生高昌世有令望力學稽古
父字氏魯　天子見之憶其父時
世祖神武柔遠不怒曦惟司徒受貢考圖進其輶軒
德音是宣尚論其世民社攸寄自淮歷江三治其邦
建學興禮以作民紀三加彌尊　上意所存三郡之
績刻在金石迺監于衢積官以除又遷桂陽服領上
荒救災去癘鳴琴以理鬢髮蒼浪歸兒廟堂
天子求舊留在左右公請小郡乃命於靖莊莊山溪



僻久不治親至其封以絕蟠封上言不報即理歸道
山曰峩眉桐鄉在玆長原幽宅寧爾體魄求諸前聞
爲萬石君教忠之訓賢子受命推以治邦再世同風
太史載事以告來世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
作於用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
動存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沖沖乎充充乎執之則
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得其人焉崇玄沖道明復真
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兄弟三人既
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其母蔡夫人
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
其所志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畯
咸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飫甘豪者靡譏者弛有
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
也耶公始辭母出家雖遠去未始須刻忘常思報親
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所共見者晩歲歸爲親壽燕
樂親戚鄉里累旬人人感動及母殁奔喪治葬哀毀



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殁京師今　特進大
卿吳公全節請于　朝乞護喪南歸不允命公代行
公以諸弟子從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
走士庶人吊莫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
以爲難能然公再罹鉅劌形氣向薾而爲生之道傷
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勿
撓勿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
慟大夫士來吊者哭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
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授大宗師張公擇可以受其傳者
非吾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元貞大德中為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宮選觀堂齋弟子
之列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至上都道中有　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　宣授提舉崇眞萬壽宮住
授提點遂封眞人兼領玉隆萬壽宮又領宗陽宮開



府之師弟子得封眞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
文詠以眞人居大都之崇眞爲司玄教公之封眞人
也賛書以四傳屬之而遂止此豈命也夫公好讀書
不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寂幽迥處庭中草木無所
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稱
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齋醮科範等皆得
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過杭方旱禱雨應行
省丞相太剌罕候公以為請公舉酒致雨杭人至今
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

畏之公不以為事亦不恒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
卷目幾無以為斂奉其柩歸其里者上官與齡馮瑞京
徐信初其葬在貴溪仙巖珠英峰之前歲以天曆三
年正月某日爵致祥張德隆子有與來求銘立石墓
道者黃藝常也上官爵張千馮蕃皆公以次相傳之
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實
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麗
父諱應洪銘曰
眞人秉質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敷紫烟寶化而消



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琅鏘鏘湛露零零去葬崝
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
雲復于山潛潛溶溶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
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道園類稿卷四十三

墓碑

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士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冀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 國家創業實始居之在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



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姻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闕中將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及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怔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邪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責錢穀姦則遇事變無甚憂矣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矣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與護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廩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奏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伯千四



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實運踵至不三年足實無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鉤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沉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國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需非軍需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爲己私王寤察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乎名焉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

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用　詔書皆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知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争者來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卒僚吏往聽至夜分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



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戸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覓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今無敢失職在戸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貲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稜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貲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請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襲之賜在中書檢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



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趨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勒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戸二曹溢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屬牙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哉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

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
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
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媒進用也而
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
訾病者殆未盡也下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
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
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



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
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
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
從眞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
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妣吳氏贈眞定縣
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眞定縣君黑軍萬戶義
之孫征行百戶識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
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
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祐次適張家奴次

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
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而佐人無所自
沒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開蘇公孰德不回淵然自持弗耀其材始時蹇公
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
蹇蹇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
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 朝爾先以
亶顏領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至
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徙執以



式戴宮其人據義抉除 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
孔文徂安易徒我隊其會以咱以縉慎府維最邊人
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驟驟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
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息閉戶深居制行
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
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易公之私匪源
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晏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知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夫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薗皆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國楊實齋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吏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南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荊湖行省員外郎



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陞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從綱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於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俗廣之籍私斂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養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尤貪狡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獎為宗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華　朝廷以內附既畢大科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

西幕時值行省復為中書丞並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二人共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懼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扭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捶撈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遷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之白遺所信吏往察果安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汪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嫉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其家毆人至死納井中



以滅閉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算授給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為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賈餘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還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禁墻濼嚴保伍懲其豪縱鋤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剌罕公之為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放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為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為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蹶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

哉而時之人卒敵於世故是神慶之衆不能以彼易
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
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
世用從孫其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
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華屯川者自
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
銘銘曰
神慶之陽滏流洋洋有樺馬宗世爲之望望之嶷嶷
有梓有記桓桓勸襲侃侃御史爰歷中書中外踐更



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委璦緌
臨滏以潔軒軒奕章沒逾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
思褒令德勒辭比卑臣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太原郡伯王公墓碑

中州將相公卿大夫世家皆族葬其先世有勳勞在
王室侍從禁近致貴顯於其沒也則
天子敕文臣載其行事名爵以表之一再世子孫衍
衍兆域寖廣其有奮武功死王事授爵位世總其軍
以傳之子孫必伐石載辭以表其褒禮也初我
國家龍飛朔方金人不能國盜賊蜂起眞定河北之
大鎭武仙爲金守雖握重兵令不足以服衆屬邑各
自爲計藁城人王公善率其豪傑保鄉里與董氏趙
氏等家相望而起眞定帥表善主藁城薄兵力日衆
仙忌之表署中山治中而屬其守李濟等圖之事覺
誅濟等以其兵內附 國朝命還定藁仙來攻之敗
衂乃降復命爲眞定總管善察其終有他志後果然
善逐仙而居眞定又擊仙之南走者軍勢亦甚自中
山以南來歸者四十二城後累遷河北西路兵馬副



都總管追封趙國武靖公者也善弟吉有子曰思義
則武德將軍廣東等處副招討佩金符兼須韶州路
總管府事率帥定廣東諸郡未歸報而死王事者也
公歿子恕幼族子德權招討軍以萬戶鎭建昌後爲
羅羅斯元帥恕旣長以公功授武德將軍龍興路萬
戶傳其子志亮始克有請於朝得贈公爲宣武將軍
龍興副萬戶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夫人呂氏韓氏
並封太原郡君距公死事之歲五十餘年矣乃得前
進士監察御史嵩爲列圖始錄其子孫所知及軍中行

事於其將校者第其年月而來求銘其墓焉公大父
巳上具載武靖公碑公父吉嘗從大軍征討名未立
而卒公其次三子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未弱冠巳
能從伯父武靖保蒙城誅李濟攻武仙而入朝武靖
道卒以功領鸞城蒙城兩縣之兵爲百夫長從大軍
南伐宋自戍太康遷鄧州攻圍襄樊至元六年以功
爲千夫長仍領蒙城兵下蘄州守荊子口之要害七
年以其兵從招討使綦公某渡江禁戢軍旅無所暴
害所至宣布威德不尚殺戮而勞恤其困窮郡邑保



聚相率來歸無有虛日則公之所以善佐其帥以成
功者也十二年十一月會諸軍攻江西之龍興龍興
宋兵尚多舟師環其城薄戰未利公攻軍當其東庵
戍先登遂破其城第一十三年二月從綦公招討
吉贛等州江西諸繼平四月遂以其兵破梅關斬
首數千級下南雄五月疾趨廣州道降洞猺數十寨
六月移軍從黃公招討韶州取之七月還屯廣州十
四年三月宋將方興張懷玉率師二萬餘奉其主奔
州城我師與之戰一日九合鋒不利公率所部統出

宋軍後勝之引還守其壁十月有 詔江西行省丞
相塔出率師援廣東十一月廣州平論功公爲最錫
印授之得部署諸路軍兵十五年二月命公爲廣南
東道兵馬招討副使鎮守廣州領南雄韶州英德等
處軍馬十六年有鄧斗南宋瑞大寇廣東州郡騷動
公引精兵分隊夜襲其塔石等處數十寨黎明與戰
數合擒之獲其兵器糧馬以萬計廣東復平時南雄
英德郡邑寇盜數起軍民流離命公以招討使兼英
德軍民達魯花赤公日夜修城池繕廬舍謹斥堠布



教令簡繇役廣種蓺通商賈平鬬訟以鎮撫之不數
月所部咸治其地產大蛇太醫以 朝旨取其膽爲
藥命下有司督山民芟草木凌巖究求之不可得多
蒙毒害顛隕而死者相繼公曰豈可以此病民哉持
弓矢與壯士數人出見而射之蛇應弦而斃其蛇重
百數十斤刳其膽以進人服其勇而蠻獠強梁以爲
神明相告語畏伏由是群寇王雄伯李自成朱俊毆
將軍以所擲流溪洞等數十處來降十七年有 詔
召見於朝進安邊數十事皆稱 旨拜武德將軍廣

東等處副招討佩金符以間歸業城拜墳召親戚鄉
黨隣里部曲大爲宴樂出　上所賜予及所有金帛
等徧散之九貧乏及無夫家者皆爲之周給婚娶十
八年鎮守韶州兼領韶州路總管府事軍府之政不
相統壹兵暴而民困久不相安公爲省征調嚴禁戢
遂以無事兵後良民家業爲勢力所占奪子女見俘
掠者悉詢究而完復之韶人亦小康矣江西黃清虜
叔明以衆來寇大掠仁化等縣廣東復震公以數千
人迎而擒之不數日餘黨盡平有　詔命招諭沿海



諸山寨及溪洞之夫附者所至皆聞風歘附次循州
宋遺兵楊招討擁數千騎猝至公左右纔數十騎晝
夜迎戰數十合賊敗衂而公亦餘十數騎耳公身被
數十槍猶奮劍以戰手刃奮擊百數十人矢盡馬斃
與親屬十四人死之是年冬十月也公束髮被堅執
銳終身戎行奮百戰而不顧崎嶇嶺嶠之間摧陷衝
擊不可勝計無不如志海島餘燼殆不足平也卒然
遇之遂殞其身馬革裹屍故足以成其素志然而曾
不得以成功歸見　天子與其鄉人昆弟從容太平

之盛豈非天乎然則厚積而薄發所以遺其後世子
孫豈不遠且大乎志亮之嗣其職也以文學議論有
操守知軍務聞於時盡力國事逸其父於未老其用
兵嗣其大父而有雅歌投壺整暇之風焉數以其軍
戍南海所過郡縣父老猶記識其先人旌旗而知招
討之有孫也至正壬午以其兵戍廣東西寇攻連州
州人不能知廣東帥來護援軍行率以賄易善地志
亮之留連州也貧無以自見而行伍輯睦外捍內安
會夜作寇乘闇懸至志亮力疾執弓矢率從騎犯之



射殺十數人賊退而總東兵者無所勞友誚之輿論
不堪而志亮不爲動他日有得賊中人言使萬戶皆
如王將軍吾屬豈敢輕動哉及兵還志亮亦嘗未以
爲言也　國家之制將家子孫世其官治平日久邊
鄙無所自效世將多安養不知兵設有緩急何可望
哉若招討之孫才藝識見如此必將有見於盛時矣
銘曰
於皇　聖朝經營萬方天生群材我武維揚金原既
衰中州流亡河北大邦在衛之陽帥不廷受維其暴

強于時藁城董家傑相望起如雲從以保其鄉太原之
興衆盛莫當蓄疑相圖神不降康誅絕邪謀提兵來
王中道而終以待後昌時招討公百夫是將大師南
征于鄧于襄渡兵長江一葦之航日受降人撫存新
疆先登執功見於豫章乃將其徒往來炎荒豺嘷深
林虎嘯道傍風奮霄征禦制跳梁捷奏入聞要荒伏
藏百戰不回哀哉國殤忠蒐在天世有耿光宗家顯
榮故懷盡傷不亟不矜茹哀未遑載其故旌以先啓
行傳子及孫五十其霸有司論功率循故常封伯猶



邦賁其幽堂相服煌煌享祠丞嘗勳臣之門世多忠
良愼爾侯度善爾戈搶思用舊人　天子不忘

平江路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
唐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于塔思火
你赤萬戶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來上平江而卒得
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鄄城縣李康保
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　國家之制秩三
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

干年矣其弟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
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
於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
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
邑敎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
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于時者故爲之書其大
父璉赤嘗爲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難
既平列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



葵襲其職以才能遷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
盗　萬壽山　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　旨授武
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
邵武路事拔荊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
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
襲其弟山住從弟本羅歹爲京畿廣衍倉使及中吏
大廚公舍其鄉之槁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群弟之
無室也買舊產之沒于官者爲券以付之俾安於白
養又資本羅歹使干祿爲始從事浙西帥府擢清流

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
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與國路大
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
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渦流北行人弗
遂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鑿而順之祠
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表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
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嘉之解所
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祠因倉監支納倉粮
九萬碩出納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粮千戶服紫衣佩



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溫台等處運粮千戶延
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
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
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嘗苦
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
道甚習歲擇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遂山即深
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斛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

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　京師歲凡三
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吏用其人不習其事則
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
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
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
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
而無賴之人得錢即廢於飲博及期罕受責於無可
奈何公爲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
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



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庚卒水工碇手之屬得
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粮之登舟自溫台上至
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
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
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
之運粮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
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
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
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

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賣不法之物摳密差官廉察
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
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
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木瀕道經河間鹽司率
以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
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胃
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僊
等祠九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
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封以貸人收子



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
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
以禱　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爲肆
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鬬絕舟人之登岸而公
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鬬
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
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剌木丁者與公常
同爲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
白于　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

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鄰
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
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
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
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國家萬世
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療
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
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鬬勿戢又有
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



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
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
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
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
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
夫人子九人長哈剌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
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
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
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

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郢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師侃侃撫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十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傳數有程方董統籍受業者知以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覲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淋然用事于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蒙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睨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嘗從爲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之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詬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郎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後得



爲同朝集見其深端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誼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太師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昊慶學詩久之曼

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迺屏絶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𩜁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燋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鄉學鄭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所著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



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屐巖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黄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

銘曰

先生之容巍乎山嶽之峩峩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與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 牟伯成先生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禄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居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業舉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將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

與清忠游今其孫箴世科誠難能李見之嘗慨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其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淇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



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考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耆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拯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直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鎔翁之女



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璪次適建寧路知事雷謙次適嚴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某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見先太史喪首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不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

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許之以言是有以效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言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經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蔽斯世之作



文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嗟吾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四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五

## 先塋碑

### 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先冢原既莫知其處矣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睎者相屬亦莫得而名



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邈焉漫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質純厚儀狀偉然常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棄捐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

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



敏治生而不喜殖産業喜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逮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擲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奚必過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鄉事師尤謹

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録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又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鬬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郡轉運使辟監眞定稅務贏



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孜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眞定醫學録張家章保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眞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

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
御史按事遼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為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胥輔
行者竟以賄敗集由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
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藉甚死於志道
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直守義心敬
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部主事皆與集為同
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
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胡以去度遷
買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
以象斧形馬鬣奉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文
有既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冶譜繼舊祖考尊親
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張氏先塋碑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
宣張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為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字
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魏國文
懿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
國魏國簡懿公皆葬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
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
儀引進使杲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肯州判官孝
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
十年三月壬申公薨葬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
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於朝為大臣不得在鄉里
至治元年自陜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
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章村掘深六十尺始
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
爾矣卜得天曆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
夫人劉氏祔張氏新塋啟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
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
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
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
為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
公秉忠學術通神明機筭若蓍龜其所以為上計者

賓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
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諫臣在
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
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
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
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
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言
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須
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



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
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
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
久速使其身安乎　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
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
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
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
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勝殘去殺人時
凡出於公之所爲者皆騐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
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撥其關於　國家治教之大者
而表之如此云

## 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
邙之北有重岡蜿蜒隋爲最平曰杜村之原者古瀍
四周漲潦溢流注合于瀍南瀍之瀦渟涵深碧有龍
居之歲旱不竭鄉人榮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
東徙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



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
亡酒使發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
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旣卜地塋
西以葬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
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
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
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禮字子儀諱庭實字
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

任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益其所積者遠且厚
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纍兮倚千百年抜榛尋丘兮孰爲故先後
死不還兮言遺變遷既歲後治兮揚氏之阡往者莫
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乎世遠兮
文存石堅

蒙古拓拔公先塋碑銘

我 國家受命上天肇興朔方龍雲虎風聲應氣合
師武臣力以其類升戰勝攻克功多勳勞不可勝紀



其大者內廷貴臣治文書之官世守其職謹守而藏
之其次亦莫不因事附見其族人部屬至於子孫又
各誦而傳之赫然著明久而不泯中統建元初立
朝廷置官府而國史又有專職然而旂常之書功業
之積金匱石室嚴密重大外廷莫得而見聞況疏遠
者乎四方之所僅知者亦惟金石之刻可以傳信而
不忘是以故家舊人孝子慈孫尚之
太祖皇帝以來東征西伐有蒙古拓拔氏按札兒之
忠勇百戰成功聲名著於當時身殁久之其子拙赤

歌列於王事又父之其曾孫闊闊出見知於 朝廷歷
風憲位爲尚書燕帖木兒以御史繼之傳世之緒可
得而紀矣至觀音奴患其先世之列史館宜必有傳
然自朔方至中原居東平及大父之官東南也居長
沙爲久而先塋之碑未立功業之紀願托於金石焉
昔太花里國王我 國家膺揚之尚父也與博爾朮
分左右羽翼 天子以討萬國而按札兒率所部兵
爲之先鋒號先鋒使幽燕逐營者晉魯趙韓魏既下
及降河中府歲己卯國王北還按札兒留鎮太原攝



行國王之事金將乞石烈其爲其國守宣聲甚盛數
以兵來寇循撣公威名不敢近太原歲壬午河中守
將石天應屯兵中條山金將侯氏兄弟率其兵來攻
將夜襲河中天應知之命裨將吳某率精騎五百伏
道傍戒之曰賊行過半則邀擊之比侯兵至吳醉不
能擊兵盡至天應不知吳之誤事也卒起遇敵戰不
勝城陷死侯氏之兵燔其城而屠其民即趨中條山
按札兒自太原赴救斬首數萬殺存者近數十人後
河中歲癸未國王行至聞喜縣西三十里而薨 詔

以其子波羅襲爵而命按札兒守平陽歲庚寅波羅
師出雲中圍絳州金將武仙退保潞東師原上波羅
擊之馳至泌南夜未盡乙后烈以兵襲之我師爲所
敗按札兒之夫人碧丹氏被執以見金主辭氣不屈
金主素畏按札兒威名又義之乃與將曰今縱爾歸
當與爾夫俱來則受上賞給諸之而還
太宗皇帝召見壯之令鬪其夫軍事　上與皇太弟
四太子大軍也三鳳山四太子是爲
睿宗金將完顏合答悉其國力引兵十五萬來戰大



敗之斬其樞密移剌不花等金主奔明年壬辰春二
月　上班師北還詔受伯不攻汴圍既合汴人望見
按札兒之旂而識之曰其妻猶義勇況其夫乎皆震
讋不知所爲城遂陷金主守緒奔蔡州而死金已明
年正月行賞功臣賜平陽民戶六百一十有四食其
賦又益以獵戶四爲奴之戶三十八公嘗有名馬曰白
白面乘之以戰所向必克念其功力而思報之以白
金爲槽而秣飼之易以他槽弗食也軍中神之公終
身戎行金瘡被身首無完膚歸老於家以其夫人㳟

氏子拙赤歌勇毅如其父事
世祖皇帝備宿衛歲己未從征江南數有戰功每有
白金之賞他物稱之至元中李璮叛濟南有　詔合
諸軍討之公率其衆行璮劇賊善戰公奮勇先諸軍
多所斬刈前戰不已遂死之夫人某氏生忽倫年二
十而卒次撒只海爲統軍千戶亦早卒次闊闊出方
長月魯那延爲御史大夫識之引以從爲御史臺通
事國王有從孫曰拾得居京師家甚貧而有正碧方
玉周尺有六寸高二寸餘背細盤螭面刻篆文弗識



也亦莫知所從來寓通事貿之通事假非人間物持
以示御史中丞崔公或知其爲古璽也監察御史啓
人王完武子善大小篆識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蓋以爲卞和之玉而奏所刻云時
世祖皇帝賓天而
成宗皇帝自朔方軍入繼大統未至也迺引通事以
寶上之
皇太后　新天子將至而寶璽自元勳大家出吉徵
也於是　朝廷始念國王之孫貧而按札兒父子生

死百戰以死而子孫未命官也
太后賜拾得中統鈔二千五百貫而賜通事金織之
縑二諭之曰　天子至則以是奏之
成宗皇帝旣即位阿撒合里以其事聞公乃自通事
拜承直郎陝西漢中道僉事遷　朝除同知永州路
總管府事未行留拜監察御史公以功家子孫久從
大夫熟憲之事出入議論深得大體非外廷之臣
所能及也除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陞奉議
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陞朝列大夫山東



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又遷朝散大夫江北淮東道
肅政廉訪副使中書奏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就
任改除武岡路達魯花赤未任拜朝請大夫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使方是時四海旣定中外之治較若
畫一吏守常職民保常業使者之出以鎮靜爲上違
法者鮮是以公在諸郡之任遠者六七年近者四三
年畏而弗苛謹而毋犯不以赫赫而爲明子子而爲
察故其及人者隱然被其福而莫知也召拜太中大
夫中書禮部尚書遂致其事公生前辛亥至後至元

二年丙子壽九十六而卒夫人蒙古察罕塔塔兒生
子兼帖木兒女曰留貫而適哥氏生子曰先帖木兒
乞答兒氏生女曰忽都倫阿里麻馬氏生子曰家驢
生曰脫脫燕帖不兒以的長子用尚書之蔭入官除
承務郎典瑞院都事猶以進賢之舊得除此官也尋
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嘗與其同官趙知
彰論家世之事趙御史中朝文人爲之紀載有史法
爲除承直郎天臨路總管府判官時廣西猺人寇近
邊湖廣行省右丞完者率師往討知其勇而多謀檄



與俱行奏功除奉議大夫同知南寧路總管府事
命下而公以前官卒於軍矣生於前至元丁丑卒於
後至元丁丑得年六十一夫人女直氏生子曰觀音
奴曰道道女曰我曾曰兒者台曰九九觀音奴後以
長嫡爲憲府通事除廣東宣慰元帥府架閣庫照磨
嗚呼　國家得中原至於今百三十年已而尚書家
高曾以來五六世克保其先澤以奉承休明其官多
在憲臺淸節而篤行忠厚而著文循循始終無矯暴
無委靡是有大臣古人之餘風焉　國家故舊不遺

則其世家子孫必有顯者未可量也敢述而銘之曰
於皇 聖朝
聖祖神宗善任群材桓桓武功家有其傳史有其紀
俯仰百年可以觀世卷維龍朔王氣之興如熊如羆
霧滃雲蒸相維國王羽翼旌鉞誰能折之先鋒之傑
策其名馬矯然猶龍飈擊電馳萬夫景從大原平陽
我鎮我禦河中中條我敉頹沮三鳳之山三聖在軍
天日所臨有命無分皇天震怒夜大雨雪率旅若林
金楮用絕偏師浚都旌旗舒舒彼瞻而驚倒戈背趣



天子錫功弓矢有飾封以園田其戶七百車服之庸
賢子千征有討濟瓊忿死成名
世祖之治修文偃武功臣之家肅肅安處其孫孔賢
大夫識之出入中臺喉舌是司故家之藏有圭維璽
衆人弗識以獻
太母太母曰嘻聖孫北來
天子之祥汝其獻之受命 諸諏分陜是使震幽發微
歸拜御史歷官孔多七持憲軺豈不授民從容茲超
長沙再至其澤深遠終焉允臧歲暮年晚瑞節之典

亦由故家冠冕於朝肅儀不譁佐郡於南尚書舊屬
蠢蠢徭寇邊方伯燮理鼓其餘勇以佐厥師奏功未還
顯然慭遺四世令名偉著孫子收輯放佚以托求久
神氣強明復手歸藏南北東西維其厚良克篤忠貞
必復其始銘而著之待以千載

何氏先塋碑

吳蜀著於漢盛於隋唐宋遷江南猶倚重上流北控
關陝及其季年悖暴間作 國家將取宋大軍出
西南蜀當其衝民庶幾無孑遺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神武不殺仁澤深厚至於至元
休養生息長子老孫而蜀之生氣完復矣延祐中集
本 詔西祠岳瀆得至於故鄉訪問遺老以先世之
事故家大族土著之民不待一二於千百至於今又
三十年幼壯之生當完安樂豈復追念於往昔哉始
予識三池何震於上都其還也予已去國僑耕江上
後十三年震以承直郎除廣東肅政廉訪司知事道
出江項寓書以相求既而使來告曰家世在昌州陽
安縣之陽武鄉曾大父以上世系之後無所徵考今

先塋則我大父大母先考先妣之所藏也將立石而
伋之敢以銘辭爲請震之言曰震早歲逮事祖母王
夫人竊識其言大父諱道明早未有子嘗切憂之身
亂離不忍遺骸無所收掩每以冬月觀諸原野得
主之骨斂而葬之歲終命浮圖氏以其法召聚鬼
以薦拔其幽滯身製齋疏之服爲之喪主歲以爲
而天兵至逃難雲頂山雖在流離益虔不懈雲頂時
大將住兵是以衆往依之旣而卒不相保轉徙叙南
歲乙丑先君生焉則至元二年也越九月而祖父歿
柳林元帥軍臨馬湖江王夫人抱先君隨衆降之北
從以祖父遺骨俱至漢之德陽而止焉子幼不能還
托人以其櫬歸葬陽安王夫人之教先君也命之曰
祖傳慕有先世之思課之入學甚嚴深有所望也先
君稍長卓然自立無所因托延祐元年甲寅王夫人
年九十有一矣三日召子孫丁寧教戒而後歿以祖
父之喪無所識歲久不可知其處七年庚申乃大爲
佛事以報罔極刻木以象大父爲之衣衾棺槨與王
夫人合葬于縣之東山蓋不勝哀慕而爲此變禮也



先君性篤直鄉里有患難赴救如恐不及亂後多遭
疫癘親戚罹之者人不敢過其門先君親視湯藥飲
食安而後已略無所染也嘗得遺物道中必求其主
而歸之閭里中少年有遊惰者每聽其教誡而改尚
義好朋友所謂險阻艱難備嘗者也好事佛不忍傷
物命見殺者不忍食其肉常焚香誦佛書以自修焉
施田希夷觀及修嶽祠皆所不吝也娶李氏實生震
與弟杲隆以王夫人之命教震等尤篤震以儒生推
擇爲潼川廣元史擢雲南憲史歷西行臺中臺察院
史秩滿授徵事郎雲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用七品恩
先君拜徵事郎成都路德陽縣尹之命而先夫人亦
封宜人則元統二年甲戌也明年至元乙亥二月宜
人歿年七十二又後六年庚辰九月先人召親戚鄉
里爲別三日而歿來弔者皆哭失聲至正元年閏五
月與夫人合葬先塋之次震有二子曰某某孫男幾
人杲隆歿有二子曰某某云震今自雲南憲司知事
增秩以知事佐廣東憲幕鎮静嚴密廣俗豐侈身矯
以儉約尤好文學慎名節今　朝廷待蜀人與中州

無異近時致歷淸要者甚衆何氏之門艱難積累之
久始發於震其福澤未艾乎執筆感慨有不能諭之
於懷者矣昔我曾大父故宋嘉定中嘗守簡未三日
利衆潰卒由果閬遂寧將犯郡簡人顯謨閣直學士
厚溪劉公光祖修備禦請部使者范君仲武調黎雅
牌丁爲援遂敗賊而蜀安簡人爲三公立祠今遺迹
靡無在者人亦豈復知之見簡人子孫不忍不因而
及之也乃爲之銘曰



悠悠故鄉鬼魄來歸迎葬方休子孫具依君子作善
不爲世變降祥之報再世而見賢孫有聞樹憲之文
推恩其親煒然封君命服以祭神氣來享沒貴於丘
百里之長源深流長發端自茲彌吉彌昌爾人之思

李氏先塋碑

睢陽李氏本大興府昌平縣人占籍曹南則自故金
沁南節度使諱侃始　國家大兵入中原金人不能
支自燕遷汴又遷蔡而亡當是時中州之人殘傷驅
迫南奔北徙殆無生全郡縣蕭條土着鮮矣隨寓休
養以有子孫馴至貴富恬樂新土顧懷舊鄉而思有
述以待於方來情之厚者也且金之亡於蔡也大兵
破城師猶巷戰其主死之是天亡之非戰士之罪也
若節度之所爲猶足有所觀感矣節度始以勇力聞
於鄉擊刺騎射精藝絕人起從戎行軍有號硬軍者
署爲將領久之升都統數有功受南軍節度使關河
阻脩風塵道絕留滯禁衛而莫能去也歲甲午主亡
國滅旣無所歸彷徨兵墟殆越十載因隸於范陽張
公麾下歲庚子從范陽歸燕始至昌平謁先塋於長
樂之里泣血封樹而還歲壬子　國家始定郡縣名



籍然後築室睢陽以居其夫人秦氏安州望族也子
曰避生壬辰離亂中弱冠試中署爲歸德左監軍則
歸德始定之歲也皇元建元中統節度卒於家葬諸
平臺鄉十里泊之南定爲歸德之人矣是歲監軍改
求州倅又　調亳州判官時　國家大兵屯鎮陽攻襄
陽以取宋軍務煩急供輸晝夜不絕判官以治辦聞
又遷新野縣尹又遷襄邑尹又遷徐州同知旣得淮
爲貝州同知得江南授衡州判官至元二十九年授
奉訓大夫知均州事大德辛丑改奉議大夫知和州

卒於官年七十二奉議歷官數十年常在臺中及天
下大定從容列城之守而老且没矣此其餘功遺澤
有以昌其世裔也哉奉議之夫人移剌氏之貴族也
生子曰深曰洸女五人年八十五而卒張氏生子曰
渾深娶龔氏二子曰權曰衡女一人衡以祖蔭今為
漢陽務使曰洸以子貴封徵仕郎濮州觀縣尹今年
九十歲娶游氏封宜人今年八十有八生四子曰克
温曰克恭曰克讓曰克勤女二人克温由内臺察院
史歷嶺南廣西嶺北湖南江西湖東三道肅政廉訪



司知事今官承事郎子曰完女一人完之子謙善克
恭承事郎城父縣尹一子曰某克讓弘州碼碯局提
控一子曰某女二人克勤歸德史一子曰某渾娶張
氏二子曰某某女一人克温之在江西也以予嘗忝
國史而寓亦在部内故使來請銘焉予悲夫中州百
數十年前文武之士離亂喪亡非有子孫或賢或貴
幾無以少見於後世且天下之平久矣老子長孫養
生送死忘其所自多矣克温之請能無書乎克温歷
仕風紀之司凛然自守二親高年孚廉介之養克衍

世德以待於後之人詎可量哉銘曰
全燕之墟其氣剛強起職于文樂衛厥邦翕湝弗離
遂托於蔡餘勇可賈非士之罪彷徨十年乃審其歸
苘丘荊榛久不克違濉水之陽民始休息分田受廬
以永朝夕詔公新民示能於群長子褎然遂監其寓
中州既一畢力南伐江漢之戍暮調晨發臺徐新野
襄邑之郊我撫我營不敢告勞江淮甫定歷仕兩郡
棄城以居則已告病有子有孫奉以歸睢松栢桓桓
深根茂枝乃有孫子執簡風紀官於東南恩惠俱奏



觀城封君壽豈令儀四世一門官聯耀輝列宦部邑
亦又多只以衍以興未見其已我懷睢洸昔多戰爭
安居久長逢時之亨蓋爾封植充爾令德後有顯者
視此貞刻

楊氏番禺塋域碑

宋之亡也君臣走海島以死我外祖眉山楊公諱文
仲以工部侍郎給事中集英殿脩撰在行而卒焉有
從弟鄉貢進士蘩雁娶同郡史氏生子曰豫立字平
卿行進五初名益庚以試有司不利改諱改泰亨改

令名以春秋五舉登開慶元年己未周震炎榜進士
第調迪功郎監惠州泊頭場修職郎英德府學教授
承直郎封州軍事推官以卒咸淳戊辰五月十二日
也娶樊氏生子三人悅老又曰鏻實老琛老侍郎公
母弟故吏部郎官知嚴州諱潮南有子羲翁卒立琛
老為孫其居廣東者某老更名世隆字德夫也侍郎
葬漳州吏部葬湖州而推官即葬某處矣德夫內附
後耕于海濱不能北還至元二十五年以盜獲功江
西行省署廣州路香山縣寨巡檢遷肇慶高要縣瞿



磨寨巡檢秩滿吏部奏調廣海官中書省以敕命之
而德夫不及待也延祐三年正月三日卒葬番禺縣
海洋里鍾村甘蕉坑之原先塋之次得年四十五歲
二子長曰某有二子一女次曰顯祖居廣州娶陳生
子善僧壽壽女一人始集承之館閣時德夫嘗從使
者寓書京師求述先世之事而歲月不甚可考及歸
老僑居江西子晛安民試邑東莞任郡惠州縣祖數
因來請曰公念先雍郡夫人家子孫尚有以慰先君
萬里親戚墳墓于地下而侍郎之孫思祖亦老矣與

予居連屋而習連業也故得參考先後而備書之以
遺顯刻諸墓道使他日子孫尚有徵焉按華陰楊氏
譜皆以漢四世三公為宗其後有四院之分在蜀之
譜曰唐國子祭酒勝弟曰眉州士曹勝士曹眉州之
別祖也八傳至宋正奉大夫諱庭傑知巴州生知雅
州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仁生中散大夫知彭
州緯生朝請大夫四川總領師復生導江縣丞補之
虞應之父也而我先外祖則自正奉公之次子達州
軍事推官伋生正議大夫四川都大茶馬經生承事



郎師寬生中大夫巽之侍郎中大夫之子是為虞應
為四從兄弟云銘曰
岷峨絕天萬山之宗轉而西南海門納容我思外家
萬里至止喪亂既平遼有孫子大史載筆著微顯幽
刻銘在焉鬱乎林丘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
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
以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

鄉阡云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
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系光者以示
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
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
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
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
旣盡有宋地且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
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
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



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計豈偶
然哉惜乎舉指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
有請減稅光若干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攘茶山中以為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來
脇光人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
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
示之德行幾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
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歟
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者

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
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
與乎外事地力究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
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
益愈於昔　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
其蹟可數也欝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
者可以有所覧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
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
代聞人諸弟君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



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 河東李氏先塋碑

河東李氏先塋在絳州城北之月城寨今朝散大夫
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思敬始營兆域以攺葬
其大父絳州府君諱安生妣張氏為第一世父贈中
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
伯諱英妣隴西郡君張氏在二世之兆李唐時史臣
推其世系以為出於皐陶因理官以理為氏自柱下
史李耳始以理為李唐之子孫支庶貴富宗族徧天

下而又有功臣審國之賜姓者其流裔不可盡攷也
今河東李氏數以世變亡其譜世次不可知然猶可
推見其爲大族者蓋其族本平陽臨汾縣人其先墓
在大蘇里之東大尖山之麓有大塚百數東南一塚
最高大者始葬之祖也相傳以爲塋壙既滿後死者
不能容別卜地於西南二十里曰南梁里東北一大
塚以爲此塋之最尊者焉祔葬之墓亦莫可別矣高
大父已上皆軼其名所可知者有二子長曰恩思敬
之曾大父也居平陽子城中　國朝天兵至垣屋盡



燬今遺跡尚在人猶以爲李氏故宅云大兵之後隣
土而寡民人得占田以爲業諱恩君所耕獨廣如絳
之龍泉蘇村孫合滌器解之聞喜關張浮山岳陽凡
十一處歿葬南梁兆次其弟亦占南梁東十里曰小
梁里後有析居夏臺北晉趙村別爲族矣今大蘇南
梁小梁各有子孫在而小梁之族爲近歲時往來而
子孫衆多其長幼之分非問不知也思敬之言曰思
敬生一年而孤大父以來猶得知其彷彿者先母之
教也先母嘗言大父以先業在絳與聞喜者惟多是

以至元七年占籍聞喜而居於絳之正平縣宣化坊
言大父喜洛陽儒者讀孟子及老子書崇儉約尚氣
節　朝廷初命扎剌兒監平陽大父客焉延坐與論
事不爲少折甚見聽從以此初政稍見稱未幾有譖
之者大父去之潛居絳城益治產業絳百壁關蘇陽
阪道險霖雨泥濘多傷人及牛馬君以私財募人治
之甃土道使爲室躬處以督役閱歲而後成行道之
人至今歌之扎剌兒乃使致禮幣招以干祿則謂其
使曰吾欲仕則久仕矣豈待招乎卒不往治家雖微



物不暴殄至於濟貧乏拯患難有所與於人雖多弗
吝也喜飲酒未嘗見其亂性好潔行道見穢惡隨使
人屏而掩之一子先君太常公也二女長適史某次
適張某年七十五省張氏女得微疾問夜幾何女曰
雞鳴矣起盥嗽乃更席正衣冠而歿猶祔南梁之墓
太常公性剛直衣冠偉然善談論輕財重義鄉邦稱
之河東宣慰使署爲稷山稅務大使又爲絳州稅務
提領比歲課不登上官責之急公賣田盡納已所闕
諸而同列因繫無以償公使人謂之曰宜少安吾賣

田以拯汝衆疑數甚夥未必能也既而果賣其浮山
岳陽之田以代償之衆得釋皆扣頭流血拜床下曰
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是非常人所能犬馬不足
以為報公適河中遘癘逆旅而卒得年四十五至元
戊子六月十二日也後二年始克歸殯關張里隴西
君張氏同郡人年十七而歸于李生男一人思敬也
女四人而公卒之時年三十爾公在時郡人閻仲通
假息錢於監郡答吾朗吉求公為之保詔後閻無以
償監郡以郡檄責償公家夫人盡賣田以償而仲通



無孑遺者併以責之人為之不堪而李氏之業盡矣
存者惟閻喜關張二三頃焉夫人哭謂思敬曰願子
有成立田何足計乎舅氏哀之使居蘇陽就關張以
自給膏沐帷帳悉以與人歲久其嫂氏偶戲勸以改
適閉戶大慟自撾嫂更謝曰戲言爾夫人終不與言
織紝紡績以為業而親戚吉凶問遺行禮不廢而未
嘗出戶限遣子從里人周恕之學以手織二布為束
脩之奉周妻少之恕之正色曰寡婦孤兒之布吾尚
不忍受奈何薄之邪子每少出必號慟以送之姊氏

強解之曰母淚沾子衣不祥猶為之斂泣年十二三
學于絳城賈伐之去家三十餘里節序來往送之哀
慟行路親戚諸老人諭止之不可則曰非可以安其
學也為而子卒業不敢數歸以傷其心學成遣之游
學京師會延祐丙辰關中兵起間道亟歸省母而
朝廷用絳守言自禮部符有司以貞節表其門朝之
名公卿大夫為之賦詩前後百數十篇傳于世而監
察御史以孝廉舉思敬為河東憲府史御母就養聞
者感焉秩滿遷河南時帖木哥蔡公文淵為之使因



其行特設盛饌以餞之思敬謝不敢當二公曰以奉
而母而母賢母也於是有風化之勸焉勿辭泰定丁
卯夫人歿於汴明年兵興殯諸法雲寺地至順庚午
歸絳以南梁遠在百二十里始治月城之塋奉遷大
父母之柩以為別祖遷公柩於關張奉夫人於汴而
合葬焉至正五年思敬自廣西以書告于前太史虞
集曰思敬之上世數以世變不得聞又以寡怙蚤孤
不逮事先大父父賴先母勤苦艱難教育而至於斯
蓋有終身無涯之痛焉思敬亦念之而無以自容者

也旣長鄉長老謂思敬言子之先大父隱居時南梁佛寺塑佛像大父弗以爲善也乃謂僧曰吾爲爾作羅漢冢冢成人以爲神又爲金剛冢於其門近地或持重幣以求者曰吾不以藝成名卻之及大德七年地動仆金剛之一至于今無能補之者思敬歸鄉里必一至焉以爲先大父手澤無復可見者惟此在爾不敢以微事忽之徘徊顧瞻如親見先大父然初爲憲史先毋嘗戒之曰憲府人所畏懼愼勿以喜怒爲威福理有可恕則恕之思敬奉教不敢違其後負刑



部歷宗正府中書西曹掾除工部主事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今居是職前後任詳刑者十七八九獄事疑者輕之曲者直之不敢以喜怒出入人罪亦不敢屈法伸恩皆先妣之教也在中書工部秩六品得贈父曰承務郎中書戶部員外郎母封恭人今秩四品則父母得加賜今封先塋之遷於法得立石以表著先世之德幸爲之文辭以塞思敬之深哀以見先毋之遺教焉嗚呼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思敬誦其毋之言至不忍聞也其明愼於刑豈獨其門之忠厚

乎亦我 國家忠厚之澤也李氏之後其可徵者庸有涯乎思敬之子三人長曰僎國子生有文學生子二人僎天曆用兵出不知所在侁侍儀舍人女一適絳城崔仲德其銘曰

李氏之先臨汾大家徙無出鄉林壑嵯峨天兵下臨百年干戈室廬蕭條抔土亦訛肆我先祖強力自保壠無東西芟彼茂草耕穫畜畬以覲天造攜婦抱孫爲絳之老皇有太原俾侯爲監咨詢豪雄治政是參始從而賢中違而貪及悔而招終不與談壽考歸寧



太常是嗣輕財尚義名抗當世天不假年中道而逝惟隴西君守節自誓惸惸弱息罹此百憂風雨毀巢稼荒于丘手劬簪紱泣血川流侯子之成歲星幾周峩峩華表著其貞節子與孝廉執事就列丁寧誨言如教飢渴勿以喜怒妄與殺活子亦允從王事敬恭孰剛而擢孰柔而容明愼用刑以言以庸歸視其家惟吉之逢乃作新塋絳城之北再世來遷爰有松栢有爵有位爲君爲伯基則有封石則有刻移孝於忠子孫方興役其崇高于焉來 徵土厚水深爲岡爲陵

迴贈故鄉翼翼承承

任氏先塋碑

任氏之先世爲西京人中統初始從於汴方世祖皇帝建元立極脩制度立官府以安元元而中州之人始出湯火而就生息諱德麟府君遂因而家焉兄弟兼孫皆爲汴人後沒而葬諸汴城之西則其縣某鄉某里其後合族之葬祔焉而德麟君爲始祖矣君五子珪爲長其弟曰玉曰玠曰璋曰去君之弟其亦五子琦三子瑛初受淮安路恩福鎮巡撿次亨



次傑河南驛長玉玠各二子以次同域異兆亨之子處一自汝寧歸德兩府史遷河南淮東憲史貢戶部擢掾詹事院升中書東曹除吏部主事而考君推恩爲承德郎汴梁路總管府判官母追封恭人遷樞密都事監察御史官五品官得贈其考君爲奉直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開封縣男母曰開封縣君又除戶部員外郎中書左右司都事官四品又贈考君爲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樂安郡伯母曰樂安郡君處一又除杭州路總管江西廉訪副使爲江西都運使秩三品封二代始贈大父珪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樂安郡侯祖妣武氏追封樂安郡夫人考君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母曰樂安郡夫人至正五年六月處一自九江以書來告曰處一自郡府積年勞爲丞相掾歷郎官御史太守部使者厚祿顯職無一日之閒豈處一之能哉皆先世祖父積累之所致也荷　國厚恩服金紫之貴以貴其隧封不有以表著之則何以祗承　國家之盛典而奉



揚先世之潛德者乎謹具石墓道敢以太史同朝之好爲之文辭以刻焉徵遺事於其家得其鄉人國子司業致仕朱融所述則封郡伯時之所作也位愈高而禮愈重又孝子之心也蓋處一之言曰處一未生一年大父卒無以知大父時事然喪亂以來隨寓於他鄉而遂以老子長孫爲拜其撫於親戚者厚交於州里者信敏於生而不專於利後其身而不求加於人則何以致此哉

世祖皇帝時安南國之君既服而不朝　上遣使譏

之大父在行其還也遠人頫首受命不煩干戈未嘗
以爲言祿亦不及也乃退而治生理於其鄉　朝廷
初行楮幣名之曰鈔凡鈔一貫權以白金一兩而出
納焉利與法俱重鈔法新行已有僞者輒擿之曰無
以誤他人也其盛德比又嘗從鄉人之父老問先世
遺事則曰汝大父剛正人也多善行鄉里之人或以
小忿不相平爭曲直於老人之前則爲之挫其銳而
解其紛皆感其言釋然不失鄉里之義無終訟於庭
者至于今將百年猶有能道之而考君享保先業以



居養德弗耀六十有四而終則至治三年癸亥之歲
十一月也宋司業之述曰慶一在吏部時求仕者冒
法叙資自如事覺得罪者衆則爲之嚴防禁而僞妄
立辨無復敢犯爲御史時山東鹽司受賄事覺按之
得贓倍元數然辨其欺陷真有贓者與誣告者各正
其罪江浙省臣有江貯致官者事覺往按之推誠究
譬以導之皆甘心受服罪而誣入者亦無所逃罪矣
在户部時黄花嶺屯卒不便於漕乃出巡燕南五閲
月行郡邑八十餘往復萬餘里督有司按民籍丁産

之實得歷漕之户一千七十有奇吏民皆便由是觀
之其服勤　王事以不辱其親者可謂夙夜匪懈矣
然抗東南大郡江憲摠巖茗司國賦之重者也皆未
及書憲汴之爲郡自唐末五代宋爲都會古昔丘墟
相望任氏之族葬由處一致　天子之褒命其可無
以表之乎其銘曰
浚儀樂邦于今百年鬱鬱城西有任之阡始遷之祖
合族來祔體魄所安兆域攸敘冲和來鍾有位於朝
有伯有侯命服孔昭廉車有節三加疆尊歸榮其先



天子之恩培其本原達於後裔衣冠相傳可以永世

河内李氏新塋碑銘

太行之陽有李氏新塋在懷慶路河内縣某里今中
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守仁所營以改葬
其大父母父母之處也於是守仁以三品之貴得封
二代大父諱承祖字繼先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大母王氏汪氏並封隴
西郡夫人父諱德字得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母里氏封隴西郡夫人

而守仁自至大元年歷山東河南燕南三憲史入佐
御史秩滿除大都路照磨六部爭辟職官史從兵部
陞御史臺掾都省召掌知除以親老辭除漢中憲知
事又辭父母曰及吾健盡職事可也强使行至又以
親老辭明年丁尚書公憂起爲蜀憲經歷俄丁母憂
服闋改燕南旋拜西臺御史未幾特陞都事至順庚
午僉湖南憲元統改元召拜内御史明年除中書右
司都事仍改至元之歲除兵部郎中明年副憲浙西
中書奏仍留兵部又明年除御史臺都事出拜山南



副憲移浙西又移淮西遂拜江右憲使以致恩封也
乃感激 上恩而歎曰昔大父之葬也去城近水土
薄阜焉所及其如後世何卜地之良得今塋焉江西
提學范匯述其先世隱德將請銘而刻石焉匯曰潛
德者隱而弗彰之謂也宜以子孫之行事而著之按
李之爲氏前代多矣非譜牒莫徵今河内之李先世
族居洛陽鐵器市金右族也鐘鳴鼎食傳世已久懷
慶公以泰和乙丑之歲生 國家取中州金亂洛陽
不可居公既長偉然丈夫也挺身至覃懷父之兵廷

還洛則宅舍宗族舉無孑遺惟姑子一人在名田已
入於勢家遂復覃懷大兵之餘野絕耕耨決衍無畔
隨方力田遂有家室勤儉之積羨補困之闕族人有
二孤子在上黨求之以歸而李氏遂定籍於河内汪
夫人相成於患難之中警戒於康裕之日公曰吾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我高曾世宅土中未嘗爲一
不善事世變已極而吾身尚存豈非善慶之餘乎夫
人曰積善自我祖宗錫慶自天發之者則子孫之責
也亂後衣冠蕭條不可泯者斯文而已子孫發身會



此何由哉所以身理家務而以學問功業望其子孫
矣公年九十以前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卒
夫人後公一年卒一子尚書公也資稟忠厚善事父
母親凡有言服膺力行惟恐不至推讓鄉里悠然成
風而無德色則里夫人有以成之也郡有王子有先
生教人以經學延諸家塾使其子受業而成村則守
仁其人也公以至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卒得年七
十有三夫人以泰定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今新塋
懷慶公爲别祖居宅兆之始而尚書爲第二世矣塋

之成某年月日也懷慶公思先世之遠無所著見其
望於子孫者豈直富貴之謂哉亦欲見諸行事而已
矣書守仁之行事亦其祖父之志也乎哉 國家自
世祖以來制度法令較若畫一士大夫奉行以致治
平將百年矣或者變生於不虞則有可言者矣天曆
初西諸侯疑貳舉兵內嚮置征西樞密行院以禦之
野先捏在行恃恩私狂悖淫縱執守令斂人賄貨西
師退猶不止燕南憲臣皆去惟守仁在從幙府上言
正其罪自泰定來陜西荐饑人相食郡縣官守盡廢



朝廷命吏往往不肯行守仁以西御史出巡西控鞏
昌寧夏之境所至勞問勸補又以其餘給明年耕種
之備凡可以活其民者隨時制宜章疏不絕於道
朝廷感其勞除西臺都事使得用其人天亦悔禍雨
暘以時西人始有更生之望焉元統初廣西猺蠻叛
湖廣省臣督諸郡將會捕而萬户劉榮以其兵至春
陵縱淫樂逗留不進至喪其偏裨數人劾罷之且言
平猺之策守令宜兼防捕之職用土人知猺事者若
官效用兵出民義在前宜給鹽粮如正軍使生猺得

自新不爲不測之害行部郴永間道險牽馬步進不
以人有輿民至今頌之伯顏大師爲相出言莫敢違
上方圖豕夜逸食民稼民不識誤繫至死明日持以
自首丞相命法吏盡沒其家皆右司從觸者惟守仁
一人力持不可人人爲之懼不恤也御史臺選入不
當公論守仁以都事又持不可或曰太師意也曰故
事省臣無預臺選者卒去其甚不可者十數人在山
南時汴人范孟詐稱使者乘傳入行省矯殺省臣與
兵汲驛傳守仁方憲汴省檄至言水陸驛惟行省



兵事得行餘不得行守仁曰必逆謀也耳目受制則
腹心血脉不通不受令已而果敗浙西之俗多嚚妄
婦瀆亂倫理痛懲之又甲其屬禁至爲文教之其在
江右興學校以正風俗務爲平實以靖其民 朝廷
遣奉使問俗江右無一事可言則其治效也歷任薦
士若干人罷贓吏數百人平反冤獄二十餘人請復
經筵以格君敎農桑以敦本立限田以制兼并原歛
養以弭盜賊廣守令之舉以責成政事最移推之弊
以杜舞法凡此之類既見諸行事又中言以傳之者

著明錄若干卷凡若干條皆潛德之發揮者也守仁
之子本內臺察院書吏朴浙東元帥府照磨孫士潛
士濬皆國子生士渙士淵俱習儒業潛尤謹愼知學

問銘曰

在昔治平洛爲土中君子攸居覩其汙隆忽焉困窮
孰罹其逢華屋丘墟倉皇靡從昂昂偉人杖策而北
弗克顧家羈旅奚擇風塵飄揚窮穟以息大行亘天
其土可食惟時小康歸求故鄉巷無居人況彼鹿場
回觀覃懷彷徨徜徉有黍有稷有麻有桑長遂廣畝
秋有任載一身獨來百堵斯在寤懷先人千載一慨
土則可遷積善無敗越陌度阡至于再傳惻愊無華
混混其源太母曰嘻旣完旣安何以發之詩書衣冠
豈爾于田夜習其業乃生令子受學有截優而出仕
憲度業業王節七遷方部震疊歸視其庭有梅成陰
先祠在焉愛慤以欽赫然命服紫衣橫金異室同堂
烝嘗饗歆神明往來體魄斯託豈不密邇道路城郭
有乂高平溫厚敦博龜從筮從諏吉爰作有環者谷
自我宗家相其甘肥歲月易賒載鄰阡堂山陽孔嘉



載辭貞珉承士言歎嗟凡爾孫曾尚克世德流泉陰陽
莫蔭松柏來瞻來崇封君攸食鬼神禁呵垂示無斁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四十五

墓誌銘

賀忠貞公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廵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朝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討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量而威周望孚而幹固明習 國家典要深爲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文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閒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賓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少違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 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 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二十四年乃顏叛舉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道矛矟既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 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 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緞雜旄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 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靷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 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

復叟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遐聞者 上欲亟賜執
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輙見
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
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 詔西域交廣之屬
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 上春秋已
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
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為
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巳危中之 上前旬月
之間數十奏不止賴 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皆啓其端而言者
繼之始服罪 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
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
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
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亦得
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
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緻一時驚異爲久
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殁于家而公拜



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
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某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延
祐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
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
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
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
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為奸一旦靳遽發所居
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
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
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
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
多違私人逼脅府史淩辱僚吏擄係其民入豪摸過
取無可誰何公必盡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
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
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
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
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

之　上前不聽畢窮民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
脅從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
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淩暴承
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
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
大都　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鎭即日告行都
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
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
而行次失律　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



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無襖衣者
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天子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敕學士爲贊識以
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
願賜骸骨歸　上曰　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
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
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
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蓄儲而丞相家奴
擅閤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雄溥之

不循也而貪婪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
具丞相受其金錢與等爲折辱留守脇使易辭出之
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
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
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
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
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



賜車出迎　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遇
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
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
矣久之
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公功
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它
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

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
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
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賚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
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
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
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
乃來告曰家世荷 國恩受京師之託父子一心所
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 列聖實錄之我先



人遭罹奸究遭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
者也 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擬
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
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鄉以西實過鄉
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
惟先人終始完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
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
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
其客呂弼所爲狀得 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

與夫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弁 朝廷哀恤忠臣懲往失
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
京兆鄠縣人曾祖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
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奥魯贈輸
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
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守
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秦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程古貞氏亦
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
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
適搠立忽孳 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關民之攸止
大蘇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
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愼始和屯異體同貫
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綴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

年壯氣銳出入踐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李兵
乃斂長籌以督畿埛時巡至上百用具給清宮言還
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務力則非精思弗從
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
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豐有聲無遨
具瞻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
竊位爲權彼兇乃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
掎角不制不竟于亂階勢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



假威神明偏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
天子之聖保綏治寧豈必謂身任義伸抑又何啤
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遷葬忍緩思報之道本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所寵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
曰此有祠公燕來亨南山峩峩其麓維林公從先王
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
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
表上蔡國公印丞相印日以聞　上爲震悼敕有司
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
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
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
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
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
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



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
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
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
戶明年貞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
所統軍鎭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敕入朝　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董蒼頭者從臣父祖久歷
行陳幸以副臣　上歎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
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湖廣省

命還之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 上嘗識其成
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敕公
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
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
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
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
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
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



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
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
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
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爲合耳遣
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
里得賊首斬之其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
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
號恃其妖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剸刃以

斃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甚衆大讋而他
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
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甯州平賊之寇
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
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栅居保
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
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
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甯邑



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
得野人討道勝兵百餘人自間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
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
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
得出益解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
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
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進林陣公不介而馳
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
人賊傷公脇裒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

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制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淛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言乎　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　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院果可大用請俟他日　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歷金歷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氏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輒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卽位行院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輦昌民之復[illegible]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淛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賞稅雜甿倍從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　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吏制官吏有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　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議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

盜期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
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 上者命買
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
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
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
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清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與湖
廣闕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臣之首誣公者亦
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營
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



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
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
洶洶中執法久闕人 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若不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宰臣矯 詔赦天
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
不可壹衰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
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殿何御 天子衆即何位乎 上
悟改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兩使
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御帶以賜之 上命道士
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令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嘗殺者六人公方辯
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脇我邪公曰御史
臺陛下之臺則臺綱 陛下之綱也 陛下奈何欲
自壞其綱乎 上怒未解嚴左右扶出明日復和顏
若謂曰 陛下必欲用讒言殺無罪臣請先死 上
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 上謂近臣曰
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
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
內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

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
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遣
死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置之死地耳奏請屯置
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而死者官給
櫬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
興聖宮而已領之以 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
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
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
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得專修宰相之職焉 上從之若爲令教坊使曹咬
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
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
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鐵木迭兒非
其人萬戶無功不街爲外執政 上深許公言而東
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東駕
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illegible]在龍虎臺符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

切責之賜杖公劉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
士大夫祖餞咸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亮家
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
還歸 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亮頓首泣血不
敢言 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
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哀苦毀
瘠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坐其間累土擴次如
墓者三七年正月 上憶公年且耄上尊解御衣以



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違其
志悲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
卿以政公辭歸道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住時
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
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
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
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
烈 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嘗議抗言

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
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
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　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
平章政事物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譲
還曰此軍符也非揔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
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
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老余爲主盗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
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



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
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
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
有尉捕得強盗械送府盗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
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
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
有售珠於內府被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
中人幾家之産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
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䟽擬論法[illegible]竟

弭紀綱日壞汚獄賊虐怙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
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
之澤無窮備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
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經
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
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
是辭位甚力　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
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



二年五月公得　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
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　上遣使召公期必見公
力疾而謁　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illegible]
咎不足遠知負定保定河間臣鄉邑也民飢甚　朝
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　陛下念
之　上惻然　敕有司畢賵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
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
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
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　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

章安否老人忍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傻乎因遣
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
衣幅巾逍遥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
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
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 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
忘 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强閱數月又
病 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
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
餘悉送還官 上閔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俄而公



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
經濟自任臨事决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劉萬折
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
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
衆中脊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
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詟及學書腕力
尤健端重嚴勁無衛筆謙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
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上以悅生佚老焉

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
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
軍上萬戶佩虎符鎭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
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
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
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
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
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



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
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
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曰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
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壟領領于成
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署用漢制將軍司馬
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
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有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
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

皆居慮淵乃克有濟 世皇作之 成宗渥之穆穆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捉軌謂得君衆忤
構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 先帝遺直以錫 嗣皇
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憸任雖盱震懾大駕之來
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閤政亦莫適
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
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
公今不來 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靖州路總管捏古台公墓誌銘

集賢待罪國史得從故家遺老聞
祖宗時創業之艱難成功之盛廣而治道之悠久也
奮如雷霆煥如日星浩如河海之不可禦也舉其大
方策莫能載列其細簡牘莫能容規模宏遠文理密
察蓋有所不能盡者矣天造草昧雲雷方屯經綸艱
險夕惕之厲則不能無矣於是舊士元從之臣民奔
走先後出乎天性或舉其族或糾其旅無小無大渙
群來歸事有不著於當時而成迹必見於後世者矣

道然也前蒙古進士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篤列圖訪予丘園請書其父靖州守十里
牙禿思公爵里行事以表其墓道而得捏古台之氏
族焉
太祖皇帝龍興初一旅之衆嘗遇侵暴夜與從者七
人至于大石之崖解束帶加諸領以為禮而禱曰天
生我而受之命必有來助之兆焉俄有十九人者蔵
行以前請自効是為捏古台氏捏古台之人其族四
曰播而祝吾曰厄知吾曰脫和剌吾曰撒哈兒禿靖



州則播而祝吾之裔也天兵南定中原其族留居潮
易公之大父乞奴隷親王邪相哥之麾帳親王愛仙
阿木干察其才命以行人通四方之信公之父火失
答兒從親王勢都兒於禿剌之河王有分地人民在
淄萊以王令為之長江南信州之永豐貢賦之納寔
歸王府王以書達于
朝受
天子之命以進義副尉監其邑監邑於國語為達魯
花赤云卒于官以公貴累贈宣武將軍同知大都路
總管府事騎都尉追贈漁陽郡伯其夫人哈魯忽氏

累封漁陽郡太君公始孤年十有四諸兄皆已入官
公最幼留事母備極孝養母夫人勉之曰我家舊俗
無不出從王事退然無以顯其親非吾志也爲之裝
使行至大四年公年二十有八矣得見阿難答納辛
丞相於京師時
仁宗皇帝居東宮丞相以其名聞得備宿衛主文史
給衣服芻粟以從
仁宗即位翰林學士承旨闊闊出則治 國家文史
於內廷之世臣也薦公可用 宣授江西行省蒙古



字提舉官承直郎至治初進承德郎江西行省理問
所相副官 朝廷舉守令公以泰定三年陞朝列大
夫同知道州總管府事
今上皇帝即位初除朝請大夫湖廣行省理問相副
官至正元年陞正議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兼管內勸
農事 命甫下而卒則六月二十八日也得年五十
有八昔
世祖皇帝制蒙古字中外皆學校官以廣其學而進
用之後以爲常秩

仁皇循至元之政公以禁近出長一方以循明其教
養材選也理問所舊稱斷事官 國家未立官制自
內廷諸侯王之國即有所詰問斷決命親信強能之
人而治之謂之斷事官今中書樞密大宗正府及一
二大官府猶皆置之貴臣大官嚴重設是官以通國
法酌吏議以行其政刑者也後稍文其名以斷事之
署爲理問所所相副官者猶存質也而行事無長貳
之間焉江西於諸省號多獄訟公以職事代宰相行
務從詳恕不以名教爲重會 朝廷遣省臺行郡邑



疏決囚禁公在行龍興民安道與其族兄弟及其養
子等會飲爲博族子有不勝者持博具爲忿爭道詬
官首之巡徼之吏執符成獄有司當以群博之法因
之彌月公曰於法家人自首當免遂釋之上高民有
盜其叔父器物者父首實有司當以盜成獄公曰親
屬相爲盜父爲首實而有當以盜則有司爲失法釋
之瑞州民羅與其弟治圃卒腹痛遽沒其妻責在父
母家聞夫死而還隣里爲買棺將斂矣其母見其爪
甲青黑疑中毒又疑買棺者與知有私事聞官縣令

定驗爲中毒然羅之死已二十餘日矣執其妻而訊
之始言怨夫棰己取毒鼠餘藥毒之再問則云與所
私人買毒藥之三問則云取籬根鼠莽草毒之驗其
地實無鼠莽草取草於他處以爲誣黄已坐獄六年
每録問輒反異吏不察也別遣上高尹詳讞之得實
狀食抓子中毒死耳公論而平之黄得不冤死瑞州
蒙山産銀州民陳自以其貲富力可辦欲因以求官
獻其說得爲銀冶提舉處總濫費課不登上司有所
呵問輒以賄免省官使公鞫之重賄不得行得課萬



九千餘定而坐陳如法其在道州也遭歲飢心力盡
於賑濟憲府檄理他郡獄還過屬縣聞遠不忍其民
之轉死親勸分邑人得米把十餘萬以救之至郡以
所得歲之俸倡官屬其屬感而從之助有差民間以
有餘助者爲鈔六千八百六十餘定猶不足又發官
儲五千五百餘石衆或不敢出所受　宣命以爲質
文書可見活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郡境有猺人與
隣邑平賀等山洞相爲聲勢賊虐良民出入無時吏
莫能治公廉得其要害之處犄角之勢募其民之有

才力者出不意擣之破其巢穴十五斬首二百三十
七生擒二十四人獲旗鼓甲兵牛馬無數得所掠良
家婦歸諸民數年之間盜起者五六十以次而定賀
州逃難者收養之爲戶六十有二爲口五百四十餘
授之地以處之　憲府前後累言諸　朝進官一秩其
在湖廣也從　朝廷審因官行郡究心如在江西時
衡永二郡屯田久不治公理之得十五年之湮沒爲
粟二萬餘石武昌平準鈔庫多積弊公理之得其爲
姦利者昏鈔十五萬定廣西猺人叛以他省兵會捕



所過騷擾公護之至岳州者無敢犯左丞朶兒只顔
分省督捕公在行深入瘴地有功進秩一等既而還
居禮草有終焉之志靖州亦西南要地也不及蒙公
之惠矣人以是惜公之魁岸奇偉望之偉然大丈夫
也國人安於風土之高寒常願禁近者上爲執事公
一出東南以才名終其身　國家舉守令受民社之
寄固亦及人之志也公始娶王氏生窩列圖再娶黄
吾人氏生觀音奴兩夫人皆封漁陽郡君第三子亭
羅公善治家嘗以母之命資諸兄之仕者使無淫乏

之德以從王事歲時祀其先人世俗諂事以徼福者
一切不與也篤於教子　朝廷進士第六科右榜第
一人又能推恩澤遺業以與諸弟而卜葬地于京師
東直東外某里之某村云始中書禮部奏進士名
天子將親策之　詔中書平章翰林承旨雲中趙公
世延中書參政東平蔡公文淵讀進士對策於殿廬
集以史官侍延閣與焉又辟其屬二人則翰林待制
前進士蜀人謝端國子助教閩人陳旅前此有司循
襲廷策猶置監試官以執政為之趙公曰　天子策



士將誰監乎而　上深韙之三人者讀卷得篤列圖
之文持上蔡公以當讀未及數行　上喜動顏色自
取而讀之至終篇顧左右曰蒙古人文學如此
祖宗以教之所及也讀王文燁卷亦如之明日賜第
丞相御史翰林集賢諸學士皆陪位讀卷官與其屬
五人並拜謝罷試就位上殿庭傳呼篤列圖再三恐
有同名不敢出拜以其氏族祖父求之侍儀舍人自
衆中引出受袍笏拜謝國人得官驟顯達何限而文
學之貴始以異焉而廷中人以有知捏古氏之先者

歎其子孫能以文學顯也今十有三年矣同受命者
其四人皆已去世而集亦老病矣見篤列圖有疇昔
之歎焉故并識于此銘曰
天啓
皇元發其朔方神明盤桓山川開裂維茲臣庶生禀
充實于處于適從事王室彼暴彼侵孰敢侮予百折
不回天實相諸經營萬方勇智任使赫然功名著在
青史于廬于處于數于語電雷晦冥效我心膂介右
之綏終日不違鼙鼓其鏜奮臂以歸始達之泉合于



大川濟涉之功孰亦可指偉十九人其族維四傳信
之悉在其孫子盤礴故鄉勤勞王家誰與獨南信州
孔嘉昔在
武宗　仁皇為儲故舊不遺文張武舒靡幽不彰無
遠而忽相時先民維此懷德安有世官孰簡俾從達
于政刑膺使是庸　皇孫遠人錫命相臣身臂手指
大細有倫匹夫之窮纖芥之失動靜有體其用不惑
江湖之表至于海濱荒遐弗詢孰致其均靖州盛年
兩佐其理閱簡緣經續斷生死倅于小邦視民如傷

被其飢危飛食弗遑既絶既活傷殘未拯𡚒力幽險
頑暴斯奪民情難知我則洞然吏議之凢國人所難
乗障西南未竟其用一未克施才難誰踵幸其教忠
在於令子揚于王庭寔冠多士暫爲御史歸穸其親
襲葬弗違徽禮考文京城東郊迺下幽宅泉深土堅
樹以松栢子孫弟兄備官禁林雨濡露零來宗來歆
魂氣比遊言懷其土雲風徘徊不遠伊邇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曰其在東宮時賢能
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
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
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集賢侍讀學
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
丕被眷遇蓋　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
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
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



絶延祐中得官相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
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
陰常熟之間爲泰定四年夏部饟至京師因來告曰
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君
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
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世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
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勤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
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
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
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
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
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卽家開封繄子之功功縣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徽

都漕運副使張公墓銘

集昔忝在史館得見 國初以來大儒搢紳先生之
文記載勳舊世家文武公卿百官行事刻在金石而
棄官隱居以終身者故不欲以名字見然而因諸君
子之所諷詠感嘆久而終不沒於世言而有文所以
能遠者乎故朝請大夫都漕運副使張公諱仲溫字
子潤則其人也其先河間任丘大家曾祖仁祖守德
父瑞仕 國朝受宣命佩銀符管領河間路佃戶又
為群牧司郎中中統至元後官制畧定迺受敕以從



仕郎為寧津縣尹轉承事郎順德鐵冶提舉將鐵冶
國利所重非有才力者弗能任焉公既長知名公卿
間尚書石林公薦諸朝引以見
世祖皇帝有 旨賜名咎剌弘必闍赤從宿衛之長
傑列答直出為祁州庫大使轉省倉大使又轉將仕
郎都漕運司經歷雖世歷完庫皆時要職也 上前
遣翰林侍講學士郝公經使宋宋人留之宋亡迺還
則至元十二年也 朝廷遣公迓之因從經入見公
離 禁衛已數年 上見而記之問所居官即除承

務郎為都漕運司判官未久陞奉訓大夫副其使事
又進朝請大夫官資隨職事高下以受積勞歲月之
例未容也是時東南方歸叛國異獻方物器用好賄
上送不絕歲司賦納內實京師漕事繁劇公感 上
之識察知無不為遠近夷險經畫有方用人稱才擾
奪不作廷議開會通河以便漕運方畧位制多公所
區別指授心力既罄而成效亦少著矣至元十四年
其母郭夫人卒去官持喪如禮因別籍於肅寧上地
營壙得諸其縣之東泊里改葬鐵冶君夫人祔焉積



毀致疾時中書參知政事楊公子玉公之甥之子也
嘗使人護視之公去之南城樓雲道宮而居焉妻子
不得至前人章俱絕甫三年服除而疾亦愈翛然有
得無復仕進之意年方五十耳時人高之謂所親曰
人間世如草邊朝露何足恃乎布衣幅巾遂隱不復
出在廷文學之臣咸贈以詩今其家所存則有左山
商公挺孟卿韋軒李公槃德新閻公復子靜王公之
綱子維楊公文郁從周等齊魯之士十數人蜀人唐
公方子靜吳人劉公孟質炎趙公與票君著凡十七篇

大抵善其知幾而賢其高舉遠引以去之也其後權
宰用事廷臣多不安獨公違而去之久矣宜乎諸公
之善之也又數年中書右丞劉正賓公[illegible]方在政
府見上以公爲言請用之而公之志不迴也遂請祿
其子嘗家調井陘簿而井陘道巖隘幽迥可居公樂之
從而縣當山東西通道賢卿大夫之使往來必少留
謁公從容而後去公有書數百卷置之坐側率至與
之談瀟灑爽曠無怛於死生卒之歲則大德乙巳六
月二十四日也得年六十有九歸葬[illegible]營之兆矣



人賈氏祔焉子嘗家再調平陽路榮河縣簿而卒次子
華有孫曰汝楫幼以親戚家子事清河元文敏公文
敏以爲才使從事於上都留守權戶部[illegible]官承事
郎大都警巡院副使得從中朝名公遊文敏故人玄
教大宗師吳公全節在　朝廷最久知運副舊事問
諸汝楫歸而求之得所謂十七篇者手於文敏忝同
門之友與吳公詠嘆焉則至順壬申之歲也是歲從
而賦詩則東平蔡公文淵嘗從游於前十七人者也
次之者延祐初科進士張公起巖馬公祖常歐陽公

玄及館閣諸人又一時文學之盛矣至正甲申汝楫
自肥鄉令遷承德郎撫州路推官明年使其子國學
生恒來請予書運副公之碑歸而刻諸墓道焉嗚呼
公生　朝廷興隆之日才能亦見於世甫五十而歸
休閒居二十年所謂長於太平老於太平沒於太平
則保乎天君夫遺憂患就安樂則公之所以自得也
茫茫野馬塵埃之間亦有聞公之風而慨然者乎恒
有子一人觀音保公之玄孫也銘曰
古者五十命爲大夫公於是年舍車而徒盛時多賢



興言永嘆于國南門違世非遂老而不衰野服是宜
相維古先黃石有祠功名盛衰浮雲何有四尺之崇
千古之久

## 吳提舉墓誌銘

吳君養浩以大德甲辰之歲省其季父今特進上卿
玄教大宗師於京師年二十有五當是時國家承至
元功成治定之餘征伐已息貢賦已定方與民休暇
侍臣大官以重厚佐無爲之化治律令者載若畫一
中外無事舊德文雅與故國之遺臣往往皆在四方

文學之士彬彬濟濟莫不來儀大宗師劇宗貢其之宮
雅量博識公卿大夫士莫不歸焉養浩得於是時觀
賢於幽閒之域進德於高明之間其所資者固已度
越衆人遠矣退而坐誦書史達晝夜寒暑不倦傍求
遠搜而發爲文辭者沛然有餘絺綺愧於其簡儉韋
布感於其優游是以多士在朝蛟龍虎鳳之間獨稱
爲蔚然炳然者矣始有薦所著易說於朝者除國史
院編脩官年位頗相及者若四明袁文清公伯長清
河元文敏公復初宣城貢公仲章前進士浦城楊君



仲弘暨清江范君德機先後同館兼師友之義尚賢
者皆翠聯而無間言秩滿再命史館方修
順宗成宗皇帝實錄故柳城姚文公以斯文宗公與
領史事廣平程忠獻公魏國趙文敏公亦相繼焉養
浩從容執簡於其間討論發擇華星繁露垂光布澤
可謂一時之盛矣稍遷太常博士毅禮嚴正不徇於
流俗不屈於形勢定謚會議僥倖者憚之選集賢修
撰旋升待制奉　詔祠名山大川西歷河海登華嵩
及導江之源南祀會稽衡嶽至於海上北極於醫巫

閭之山而後還能記能談車轍馬足之所及未有如
是之壯也揚翔於信之龍虎山則其父母之邦也宿
留久之而後能去以王事驅馳之勞而有無涯之樂
如是者乎是時以其親年過七十丐外便養除江浙
儒學提舉丁母憂服闋行省虛席以待之養浩曰得
君之祿以爲養吾親其安之巳乎奉其父於湖山之
間儒官固多暇日養浩亦不以世俗所尚自嬰其佐
貳又能成養浩之意治務惟謹非議論應對之重不
敢輕以溷養浩也他曹亦稍知文學使者之爲貴重



矣終更奉親歸其鄉不忍去左右居四五年而大宗
師亦年七十其親曰吾長吾弟十有五歲我老不能
往弟亦留中未能還吾何以致吾情乎子毅朝夕往
爲之壽則猶吾親見之也養浩不忍離侍側又不忍
違親是以受命而行則後至元戊寅之歲也宗師見
養浩如見其兄既欲其還又不忍其去留近期歲一
夕疾作卒于京師之寓舍宗師愛好人倫於其宗族
才賢猶所期待是以哭慟親爲之斂而歸其喪則巳
卯之八月也其孫顥以辛巳十二月辛酉葬揚原以

予亦大德時故人奉特進之命來徵銘曾有大父之
喪故刻銘也後按吳氏係出漢番君養浩之曾大父
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饒國文靖公諱鑑大父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饒國文康公諱克己由特進大
宗師全節之推恩也其父詢以待制推恩授奉議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仁縣子妣李氏封安仁縣
君養浩名善先娶倪氏卒再娶淩氏皆封安仁縣君
子一人顥善學能屬文女適周宗儒孫男二沂生次
生其居之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大宗師奉其父



饒國公時　朝廷所賜其葬之處則從其高祖十七
府君之兆云平生所爲文有詩幾十卷文幾十卷翰
林應制幾卷太常謚議幾卷工篆隸得漢人之法具
有刻石噫昔同館之士爵祿或過養浩或不及養浩
而其名皆傳觀於養浩之所已試者而推其所至何
必不如其人哉鏤銘金石之宮潤色黼黻之美曾不
及施一二於千百年纔六十耳是以昔之歎者曰其
於人世何如哉而以予後死猶得執筆書其事悲夫
銘曰

番君之吳千載復隆爲帝外臣組二文公大本蕃枝
有儒君子結髮老成於發文史扶搖方升溥於星辰
回旋中休遺祚後人復始之占依於先祖欲觀德者
松栢嘉樹

## 楊府判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
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爲
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
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



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殁參政之父
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參之其仲子也官至朝請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
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懿內附　國朝以
嘉議大夫爲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
閒綏撫誘過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
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復損僅保性
命九道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

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若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比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常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李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蔭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祁文昌文資斐異好讀書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一日卒衡州君年



不有一夕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祁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遑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識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饍使施教授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



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求見聞以示守誠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

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去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考府君從應州生伯元仕金爲其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寸漿澆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侍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戚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墓寢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預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



色得墓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晡父母歸猶未食良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差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

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官
之嘆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
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
直鉅萬宜之請得直償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
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
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
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況持己毅以介
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慤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爲
延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



大使賜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
大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誠監察御
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推有今望原
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還燕至于大原侃侃宜之
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煒然輝光爲時聞士
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質愿寬
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容
以不欺爲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
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間於初里有貸人錢者
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
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
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
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
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
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閒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監



臺省與諫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
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
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
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
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達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
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
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集往弔之
彝匍匐號於集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追
罪敢以誌墓爲託集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

河南郟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今之顯仕者也 國家其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驍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却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



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蔵貢憲府史爲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壻曰鄭某王某李某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壻曰樊某侯某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集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集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愨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祿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燖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㰤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矣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皆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郟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鄴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廢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 高州判墓誌銘

承事郎平江路吳江州判官高君士貴字葉父以仍

改至元元年歲乙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官其孤存誠奉喪以歸于豫章將以丁丑六月甲申葬以予皆蜀人世有姻好來求銘其碑嗟夫吾蜀世家或宦或遷去鄉日久子孫留滯東南至一再世三世後之人或者忽焉忘之此同予之深感者也故為列叙其家世與君之行事歲月而併書之高氏本臨卭蒲江縣自故宋時為望族有諱孝立者生興國興國生贈朝散大夫澤負奇才不偶乃隱居而教子為之訓曰基之以孝弟植之以忠信行之以不息天豈久阨我



哉其子泰叔登進士第仕至中奉大夫知嘉定軍府事蒲江縣開國男故鶴山魏公了翁所謂才名四十年仕宦八千石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者也魏氏之族在卭與高相望世為昏姻至嘉定之時二氏之繼絕者互抱其子孫由是異氏而同氣不復通昏姻矣其一時之盛若故參政樞密文靖公則繼魏氏有若參政文惠公定子於嘉定皆從弟也又有若參政斯得則與嘉定之子允績為兄弟而以他官顯者尚多也上下百年之間文學之懿名爵之盛一時能及之者蓋鮮矣允績由漕舉登進士第江西轉運主管帳司轉朝請大夫知南康軍府事未上而卒始葬江西之豫章矣南康之子翁舜以父蔭受登仕郎娶鄧氏有子五人其三早世其一出繼譚氏世其家者則吾華父君也君以咸淳庚午四月九日生生四歲而登仕公歿又明年而宋亡故家舊族率用蕩析高氏因官而來居殊未底定遽罹家國之變夫孰能堪之鄧夫人親負登仕君之喪而葬諸鄧氏墓之近未幾所居又燬于火鄧夫人攜君居陋巷不蔽風雨



躬紉織以為食每旦雞方鳴號起君口授之以言或墮床下晝則取先人交游舊書之楷正者教之模習稍長又輟衣食資之以從外傅日誦朝散府君之遺訓而告之曰嘉定府君奉行其言而卒以貴顯汝其自竭於孝弟忠信而不息也天終不阨吾子矣君感泣憤厲勤苦以自立躬耕為養漸至充裕而一簪以上悉以歸諸母請命而出納未嘗敢自私也以才能推擇為郡吏非其志也是時
天子方建大鎮國寺於京師之南工役甚廣江西行

省當取香蠟於所部以給用擇能者馳上而君往還
中董寺役者太保禿堅鐵穆爾因進物召君有問君
應對動中事情太保奇之留為其府掾久之聞母病
亟辭歸太保不忘其才都省以其名移江西行省補
宣使以便養君恐出入有遠近晨昏有闕事不願就
也而省憲有司察其母之貞節請于 朝旌表其門
閭以慰孝子之心君為堂以奉親太史氏書之曰貞
節之堂云君乃得盡心畢力於甘旨婉愉之養無一
息之間焉有疾拜醫求療至刲股為藥籲天請命求



減已年以益親壽凡可已其疾者知無不為備盡懇
篤七年而母沒哀毀稱情三年君猶曰吾母苦節非
常人所能微吾母我安所立身則高氏不祀矣吾安
得以常情盡吾情哉得蜀之奇木刻母像置堂上事
之如生至于今家人無廢禮焉行省以前職起之率
當其難事必敏治辦視其同列獨以賢勞稱秩滿除
從仕郎雷州稅務提領君之才視征商蓋不足為也
故事莞庫不得差理他事天曆庚午之饑行省議曰
今救荒為急雷州州大而民眾救荒之事非華父不

足辦檄君為之君以懇惻感殷富以嚴恪厲兼并凡
得米二千五百餘石得穀六萬一千三百餘石鈔十
萬貫活饑民三千三百餘戶其餘又足以及鄰境上
救荒之術凡十事省憲採用之龍興前守臣置常平
倉一萬二千石歲久徒存其數君為覈得其實足以
備用南昌新建二縣闕官事多不理檄君治之未及
旬時井井有緒外承事郎佐州吳申 州先有鬼卒殺
人而吏受賕誣平人承之獄既具而君至讀其獄詞
洞見其誣隱立召曹吏詰之鬼卒者方執杖於庭即



趨前叩頭自服云明公不可欺我終無所逃罪不如
首實勿以煩官府爰狀立具君即出冤者之械械其
卒同官先判此事者各託故宵遁乃具事上府請委
他官問之郡之強明理官讀其書歎其習律令盡情
偽為文書縝密明決遂如其請使能者審覈之果如
君言由是名聲大起州之差役久不決長貳各有所
徇一日君獨與其守忽就吏舍取版籍甲乙次定之
上白諸府下施之民定於頃刻毋能有所移易雖豪
橫受命惟謹而他邑之不明者率籍君為之部使者

至郡獨召君升階却案迎見而冤之曰子之異政使
者具知之其勉力始終勿怠蓋其中多豪民善結上
下變易獄事君之門不通私謁過事無久近輒燭其
姦斷決于頃刻人以為神明如民田多詭寄則命各
鄉書其田畝主名為籍而有田者無所遯積弊一旦
盡除吏卒無名而廁食於公門者至歸農業州以治
闔然亦以是行省憲府事多委之晝夜盡瘁不遑食
息而君已病矣乃請致其事未報日猶理事不輟一
日方召吏授教端坐久之則奄然而逝矣時其孫方



除官南歸省君治所得以成其襄事喪行之日官吏
父老攀哭甚哀省府憲司皆使人致其賻故舊聞者
亦使人越境來弔其所以感動人者非一日之積也
君急義疏財赴人之難如救頭然其故人有身後家
頗陵替者皆為之經營如己任族人昆弟親戚皆收
養教育至於成人從弟士榮少孤君承母夫人之意
友愛深篤無所嫌怨及卒又取三從之姪繼之見祢
寒貧苦者必惻然周之無倦曰吾親嘗此知其不堪
也公卿大夫士莫不傾蓋與之遊云君官七品贈登

仕公為承事郎成都仁壽縣尹母鄧夫人封宜人娶
彭氏亦封宜人先十四年卒君卒後之二年　朝廷
從其請以承務郎寧國路寧國縣尹致仕而君不及
見矣子存誠由集賢太常掾　經筵檢討除奉訓大
夫肇慶路四會縣尹次存性幼曰存中女四人長適
京公鎰次適熊德明次適裘明禮次在室孫曰眞保
天保僧保福壽慶壽其墓在新建縣桃華鄉大石源
彭宜人祔為銘曰
高氏之先著於臨卭族居多貲大夫卿公文以載道



德望並隆侃侃嘉定父訓是從孝弟忠信不違於躬
正氣雅言屢牧名邦宋始被兵人多來東冠蓋于于
高惟顯融吳越之間來安來崇嘉定有子曼官于洪
得郡未上身隨國終仁壽繼沒發悍閩卤苦節百艱
有母尸饔三遷之恩天不卒窮君乃自奮如泉達蒙
內奉甘旨外結清通卒以敏能執事恪恭救裁平寃
各奏其功顧瞻高堂有表有封佐州中吳退食從容
子還自朝婦孫與同擁笏紆紫氣盛容充君方湶涘
傷母不逢如何不淑處樂俄恫丹旐翩翩道塞纍壘

遺愛獨存匪私其垂大石之原有栢有松再世在茲
妥而幽宮著銘于碑後人來宗



元故武君明德墓誌銘

汴梁武君亮之沒也其孫布兄弟以其母彭氏之命買地於集慶城中作禪庵焉以資其冥福則故御史馬雍古公祖常題之曰法海焉公少許可尤嚴於浮屠氏而特爲布書哀其孝而無所不用其意也予嘗爲書其事布又來言曰昔汴亡從軍適金陵五世矣義未嘗忘故鄉也今荷
國厚恩宇內合一而孫也不克返葬而先父之藏已有在於斯郡者弗可以莫之識也敢以爲請今江右



司憲大夫將以禮義化其吏民大作學校布以憲從事治其役東湖精舍用程純公學法設待賓吏師齋子來客焉嘉布之敏於事也故爲之書曰亮字明德至元癸未六月二十四日生元統癸酉八月二十一日沒儉約而能施好善以宜其後人子三人曰布曰安曰鼎女適軒氏孫男二人銘曰

悠悠封塋在後之都寬無不之茲有室廬顧爾子孫豈其遠乎

河中張公墓誌銘

昔有君子潛德弗耀世遂族大爲州郡所尊敬天下
乂治平子孫奉遺業守先訓有佐於時有祿於官則
思所以表其先塋焉禮也河中府河東縣張氏其先
自京兆府華州渡河來遷今贈某官封諱[redacted]字[redacted]
其妻[redacted]氏封[redacted]人者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
知事徵仕郎汝遴之考妣也其大父諱[redacted]有子四人
其長諱[redacted]娶[redacted]氏年二十五而卒旣卒而[redacted]生[redacted]
[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也大父以爲長嫡孫而蚤喪父
憫而愛之異於他子孫而君亦明慧俊發雖在童稚



已有成人之風是以諸父昆弟親戚鄉黨亦莫不以
爲張氏嫡長而貴之也稍長承大父之訓曰爲人之
道當以不欺爲本卽服膺奉持不敢忘蓋不欺者誠
之事也人之所以爲人而不愧於天者在此而已知
其本則人之爲道可得而盡矣大哉言乎所謂有一
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孰有過於此乎由是知張氏之
所以保族宜家傳其後昆者非世俗凡近之謂也是
以能合一家再世兄弟長幼十數人同門而居同爨
而食慈愛恭敬略無間言至於春秋伏臘享食嫁娶

出入拜起必求諸朱氏家禮而行之簠簋籩豆尊俎
飮食濟濟乎戶庭之間皆有品節而鄕人之賢有所
是則是傚者矣尤輕財好賓客樂施不倦見聞所及
寒者衣之飢者食之有患難疾病救之大抵皆出於
不欺一言之推也君以延祐五年五月十六日卒夫
人以[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卒葬諸縣之二賢鄉先
塋之次子三人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redacted]孫男五人曰[redacted]曰[redacted]
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redacted]女六人汝遴以俊秀學於成均業成
從事於



朝出佐憲府其言曰汝遴實由先德之傳恪恭朝夕
服勤職事庶將無愧於前人先塋有石可以刻辭受
命之初敢率二弟請爲之銘而表焉噫今
朝廷用人以臨大事決大議者班班然多吾成均之
人也予觀汝遴心如止水應物不倦執法平允條理
秩然無一毫外物之累足以成臬司簡靖[redacted]成均
眞有人哉乃爲之銘曰
[redacted]之風河水之沄沄兮重華之舊都二賢之遺鄕
兮潤翁而孕毓生宅其丘兮沒藏一壙福流本支兮

德行室家張氏有子兮舊由詩書[redacted]德百里兮幽隧
賁矣後嗣爰昌兮此爲之初

保定崔君墓誌銘

君諱[redacted]字[redacted]世爲燕南保定曲陽人曾大父[redacted]大
父[redacted]父[redacted]生前丁巳之歲距其卒則至治癸亥正月
二十二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娶張氏子六人曰士舉
曰[redacted]曰善舉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振舉女二人長適
同里張氏次適中山張氏孫男六人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redacted]
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redacted]孫女九人保定於燕爲重地而曲陽



名邑也
國家大兵北來豪傑並起干戈接跡民居其間者保
其生聚教養之恩蓋未易也君生三年而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　朝廷官府既備畿甸之近家
被德澤而爲樂土樂郊矣當是時振衣而起趨功名
之會者何可勝數而君既長不樂仕宦以安土教民
爲辛敬於治生而亦不以貨殖爲利也性不嗜酒絕
浮華之飾嘗曰古者有志之士躬耕以自養非出於
已力者蓋不食也治道方開吾其敢以游惰而無以
爲鄉里之率先乎務本以待其後之人者攸然而深
遠矣其在里閭子弟親戚之善者以獎以勸其行事
有所未稱則爲不樂以示之有小不平得君一言定
其是非靡然心服無復致訟於公府者矣喜人讀書
坐聽不倦問其言義有不達者則反覆申之是以生
乎其鄉者勤於業而無所外求循於善而無敢違也
夫人同里人儉勤理家克配君子後公十七年卒壽
八十有一則[redacted]歲也子之長者年六十七而卒幼
三人亦先卒其在者善舉振舉也振舉治經明律遊



京師以文史足用習業於御史臺通練端厚丁父憂
服闋復舊役擢補淮西憲史遷山東入佐御史從御
史行部還請告省母母喜曰子官遠久未歸今慰吾
目前雖一日之樂不可得也振舉依戀膝下不忍去
未數日母俄病以卒天之所以成其慈愛孝敬之至
者夫振舉之爲喪也先塋之兆域已隘葬未即深及
母喪卜地得吉於七里河之陰去家一里而近乃克
大葬而夫人祔焉服闋遷御史府至正五年除江西
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官其在官也每念始作新

阡而未有以表之日往來于懷也介江西提學范侯匯求集爲之銘振舉廉正仕寖顯當致恩封尚次第書之銘曰

士之起家惟學惟祿循流求源德以潛化衣冠之藏室茲邇而歸錫後人祿封啓而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六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七

墓誌銘

熊同知墓誌銘

士君子之爲祿仕修諸己而有成則推以及人非爲利也故曰自一命以上苟存心焉於人必有所濟郡縣之間去此最近利害切膚捷於影響彼干祿以利己志不在民此吾同於有生者所以憔悴而莫之救也若夫學足以制其才慮足以周於事不矯訐以近名不便利以失職事至應之如有素事已退然若不能官不以甚高位不以甚顯始終知分而盡心故君子之流也予何忍不達其志以告諸人哉此吾所以銘豫章熊君昶之之墓也故宋士人以進士爲業而國家用金制自府史可以至公卿昶之未弱冠已內附始用父命習文史法律以待世用至元中 詔以龍興屬 裕宗東宮升屬邑豐城爲富州 東宮之舊臣陳元凱爲州尹陳公大儒長者好獎人士策昶之於諸生而勵之其倅木速嘉從官臨江取以自輔上名江西行省辟掾理問官以識大體文無害稱歲

湖省四署以州府曹吏之長其長推茶之吏舊轄分
地而治課者視賄入以處其豐約昶之獨視謹原若
用之以賄進者取償於民倍蓰公賦不入吏貽累舉
者惟自昶之者皆治辦所至類如此奏名於吏部調
南康南安巡檢其地蠻獠閒處繼之則玩激之則變
鈕貫而甘殺至者不能無所取旋以取敗昶之平心
順理好諭之久而益信聽命令出賦稅終三年如良
民代之者亦儒也昶之語其故遂亦無事改尉崇仁
者六年崇仁可以文治遇令丞又多能者待昶之如



師友吏胥奉教令毋敢慢暴草野小小剽掠隨發輒
得或懲或勸無得縱之譁時予家居者三年及其閒
暇昶之未嘗不從予論禮律之當施行之節以予之
迂陋每愛其深達於民情是以其民益安至今思之
也稍遷湖南常寧州判官常寧在萬山間田租留州
者四萬頃　朝旨轄其直以上送事嚴長吏不知所
爲昶之請以州官吏月俸爲之先勸富民出鈔爲糴
米數日而辦是年穀貴吏民得息倍之吏以感昶之
云常寧路更昶之年已七十遂以承事郎瑞州同知

新昌州事而歸門庭蕭然僅同儒生州長吏之賢而
欲爲治者布政事察情僞從容論議視昶之如其師
郡人子弟之在官者以昶之措則不敢以不善聞郡
多水菑每歲隄善敗昶之相其吏民治之循隄址約
水掘土深丈餘得千歲木在泥滓下皆不壞曰松起
而更下之鈴制交錯深固堅久平水疊巨石以爲鎮
高若干尺其長盡郡之際水若歲後大水不復入郡
子嘗爲之著銘焉陽臺觀者在隄上可以視水進退
補其不及昶之老猶策杖朝夕往來其間與仙人道



士語而忘其歸也蓋年八十有一而卒則至正二年
壬午之歲也昶之居官未嘗以家人自隨其夫人勤
儉自守能如昶之之志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井爲後
教之有方非嚴師友不得去左右以蔭補覺庫關市
之征即退日下帷授徒資束脩以爲養若如也九仕
州縣而歸者無不有以善其生若昶之者貴難能哉
豫章熊氏族甚繁昶之之家則居長寧鄉井間里者
也曾大父受大父安仁父涇由昶之推恩贈承事郎
龍興路富州判官母喻氏贈宜人昶之諱昶生宋景

寔壬戌妻丁氏封宜人子一人井也女二長德英適
某人次德華孫男一餘慶昶之待宗族鄉黨與同官
交遊下至吏卒懇款忠厚言無不及於義者卒之曰
幾無以爲歛井言營葬久而後得地於某處以某年
某月某日而合葬焉雍虞集銘其墓之石曰
嗚呼廉吏不可爲也身没而家貧亦奚足悲庶無怍
以終其身我行江滸屹如長城百世固安君子所當
悠悠顯榮與物隨化表其立志以示來者

黄直夫墓誌銘



贈其官黄君直夫諱貞廣令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
經歷天覺之父也其先家汴梁　皇元混一海内君
之父遊宦於南至於閩之候官又遷福清及從事廣
東族人昆弟先有莅者遂居之歿焉君之母陳夫人
至南海而君既長矣奉之以居勤儉以起其家君亦
有所樹立無敢惰獨動之者矣寒燠之節甘旨之奉
候其顏色以爲進退娶林氏候官人能佐君之養凡
所以事母夫人者無違闕焉君有田園公上之供唯
謹爲之耕者或糞田而不足亦不取贏親戚家或貸

其子業而不能有則以其價而歸之室廬之刱可以
庇人傭僦宇而處者貧不能償則已之凡民有喪不
能舉者陰致以賻不使知其主名處閭里以謙讓接
朋友以質直衣無過華食無重味嬉遊之樂無間於
簡靜也然篤於教子嘗謂之曰予舊家河南四通八
達之地耳目所接曠達而高明可以立身可以揚名
今留滯嶺海非學無以立其志非識無以成其材吾
觀風紀之司舉善足以勸懲惡足以戒　朝廷必以
正直廉達者居其官傳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汝其勉之矣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
有一葬於某處君三子長天與終於學官次天錫由
兵部奏差陞中書省宣使未命而歿次天覺習文史
於廣憲陞奏差轉海北憲史還爲廣東帥府史超擢
江西省掾除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經歷三十餘年
食祿無虛月佐憲有操守掾大府有議論受知名賢
公卿頗知君之志其進未艾也女一早歿孫男二孫
女一銘曰
南海之墟其土茂豐居久而安子貴至封有昇其隧

衣冠裒履鄉人來觀顧自公始

雷則順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劍
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隆者自邑
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
雲翔承事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鎰通直生
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
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
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郎太社



令通判韶州國棐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宓
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
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
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
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
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
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閫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
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太社從君
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劬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

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舉
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遷至于滿
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
書之身兵去門人請殯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
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
謂尚書家遺貲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
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
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



歸櫬南海則以爲己任會 書及則慟哭流涕不能
寧處求中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太社固
已無可柰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
去之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
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鄉舟人赴水死君持銘
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略之柩也寇爲之感
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書孫也盜
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

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與役行道之人
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
朝廷錄用宋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蜚卿歸　朝即
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广
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避而不
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為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為
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



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閒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
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為之謠曰六十年
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饑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
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為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
世澤可知矣即广山為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
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
民傑皆相繼殁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
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
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遂之

君盡歸所齎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
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
順癸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
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
授次濤女四婿曰劭授安福州巡檢王癸曰胡克忠
曰吳延壬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
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
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
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往姑朝



夕之養亟歸侍制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孫庶幾其
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
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君尚書太社皆死國難
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
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太社之子奉柩海濱
妥其歸魂太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裔姻戚
生略令儀其藏可式

汪縣尹墓誌銘

國家以進士取人濟濟冠服布在中外固將以教孝勸忠與禮義之化以其有於身脩於家者而成教於天下者也是故次第得官而出者報親之德實鍾厥心幸而親在則奉之以行溫凊甘旨無間於聽政訢訢然樂之此亦人之至情也哉泰定丁卯汪英賜進士出身除新昌州同知安車奉其親江夏君之官所新昌在高安上游山水清勝春和秋清則與名人勝士徜徉泉石之間時江夏君纔五十餘英有一事之美一政之善則爲之加喜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云有



子而能仕有親而能養者莫不羨慕而感歎秩滿除撫州路經歷亦如之是時集嘗見江夏君忠厚樂易人也白髮朱顏衣冠甚偉辭氣謙下精神清明英之侍側愉愉如也數年英除建昌路推官時撫土地風氣不甚相遠江夏君悅之期英到官少間而來從之也居半載江夏君有疾英棄官歸治醫藥親扶掖衣不解帶再月而愈江夏君謂之曰吾安矣汝食君之祿而可求私便乎遣之行至官舍踰月而江夏君疾復作手筆爲書遺子孫乃盥浴翛然而逝訃至英哀

慟路人不忍聞郡人翰林脩撰謝升孫往弔之升孫與英同年進士也敘次江夏君之狀使爲英來請銘敘曰君諱應辰字斗南姓汪氏其先世爲汝寧之信陽人金亡曾大父某徙居德安之安隆得白兆之山而居之相傳以爲李太白讀書故處蓋歿而葬焉大父子勝父永淸皆隱德弗仕內附

國朝始遷孝感縣積祭鄉而江夏君生焉君性不事浮靡與物無競無疾言厲色好讀書常手自編錄爲文賦詩以平易古澹爲主事母杜夫人至孝杜夫人



年九十而終奉養哀慕無所不盡得兄弟親戚有禮同居百口庭無間言好施予歲饑損私粟之價以寬鄉里節家食以分隣近爲糜粥以接道饉疾病置醫藥死喪治葬埋人有不相能以理解之患難則救之其積德遺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篤於教子不愛重幣千里致士以爲之師使英等受學而親程督之及英登第從子傑舉鄉貢進士時人以爲尚德之効非無自而至者也君以英推

恩得封承事郎武昌路江夏縣尹娶宋氏當封以杜

夫人之在堂也請讓封祖母爲宜人君卒以至正甲
申六月二日距其生至元丙子之歲得年六十九子
三人曰英曰朝賢殤曰圓通庶幼也女二人長適胡
汝適戴孫男四人樞機權揖女二人其墓在某鄉君
所自卜葬之日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嗚呼三世再遷
以百里大夫閉其隧亦已顯矣況其子孫祿仕方進
後封爵以次載焉銘曰
汝蔡繹騷江漢滔滔昔兵之交今焉樂郊三遷益南
奠宇立土既有多稼亦有嘉樹惟摽之梅載實載華



食德惟時君子之家對歘　明朝君有令子錫茲推
本起寧百里稽古顯榮奉親于官既適既安佩玉純
端儀隆體魄爰作幽宅勒辭貞珉貽世千百

新昌王縣尹墓誌銘

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諸暨王艮以書來告
曰先君没十有六年而神道之碑未立雖不敢若昔
人之有待而亦不敢緩也以史官翰林待制東陽柳
貫敘錄天台項炯遂昌鄭明德所述遺事而請銘史
官之文可信可感不可逸也撫以爲敘而遂銘之敘
曰故宋唐忠介公震有賢客曰王先生皆諸暨人少
爲京學生操行言議見知於公待以國士德祐初公
守饒　國朝之兵至城陷不屈而死公之大節顯白
而人之信先生亦不疑矣宋垂亡眉山家公以樞密
使爲其請使見
世祖皇帝乞以一聚存宋宗祀上憫其忠不聽亦不
遣也留居河間二十年數臣之不可至元末　詔以
禮遣歸諸杭而覺貫雅敬先生二公皆忠義士即其
所與不問可知其人矣此所以爲先生者乎先生在京



學時與東陽許古道爲友臨安勢危蹙與古道俱東
避堂舍之古道寓白金三百兩於先生市田宅歸迎
妻子至家而没先生往弔之以金還其妻子妻子先
不知有此金辭弗受也徐語其故感泣分半以謝先
生先生卻不受語其妻子曰朋友之義重非爾曹所
知也故國既墟士人失其業致身戮辱有不暇計先
生方據經守傳研深析微以充所知而實諸行沛然
其有餘也乃慨然曰方今九域大同及吾未衰出而
覽觀形勢上下世變考其合於古者而識其不合於

古者庶有繄於予心以示將來者乎一葦渡浙至于舊都故舊耆長尚多有之先生夫冠長裾儀觀甚偉與賢士大夫遊介然其能高瞻乎其若靜人莫敢狎也或群客列坐論當世之務明學術之要談辯交錯莫中竅卻先生徐出片言繹其端緒指其歸趣如大醫之決疾𦡊腴之審音無餘智焉先生非果於忘世者顧不能輕於致用遂以成其高志豈不偉哉先生諱理字倫卿曾大父某大父天祐父一榮娶祝氏者三皆前卒繼以方氏厲氏子男三鼎艮覲孫男八仲



寅仲庚仲揚仲盧仲壬仲淮仲巳仲亥女四婿曰趙時學方泗曾孫男五曾孫女一先生初名鯉後更今名浙東宣慰使史勝之降越也宗室子趙孟松不肯降勝捕置獄先生在連逮中勝夜夢神人以瑚盤饋生鯉戒之曰慎勿殺此鯉也勝旦日閱具獄得鯉名感而釋之人固期先生將貴且有後矣先生居貴水南門人稱之爲水南先生及艮擢掾中書出宰建德以恩得封先生承事郎新昌縣尹母皆封宜人受命之日子弟親戚以次持酒上壽先生飲卒醻顧謂

艮曰誠不自意家 聖朝厚恩年老矣不能有所報稱竭力於職分之所當爲子其勉之矣艮尋改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就養于杭嘗攜子孫尋釣游之舊則有不勝其感慨者焉未幾卒則天曆元年正月辛巳也得年八十有七三月歸葬諸暨太北鄉金塢之原後艮歷海道漕運經歷揚州推官浙省檢校廣州市舶提舉遂以朝列大夫居今官爲先生致官封之贈方進未艾也銘曰

君子擇交惟義之從孰知先生國有遺忠遺忠伊何



見危致命嬰城之死哭庭之請契闊死生喪亂哀宇利有不遷禍有弗逃神之相之弗殞而活諷詩讀書骯髒誰奪左江右湖顧瞻丘墟載游載歌誰之與俱居視所與行視所履吾言何徵柳氏太史太北之鄉金塢之原豐碑桓桓大夫之阡錫命孔嘉賁爾幽隧報其教忠有服無墜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其簪纓來瞻來崇

## 萬安王縣尹墓誌銘

廬陵文學之懿昔者盛時宗工出爲海內化之況其

鄕乎數百年來山川風氣之相襲猶一日也 國朝
以進士取人俊乂之興相望他郡莫之及也善言君
子者必本於父兄其必有所徵乎吉水王充耘以泰
定丙寅之九月與其父而葬諸其州之狐蛟坑八年
爲元統癸酉充耘登進士第除承事郎同知永新州
事明年以恩贈其父承事郎萬安縣尹封其母曾氏
宜人永新去吉水如東西家於養爲近然猶以王
事爲急而定省之不時也歟棠去之且將十年矣萬
安墓道之碑未立者懼宜人之有聞而戚之是以綴
之充耘旣閒居授徒以爲養門人學者日衆以親請
曰日月遠矣誌不可後也充耘以告前太史虞集請
爲之辭叙曰萬安君諱孟姓王氏其先宜春人自其
來居文昌鄕之帶源有洲焉闢堂其上以教授至今
謂之學堂洲云其子寀擧南唐進士主南昌簿又三
世瑜擧神童又四世爲世和事百歲母有隱德孝行
則萬安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公式父諱銘治律賦有
聲試於郡主司奇其文將以爲首選恐亂他卷特標
至所纂上及定名次忽然忘之郡解士七十二人者



旣定乃見其書在纂已無及矣及爲待補第一當補
太學生百試官至於卿士大夫莫不嗟歎未至京師
而卒時年三十二耳其配曾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淳
南十二次即萬安生一年女一人曾夫人煢煢廢居
仰事俯鞠以待二子之成踰十年郡歸 國朝民心
未定寇掠交至郡人狃於故國之素安倉惶奔竄不
謀所向曾夫人攜子女伏草莽間仰天祝曰王氏後
有與者願不爲人所得驅迫號呼之聲相聞數步間
王氏母子獨無恙以還而室已毁矣萬安與其兄謀
曰其當任勞苦負米拾薪以爲養門戶之重則兄當
之宜人亦能贊萬安以勤儉而畀諸子以成也曾夫
人性嚴小忤其意輒不食萬安兄弟侍立不敢去左
右上手低面以俟之跪請進食母食乃敢退曾夫人
歎曰吾歸汝家時尚承平見汝父事繼母劉能孝亂
離以來無望生全而汝等孝養能如汝父亦已難矣
安其養四十年年九十一而終終之明年將奉以祔
諸太學君之兆有曰矣而萬安君病且亟仰視母柩
泣涕不已諸子進曰大人勿以祖母之葬爲憂其等

不敢不盡其誠信如大人之志也萬安領之乃瞑得
年五十有九子三女一孫男七孫女二曾孫男一女
一萬安天資高爽好讀書居行無遠近必以方冊自
隨爲詞章足以達其意循常以世難失學爲說然其
涉歷世故酬酢事變出片言以決是非鄉黨親戚無
所嫌怨稍遊京師爲名勝所知有所薦用以母老不
就教其子脩進士業親督不倦或不足假貸以爲資
諸子亦能不負其意也嗚呼南昌君遠矣太學君文
藝卓然而卒以不偶萬安兄弟相友愛勤苦以終身
曾夫人在時無以爲悅則引諸子誦所業於前至悅
之夫人爲之喜然則一家志慮之所存至充耘而顯
榮於世其所立未可量也夫豈偶然哉銘曰
世儒之居學堂名鄉進士起家肇于南唐歷年三百
嘉遯是尚與賢宋季循謙采暢問關流離有母尸饔
世以孝聞悅愉敬恭愛親敬兄服勞在已其書滿家
以遺賢子錫爵孔嘉貲于丘園象服配之有堂言言
有嶄有俎有養有祀制行勵俗知訓之自君子有澤
教思無窮施於家邦示茲來崇



趙照磨墓誌銘

士君子之立乎斯世而得以行其志者必其操行正
義卓然有守不屈於一毫之欲乃可能也本諸性情
之正決乎義利之辨終始不變者唯剛者能之孔子
曰慾則不剛是以剛者之難能也昔予山居臨川有
求爲扶陽之說者予謂之曰陰陽對待升降進退正
相等而陽者善剛君子之類也此其人必有志於當
世善惡之辨者乎已而知其爲江西行省照磨趙君
也及聞其子中舉茂材異等則知其教之有自矣既
而中以丁復狀來請其墓銘則知其道出九江遇疾
卒無以爲歛其友合賻歸其喪於昇而葬於乎亦可
謂節義之士哉乃按狀而書之君諱謙字仁卿濮州
朝城人大父旺聚徒鄉里以自隱父成南遊江東而
君生焉家素貧常借書讀之以成其學昇南行臺所
治居其官者皆極一時之選而知君者多矣延祐四
年用御史薦起家憲史於湖南監憲按探不枉世臣
嚴重持文書者不敢仰視君直言無隱爲所敬憚雖
盛怒必改容待之貧無馬出入閱所部吏牘是否立

辨詰責不可易有鐵面之目焉郡豪有事敗稍連憲
府而君所居與豪近廉問者密至君家則蕭然數椽
略不相及數服而去從分司郴桂責贓吏大小五百
餘人又四年移湖北抨擊尤多又三年移江西其使
節公馭吏尤嚴獨與君論事詳款他曹不治者并以
諉君又四年移江東分司徽州官吏多坐贓分司官
且行與吏議紛紛不決疑之君曰公事公言之何私
邪退卧病去僉憲秦公從龍始下車即分治饒信親
強之與俱以贓受責者大小吏九百餘人浙西憲司



闕官臺議檄君權其幕非常例也又某年移浙西時
副憲趙公成慶將出廵力請以君自輔未行喪母殯
車之出盡憲府送之行道之人皆知君名擁塞不得
行是日行中書省將送使 闕下爲餞禮一日未終
喪又丁父憂治喪如古禮非至殯所未嘗出門遭庚
午之饑簞瓢度日無干請於人獨故人義士少濟困
之而已服闋無仕進意而僉事霍公爲文書起君君
不知也召者至辭之曰吾未嘗有舊何以得此而霍
公親謂之曰向在中臺聞鐵面名今相遇強爲我起

霍君初無一日之雅直以名取之耳其至建德軍帥
其兄爲浙東監司使以酒饌勞行部者從者多不許
君曰彼此皆憲司不受非情也未終燕請以女樂進
君曰如此則過矣麾去之至湖州屬縣民有以庚午
之饑奪粟富家以自活者繫獄久不決吏當以強盜
君曰此直救死不暇顧耳告其長理出之民大感悅
酷吏趙正等贓敗捕其家得關通之書君曰不可以
此累士大夫也悉焚之積年勞除將仕郎饒州路照
磨君嘗從行部治饒風力素孚屬吏有引去者郡縣



小吏上下相表裏持郡事留獄以苦民至是悉陳時
郡長吏交通人不服民租數萬石歲晚猶不登其分
輸海運者尤不給求貸於富人不肯貸械繫不堪猶
不服則曰照磨有言我信之郡長躬請君出君召而
破其械好謂之曰郡之與民猶父之於子父有貸於
子其可怒然乎皆歡然應之明年理其當輸以還之
無所失信未幾湖廣行省辟爲掾方夷獠爲虐軍興
邊瑣溢軍者無分毫泄漏丞相賢之命爲諸曹長而
薦爲檢校官中書省御史臺辟爲掾皆不就除照磨

江西行省右轄伯顏公左轄吳公思可參政韓公叔
亨王公君用皆喜曰方面之重幕府賓客何可無斯
人哉於是諮問剖決多任之吉安豪民劉萬相讎死
致傷官軍既伏誅捕治餘黨有司計其年多幼稺以
爲詞而省幕有自御史來者頗宥之故久不決君往
問先劾持其事者官府乃定人益器望之秩滿解印
去威順王聞其名欲見之君爲移舟九江得疾卒是
年除承事郎江州路總管府經歷命下而君不及見
矣至正癸未三年七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三其葬在



集慶路上元縣鍾山鄉之城原以公既貴贈其父從
仕郎濮州觀城縣尹母錢氏繼母丘氏皆封宜人君丘
出也娶馬氏封宜人子男中次曰喜先卒孫女一人
於乎正人端士治道之所係民命之所賴也嘗不得
盡其用者將斯民之無福乎君宛轉憲府者十年佐
省幕僅七品而行事卓卓可見如此書之以爲昧昧
者勸不厭其詳也銘曰
君子之道維陽維剛其見於行高明輝光剛孰能之
至在寡欲君子斂身冰雪金玉隨其所在施諸有爲
位卑道昌是以表之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
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
彬彬然而來時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
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
行省丞相幹赤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
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



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
以鹵簿書與箸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
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
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太樂署丞未
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九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舞與博士
雜議巽初引援考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
服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
初在壇上領群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

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
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禄薦為
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
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
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兗廣郊祀鹵簿舊説繪中道
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斡赤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
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斡赤丞相𤼵直命巽初
以其書待於騎龍門下 上方盥未御膳斡赤丞相



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往士廷中傳 旨召入徧閲
其圖問入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 勑祕府藏之
而命斡赤丞相傳 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
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
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九旂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
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 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
服之而斡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

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巽初圖書
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 太廟九川蜀江南大木
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
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
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
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
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達五幹留守召衆工
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室城池園囿輿車服戎
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



者或至年七八十皆撫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
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工殊憂之廼曰必欲爲之無
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
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
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
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 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
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 朝薦爲
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遘以
寒疾殁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彝然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
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
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
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
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
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
生晞顔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
朝奉大夫歸　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
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



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
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
女如琇如瑗如璟壻周禎何橐蕭斗生巽初諱巽申
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
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
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
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
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

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
遠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五訛
合若干卷崇文韻海志十卷明時類稾若干卷超然
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閭
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
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爲撫州儒學錄時我
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集也與其兄弟先後
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



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
發迹于我　朝父子迭榮蕭蕭兵部宋名御史風裁
整峻荷爨有焯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事殿于
發濡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寧木云拱伯氏
之來令舉西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
考工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
舒舒弗亟弗靡學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
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國有書咨諏攸在至治
之歲稍行其言所嘗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危天意

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

鬱鬱之松弗茂而推洋洋之淵弗暢以泂故山之麓

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周主簿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横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横山之勝築室面横山以居者族日以



蕃及宋季年有三以籍書薦於郡者曰雲龍實主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實平巖公某以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以助不給有司以聞 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 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没葬之至今閲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蔡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備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其客以爲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司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二十四五間也日月于邁其設施



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以生乎其邦者聞易於達從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没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次文燦次文其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村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早卒景祥景暘景燦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

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鮮
而則是爲善者終無可以爲勸也故述所聞而爲之
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于沙光耀弗沈有美海君
同居以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
以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
天長地久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



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二十六都
之園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
先世列行事箸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
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
十世諱某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
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
世祖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illegible]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illegible]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
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
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
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
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
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
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夫人習我兄弟於膝下口
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



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
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
公澄伯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
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爲吳公所知二十
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齎
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于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
常以身教也其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
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第非非國語時人已歎
其識民間傳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

儀或使秘書丞王桓辨而上之乃箸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禮而湖廣行省署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以爲養然所至以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　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習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箸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箸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愼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公所箸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復得而哀其所見於世



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與彼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爲家慟哭爲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徼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辨辯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辭矣仲平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姦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

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槃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槃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巳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巳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疏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



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執筆與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巳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巳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墳女適費㵾次適泰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俾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托翁丘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槃墓誌銘

皮槃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爍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巳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歷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㺾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槃



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廿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肇開經筵進講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巳任特爲書進子　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槃爲之客甚見愛重時習晉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殁李

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
巳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
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酉女三人
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㓜以至元
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
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
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
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
多矣然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深又敏學意氣蓋



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
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剡玉輝璣鑑弗施永瘞于茲噫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
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嘆而起曰世固有致力
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遂延
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
無及矣悲夫彥栗生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

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
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彥
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
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寂俟父
寐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
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
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守理以學知父在居吳
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
乃去然雅好山水之樂游錢塘窮隱天竺諸山動或



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
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
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
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
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
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
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以歸葬吳興宇知集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其世次
而恐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濟州人曾祖

某祖某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璺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獨茶身負土為壟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賈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誦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



宗時胡公良由太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宗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府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嘗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以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史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其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樂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　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乎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留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幾奮不遂遷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

詩不亦悲夫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弟諸程時叔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倅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弟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求予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没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袝子恒恂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湜適陳亭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已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求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自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暮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illegible]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illegible]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屍事且五十日而屍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因實殺人屍久將不可驗緩獄貫死吏豈勝責邪松有山多石疑屍在

焉李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起有大蠅薨薨焉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綫繩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屍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子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坊里人大父定昻仕金為統軍佩



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充伸我暢斯達遂公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交趨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于斯塋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殁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



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貸鈔二百五千至此憩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

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其獨存又得
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及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
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
師 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
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蚴焉繼以荒饉
存歿弗寧而其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
志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
文正公門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
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眞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



宜人子三人其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早世
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
士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
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
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國言若不出諸其口㣲
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

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
平色潤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
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
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
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
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又二
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
至滄州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
療之五日而卒藁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



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曾母某氏噫其父
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
藁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
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曹同知墓誌銘

余昔待罪太史書葉簡牘無不與焉退伏田里者十
有四年矣無所與乎斯文也然而或得往事於遺闕
之餘猶可見 國初風俗之厚者亦不敢不誦而傳

之也平陽[illegible]縣曹氏之先曰平陽醫學教授寧自
甲統初已遊京師及置十道勸農使時爲勸農知事
其教授平陽在大德初則三十餘年矣初
國家旣收中州
世祖皇帝建元立國設紀綱制度以正天下民間父
困於兵吏治以財用爲急民不得耕稼
天子蠢然動心分十道置勸農使巡行阡陌之間親
訓勉而綏導之無官府之勢而有父兄之教不數年
而中州耕稼大成蓋所遺必忠厚老成長者每出前



代大儒循吏故其効之速如此於是罷使以其員分
益外憲司而勸農之事繫守令矣當是時所辟以自
輔者必無刻薄躁進之人仕已知事曠數十年方以
鄉郡醫師歸於是老矣曾無不足之色以其藝活人
至不可勝數其子孫三世仕矣豈不種而穫者乎教
授之子天錫湖南宣慰使元帥府椽出官廣東帥府
都事陞建寧路經歷建寧之屬邑有市焉民多刻梓
模印經史以傳於天下而急利文書多舛親擇儒者
而是正之轉漳州龍溪令有惠政是時教授公尚無

恙也告老終養服闋授承務郎福州永福縣尹未上
而卒子二人君其長也諱憲字仲常長以才名外掌
相命廣東帥署爲奏差調廣東鹽課招收場管勾其
地僻而俗獷君勸以農功課以學術視其困乏而貸
之教療以時課用不匱父卒取其異母弟妹同居海
上旣而辟行省宣使歲滿授敦武校尉撫州金谿縣
丞時令李有亦平陽人有廉名君佐之縣稱治遷臨
江路新淦州判官州俗健以黠監州專虐黠者助之
僚吏束手民不聊生君裁之以法監不堪黠相顧危



甚定計誣陷之解去民爲訟其冤得除寧國路行用
鈔庫官寧國江東憲所治又近於南行臺君奉法出
納公私無滯陞忠翊校尉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始
至定海縣民與清泉鹽場民爭地界數年不決憲以
屬君立爲辨正民不復爭於是遠近神之五年民安
其令會劇賊起漳泉王師討之浙東帥府當給餉州
縣吏當往督者多以賄免已而檄君君曰吾無說以
免且王事不可辭也則率其粮百艘以行所過據險
惡而卒無風濤之危遂以全濟軍中服其能而知宜

道之有所佑也閭詬分憲言賊劇而我軍容弗整㥘
不足用也宜懸信賞以離其黨爲合之衆自相攜貳
不難圖也憲甚偉之及歸遂引年求去 朝命以武
德將軍同知松江府事致仕君三娶張氏馬氏孫氏
皆封宜人後以將軍階皆封恭人郡君子三人祖仁祖
義張出也祖智其庶也祖仁舉河東鄉貢進士選江
東憲史調江西史甫至而君殁則至正二年六月也
服闋復補江西六年正月分憲行部臨川屬郡經歷
黃天覺以學官弋直狀來速余銘曰今葬將有日無



以納諸幽其爲我書之敬爲之書如此其墓在某路
某縣某里其葬在某年某月某日祖義翰林國史院
書寫文字女二人婿曰某某銘曰

西北厚高平陽之墟陶唐遺風見于斯都篤厚君子
不修祿仕六七十年以遺孫子閩粵海江爲邑爲邦
父子往來馳驅駿騠奕奕將軍生不盡用令子學優
起自鄉貢赫然於時載德有碑九原之幽百世在茲

## 黃縣尹墓誌銘

古者天下有善治則四民守其業而有定志而士君
子爲業焉論乎帝王之書明乎聖賢之學而其志則
將以脩己治人者也是故凡民無恒産則無恒心所
貴乎士者不以道之汙隆時之用否而息其業易其
志也是以久而後必有興者其理然也吾嘗以此而
觀夫爲士者而有得於臨川樂安桐岡里之黃氏矣
黃氏之先世爲儒家習上古帝王之書作爲文章以
應州郡之薦時王之用其來久矣樂安之邑以是經



起家舉進士者故宋末多至數十人代易而科廢尚
有守其業 國朝置進士科而然殊未有聞者獨黃氏
以是經進者已三人天曆庚午賜同進士出身者昭
也推其所自則其上世克守家學而其父教之善焉
至昭而後有見於世也昭父之卒也昭以其對策大
廷時予奉 詔讀其進卷於一玉堂之署而奏之既歸
老而居相近也是以求書其世而刻諸墓焉其族人
鄉貢進士德列其狀云君諱 逵字君謨曾大父濱大
父元吉父一薦而君謨娶李氏生子昭時昉女三人

婿曰朱閩鄉道鄉岐孫女五人君以宋咸淳丁卯十二月生生七十二年以子昭貴　恩封從仕郎新州路羅田縣尹又二年而卒則　皇元後至元庚辰正月十五日也卜地得諸其縣之樂安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之父嘗學於從父鄉貢進士得一以書經貢於其鄉則君生之歲也君生五歲而貢士君卒奉母夫人事大父母以居稍長又得授業於得一貢士蓋先志也既又卒業於國學進士千澄業成而無所用故宋之遺老鄉先生歎其不遇而未嘗少變其志也



故臨川主簿詹君高善而以女妻之不矜簪纓而忽韋布安以相成其家君之身教也內附初郡縣不勝於力役君之家亦病焉徒以其書教授於鄉里昭等既長而能學朝夕講習父子自為師友鄉人子弟學者多出其門既老好遊山水間邑多故人奇蹟登陟觀覽杖屨不倦將終厭身昭之仕於舒也君就養在焉予南歸過江上見之昭會則識其為真慷慨樂易君子也請書其堂曰中隱欣然為之引筆而不辭蓋國朝特設進士科深望其人超乎庸流俗以革乎

刀筆筐篋之深弊以復乎善之治焉彼得之者或弱而不振恇怯不事事反易心以徇衆使儒者之效不彰列聖之遺意不就得以來譏毀而文教之風傷焉昭以廉而能官是以可稱也今夫得升斗之祿以驕夫妻子而甘昏闇焉或見其子之祿仕也貴以醲厚而不甘於淡泊蓋胥失之而君於此時就微祿之養而無祈慊此非士之善守而不變者乎是以於今日之請亦執筆而不辭也昭自望江宰進秩新會尹以憂家居明年復進士科而特昉方居廬讀禮不廢云



銘曰

猗歟儒家世抱其書業成弗施君子所病身有不居而在其子揚於王廷出宰百里聖恩厚深培本益源象笏朱衣父子後先廉而能官教忠有道著銘表阡來者視傚

## 鮑君實墓誌銘

將仕郎撫州路總管府知事鮑澄以至正七年三月十二日上四月二日使其從子桂孫至崇仁求予作其考君墓誌銘知事之意豈不以予嘗待罪　國史

而托餘生於屬邑是以來也不知集之老且病闕居之日久不足以為人輕重雖然仁人孝子之於心欲有所表章焉其志可尚而不可違進其使人與之坐而問其爵里行事焉桂孫曰我大父諱鼎字君實嘗以處杭二郡史權浙省理問史將遷浙東元帥椽未至而歿生宋景定辛酉歿於我　朝之大德癸卯得年四十三至治庚申始葬於處州路龍泉縣雷音里先塋之次於是其歿四十有五年而既葬二十有八年矣未授撫州之除始作巻廬於墓側配楊氏子三



人長泰海寧州都目次溥台州黄巖州吏目次澄也女二適山陰縣典史龔振之適唐興州判官汪從龍孫十一人桂孫最長將補龍興史椿孫杞孫杓孫櫶孫梓孫榔孫松孫棣孫榔孫槐孫女九桂孫曰我大父為杭郡史時適與王公仁甫偕予曰是也仁甫為中書左丞御史中丞與予為同　朝嘗奉　旨書其先世之事自其去杭時相識久矣然則其敢無以成澄之志乎從桂孫得故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其官曰康時翊

聖竭忠守義功臣保順軍節度使洮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西南北面招討使判湖州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洮州刺史上柱國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其誓詞曰恕九死子孫五死曾孫三死後裔誤殺人特與誅赦如不依天不蓋地不載國勢傾危嗚呼其詞亦苦矣又云君福從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藝民不堪命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中法以進宋史錢氏之初深修奢僭民閒雞魚卵殼家至日取責負者於庭而笞



之數縛仰至積笞責負至百數十以此推之其虐極矣君福蓋素知其失人心而不能有其國者正在於此元瓘之歸在太平興國中歷真仁之世而錢塘等郡遂為富庶之樂土君福之惠其可忘哉當宋初其子孫已有列位郎官禁衛州郡者同時十數人陪臣之家其盛亦罕比矣景德中當舉進士以職方守湖州世其官卒贈禮部尚書而門戶益光耀矣其族人散居湖杭餘姚多貴顯至熙寧閒有諱㸌者以母老致仕及服闋天子賜之詔曰始以母老懐土求去親

養既畢能無意於用乎除兵部郎官今處州之族則其分也於乎昔宋人重進士舉而鮑氏子孫力以進士顯固陰德之所致也我　國家用人之法其途甚廣由吏業為郡府推擇以至臺省為宰輔仕宦之正途如王公仁甫其人也今澄兄弟皆以文史發身陰德之效嘗因時制之所重而見焉鮑氏之裔其有勃然而興者乎尚以待諸將來之執筆者銘曰

天之所相陰德為重聚族括蒼民所深痛鮑氏之先從越歸宋知其舊國廢興肆縱渙譽有丘哀是貸總



去其害籍約數上送民之休息適北之用左江右湖海輸山貢于二百年樂是康共宋貴進士以進士與衣冠相望奕奕繩繩肆在我朝儒吏兼懲總核文理薙材成能法律為師罔不率承積學文官歷階以升厚德所存無間玄曾繹雲之墟雷音之陵封之若堂斯文可徵

故羅坊征官劉君疇墓誌銘

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史劉璨將葬其親而刻石於墓也得前進士同知永新州事王君充耘述其家世行事請著慨為哀故國名臣遺族之子孫歷變故憂患之極生不及前代之盛是以其才無以自見為祿仕殊幾遺緒之可知其為志亦已難矣　國初未有進士舉而用人之法自郡縣吏可以馴至卿相是以儒者或俛焉從之雖其至不至有不齊而得以行事見其才則世所共歎而君子之所與也按劉氏譜本成紀人從開封之祥符彥誠仕五代時為漢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子從務至有官戎行珪子惟亮惟



亮生清清生從故武泰軍節度使武忠公錡從兄弟也從宋南渡武忠有戰多勳勞于王室而族貴以大清生彥誠齊居番易彥齊生一公一公生亮溫亮溫生彥明彥明生琛文琛生湛湛生迥迥生梗梗生崇從嶷生清貢進士天瑞百餘年傳世已十餘番易諸孫二十四房列屋而居居各有門門之制皆因一品之舊郡人謂之排門劉氏天瑞生士昔官承節郎娶江氏則故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諱萬里之女弟[illegible]以丞相

恩封安人生子斗元以丞相甥廕為鄂之蒲圻
尉斷楊橋有功升荊門當陽令用丞相恩換文
資調光化軍司戶升從政郎江淮荊浙福建廣
南路坑冶鑄司檢踏官分司鉛山進承直郎江
淮都大坑冶帳管文忠以退相居番易城中
國朝兵至破其城以入文忠與其弟朝請大夫
萬頃坐水亭上帳管侍側軍中傳令生致江丞
相索者至丞相義不受辱與其弟俱赴亭前止
水死而帳管被執見殺家人無子遺事聞行在



所丞相贈官定謚帳管得改官添差信州通判
蓋不知其死也時帳管之子振宗在建昌外家
獨生嘗以丞相賀幼主登極奉表恩奏補登仕
郎內附後以儒業自隱而與諸名士遊若翰林
學士清河元文敏公明善翰林侍講學士曹公
元用尤相知愛用太子詹事劉雲卿薦教授龍
興以終生寀字君疇則璇之父也君疇世儒業
有材畧不忍為迂闊欲見諸行事蓋以為不擇
祿而仕者庶幾可以及人也為郡守所推擇歷

吉撫江三州吏補遷佐宜黃新建兩縣吉水州
總文書為諸曹長積年勞當得官會延祐著令
以吏入官者止從七品君疇曰吾俛而從吏事
而上之人待之如此去之十年會令改乃得吏
部奏名調臨江羅坊征官居數月而歸未幾
而卒在撫時有告屬邑人反者守將且勒兵出
君疇疑告者妄詰之果妄又有以強盜繫獄者
五獄成矣君疇閱其實疑盜所得徒弊布衣耳
白長官乃夜共為捕奸者捕不獲奸者家以盜



告之既得實釋之前瘐死者二人矣後十二年
之宜黃有拜謁者自云公所釋因也不然寃
死久矣自撫移龍興庾受米平斗斛略無所
取於民故江西行省參政胡公漢卿方為寧州
判官率其民以粟來上民無羨費吏無苛甚
異守庾者所為及在新建胡公為參政下令曰
劉寀有欲請新建事者閽吏勿訶徑得取決堂
上憲使答蘭元歲明待君疇者一如胡公新建
劇縣在大府下決訟如流水上下莫敢易之終

吏無何謫在吉水時長吏佐貳與奸黠吏好變亂黒白君疇持其平無閼政心疾害之莫能加損民間有兩造者不決求決於庭願留決於君疇耳部使者至輙是君疇去之日閩郡民持酒剪綵為幟以留之徧布江渚之上越境乃止傍近前後事者未有得此於民也羅坊一関之市征稅常不及額至強民以足其數君疇為之三月足常行之外得鈔五拾定告其人曰吾小試吾才耳其要先公不及私而已吾去矣留此以遺若等後有不足則以補之吾不取一錢耳等亦無以自私也明日遂行嗟夫名將之後家世之遠欲見其才而可録者僅如此世之遺才可勝計哉君疇娶鄧氏生四子而璨獨存孫男四經和童保保頑童女二君疇生宋咸淳癸酉之九月卒以至正癸未之六月葬于建昌州豐安之斛源則明年正月十一日也君疇善與人交如其父其兄相知者故治書侍御史張公孝錫今監察御史李唐卿張國禎樊里溥化書翰



## 處士唐德卿墓誌銘

聖天子在上天下治平自宰相至于内外百執事咸率厥職而郡縣之有民人社稷之寄職尽其憂閔有遺缺而含養生息於蕃物衆則又有知義之士以其充羨餘裕為其所得為者故當有所録以示之勸也予遊豫章栖倉巫之仙館館之老人為予言曰大府所在列郡之所造百貨之所交鍾鳴鼎食舟車往来非有求於吏禄則相尚於勢聲者也孰知古君子之可尚者哉於此有唐君焉自富州之大順鄉甘露里入城府以居乃能卜隣於下樹灌園之間其志豈不可尚乎當庚午[illegible]歳也摽掠蜂起人將流亡乃能出其私家之力執[illegible]者五人以送官而矜撫之害息

資為食者千斛而鰥孤孥之生存係助扶持以待豐樂於法當受官賞守令舉常比臬司覈實狀而賜之爵以為非初志弗受也臨川之西津屬縣上流至是而大春夏病涉薪芻穀粟凡物之適市待以日用者草入暮還履袂相接官府商旅之行尤不勝計者擇舟者十數人每乘漲要阻以求利行者病之乃能以私財市材木具舟數十貫以緪繂加以縮板闌旋上下跨乎東西如履空如踐平實又割田租百斛以備補葺而為險要人者易業矣其途接比廣信者倚易其道路至上



清龍虎山嗣漢張天師之所居天師嘉其功牓其名扁賢院以為從事弗受時論多之唐君諱志仁字德卿如辛之曾孫仲達之孫子華之子而甘所自出也先蕭氏繼王氏之夫學進士業克己脩己及導己之交也循詩教添丁安汝止暨袁素闢闢絢絢之大父丘以達之婦翁也其居嶷然之所面者曰堯山集賢脩撰前進士同同書而表之曰南山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前進士楊景行擬諸輞川圖畫賦詩而表之德卿元貞乙未生生四十五歲而殁殁於仍至元己卯之

歲以至正壬午四月二十日葬于臨川縣明賢鄉之黃原者也鄉先生為德狀其行曰德卿承上世之謹厚涉勞苦知艱難尚儉以豐其家約於己而裕以待人坦易不為鈎鉅偎僞不至漫羨是以親戚賓友感其情過焉是為人知其功見於鄉里其譽見於朋友其亦君子之人也哉而得志以發其有待造進之子也哉銘曰

處於鄉行義之有方擇其里自托於君子表石其所可以千年



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七

## 墓誌銘

###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嘗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充重進士者故相留公夢炎因以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名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矯儒者倚以爲重爲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上先生指其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其興廢之先生



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因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李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 朝廷大興文公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訓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縣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

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調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文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 太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杳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 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



其意云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疑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來歸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孫履常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

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如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君而頌詩讀書揜身質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致養如事父兄父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闤闠樹木數本門庭蕭然外齋內廡嚴靖有恒戸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虗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彦



有聲者往往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徘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説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

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滄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勲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



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

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歎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誑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逵林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勗髦士

吳仲谷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



十七年而卒則 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孫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譔所府君識文安於幽幽以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祠府君于晝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璘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宗屬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



讀書不加進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嘗教 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樂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燕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鄉人尊德而尚

世謂諱浙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含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儁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曼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舉皆其人也然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復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淸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



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棻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凝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會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殁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没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

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宗愿者爲恭不足之歟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汙隆我瞻其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穿鑿瞰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味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
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
為集賢學士贈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攽太傅之
孫全州史君符遷金谿生吉州史君鑑徙吉州生武
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
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
廿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
從子儆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
譜知其清江遷金谿之世次思其先世傳學大雅以



觀其子孫忠孝而衆多蓋為其憂書其遺事茲又何
嘶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
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
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
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
故家老人頗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獻之及人深也
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飭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
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
能及哉以長子綵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以時無

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戶之務不亟不徐條
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
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詠為樂故州
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
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
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儆才七歲
教育如己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
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寔鍾厥心曾不以冢嗣之
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



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
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
與之遊是以有可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閒
矣娶周氏子一人侄女五人子侄居喪方弱冠儆懞
伯父之撫己也佐任治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
銘而儆實來葬在某處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宋文
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
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猶子金川有苗有秀有實栗堅匪今斯今

幾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
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張直翁墓誌銘

張隱君諱蕆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永新人曾大父翬宋正議大夫求新縣開國男大父楀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



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者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早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從祀諸儒像其中又爲精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隆

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絶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捐償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蓄栰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價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稽給貧者之斂葬之武昌道遇溺死者傾囊注善劑活之遇饑仆者傾橐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米以濟衡武陽洞有盜起焚剽鄉道君聚其囊橐羅置庭中曰吾於鄉鄉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鄉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



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鈐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刼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齎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擾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

非而兒黄非而丱童歳時來者觀于斯下尙其勿毀以永終古

## 朱環溪墓誌銘

環溪朱先生諱用中字民表建昌路新城縣豐義鄉石城人環溪其所居也其先唐末五季時有居新城之蕉原得善地以葬再世而多子分居於百十里間其居德安鄉長慶里之龍安者五世而生先生之曾大父士正大父殊生沂以詩易二經館授于石城娶黄氏因家焉以故宋景定甲子之歳九月七日生先生十有三歳而孤從母鞠于外祖母所父兄弟五人已兄弟四人父歿惟叔氏存自龍安迎至石城養及娶而無子與伯叔兄弟之無後者給其不足分財食與共甘苦不幸無子皆爲擇族戚之良以繼之教之食之誠意懇至惟恐不及母氏歿從外祖母某氏以居外祖母有疾痛念母之不得見也事之過於事母家素貧開門授徒以爲業或從人招詣塾讀朝夕明訓詁嚴禮法正儀則敦篤誘掖鄉里之居有父從其學子又從之孫又從之者後雖耆老猶誨幼穉讀詩



畧無怠意無不盡其心是以成材者多謹厚之士爲東鄰以門分親戚孤弱之外稍存羸餘以自給尺田寸宅皆與其夫人手共經營晩而賓祭奉養充然無一毫非義取者與人交退讓和易遠近無間言或豪强有凌焉至未寸而退已尺無幾微見辭色多所感化　國家始開科擧出其門者鼓篋場屋將數十人而先生懷其藝不出也其訓子讀書非爲仕進計及子禮擧鄉貢不爲加喜科輟不上於春官亦不加慍族人子登魏科不歎其子之遲於成名而恒以過盛爲慊平生手不釋卷晩好釋典達於死生之變淡薄絶葷酒以居者二十年出入行步不任杖子孫具肩輿弗乘也起居有恒節鄉里謂之德人至正癸未十二月十日之旦黄夫人覺先生神氣微倦問曰得無少不安乎答曰吾自知之行坐如平時無疾病亦無所言至晩泊然而逝得年八十子禮方爲廬陵學官訃報奔喪還家十有七日未斂以待容色不變手足温軟識者以爲涵養所致云子一人禮也女三長適黄世平次適吳克寬其一先卒孫申呂晉龍皆習進

士業禮行營葬所得廖家坑則龍安先塋之近也禮嘗客于集先生來視禮得相見焉篤行而無僞其歸也以文學相𠥼問不絕是以禮欲集爲之墓銘按新城故宋紹興初始分置縣石城之鄉有宋盛時有鄉先生曰灌園呂先生南公字次儒有經學行義能古文隱居不仕南豐曾公鞏特薦于朝有故宅遺祠去先生家爲近更爲起廢立祠作文而饗之又即祠爲堂設周子邵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張宣公呂成公許文正公之位而躬率子弟諸生行舍采之禮以講明



其學焉先生之善俗成教于鄉者如此先生歿學者曰先生隱德宜配灌園而無愧云銘曰

禮魄之歸卜吉龍安依乎祖原松栢丸丸灌園之祠俯仰詞色淳德之風可以配德

袁仁仲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綱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思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启女曰葆貞壻丘君以

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令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



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恐喝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買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親親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歉畏不能葬者爲營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襄

導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眞孝子之事也學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君明善者從公生時蓋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將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

銘曰

深藏之保厚溫天光發新于有開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嬰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數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顯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垂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甫

艾聖傳墓誌銘

臨川有爲士者自故宋盛時至於今三百年其傳十數世居不失其業學不失其道常與一時之大夫君子遊以有譽於鄉里富完壽考遺其子孫以安而未止者則艾君聖傳其人也聖傳諱道孫其先信之鉛



山人徙居臨川之厚溪其名可知者琪生特特生良良生茂茂生如松南渡後三舉鄉貢進士生椿年從居城中亦舉鄉貢進士椿年生彭老又兩舉於鄉一奏名於禮部生方子方子生丑弟滿弟丑無子以滿爲己後君則諱滿君之子也以宋淳祐辛未二月生取江氏早卒取饒氏又早卒今夫人張氏生子男六汝弼早卒汝明汝賢汝德以桂林儒學正名在天官選汝敬汝極女五適陳裕適黃武孫適饒謙適吳從吉適劉國英孫男十四人材梓桂植餘未名女六適

饒僎餘未名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皆未名
國朝後至元庚辰八月晦卒得年七十明年至正辛
巳八月巳未葬諸臨川縣明賢鄉雙黃井之里又明
年壬午其孤某以郡人余鎬之狀來徵文刻諸墓云
宋南渡時郡人有工部侍郎李公浩立朝論奏有氣
節朱文公張宣公稱之與如松友如松沒爲之銘墓
參政山陰陸公游方通判豫章而濼陽張公孝祥前
郡守也相與書而表之如松以是著名于郡至彭老
以鄉貢吏部奏名或革之不以爲然七十歲間三人



亦貢於鄉一至禮部於儒者爲盛矣番陽徐公霖高
行盛名起守臨川詩常士罕所延接獨謂方子爲五
世盛德而禮延之沒又志其墓進其子而獎之此於
晩宋尤爲難得從徐公而爲書題者時之顯仕徐矩
山京孫朝請郎蕭大山前也所謂觀其所與可以知
其人哉噫州里之間前時達官貴門或不能以世豈
必皆後人之咎世變之故哉況乎更代而不替猶如
一日者宜在所可書矣君生五年而宋亡八歲而孤
事母王夫人及諱丑氏之夫人張克致其敬愛未弱

冠外無應門之助凡役皆身親之機敏識事體信厚
而莫之或欺奮起者非舊家而善良故習畏懦不能
自立顛覆相望況新政推擇厚於產者主郡庾卒不
事事以喪其家君當出納謹防閑吏勝老練吏終吏
無遺患大抵明於自治之密而能之城府中習俗之
移屢變從容酬應以老子長孫亦世善之所致哉君
所居曾祖子宣之舊地也高廣完厚他宅莫比焉有
樓居架世藏書至數萬卷燬於兵君嘆曰天數也可
若何吾求書之義而盡力焉可也乃取聖賢格言切



於時事物理誦而服行之以時江李先生覯宜春學
記自厲是以處事平易而卓然有不可干以非禮者
亦善學者今廣西大帥章公伯顏之父某以處州之
師來鎮臨川假館於君家君敬而與之更相愛敬居
久築室與之爲鄰至於今無間言隱君子金陵孫轍
履常爲邦人之師公卿大夫過郡必禮焉長於君數
歲亦君之鄉也君待之甚恭而嚴禮亦重君之志行
皆非流俗之所可及也歲饑君輒出粟食之明年城
中乏鹽甚君率僮僕爲粥而給之嘗府勸分之命下

而君家粟已前償從鄉鄰親戚糴至揚去糶糴薄酬而厚與之無留券焉民爭告有司願求糴君家不願之餘家也其信於鄉人如此郡訟牒之繁凡不繫獄者分寄受役之戶坊市或累百十屬禁而粟食必當咨愬其屬君家者君時其飲食安其居處慰諭以理而哀矜其情人甚得之略無失事之責是以聲聞四方之士過郡者必一見君而愜其志非強之也其教子也必求博洽通經之師而已為之友以論古今求聖賢之意老而不倦其戒其子之昌脩身勵行



莫先於禮義廉恥此四者闕焉則無以自拔於凡庸也矣一失名教則文藝雖美何有焉故翰林學士郡人吳文正公澄所以美其入九世而益盛者也予以元統初元自禁林還僑臨川之野明年冬 召還至郡城而疾作有閒求郡之世族得艾氏遺事君與予登其中和之堂出李侍郎徐太守之銘而讀之諸子拱侍雅飭終坐無雜言東來其樓觀遺書故處周覽城郭邑屋俯仰增嘆歲行幾周而君有千古之別矣章公在桂府引其子弟而用之自汝德始矣亦交

義之兼盡者哉具錄之以告積善之勸於千里之邦云銘曰

積善之門十世其昌君子有言沒而不忘我嘗過之少長扶扶升高望遠匪今伊昔中和名堂君所安焉以完以歸令德是傳子孫孫子亦既多有禮義廉恥慎爾世守雙黃之墟風氣鬱回刻銘在茲貽芳後來

## 傅氏德墓誌銘

民德諱師道姓傅氏其先盱江人從居崇仁之下湖里幾世矣曾大父曰邦儀大父曰元漸故宋時都昌



馮公去疾為常平使者寓治郡城厭科舉之業不足以進德即城西築臨汝書院以發其師朱子之說進俊秀而教之於是得從遊有聲父文鎮居鄉里有謹厚之稱臨川郡城內附崇仁以屬邑後焉故宋所署官無在者而 朝廷設官未至治軍府者檄之攝尉縣邑以閭里盜起傍近以策平之尋進為簿父之自免而去略無仕祿之意郡縣吏民既各安其事則從居城中樂善好施恒若不足官府之交賓親之奉無主救之用而禮意浹洽於事母曾夫人極孝以高年

終有子七人或出而干祿或居而事親循循然而家
道日以興人以爲善事之報蓋不虛矣民德其長子
也生咸淳庚午稍長應門以承父之志安詳愼密無
所遺缺其人得優游終身以忘其世慮者則民德之
克家也至大中民德昆季先後遊京師其次弟師孟
除衢州路儒學教授卒於官季弟師念除衢州路儒
學教授受命而卒民德謹於孝養不欲久留京師遂
官以其意爲薦尚書省移書江浙而用之揀撥以爲
親善不復計其成也築室親舍之側以居愼出入嚴
過從而鑿池爲梁嘉植蔬屋觴詠以爲歡閭閻之間
不出戶庭跬步而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非
所謂積善之家遽能備福如此者乎娶郭氏故英德
府儒學教授龍起之女先卒再娶陳氏故宋侍郎一
薦之諸孫又卒娶黃氏子友益郭出也友聞陳出也
以大父之命爲衢州教授後由臨汝書院直學調南
昌縣儒學教諭女二適同郡王宗實適貝定趙思齊
孫男女各一男早世女在室民德以後至元庚辰八
月卒得年七十一至正壬午葬諸金石山之陰民德



所自卜也民德在時憲史有伯德者介不與人交獨
與民德如兄弟其人歿恤其家善視其子無存歿之
異故人有得官海上而貧不能往貲以給之其還也
不能有所償亦不言郡吏有負官錢至萬緡者家無
以輸法亦重民德出私財又率相知者共爲代償之
得不廢其祿今內臺監察御史前進士樊理晉化監
邑樂安既滿府中以臨川民籍之稅不實謂樊君長
者而明不可奪強留治之樊君按籍知民德之爲人
而愛之既去爲御史猶以書相問故翰林學士吳文
正公亦喜其篤孝見諸稱人中輒特問之以勉其進
也主簿之爲人惟恐傷一物而民德之所爲若是信
乎其家之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故爲之銘曰
爲善之報久而彌隆彌公偉然慈惠在躬子之克家
莫如其長豐施爲機循性無強金石之山貴者所與
卜而宅焉後人有徵

婁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沖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
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

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淩儀趙崇嶧同郡林寶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峯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蕪然百年之舊惟晏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玉石城簿時破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輩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殁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儼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稜見肩爻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晏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　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晏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晏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樹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怳然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渠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文知晏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其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孝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斯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鄰有

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喪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資裝以之歸厚遣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稟謹敬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君忌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愼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案彬楫女三人適甘傑鄧文海姜天祥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愿君有能著自早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 游汝義墓誌銘

游君紹雅字汝義撫之崇仁人族居邑西之根村可知者百數十年矣大父某父某皆隱不仕邑東有君子故宋進士奉議郎主管福建轉運司帳司李公進君之母之弟也李公文雅有政事當宋之季世猶厲名節以居官郡內附杜門不與人接以終其身邑南有君子陳先生庭東業進士內附後家毀於力役遂棄去學辟穀鍊氣以終其身君之妻之父也君幼從李公居習文史閑禮法有退讓之風又能恬於世故從事道術以稱翁婦之意李公沒二子弗閑於酬應君護視其圖書保厭宅里端厚自信以待其孫之成立而歸之陳先生沒與其子孫同居無間言也我先人始自嶺海北還於李公有前輩之敬於陳先生年上下若弟兄然予得以是時受君子之教於里閭相好也後數十年予自禁林告老而歸與君爲鄰邑中有儒先生陳君德仁於君爲婚姻家而集之中表也

風日清好則相與徜徉於荒田野水之間汎乎若雲之相遭澹乎若水之玄秋也君閒居不忘及物之志事神明却疵沴玄教大宗師舉以爲玄學講師云凡有乳虎引二子爲暴數里間耕樵牧養不敢晨暮出偶告君曰官禁弓矢予無以逐之奈何君曰無庸請也清齋內居約三日相見明日虎去路人歩其跡一朝已百餘里外矣予甚愧不及君也陳先生曰晩歲居鄉里愼自治則外物莫之害爲吾黨之所可爲也至正辛巳某月某日君以疾卒年八十有四君三子



長合翁前君卒次壽翁後君一年卒三曰萊翁女一人適陳宗紀陳先生之子也孫男五孫女五曾孫男七曾孫女七萊翁字儒業治醫藥以爲養用太醫院薦調建昌路官醫提領於至正三年癸未九月二十日葬君于某處萊翁與其兄之子也葬有日來乞銘

銘曰

質之良觀乎君子以自強志之義依乎神明以救世

鄉之善人壽而仁欲徵其實在茲貞珉

## 黃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鬚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



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勸其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適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弟而勉又從誠夫游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旣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他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

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著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脉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入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於東之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



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博庶幾得之沈審不忽易善救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諄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擇平生無妄醫以殺之罪僧道士其忽用貲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

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理審而善斷者年康強隱于醫以殁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乃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胥有恒恒謂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以此救傷是以足貴

孝子談君節婦廖夫人墓銘

談君者何臨江郡城人諱采字文卿故宋登仕郎憼



之曾孫承信郎銘之孫元故清江縣尹濟之子也謂之孝子者何清江尹零陵時嘗疾病醫不可爲君仰天乞以己所得年益父壽已而己亡而父存是以謂之孝子也廖夫人者何同郡某之子諱某字某年二十一歸君生二子曰逢辰逢元謂之節婦者何嫁五年而喪其夫養舅姑鞠子如夫生存無違禮年五十餘　朝廷用太守部使者言旌其門年六十一而終是以謂之節婦也子道也婦道也率其常而已矣子孰無孝而謂之孝者何其父之生念之而爲孝也

朝廷之所表者多矣夫人獨見稱者何子賢而有文太史書之學士大夫詠之而宗族鄉鄙風之也太史謂何故臨川吳文正公澄今史館學士廬陵歐陽公玄也士大夫何奎章學士濟南李公泂翰林應奉文字同郡范公梈也君之所以能孝者何資本旣淳又敏於學是以能盡事親之道也父之所以念之者何於兄弟無間言於親戚鄉黨下至僕御有恒節爲文章可以見於世君子許之名公薦之署瑞州學錄爲養不就而止於斯也是以念而哀之至於不忘也易



曰苦節不可貞苦節則所以保其家者奈何教其子至於能仕長爲耒安路學正次爲蒙溪書院山長皆以儒學入官則母之教也二氏之所以能賢者何考諸其世可知也談之先吳興人晉征東將軍巳唐監察御史宏䕫宋御史堯叟其傳也世吳興而居臨江者何六世祖子英自臨川來主新喻簿而留不去也廖氏者何系出南嶽先生宋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剛所謂世綵堂廖氏迪功郎忠之家也信夫人爲節婦者何其先世巳有其人矣建炎中有適歐陽氏者夫婦奉其姑避盜而與盜遇姑被執以身蔽之使夫得負姑以去雖被創不死而義不辱罵賊死交刃之下故宋丞相益國周文忠公以爲言卒後五十年始得詔付史館封其墓則夫人之曾老姑也嗚呼廖氏多賢女哉君卒之日何大德丙午五月十日也葬之地何清江縣茂材鄉常山之原也夫人卒之日何後至元庚辰十有一月四日也葬不與君同兆者何從卜而異也書之而文異者何春秋之旨與以深傳之者舉詞以發之使人易知焉是以效之也書之詳者何



孝子節婦之事來上予在史館是以知之也銘之者何銘者所以明之也弗銘奈何銘之曰

與齡自天各正受有子身代考無咎卒揹有恒變則
不百罹一致無所苟煢煢抱孤事君舅姑哀致嚴以
居孜作則家邦君子副孝節之門女有後太史勒銘
示不朽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八

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忘而稍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孫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為我志其墓以銘



謹按鄭氏世為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會國公會國公長子曰沖之國子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中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閣秘書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曰某生數歲袁氏請婚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儀雖代不廢夫人為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率娣姒敬宗事大德戊戌某月卒年二十九子瑋早夭次璀次瓏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尊志一原博極群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游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至使歿愈久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伐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為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師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翰往於朝四遷至待制仍兼史事璀瓏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鄞僻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養之循循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

父甚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骨無所
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丘是徵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郞四明史君燮卿之夫
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
開府儀同三司宅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
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
曾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
宗皇帝賜之名沉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



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
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
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卽世舅氏取夫
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女曰婉伯
適忠勇校尉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
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壽公熙公點公勳公杰
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
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得末疾
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致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
著嚴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
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
來求銘夫人集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敘而銘
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適時易代雖于貴宗
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旣瘁瘏庶其晚康而身不待
繄德厚原何千百載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



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敘其家世年月以
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
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歿或謂
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
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
貧未能也會阮氏婿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
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
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
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辯利寺形勝處

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舍是兆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傍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集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殁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勿予公壽而已不及此將求子



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集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

## 趙夫人墓誌銘

集西南遊過臨江前新昌州判官揚繼祖衰絰來見其子郡學正士弘等從之涕泣再拜而言曰固將使士弘適臨川而有請者哉得見於斯也可以盡其言焉又哭再拜哀動左右集爲之動感焉答拜而問之

乃言曰嘗聞諸君子人之於其親欲遺德之不忘以示之子孫傳信於後來也昔者先夫人生繼祖十有九月而先將軍棄諸孤今喪先夫人是以繼祖之痛深於常人也繼祖世家許之襄城有墓在焉先夫人曰今子孫留居臨江者衆多先將軍之威惠在願留葬於斯以爲之依也繼祖不敢違今得卜於郡城之北儇壇岡是以不可以莫之誌也敢請悲夫此人子之情也何忍違之哉乃受其手疏一通而次第之夫人姓趙氏浚儀人故宋宗室秦邸諸孫弋陽縣主簿



某之女也諱時妙字妙真時之爲言大宗之牒所以識其世雖女子猶錫之名以別於異姓年十七歸我先將軍至元中　天子命將出師救江南先將軍率其衆行南鄙閩廣至于海島凡有攻戰飆行電起躬爲衆先無復內顧先夫人從在軍營次帳幄戈甲所在糗糧之儲賞勸之用悉舉以從計畫調度之出軍務纖悉亦咸賛焉先將軍先啓後發給用無缺以成其功者先夫人爲之助也征倭之役先將軍以其軍陸還夫人以舟別行颶風駭浪莫知東西有青鳥導

其俞舟人隨之七日出澉浦三於東吳亦已稱矣二
十一年海内大定諸大將各以其兵分鎮列郡先將
軍以元帥開府臨表後專臨江居五年伯兄世其爵
又五年先將軍卒以世將居是邦六十年矣先將軍
有子八人女十人繼祖則先夫人所生也先夫人明
習文史治生有方畧曰與月盛稱封君列侯之家先
將軍卒時子幼者五女未笄者七以屬先夫人先夫
人躬養訓誨如一有母道焉先夫人躬爲經紀者又
十有五年出内之司較若畫一子日以長職日以充



聚族而告曰子能仕矣女既亦有歸矣悉出其家付
諸子分受之曰毋忘吾所生子也又曰善保之毋以
爲先君羞也皆奉教戒敬讓無有言先夫人主中饋
踐歲共食者百餘口以安以均春秋奉先祀鼎俎之
薦籩豆之羞下至薪水必躬治之孝敬之誠威儀之
則内外觀焉夫人既老歲時子孫上壽長幼咸在拜
堂下嘗數百人皆從容酬酢勸以禮義至於賓從家
衆畏服從命不待有所鞭辟也先將軍與故禮部尚
書河間蔣公某約爲婚姻先將軍卒十年尚書家以

爲請族人或以蔣氏清貧難之先夫人數曰詩不云
乎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其何可忘以己女妻尚書之
子某而命繼祖請婚於蔣君子以爲知禮繼祖幼時
先夫人戒之曰先將軍以戰功爲都元帥位昭毅大
將軍有世官威名著於江國可謂盛矣我家業爲吾
振振故國詩禮之遺也汝無忘外氏之風乎及起家
爲臨江儒學正夫人喜曰是吾志也江西行中書省
辟爲掾掌機密天曆軍興徵調傍午歸省夫人寢食
具道簡書之急夫人每必有教焉元統繼祖轉章貢



郡理時守執法嚴多繫獄者每旦見夫人于堂必戒
之曰獄詞人死生所係必懼必審或使道其故吾疑
焉則辨之繼祖得以推致其讞得活者十三人及除
新昌以夫人年高不敢往夫人曰新昌百里而近度
吾聰明尚有以啓子之不足也乃奉以行夫人衣服
必自己製浣濯致樸老而益勤嘗以繼祖生之日親
製衣授之曰汝服之當如吾之壽居數月徵疾州人
爲之請禱曰夫人安則判官安而吾人安矣病少間
先夫人爲之喜越明年五月疾作卒於官所士民來

弔祭無居人丹旐在行哀悼載路所過邑里迎拜相
望至於郡府文武吏士不約而至幾數千人將無以
先夫人守節成家訓子之難乎 國家之制節義之
家必表其門州郡以爲言方伯部使者又多先將軍
故人趣上之夫人曰我以婦人降志從子義命所在
而將終身焉何必名爲力止之或憲使公行部又以
爲言知先夫人之志堅大書慈壽二字率郡邑寮吏
爲先夫人壽時年八十繼祖承之新昌家 恩當封
先夫人於法從夫之爵當如先將軍之貴外等相以



聞命未下而先夫人歿矣則至正癸未之五月也可
勝痛哉嗚呼能言其親之志者莫若子矣新昌善言
德行其亦有所受乎夫人之子新昌也孫男四女七
曾孫男二元帥世家自有載趙夫人墓誌爲新昌作
也嘗聞之我 國家以神武定海内豐功盛績多在
將帥子孫掌其兵有古封建之意時方休明甲兵不
試而世將之重固國勢之所係也然而閥閱之家則
必有振振公子脩其問學以相其詩書禮樂之致悅
新昌其有之矣若夫寒泉之思固出於性情者然哉

銘曰

赤泉漢侯盛於弘農千數百年家國君公
皇元龍興襄城奏功旂纛弓矢建乎臨江雖其嗣之
長于大宗八世競秀新昌朗暢夙奉慈訓高堂尸饔
天錫嘉爵將軍其同家山峩峩篤焉來降仙壇之岡
筮協龜從啓我後人樂丘是崇令德來居冲和孝鍾
百世其昌視茲隱隆

##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城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使君之妻而



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
國朝以金若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
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
將攜其孫依鄉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
且行遇探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
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媼先見
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要不死
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
孤媼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葬從夫人求金夫人

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輿櫬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為代



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桷既為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父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信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城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使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

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舊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鈐轄娶闕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夜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



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為某官介孫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益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碑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郊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爐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恩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有高風

楊母趙夫人墓誌銘

閨門令德足配君子安平而恒久外無間焉其有違者則遇變而安於所守者也故昭毅大將軍襄陽楊公某以元帥將其師鎮臨江有子長子世襲爵次子某以功授南安萬戶府鎮撫馳驅戎行年甚長而未有子趙夫人以宋宗室諸孫歸焉諱孟子則某郡觀察推官與某之女也故家舊族見聞忠厚以介婦從家婦事舅姑得恭敬謙讓之體待下有恩治家有禮生子士寧至大己酉鎮撫卒夫人年四十有四奉其喪



歸葬襄城還居臨江士寧以父職進水軍中山翼千戶以其軍戍封州又卒寧有子八十一又早卒次子士望以弟繼之雖身長在軍中歲時旦望所以孝養其親於家者無所不盡其心也蓋夫人所遭雖重不幸而從容義命不爲撼感化焉寧歿時其婦陳年二十三耳至于今又廿八年孝行高節處之超然有非世俗所可企者夫人之女長適南御史臺照磨中山趙儀次適尚乘寺知事濟南韓鑄次適贛州與國縣達魯花赤金剛奴孫女適同郡劉某者寧之女一人也元帥留鎮臨江子孫多因居焉是以夫人之藏在某縣某里去外氏之墓爲近至元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元帥第八子新昌州判官繼祖與集游道其仲兄三世事多所悲慨是以士望因判官而求予銘夫人之墓焉蓋亦適劉氏女孫哀其祖母而以請於從祖父者也銘曰

故家之女將門之婦躬厲節行爲法於母再世惸嫠執節彌固惟人惟天是以銘墓

黃母林宜人墓誌銘



贈宜人林氏贈某官黃君貞廣之妻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天覺之母也宜人三子天與爲學官天錫由兵部奏差陞中書省宣使未命皆先卒天覺仕臨川來請其父之墓銘則又曰南方地卑濕不能同穴以祔請別爲之銘天曆初省臣與海南既而有詔召還天覺掾海北憲承　詔南渡海謹而有禮今中書左丞吳公彥弘故兵部尚書曹公元彬甚善之宜人之歿曹公親爲之識焉而天錫由是從事於夏官也天覺之言曰宜人體充約且起畏風生帷幄中

焚香父之乃敢出君姑陳夫人在堂衣服飲食必親具以進安其養以終身也嘗謂其夫曰吾生三子皆可教吾嘗予之錢以試與錫即受賜而去惟覺也受而藏之無所用悉以歸我覺也廉其大吾門戶者乎是以教之尤篤其後覺自憲臺歷帥府行省以廉能著聞信乎其有母德矣宜人在時左右使令者與百人察其勤惰亦以賞罰皆得盡心焉及歿散遣之無餘足以成先君之簡靜也女某早卒孫男某某孫女某得年四十有七某年某月某日歿焉某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鄉某里銘曰

有子能廉母教之嚴封君之家鄉邦所瞻廉名方興大臣知己畀撫之榮未知其止

周母李孺人墓誌銘

番陽周暾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 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兄弟出從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問學焉未幾遂方獻與歟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以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亟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



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著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閨子三人其幼祿女二人其婿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勿諼

鄧母田孺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

烏乎孖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
幸大夫人康強時厲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爲養今不
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
誌孖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
父某母某氏夫人生若干年而歸于伯某甫生男孖
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璥君卒若干年而夫人
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
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
兆也初孖嘗爲集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



故儒家習詩禮惸惸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
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
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
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
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以知其爲賢母也久矣
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王母龔孺人墓誌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
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
饒洪劉者之母天福晉曾及女適阮能任適劉貞適
揚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
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
禮既勤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
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
勸也於是以大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
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逸者也乃
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旴江太



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
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內附　國朝郡縣吏胥
軍帥所署置與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狃習怯
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
更從而新成之胥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
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攘
其孫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
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
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

子之婦張與媼之老於其家者事織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二十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爲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置之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爲之衣食今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關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



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衆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却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

心無變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儵然而逝則是月之二十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鵞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眞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爲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煢煢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



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字書壽母之阡若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栢

## 彭母汪孺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

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
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
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
九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
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
母之待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
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
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
乃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敘曰



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
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
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濬宗
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
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
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
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
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克達柯條榮敷士德之厚

如家克繁嗣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
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疏
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祝夫人墓誌銘

爲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　大駕上都丙午之秋
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
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痛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
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
縣周絲衣氏之甥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



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
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爲精舍以居
學者賓客之屨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父
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
以歸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
壽七十有八年玄衍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
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
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
也康叔之祖墓土疏而善圯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

世次桓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
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暮而有
待於余言也余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痛也銘曰
玄雲濟兮將雨鶴翮距兮拯土有子歸兮藏母窆
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
從以還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求
久

## 黃孺人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孺人諱斯崇其先豫章



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吳國先生公瑾
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
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
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
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
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
舉孫次曰愚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
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
甚編民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貴令族是以孺

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艱
家務於攘搶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孫
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闊德敬故昇平公子
好賓客輕貲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孺
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
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以節推遺命
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已子一門之間母子兄
弟藹如也蓋孺人昔聞訓于家庭稍知其族自雙井
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



文獻大聞於世至吳國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
來就孺人以居峩冠褎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躪藉擯斥略無爭報之意
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感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孺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
也以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于陳也以
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
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
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

西帥㮣為崇仁江夏兩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誼之
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宗紀之子三人長某次某
幼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既出蜀以宣人之歸
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于今五世矣是以宗誼等
求銘焉銘曰
貴溪之阡陳氏繇興　其興降升夫人世家
人門寔稱寧魄于茲祉美來徵

胡母李孺人墓誌銘

番陽安仁玉眞里有陰德之門曰胡淑善當宋亡後



大家不能有其資夜輦黃金白金銅錢置其舍傍弃
中叔善乃撥舊竇并為屋椎以橫木加床第其上卧
起在焉事定徹舍去木盡出金錢還其主平日篤實
無所矯揉類如此其配范氏克相之子懋卿內附時
縣長吏迫見強之治文書有死獄不直力為辨之無
所遁情鄉人德之已而即舍去其配李氏亦克相之
養舅姑事夫孝敬有禮姑五十得目疾飲食衣服非
人不能辨又十餘年更得末疾起處非人莫能動孺
人恭奉養旦夜無難色無倦意他日其姑夢神人謂

巳曰爾家有陰德而新婦有孝道天報以五男子母
竊喜告其家後果生五子曰式曰斌曰載曰益曰
岱也而其孫男四淵濬凝慶餘孫女十長適李次適
鍾次舒餘皆幼曾孫二鑄卽僧家奴也孺人從其夫服
舅姑之喪衰麻不去身至傍親之喪未嘗敢忽忘之
者其夫好嚴先祀賓客饋食惟謹使子就學擇師求
友如其夫之志以仍改至元庚辰八月卒得年七十
有一天曆至順間有　旨脩皇朝經世大典集適丞
乏領其事選文士三十人為之屬而式為之首大典



之凡君事四臣事六君事則帝統詔誥帝系聖訓臣
事則治典其首也式兼述此五篇及進書凡八百卷
此五篇幾當其半式同局四三人而式參究輯畫夙
夜不懈書奏酬以官稍遷撫州路儒學教授鄉久闕
學官人士喜式之至至未二月以憂去式成名而益
始至京師才華曄然善達明理密其鄉諸父玄教大
宗師吳公所貴人達官折行輩就見其館或遣子弟
就學或延至其家晝夜訪問論議乎嘗舉為經筵檢
討會輟講堂省更薦為國子監生　天子賜大臣碑

汴梁軍都善其書命馳驛往書之石長於歌詩老文學者織焉列薦詔朝未及命以母夫人憂云凝亦國子監生也於是中書省賻以鈔二伯五十緡國子監師弟子負輟食為賻計鈔二千緡中書右宰臣尚書侍郎郎官御史中丞至監察御史翰林集賢諸學士皆為哀輓之章凡數十篇而吳大宗師為之序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大書風木二字以表其廬題其側曰為孝子胡益書也正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王都中題其墓曰胡母夫人李氏之墓云至正元年九月乙亥朔懋卿使來告曰江南不可以族葬亦不得皆以兆域相附地勢然也亡妻之喪式益等行營之三年而後得之榮祿鄉金獅嶺之原以是月丙申之吉葬懋卿及子女曾孫諸婦咸在惟斌後夫人五月卒嗟夫不能族葬而又無所祔是則不可以莫之識也念式益之相從游於京師且益七十四五時先生道過安仁懋卿出曾以其母之命拜先生先生知出其母之意教之至于今不忘也幸有一言以慰之且亦郡人士之志云爾銘曰

相夫子以道而不能與之偕老畜諸子以成而不及待其顯榮事聞中朝孝慈孔昭中書惻而厚致其賻群公悼而大為之招金獅有阡嵒石山田閟焉一立白日千年

## 曾孺人墓誌銘

廬陵有儒先生曰曾達妻氏諱止善字公道其先唐宰相師德之系宛轉數從居廬陵之雙洞者至公道則七世矣公道工詞章鄉之好為詞章者從而學焉得其所指授皆有能聲其妻孺人曾氏亦世名家有



仲求氏者得郭景純之學擇高山以葬其親後其術果驗子孫多貴官且富孺人則宋工部侍郎三聘之諸孫也大父曰某宋某官父曰某孺人生宋咸淳丁卯四月廿三日年廿四適公道二子曰奎曰章皆有文學公道沒久之奎從集慶源溧水學者之聘攢經授徒於其州數年而學者益親自廬陵奉其母以行妻孥從焉章遊揚州郡太守部使者迎至學舍分授諸生經尤長於春秋著書十二卷淮東使者以聞宰相下其書選曹子以官章思母南歸朝士之有文章

原缺

所樂也居七日端坐屹然又三日而逝侍者微聞其誦佛名而已時至正元年八月十日也得年七十有五女二適王景賢適夏孔昭孫男三愚闇思女二章之至子舍也方春雷雨兼旬徒跣數百里要絰不除跣食水飲可哀也已予嘗從章見其八世祖奉議郎汞州司録事瑄所受宋政和五年七月勑則蔡太師當國時所署也然則其世澤遠矣故爲之著銘詞曰唐有相國世稱陰德偘偘司録受命不忒至公道父年且四百嬪有中饋柔順維則天惠善施錫爾雙璧文光發祥原此賢澤



## 張掖劉氏下殤女子墓誌銘

下殤女子宣奴初名般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張掖劉公伯温甫之女也後至元丁丑伯温居某官某處生焉從公來豫章以至正乙酉病醫不治殁九月廿又四日甲辰也公與其夫人哭之甚哀葬諸郡新城門外新建縣玉虛觀之北壙伯温以書相告曰髮且白惟一女而又失之瘞諸壤土懼久而泯人不知而或毀之也敢請表之亦以少紓其悲傷於無窮乎得其僚友成均同舍生司執中之言曰竊傷公之過哀而問焉公曰其生也秀潤娟整資敏慧異於常兒五歲教以書字即識不忘或以他書或畫空示之無一差者教以詩一再過即成誦七歲含誦詩習女工翦紙象花卉刺繡爲文精妙天出母爲女工或視其制未就女曰是未之思爾女凡有所制思之未嘗有不得者得古銅研滴不知水所從出曰此易爾以指窒其竅如鍼空水随注而得其妙解類此見内親長者拜跪端重不越戶限雖戲劇在前未嘗破顏微哂常戒女侍毋以忽慢貽責動大人心得疾疾且久恐父母憂之常隱而不言醫言女子疾父摩



之良愈如醫言親摩之必遜避不安體莊靜雖病甚端坐無傾倚危且不救母曰醫無遺策矣用浮屠說度汝爲尼脫積業何如曰不可爲女道士何如又曰不可曰人之生有定分豈以尼女道士遂得不死乎父曰吾今休官以厭而疾庶其延乎即應曰今召醫醫至召巫巫來皂隷給使惟謹休官則人情解矣達生死識世變如此其殁也猶起坐飲粥服藥既而絶復蘇者再蘇則神氣清明父母猶望其生也一夕奄然解化如蟬蛻云是以不知其哀之過也然則父母之情能無哀乎昔韓文

公程伯子皆嘗罹此患葬諸先塋猶自爲文以識之
今去家萬里識不可缺此之識也韓公哀其慧而夭
又非其地也程子哀其氣質端厚宜福且壽樂或戲
焉其哀可知也然皆歸於命焉則知道者之言矣伯
溫甫方以先世之傳寄
天子之託爲斯文士君子之望抑亦思其重者乎爲
之銘四聖周之藏璽麗累識號之三匝父母之恩莫
或毀之表石以眎
始葬時墓前植柏箭竹梓土護之其竹皆生節節



有枝葉青翠可愛脩者三箇細者九六七公曰地力
有餘也或曰冥靈之感乎係父母之恩於無窮乎噫

黃母詹宜人墓誌銘

有元從仕郎羅田縣尹黃君達之妻封宜人詹氏長
子曰昭登天曆庚午進士第除安慶錄事辟河南行
省掾除望江縣尹以　恩二親皆有官封奉以君官
縣事簡常往縣下公田足以爲養廉慎上爲大府所
知善政理士民信之行事無所撓有以悅其親之心
夫以子貴受官　朝廷之孝恩而偕老受養於世人

之所難得者也望江秩滿父母皆思故鄉乃還臨川
之樂安昭以某年月日丁羅田憂葬其縣之樂安鄉
某年月日服闋　朝廷以南海屬縣多寇欲弗靖擇
善宰邑者以昭望江有治效出宰廣之新會以母老
地遠不肯行母曰善牧遠人以承
天子之寄吾志也爾以進士委質於　君豈得以我
故辭促之使行邑苦盜竊亡命出入海島昭乃明耳
目厲操守以不欲爲不竊先邑治而郡多獄司憲大
帥請攝府推官鞫獄常佑善良而化獷獷毋每有闕



深以爲喜至正四年江西省試鄉貢擬參校藝棘闈
事嚴內外信息一切不通竣事亟走樂安未至家二
日而宜人以疾卒則九月十九日也凡傳於身者必
誠必信得以盡其心焉又明年得地於其縣之樂安
鄉[redacted]之原去羅田之墓若干里而近蓋江南之地
多淺薄不得用同兆之禮以其別藏也不可莫之識
焉是以來請銘將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云按昭之
從叔父思濟所述狀言黃氏居邑西三十里自故宋
以來世爲儒家羅田之父諱一薦嘗貢於郡娶於詹

歿也羅田幾七歲勗之以成詹夫人也　國朝始設進士科吾宗登科者二人其先族兄常今則昭也詹氏亦士族其族仍在今縣治紹興中始置縣今二百餘年詹族如一日與黃氏世昏也羅田宜人之父曰臨川主簿高宜人生十八年而歸黃以姪從姑也事姑益盡婦道姑素有風疾之疾疾作輒僵仆不知人宜人候眡之無間晨夕藥物必先具亡關安然數十年以壽終宜人三子昭之弟曰時是年應舉豫章昭不知也試第一日歸邸暴疾卒曰昉用御史薦爲廣



州兼泉書院山長以檄詣會府道病至新淦卒與宜人之喪相望無一月也於是昭幾於無生痛哉女三人長適朱闓次二人適鄒衎鄒岐昭之婦家也孫男三人女七人予與昭有文字之好又善其治邑每期望之因其請遂銘之不辭其銘曰

積善兩門文雅相望世爲婚姻壽考不忘侃侃羅田賓敬一堂令子承教對揚廟廊朱衣象服有煒其光高朗令終歸兹故鄉致福源源孫曾永康

## 羅母郭氏孺人墓誌銘

至正四年春臨江之新淦玉笥山道士羅禹圭以大宗師吳公所賜詩令其弟子之學琴者鄧真持以示集且求一言貢於集爲同里故奉以來予童丱宗師遂書其後而歸之既閱月眞又以書來致禹圭之言曰哀哉吾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吾母姓郭氏世爲廬陵塘東後坑之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儒吾母生於前至元丙子年十九歸于我先君所性先生于時吾家四親具慶曾大父定齋先生博學明理註書立言鄉黨來學户外屨滿凡內外供給歲時祭祀酒



食蔬果皆吾母相視之事雖繁劇豐約適宜而曾大母大母得以養疾佚老大德丁未曾大父暨先君不幸先後數月皆卒于家多難歲復荐饑吾母力維持家務撫諸孤明年爲至大戊申禹圭以大父命學道于玉笥越六年爲皇慶癸丑吾母卒得年三十八子三人長即禹圭以身居家嫡命昭德子午壽爲後次成德次昭德爲叔父後葬吾母于毛竹山先塋之右于今三十年矣痛惟離母學道中心如割且所葬地多池菩圯幽僻深閼不利後人至正元年三月十八

日俾弟成德𨗳柩改葬于玉笥山之孔墓坪蓋有慕
古仙人孔丘明奉母之遺意也嗚呼事有貫徹乎上
下古今之交者其惟孝乎禹圭不孝罪大矣謂之何
哉是以每援琴而歌意在高山則浮雲西悲意在流
水則逝波東咽今改葬體魄之相依慕戀之相近登
高望遠在上乎在下乎萬一往來於斯乎母子一理
心心流通吾若何而可以凌風御氣與吾母相從於
後天無窮者乎先生旣賜禹圭以言矣吾母之德弗
可泯再敢以乞銘請予曰嗟夫世有學老子道而能



終身慕其親如禹圭者乎孔丘明不專美于前矣是
宜大宗師以爲贊而教之以詩也然則予贊矣母聲
也何疑銘曰

鳴鶴在陰有聞其聲英英素華有蘭斯馨母臧玆山
符德之貞春遲日明秋高露零子也思母俛仰弗勝
母也來歸來燕來寧我銘其碣永世克承

## 墓表

###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
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章慶 抑
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
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
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
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孫迪補國子生踰月其
弟自大名走京師其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



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爲文表其墓今後人知其
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
校句用中已能盡習群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
絕席引賓坐側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
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
京師時中書平章下夾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
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
用常秩浼伯益將言爲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

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能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年餘始爲翰林應奉



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辨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校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揚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



謂超邁不群者邪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歔欷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椁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噫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 玉溪謝先生墓表

延祐五年集被　旨徵吳伯清先生於臨川因得省親又拜玉溪先生於床下先生年已八十餘顧謂集

曰余老矣爾行還復命恐不復見爾爾爲文頗見信於人我死汝能令後世知我哉集頓首皇恐受言不敢對蓋集使還後數月而先生卒踰年而我先君卒三年之間雖不敢忘先生言實不能文也至治二年春集蒙　召還先生之子元輔日來謂集曰子可以言矣敢取先生自述墓誌與得於朋友者而次第之崇仁謝氏顯官有清節卓然者曰野航公野航之從祖父曰忠顯生三德無子三德之兄曰三俊既卒而有子生曰若時三德取以爲己子生子四人先生其



長也先生幼時野航公甚器重之稍長治舉子業有聲其餘力猶足以及人從歐公守道爲文章議論不既又以書問往復又從包公恢問學包公以陸氏爲標準與先生詩五章皆發明本心之要語二公之書今具在其家則先生爲學之端緒可見矣然先生晚以詩自名伉厲清苦嘗自擇其得意者三百篇託諸其友鄔性傳使藏以得知者先生平生以教授爲業六十年閭里中儒其衣冠者十八九爲先生弟子蓋有白須髮與童冠者俱稱同門者矣先生入縣學必上坐慷慨談說其音毅然聞者莫不聽服縣長官子入學輒坐年長者上饋食者又先饋佳饌先生斥去之曰非所以爲教也長官者不敢怒更就先生拜謝嘗與鄉人俱飲酒出富貴者子弟皆遠避車馬候先生過始敢乘以歸其族人有爭田爲訟者先生曰清門寧可有是哉爲詩三十四韻以勸之各感動聽從更爲和睦先生甚貧然無苟取朋友有急猶竭力救之前夫人饒氏能力貧相先生後夫人吳氏則敬齋吳公鎰之曾孫也男子四人元輔亨輔其二夭女一



人婿曰樂思義孫男三孫女二先生之墓在長安鄉高都之原爐陂集惟昔在至元甲申先君太史始來居崇仁先君先夫人爲集兄弟求師先生辱臨之集與弟槃忝有位於時繄先生實嘗授之業焉不敢忘也謹録其所知於先生之萬一使來者有考焉

##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佳鄉之南坑郡言諸省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賀拮討郭昇捕治之兵至其處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

各以兵職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與
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
盜而欲擅殺平民乎務從者猶當貰之況不知情者
而可殺乎切聞 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
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
當是時内附未久守吏寧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
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
變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忍撫綏以稱 國家懷



柔之意而欲盡勦之既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
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
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
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
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
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悦守酒交至
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
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
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

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
世事則以鄉先生孫發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
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
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
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
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
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
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
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郡人言當



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
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與
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
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
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
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禎本
植渠棣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
之子也棣楹樞揖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
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

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四十九



#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五十

## 行狀

###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眞定路稾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蚤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時以眞定稾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

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

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

爲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
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
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
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同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
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



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
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
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
江會
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
諸軍充侍衛七月還　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
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

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擾
濟南從元帥闊闊歹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
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帥阿术奉　詔取宋召公
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鎭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
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
歲也　上曰董文用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
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
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



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鎭以
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
家等渠墾中興西凉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
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
舟至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
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鎭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
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辨析以國法其徒
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誰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　天子

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
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
遠方而其下毒害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
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
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
事 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
入奏經略便宜還以 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
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
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侍兄
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
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
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
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益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
表異其守移剌令列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
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
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
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廬監



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廩食匠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文用
顧爲爾治廩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阿合馬
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
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
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
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
公蹙然憂之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耕事殆不可迺
從轉運主者言郡邑庤茭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
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
歸公即爲手書其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逕江淮之粟于京師衛輝當
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
不時至而先徵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迺
爲集傍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
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
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輙溢出百十里間雨
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

惟無衛將無大名長慮矣會　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尙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齋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宮臣言董其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　朝廷選用舊臣陞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　朝廷有大議未甞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専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臺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宮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　朝廷驟歛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懼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　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



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邪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之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利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餘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曰諸君若董尙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歛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尙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重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

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偘偘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邪客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　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屛息遜避無敢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薦己於　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



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竊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使忤其意蓋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　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　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世祖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

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　國朝故
實于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
一年　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　國厚恩
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
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宫墻哀慟幾隕焉下同列爭扶
持之及致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舊臣惟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
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
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
先帝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
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乎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歷心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
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
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　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宫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
見　至尊甚懌汝輙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
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幣笠寶環之賜皆追承
先帝之志也是年詔脩　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公於
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
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
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　上聞之特加資德大



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
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
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
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美其從政寛裕慈愛
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
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　上前
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
一未善輙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
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
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
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
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 國家下負生民
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
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
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
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



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人有善必推擧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
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
欵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
敎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
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
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
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
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

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眞定
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琰次適周
儼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
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廷
次適王維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在兆在縣
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久矣上
而 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尙



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
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
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梔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璠生曄始居咸口里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



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麸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之也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孳勤亦如之盡誦夜惟弗逮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嘗從鬻書者借讀既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

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鬻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卝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



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待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説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屢聞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

慶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俊族子標之與子年相若可與學爲友標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之愛先生聞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九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



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鄙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敎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

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
草廬先生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
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
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敎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
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
親避地邦寧殿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
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
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
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
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
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
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
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
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及宋之
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
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
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
言於　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



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旨可以敎國子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
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
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
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
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
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
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
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
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脩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
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
三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揆據
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
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
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
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不忽木曰樞密質
貴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遂奏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乎吾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
者是以知重恩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
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恩
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
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
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
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
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
之也閤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



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
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
在閤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
上矣方冬寒沍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
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
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貢公奎
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
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
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

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
玄等書旨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
從仕郎國子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
以所得朱子小學等書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
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
乎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
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向先生且秉燭堂上
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



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
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
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
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
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
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
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
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
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
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徙以
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
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
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寄其去監學官愕然
賁游之士倀倀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
懇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
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
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
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
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
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脩易纂
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
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
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
貢士二十二人而荅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

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
賢脩撰虞爲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
復行渡江偈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
雲集居數月脩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
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
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
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字蘭奚奉 詔召
先生於家使者致 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
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
黃金寫浮圖藏經有 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
先生爲之序先生曰 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
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
說人所喜聞至言輪廻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
正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
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

其徒遂執超生爲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爲拔且國初以來凡
爲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
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譏爲之辭不可以示後世
左丞曰 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 上崩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 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
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
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
筵中騐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



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
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 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
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
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
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
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
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
旨國史院修

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
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宮史院致勉留
之意及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化門外諸生
送至通州中書聞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
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 詔蠲虛增
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
稅二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孔甚
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年中書會議便民



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爲言 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
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
撫在江西其副吾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
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爲除豁十二月抵家
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 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
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 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
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
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
傳其辭夫歡承 明詔肇啓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

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莛以家
世之舊愿兢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請及解機務仍
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衛寡陋况通譯
之雖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頓老成之進
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
蒲輪之招皆以耆頤為 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
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
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完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
而莛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
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
不同早自布衣一再叔召起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
為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
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還賓其
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 國史
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
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
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
於勞勸深恩逭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

人行足師表善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
其所造甚深文學亦有餘事自今 兩朝實錄未經
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
識又有遼金宋史 先朝累有 聖旨纂修曠日引
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
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
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令不使
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差官優賜存
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 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
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
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
千百人門人袁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
慨然曰閩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
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
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
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
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
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部

察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藥醫使門人告子
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
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逝年八十有五歲以
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應奉議
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亥先卒
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京曾孫男十
一當蕃龠嘗嘗舊里昇畧畧畀龠嘗蚤世孫女五適
譚觀曾文熊銓袁鎮黃盅曾孫男四全全全龠女二
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



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
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
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
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
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
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析衷無復遺憾求之於
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大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
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上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
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

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
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齓
特異常人得斷簡於叢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
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
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
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
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
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辭所學所造
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
者論者尚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遠
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遂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
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
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從久次治化
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
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析

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錯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



例曰易原曰易流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盡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旣采摭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

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飮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淸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旣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



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旣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若經章句最所參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旣定

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舉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



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劒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隊後死者不得有與於齎咨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　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敍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　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謹狀

誄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章貫之有畫有章錯貝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扶其奇入遯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譖言如訛致用則邪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爝檣亭不辰與逢于其墜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瀆即淪于圮維哲時閔載號載倡彼為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告予手弗勝彼[redacted]靡瑜食息弗與弗瞽時之逝矣旣莫之違命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截我

哭于庭肴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倀倀中野曷其歸矣煢煢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于陟降茲釋我寤懐素冠纚纚屨數數兮纍纍無咎視莫莫兮莫昵匪親宛其不詳孰是造艱牽予以縶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予心陵隤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庳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士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餞有不禦妥乃瞑矣我志卒獲嗚呼哀哉言瞻河洛



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著或畀或否執予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遺叟嗚呼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祭文

祭海神文應制

潮失故道圮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不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爰修用宇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天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應制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于吳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鄉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慭



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世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向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辯或同有定無諠公忝而歸我蹇蹇踐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濟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易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詭其果曰易春秋會與予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惟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計來意天生公乃止斯哉

儒林木萎臺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
莫致之思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秉剛與俗寡諧奮其椎辭邁乎等儕
國史編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予偕正道是崇
邪說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
知何不淑百穢攻骸奄然永隔風雲蕭齋遣車首丘
卅旐擁靈一奠寓哀莫既予懷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
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
祭于 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
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
肅先生奮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圓直平步
趨惟程纏析條分朱之治經既郎既安體克用達信
其有為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斂而退藏沉潛密微歷
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
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
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
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為世楷則折哀羣言
以究聖極天賜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
及門之徒影附聲合天不憖遺獨哭交恒昔我先君
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
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 朝每踵先覺承之濡
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逮我
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



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
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㞯致清
茶之奠于 近故臨川隱君滄軒孫先生履常甫
之靈曰
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于吾山之下
斯文之慟豈為其私去年之春徵士寔來餞之城闉

負痾就醫乃於其間得覿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於佩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云云雨雲在山庶幾得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彦挺挺皇皇來觀來游求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為顧影懷人孰知我思溥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董參政文

維至正五年歲在乙酉正月丙戌朔二十三日戊申館下士通奉大夫虞集謹以柔毛清酌之奠祭于近故江西參政相公董公子道之靈曰

嗚呼昔忠宣公來鎮江右時我先君一見如舊公方侍側尊賓敬師忠宣行臺睠焉還思集以父命束書從邁自是至今凡五十載飲食教載延譽于時始終公門罔有愧辭我既歸田隔越南北喜聞公來祭戟有赫寓書山中契闊是懷歲晚江空扁舟乃來不一二見遽以疾病還舟視之不及其暝世勲之家正直而公王事靡盬竟瘁厥躬生死永絕歸柩萬里舉觴

一哀老淚如水尚享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卷之五十終